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王猛



序

王猛——功盖诸葛第一人

说起中国古代军事的智囊人物，国人首屈一指的当数诸葛亮。所以如此，首先当然是诸葛文韬武略，智慧超人。但他所以能成为智者化身，以至家喻户晓，童叟皆知，除了他当之无愧之外，则应归功于小说家罗贯中和他的《三国演义》。

诸葛亮功德齐天，毫无疑义，但小说毕竟是小说，正史中的诸葛亮并没有小说中那般神奇。小说中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有属于诸葛亮的，也有压根儿不属于他的。罗贯中为了塑造人物的需要，常常把别人的故事移花接木，安在他的头上。比如空城计，本是赵云的一个杰作，与诸葛无关。

我无意在这里辨析诸葛亮，只是要提醒一下读者：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中，最杰出的军事智囊人物绝不止一个诸葛亮，诸葛亮并非空前绝后唯一人。

本书所介绍的王猛（公元325—375年），字景略，是东晋后期或曰“五胡十六国”时代前秦帝国的丞相。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认为，苻坚“最亲信的辅佐王猛，在将相群中也是第一流的将相。”（《中国通史》第四卷第423页）。而台湾史学家柏杨先生更认为王猛乃超越诸葛亮的人。

柏杨先生在《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中如此评论：

“王猛先生是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在他之前有诸葛亮，在他之后有王安石。诸葛亮先生欠缺军事上的成就，王安石先生欠缺强大的支持力量，所以王猛先生得以独展长才，把一团乱糟糟的流氓地痞、土豪恶霸，硬是凝成一个整体；不但国泰，而且民安。距今虽已一千余年，但仍使我们对那个辉煌的年代怦然心动。

可惜王猛先生早逝，假使上苍延长他十年二十年寿命，他带给社会的法治轨道，会更加巩固。”

柏杨先生的这个评价是大体不差的。无论武功，还是文治，王猛似乎都在诸葛亮之上。

不问历史条件，随意将不同的时代的历史人物进行对比，有时会显得荒谬。但王猛与诸葛亮之间却有很大的可比性。

其一，他们都处于一个大分裂的时代，诸葛亮是东汉末年的三国时代，王猛在东晋末年的五胡十六国时代；

其二，他们同样隐居民间，以布衣身份被统治者启用，从而出将入相，位极人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不同者，诸葛亮是刘备“三顾茅庐”请出山的，而王猛是主动投靠苻坚的。这也许是王猛不为后世知识分子所重视的原因之一吧？

其三，他们同样受到主上的绝对信任，君臣亲如一体；

其四，他们出山时所遇到的困难境地几乎一样，诸葛亮辅佐的那位刘皇叔是只丧家之犬，而王猛辅佐的苻坚乃其堂兄——前秦皇帝苻生的炆上之肉，诸葛亮趁乱借得荆州作为根据地，王猛帮助苻坚发动政变夺得政权；

其五，他们同样以一州之众起家，一个荆州，一个秦州……

然而，相似的客观条件却出现了不同的结果。

先说武功。诸葛亮辅佐刘备以荆州为根据地夺得巴蜀，而后荆州得而复

失，从此只有巴蜀一小块地方，而王猛辅佐苻坚据秦州而一统北方，后来又占据西南大部。王猛任丞相的前秦帝国的版图相当于三国时期魏、蜀两国之总和。前秦帝国版图的每一次扩大，王猛几乎都参与了策划，所谓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也。不仅如此，许多战役都由他亲自挂帅，直接指挥。如灭燕之役，王猛以小小前秦直捣当时的最大国家前燕，恰似蚂蚁吞掉大象，其统帅才能、指挥方略，足使诸葛亮相形见绌。的确如此，诸葛亮辅佐刘备建立蜀国之后，虽然念念不忘光复汉室，屡屡兴北伐之师，然而次次无功而返，失败而归。尽管可以找到多少条原谅他的理由，但结局无法改变。而王猛则不然，他辅佐苻坚后堪称“常胜将军”，几乎无一打败仗的记录。因此，柏杨先生说：“诸葛亮先生欠缺军事上的成就”是大体不差的。

再说文治。王猛得到苻坚信任之后，首先在前秦加强法制，使一个乱哄哄的氏族政权变成了法制社会；他将发展农业摆在国计民生的首位，鼓励农耕，致使国库充盈，在连年不断的战争中保证了国库不空，供应充足，即使在颗粒无收的大旱之年，前秦亦无匮乏之虑；他重视人才选拔，兴教育，办学校，用有真才实学的人才代替那些昏庸老朽之辈，使前秦吏治清明；他坚持对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取攻势、对南方的东晋政权取守势的外交政策，在复杂多变的形势下发展壮大自己，堪称利用矛盾的高手……

在王猛任前秦丞相时，中国基本已由列国并立变为前秦与东晋两大国分江而治，北方边陲虽有些许小国，但无不依附于前秦。当时的东晋偏安于江南一隅，国力军力大大弱于前秦。如果苻坚听从王猛遗言，不贸然进攻东晋，便不会有淝水之战的惨败，前秦帝国就不会迅速走向衰亡，相反则有统一中国的希望。可惜王猛英年早逝，只活了 50 岁，否则历史将会改写。

历史固然是由人民创造的，但人民是由杰出人物所带领前进的。王猛的早逝使中国人多受了许多年的战乱之苦，悲矣哉！

出为名将入为相，
武略文韬世无双；
治乱堪与管仲比，
征伐足令孔明羞；
十分天下收其九，
五族胡汉融为一；
只因辅佐苻天王，
正史诋毁不流芳。

如前所述，诸葛亮几乎无人可比的知名度，得益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那王猛既然有超越诸葛亮的成就，为什么没有小说家来写他呢？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社会舆论和社会心理往往以本朝世袭统治者为正宗、正统，而将其他视为逆贼。如三国时期，视刘备这位虽与皇帝同宗但早已八杆子打不到边的“皇叔”为正统，而将曹操骂为奸贼。在王猛所处的东晋时代，虽然司马氏的政权偏安江南，国力微小，但仍是老百姓心中的正统政权，而北方的众多少数民族政权无不被视为侵略者或叛逆者，称之为“五胡乱华”。某些大汉族主义者非常不恭地将少数民族称之为“胡”、“夷”、“蛮”等等，连起码的尊重、平等权利都不给，在这种氛围中，历朝的汉族知识分子是绝不会写小说歌颂王猛的。在这里，我们也许应该特别感谢唐太

宗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是他在位时派人祭扫了王猛陵墓，并下令保护其陵寝；同时我们还要特别感谢唐太宗的大臣房玄龄等先生，是他们在修《晋书》时，在附录《载记》中为我们留下了一段有关王猛的文字。鉴于记载当时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历史的《十六国春秋》（崔鸿所著）已佚，只有《太平御览》中还摘录保留了部分篇章，房玄龄等先生的这段文字便显得尤其珍贵。《晋书》所以能附三十卷的篇幅来记五胡十六国之事之人，大概与唐太宗本人有少数民族血统不无关系吧？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经过了多次大融合。王猛所辅佐的氏族天王苻坚是一个主张胡汉一家的有远见的伟大政治家。他所统治的前秦帝国疆域广大，民族众多，其中央政府的官员几乎包括了其疆域之内的各个民族中的代表。在苻坚、王猛的治理下，各民族基本能和睦相处，尤其是汉、氏两族几乎融为一体。前秦的强大与苻坚、王猛的民族和解政策有重要的关系。站在东晋小朝廷的角度看，王猛是叛徒；但站在全民族的立场上看，王猛是功臣。可惜，苻坚所在的氏族至今已不复存在。不过，我们也许用不着惋惜，因为氏族的血液肯定是流进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血液之中，至今还在炎黄子孙的血管中流淌。

总而言之，王猛作为一代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却未曾享受他应享有的历史地位，甚至在有的军事家传略中也将他剔除在外，现在我们应该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来恢复他应有的地位。是为小序。

王 猛

楔子 “五胡十六国”时代

——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个世纪

由于我们的主人公——王猛距今已有近 16 个世纪，由于他所处的时代——东晋远不如汉、唐为我们所熟悉，由于他的政治、军事活动舞台主要在一个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前秦，所以我们十分有必要先概略地了解一下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否则就可能看不懂他的故事，更难以理解他的性格了。

《三国演义》以“话说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开头，最后以三国归晋结束。司马懿父子惨淡经营、韬光养晦，终于在公元 265 年由司马炎（司马懿之孙、司马昭之子）废掉魏陈留王曹奂，登基称帝，是谓西晋，建都洛阳。

然而，西晋政权从公元 280 年灭吴统一中国之始便出现颓势。其导火索在于司马炎死活不听群臣的劝谏，强行立白痴儿子司马衷为皇太子。读者也许会奇怪，皇帝后宫美女成群，要生儿子，不过象公猪配种一般，只要想要，可以多得连自己也数不清，司马炎干嘛非要把皇位传给一个白痴儿子呢？说起来相当复杂，有政治、经济原因，有个人品格上的原因，但焦点在于白痴的母亲——一位风流漂亮的陕西华县女子杨艳。司马炎统一中国后耽于声色，皇后杨艳最讨他的欢心。经不住杨艳的枕头风，司马炎便立了她生的白痴儿子当太子。司马炎似乎被杨氏女子迷住了心窍，杨艳死后，他又把她的从妹杨芷立为皇后，让杨芷之父杨骏、叔父杨珧、杨济掌了朝中大权。公元 290 年，司马炎寿终正寝，白痴皇帝司马衷登基（史称晋惠帝，白痴而称惠，绝妙讽刺也），权柄落在杨氏后党手中。

谁知强中更有强中手，杨氏后党碰到了比其更厉害的贾氏后党。白痴皇帝的皇后名叫贾南风，出身于西晋三大家族之一的贾家。她先是拍杨氏后党的马屁，当上了太子妃后，却无端与皇后杨芷结下仇恨。等到当了皇后，便不满足于听命于皇太后的指挥棒了。于是乎，杨氏后党与贾氏后党竟相勾结司马氏诸王，后党的野心与诸王的野心互相交错，终于演出了让西晋王朝土崩瓦解的“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是晋史上的重大事件。从公元 290 年至 306 年短短 16 年之间，西晋王室之间的武装冲突和大规模战争不断。因先后参加这一系列战乱的有司马氏的八个诸侯王，故称“八王之乱”。公元 291 年 3 月，白痴皇帝登基还不满一年，皇后贾南风便勾结楚王司马玮发动政变，诛杀了杨氏后党及其亲属数千人，皇太后杨芷被儿媳贾南风所废，活活饿死宫中。如果贾南风就此罢手，西晋政权也许会太平一阵子，因为她的丈夫虽然是个白痴，但白痴却有一个十分聪明的儿子——司马遹。当年司马炎所以硬要立白痴儿子司马衷当皇太子，不仅仅是因为不爱江山爱美人，还因为不看儿面看孙面，他寄希望于这个孙子来振兴晋室。问题在于，这个聪明的司马遹是白痴皇帝的谢妃所生，贾南风贵为皇后，就是怀不了孕，生不了孩子。于是乎，这位权欲熏心的女人淫乱宫闱，以图生子，仍然怀孕不成，先是假装怀孕，李代桃僵，以妹妹之子冒充自己的儿子；接着又用阴谋手段废了聪明的太子，企图毒死不成，便派人用药杵将其活活击毙。太子之死给司马氏家族带来了毁灭性的祸害。“八王之乱”的参与者八个诸侯王，先后打了 16 年的仗，一个个身首异处，最后一个参与者东海王司马越虽是病死，死后也未得安身，刘

曜的部将石勒命令司马越的部下烧了他的灵柩和尸体。

“八王之乱”给社会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中原大地白骨蔽野，人民十不存一二。忍无可忍的农民相继揭竿而起，爆发了多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司马氏家族的内乱加上农民起义，给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以觊觎中原的可趁之机。继刘渊（匈奴政权——汉国之帝）之子刘聪攻克洛阳俘虏晋怀帝司马炽之后，刘聪之子刘曜又陷长安，迫降晋愍帝司马邺。公元316年，西晋政权寿终正寝。

关于西晋的灭亡，刘聪与被俘的晋怀帝有一段十分精彩的对话。刘聪问：你们司马氏家族的骨肉之间为什么要互相残杀？晋怀帝司马炽回答说：大汉（指刘姓匈奴政权）将应天受命，所以司马氏为您老人家自相驱除，这是天意，不是人事。司马炽的话虽然卑躬屈膝，全无一点骨气，但在某种意义上说出了西晋火亡的原因。

话分两头。西晋灭亡后，一直不参与家族内乱的琅琊王司马睿在江南建邺（今南京市，捡了个便宜，典型的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他立即由琅琊王改称晋王，公元318年3月正式称帝，是为东晋首任帝晋元帝。从此东晋政权偏安于江南，在内忧外患中苟延，虽有几次北伐，但无不以失败而告终。

再说江北，自晋室南移，北方少数民族逐鹿中原，战乱不断。到我们本书的主人公弱冠之年（20岁），北方先后建立过汉（刘氏匈奴）、前赵（刘氏匈奴）、后赵（石氏羯族）、前凉（张氏汉族）、成汉（李氏巴氏族，建都在南方成都）、前燕（慕容氏鲜卑族）等国家，至于小的割据政权则不计其数。在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中，最残忍的要数石勒建立的羯族政权后赵。

石勒公元318年建立后赵政权，定都襄（今河北邢台）。由于他是羯人，便规定从此称羯人为“国人”，严禁称胡人。但他还算一个有头脑的政治家，统一了河北、河南、山东、陕西和甘肃最富饶的凉州地区。可惜他的儿子石虎继位后（迁都于邺，今河北临漳），其凶残、荒淫的程度，即使是与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暴君夏桀、商纣相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洛阳、长安、邺城三处为自己修建宫室，所征民夫超过40万人（这在当时无异是一个天文数字，因为人口已减至最低点北方最多不足1000万）。为满足其淫欲，他和各亲王的后宫美女竟多达10万人。下属官吏，谁为他搜罗的美女越多，档次越高，谁就受到升官发财的奖励。公元354年，石虎一次检阅刚送来的3万美女时，就有12名抢夺美女有“功”的官员被封为侯爵，同时有50名地方官因抢夺民女不力而被杀头。于是抢夺民女成风，即使她已结了婚，也不惜杀死其丈夫而夺取之。石虎酷爱打猎，便建了一个东到山东沂南，西至河南荥阳，北至延津，东西距离为500公里的皇家猎场。这一带是人口稠密地区，如果有谁在这一地区冒犯了野兽，一概处死无论；谁家有美女和牲畜，一律无偿充“公”，献给石虎。石虎四面出击，频繁发动战争，平时各州为他打造兵器的人多达50万。每次战争都强行征发兵丁和军需之用，有次征讨东晋，竟下令每五人要出车1辆、牛2头、米15斛、绢10匹，拿不出来的格杀勿论。人民虽卖儿卖女仍不能交齐，因而哀鸿遍野，死者塞道。对于朝中官员，石虎几乎是随心所欲，滥杀无辜。金紫光禄大夫逯明，劝石虎不要因选美杀人，立即被石虎下令拉杀（酷刑，砸断人的肋骨而致死），他只因听信了天上有荧惑星到了房星（天王之星）之旁，必须杀一个王姓官员才可消灾的胡语，便将中书监王波和他的四个儿子一起腰斩。尚书朱轨，只因连降70天大雨之后，致使道路不通而被人指控不修道路，便掉了脑袋。石虎的

宫殿充满了从各地搜刮来的珍宝，但仍不满足，下令挖掘前代帝王的陵寝，搜寻陪葬宝物。

石虎即使对自己的亲儿子也用极其残忍的手段。公元 348 年，石虎的太子石宣为巩固自己的地位，暗杀了实力与他相当的弟弟石韬。石虎查明真相后，将石宣骗进皇宫逮捕，用铁环穿过他的下巴将他锁住。为处死石宣，石虎令人在城北用木柴堆成高台，上面设置木架，架上安装轱辘，垂下绳索。柴堆旁架上一架木梯。石虎先让石宣的亲信宦官郝稚、刘霸拔掉石宣的头发，再拔掉他的舌头；再牵着石宣登上梯子来到柴堆之上，将绳索穿进石宣的下巴，用轱辘将其吊起；然后先用利斧砍掉其四肢，再挖出其一双眼珠，剖开小腹，让肠胃流下……直到这时，石虎才下令四面纵火，将石宣焚毁。如此残忍的酷刑用在亲生儿子身上，石虎不仅下得了手，而且亲率嫔妃一千余位登铜雀台观看。

就在石虎处死太子石宣的公元 348 年，东宫卫士 10 万人因受石宣牵连而谪戍凉州，其中最精锐的高力兵团在梁犊的领导下起义东还。起义军势如破竹，很快发展到 10 万人，攻陷长安，进逼洛阳。石虎仰仗羌人首领姚弋仲、氏族首领苻洪将起义镇压下去。公元 349 年，石虎病死，几个儿子为争夺皇位互相残杀，少子石世只立 33 天便被其兄石遵所杀，石遵当了 183 天皇帝为其弟石鉴所杀；石鉴在位 103 天，即为石虎的养孙汉族人石闵（原姓冉、登位后恢复冉姓）和大司农李农联合杀死。

我们本书的主人公王猛生活的公元四世纪，即五胡十六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个世纪。请读者注意，本书主人公王猛在第一章出场时，中国大地上呈五国并立态势。江南为东晋帝国，北方有前燕帝国（首都龙城、今辽宁朝阳，统治区域为今辽东半岛与朝鲜一部分），后赵帝国（首都襄，今河北邢台，冉闵杀石鉴后，石氏从邺重回襄），冉魏帝国（首都邺、为冉闵所立）和前凉帝国（首都姑臧，张氏汉族政权）。

第一章 鬻畚野狂人

王猛字景略，北海剧人也，家于魏郡。少贫贱，以鬻畚为业……
——《晋书·载记第十四·苻坚下》

韩信曾有胯下辱，王猛当年卖畚箕；
寒缺衣矣饥缺食，犹言管仲与乐毅；
燕雀不解鸿鹄志，龙游浅水被虾戏；
焉知多少栋梁材，原本寒门一布衣？

“卖畚箕罗！卖畚箕！”

在洛阳街头，一个穷书生模样的人在叫卖。与众多买卖人不同的是，别人的叫卖声不绝于耳，而他似乎是迫不得已才喊两声，颇有些心不在焉的味道。

细看此人，长得高高挑挑，上下匀称，脸似碧玉，五官端正，尤其是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深邃莫测。

不过，人靠衣装，佛靠金装。可惜此公不修边幅，邋邋不堪。他未戴读书人常戴的帽子，乱蓬蓬的头发上沾满了星星点点的白色粉屑，说不清是灰尘还是头皮屑。抑或是活的与死的虱子。他穿着一件早已严重褪色的黑色长袍，乌不乌，皂不皂，两袖和大襟上分别有几个破洞，袖口和前襟中间显得奇脏无比，油光发亮，犹如屠夫的围裙。他脚上穿一双麻鞋，前边破了洞，两个脚拇指伸在外面。

“卖畚箕罗！卖畚箕！” 见半天无人问津，他挑起担子，在市井上转悠。

鬻畚人姓王单名猛，字景略，北海剧（今山东省昌乐县）人，因战乱举家流浪到魏郡（今河南豫西一带）。王猛满腹经纶，谋略超人，可惜家贫如洗，不得已靠卖畚箕为生。

畚箕是挑土盛物的一种简单劳动工具，用竹蔑编织而成。东晋（公元四世纪）时代，我国的森林覆盖率比现在高出若干倍，洛阳一带气候温和、毛竹成林（不象现在毛竹只出在南方），因此竹编器具在中原相当普遍。编织畚箕勿须经过专门训练，一般篾匠和农户即可完成，加上原料充足，所以一对畚箕不值几个小钱。买畚箕的只有农民，而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农民逃乱唯恐不及，全无从事生产的心思，买畚箕者更是微乎其微。尽管王猛每天叫卖，但只能勉强为生，根本谈不上发财了。

然而王猛似乎并不以发财为意。在没人光顾时，他用竹篾断头和石子在地上画一些谁也不甚明白的阵图，又像是自己和自己在下棋。摆到兴奋处，或击掌叹息一句：“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或摇头晃脑地背诵一句管仲说齐桓公的话：“君有此土也三万人，以方行天下，以诛无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国之君莫之能御也。”俄而，他又摇头冒出一句：“何须三万，一万足矣！”

人们看到的与其说是一个卖畚箕的买卖人，倒不如说是一个神经多少有些错乱的疯子、怪人。常有好心人劝他：“年轻小伙子，何不老实实在家种几亩薄田，虽不能发财，也能吃口饱饭呀！”王猛听后摇摇头说：“先生有所不知，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不计一己之温饱。如今天下大乱，豪强

并起，黎民百姓自身难保，妻子儿女离散四方，只有天下太平了，老百姓才能安家乐业呵！”

王猛偶尔发出的高论往往引来好心人的叹息，又屡屡招到富豪子弟的讥笑。有一天，一个富豪公子挤进人群看热闹，听王猛神神道道地讲什么“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马上讥之曰：“破衣烂衫、衣食无着，活脱一个叫化子，还侈谈以天下为己任，你可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吗？”对于富豪子弟的侮辱，王猛往往不置一辞，从不还嘴，挑起畚箕担子便走。对此，“浮华之士咸轻而笑之”（《晋书》第2929页）。对于这种无端的羞辱，王猛往往听之任之，从不与纠缠，只是无可奈何地笑笑而已。

东晋乃豪强当道的社会，豪强可以取笑老百姓，生杀予夺，一念而已，但老百姓不可当面笑豪强及其子弟。所以，王猛的笑也是犯忌的。“臭小子，你笑啥？”豪强子弟们恼羞成怒。

王猛笑他们无知。这些酒囊饭袋只知富贵之后，不知富贵之前。古来多少王侯将相，原本出身布衣之家。辅佐齐桓公称霸的一代名相管仲，年轻时曾与鲍叔牙合伙做生意，在分利润时，管仲得大头，鲍叔牙得小头，因为管仲贫穷，鲍叔牙佯装不知，从不计较；诸葛亮出山之前，只能身居茅庐（住不上瓦舍），亲自耕田劳作；刘邦的大将韩信，年轻时不仅曾有胯下之辱，而且饿得半死，不得不向漂母（靠为人洗衣服为生的妇女）讨碗饭吃……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当然，王猛不可能向纨绔子弟们讲这许多历史典故。在法纪废弛的东晋末年，万一把他们惹火了，一刀下来，砍你的脑壳不过像切西瓜一样。王猛乃北海剧（今山东省昌乐县）人，其老家古属齐国，虽举家迁徙到魏郡，但说话口音免不了仍带山东腔。恶少们欺生，拿他的口音来捉弄人：“北海佬（犹今之山东佬），都说古来‘齐人善辩’（春秋战国时期，齐国首都临淄聚集着一群有学问的人，史称‘稷下先生’、‘稷下学派’，不同观点百家争鸣，个个能言善辩，故有‘齐人善辩’之说），你怎么像个闷葫芦？”在恶少们缠住王猛不放时，突然有一位道士大喊“买畚箕”。道士连哄带劝疏散众人，谈起生意，出的价钱使王猛目瞪口呆。

道士出十倍的价钱，买他的一担畚箕。当时货币比较混乱，但占主导地位的货币是汉代流传下来的五铢钱。一担畚箕充其量值十来文小钱（面值比五铢钱要小），道士要出十倍的钱，这无异是一个离谱太远的数字。“你发疯了么？用百多钱买这些破烂玩艺！”恶少不解地向道士问道。道士答曰：“出家人不出谎言！”不过，道士身上没带这许多钱，要鬻畚人与他一起回观去取。这种没谱的生意，要换了别人，肯定不会应允，但王猛欣然挑起担子，跟随道士走了。他太贫穷，急需要填肚子的钱。

两人立即上路，一路无话，不觉出了城门，走进山坳。王猛挑着担子，渐渐走得气喘吁吁，汗流浹背，问“道观何在？”道士不作正面回答，只说“尽管前行。”

直走到日落西山，王猛已饿得两腿直发软，两眼冒金星，但为了那十倍的钱，他硬撑着往前行。眼看夜幕降临，仍不见道观踪影。道士在一间小店门口停下，打点食宿。王猛问“道观尚有多远？”道士笑答曰：“尽管在此歇息，明日再行。”

两人晓行夜宿，直走了三天。道士领王猛来到一座高山之下。王猛已走得昏昏沉沉，浑身大汗。道士不让王猛歇息，如猿猴攀山一样飞也似地前奔，

王猛为了那十倍的畚箕钱，也顾不了那许多，咬紧牙关，死死地追着他前行。为了十倍的卖价，走得个贼死，肩上磨破了皮，脚上打出了泡，王猛多少有些后悔跟着道士来了。但既已到此，后悔已晚了。王猛迷迷糊糊跟道士来到一座古柏森森的道观之前，眨眼之间，道士进门不见了。

王猛失去了引路人，只得硬着头皮走进道观。进得门来，全不见要买畚箕的道士的影子，只见一位皓首童颜、仙风道骨的长者坐在胡床之上，周围有十来个人围在长者身边，似乎在听他讲什么。王猛正在发愣，其中一人走过来有请。王猛跟他来到长者的胡床跟前，放下畚箕担子。长者眯缝着眼，瞧了王猛一阵，说道：“给他十倍的钱，请他下山。”王猛从一人手中接过百多文钱，一声道谢，转身便走。

王猛喜滋滋地拿钱下山，顿觉浑身轻松，腿也不酸了，脚也不痛了。口袋中有了几个钱，又可以过个把月安稳日子了。心情愉快了，便有心看看周围的景色。前面有一牌楼，上书三个大字“嵩高山”。“嵩高山！”王猛不禁大喜过望。

据史载，古之嵩高山即今之嵩山。我国自古有五岳之说，即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南岳衡山、中岳嵩山。早在汉代，嵩山已是名闻遐迩的道教胜地。当时，佛教刚刚传入中国，所以嵩山还不可能有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少林寺和少林武功。在王猛所在的晋代，正是道教登峰造极的年代。当时，嵩山便有了许多著名的道教建筑，其中最著名并保存到晋代的有中岳庙（始建于秦）、少室神庙和少室阙、太室神庙和太室阙、启母庙和启母阙等。上述三庙和三阙都建于汉代，如今庙已无存，阙尚完好，人称“汉三阙”。可以想见，王猛发现自己来到嵩高山后，作为文化人，一定会被它的辉煌建筑和人文景观所吸引。

但是，无论是汉三庙栩栩如生的神像，还是汉三阙上飘飘欲仙的雕刻画以及具有巨大历史文化价值的隶书铭文，都已经吸引不住王猛了。嵩山，是一座文化的山，一座宗教的山。从秦代开始，许多高人隐士都以这座山为自己的修炼之所。今日坐在胡床上的白发长者，难道不是一名高士逸人吗？他愈想愈感到蹊跷：他为什么派人不远百里，到洛阳去买我的畚箕？他为什么要出十倍的价钱？岂不是为了将我引来吗？他不觉自责道：王猛呀王猛，你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呀！师父寻找千百度，我却拿钱便走，说不准千古机缘，就此一错而过呵！想到此，王猛扔掉肩上的扁担，快步如飞地原路返回。

王猛急匆匆赶回道观，长者仍端坐在胡床之上。他“扑通”一声跪下，频频叩首，说道：“弟子王猛一时粗心，险些错过师徒大缘，有眼无珠也。如蒙师父不弃，王猛愿在山中从师学道。”

长者仿佛没有听到他的请求似的，半晌才冒出几句洪钟般的话来：“王景略！你为十倍的钱而来，为何不为十倍的钱而去？”

王猛仍跪在地上，答道：“师父在上，容弟子一禀：凡贪小利者，为鱼则上钩，为鸟则落网，为臣则乱纲，为将则亡军。然景略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为十倍的钱而来，非图小利，实为活命也。”

回答了这个问题，长者才让王猛起身看坐。长者徐徐说道：“我派人跟你很久了，知你出言不诳。不过，我不敢收你为徒，因你不是藏之深山老林、修道炼丹之人。”

王猛见嵩山道人，信史明载，而见于何年语焉不详。但据推断，至少应在他们虱见桓温之前，桓温北伐时王猛29岁（公元354年，东晋穆帝永和十

年），因为他告别桓温是问过嵩山道人才作出决定的。我们假定这一会见在公元 350 年，王猛 25 岁。至于嵩山长者姓甚名谁，史无记载，作者不敢妄断，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一个智慧超群的人物，其谈吐足可以使一世英才王猛顶礼膜拜。他仿佛用一只看不见的手一下便俘虏了王猛。

无论王猛如何虔诚请求，嵩山长者就是不愿将他留下。请求急了，长者说道：“你想逃离乱世，在此过衣食不愁的生活吗？”王猛默然不知怎样回答。

长者说道：“我早知你怀有佐世之志，只是在等待英明的君主；你像一只大鹏，早就在练习飞翔，翅膀已经练硬了，只是在等待风云际会的时机。既要济世就不能当隐士，当隐士就难以济世，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也。”

长者的一番话，说到了王猛的心坎上，于是王猛请长者明示，“如今中国五国并立，不知师父认为谁是英明之主？”

长者听罢，闭眼摇头。过了许久，长者说道：“老夫已无佐世之志，藏身嵩山，五国君主，孰是孰非？孰明孰昏？你在山外，倒是应该你来告诉我呀！”

于是，王猛与长者论开了时局。

先论东晋，国人视之为国脉之正源，皇权之正统。自偏安江南以来，不到 40 年时间（公元 317 年—350 年），已经换了 5 个皇帝，即元帝司马睿、明帝司马绍、成帝司马衍、康帝司马岳、穆帝司马聃，其中明帝、康帝只坐了短短两年的皇位。皇权更替之速，乃统治者内部矛盾激烈之反映。东晋政权名义上是司马氏的，其实是士族豪门的。元、明、成三帝时，主要由王导、王敦兄弟辅政，人曰“王与马，共天下”；成、康二帝乃明帝庾皇后所生，于是大权落于外戚庾氏兄弟庾亮、庾冰手中，庾氏代替了王氏；从穆帝开始，启用徐州刺史桓温，大权落于桓温手中。王氏、庾氏、桓氏均北方南渡之士族豪门，不仅内部矛盾重重，且与江南士族几至水火不容。先是南方士族周玘起来反抗，最后失败；接着又有王敦、苏峻之乱，大兵攻陷首都建邺（南京），几乎毁了东晋的国祚。

王猛分析了东晋的形势之后，对长者说：“司马氏南渡之后，本应吸取西晋灭亡之教训，增强中央政府的权威，鼓励农耕，广积粮食布匹；广纳贤才，充实各级政府；内修法治，使官吏百姓均有法可循；外树威名，练精兵而实武库，利用矛盾，伺机北伐，光复北方。然而，东晋所作所为令人失望，政治一如西晋，大权握在士族而不在皇家；财富集于豪门而不在官府；举贤不出士族，绝了庶族（未当官的地主阶级）和黎民之望；几次北伐，不过为了争夺更大的内部权力而已，北伐是假，争权是真，不仅军事失利，而且大伤了北方向往东晋人士的心。弟子作为汉人，内心向往东晋，然而凤凰未见可栖之梧桐也。唯一希望，但看桓温如何也。”

再说北方四国。石氏后赵在北方曾占有十州之地，国土最为广大，但石氏横征暴敛，骄奢淫逸，无以复加，正如古人所说的，以力治国者亡。果不其然，石虎养孙冉闵杀了石鉴，建立了冉魏政权。冉闵虽然恢复了汉姓，打出了汉族旗号，对老百姓有一定号召力，但他大杀胡人，与石氏统治者一样残暴，依弟子看来，冉闵不可成大事，且离死期不远。后赵还都襄国（河北邢台），已如滚石下坡，病人膏肓，十州之地不久将为人所有。前凉张氏政权，利用矛盾，一面与东晋眉目传情，关系暧昧，一面与北方各少数民族政权巧妙周旋，但弟子观其心态，不过只图自保而无统一北方之志。倒是远在

龙城（今朝阳）的鲜卑慕容氏生机勃勃，虽地处关外，但大有挺进中原之势。至于将来如何，有待观察。

王猛对形势的分析头头是道，长者听得十分认真却不形于色，既不摇头也不点头。至于王猛希望他指出“谁是英明之主”的请求，长者只说了一句：“你自择之”，便不再说话。

王猛见长者不再说话，再三请求即使不入山修炼，也愿做长者的山外弟子。长者不置可否，将一个小袋子交给王猛，令他挂在身上，说：“袋中有一句话，你下山之后方可打开来看。”

于是，王猛对长者行罢三拜九叩之礼，告别长者下山而去。

下山之后，他迫不及待地打开小袋，里面有一片绢，绢上写着：

汝若诚心做大事，见我请到华阴山。

王猛愈觉长者神秘，下山之后继续以鬻畚为业，周游各地，然而变得比过去谨慎了许多。他像一只飞翔的凤凰，鸟瞰寻觅着心中的梧桐。

第二章 扞虱见桓温

桓温入关，猛被褐而诣之，一面谈当世之事，扞虱而言，旁若无人……
——《晋书·载记第十四·苻坚下》

群雄逐鹿乱中原，桓温北伐抵长安；
寒士王猛扞虱见，狂人开口语惊天；
鸡肠不容大略展，凤凰要栖梧桐颠；
晋军大败回江南，潜龙再隐华阴山。

就在王猛见嵩山长者的前后，中国的版图上继续抛洒着各族人民的鲜血。公元349年至351年，整个北方可以说血流成河。鲜血改写着历史，权柄在血手中变换。

公元349年，冉闵在后赵帝国首都邺城发动宫廷政变时，与忠于羯族皇帝石鉴的势力杀得尸体重叠、血流成河。冉闵下令全国：“汉人砍下一个胡人头，送到凤阳门，查验属实者，文官升三等，武官全升营门官（牙门）。”此令一出，一场惨绝人寰的种族大屠杀开始了。命令发出的第一天，就有数万匈奴人和羯人被杀。冉闵亲率兵马屠杀胡人，不论男女、长幼、贵贱，见到胡人便杀，被杀者总数达到20万，冉闵令将尸体拖到邺城郊外，全都喂了野狗。有些鼻子长得高的、眼窝显得深的、胡子长得多的汉人，也被当做胡人杀了，当了冤死鬼。在首都周围如此，在戍守边疆的部队中也如此。有个叫麻秋的无赖将军（后面还将提到他），从长安率军至洛阳，接到冉闵杀胡人的命令后，将部队中的匈奴、羯族士兵1000余人全部杀死。翌年，在镇压石氏集团的反抗中，冉闵先是杀掉石琨3000余人，接着杀掉石琨兵团1万余人，紧接着杀掉张贺度兵团2.8万余人，杀掉石祗、刘显兵团3万余人。石氏皇族包括皇帝石鉴在内无论老幼全部被诛杀。作为报复，在冉闵围攻襄国失败时，忠于石氏集团的人在邺城杀死了10多万汉族人民。然而，在战斗中死去的人加上统治阶级自相残杀的人，比起死去的逃难人民来说还是小巫见大巫。由于人口稀少，统治者在战胜后往往要抢夺人民，石氏后赵政权鼎盛时期，武装强迫居民迁往山东、河北、陕西和湖北北部，见石氏政权土崩瓦解，移民们纷纷返回故里，谁知一路遇到战乱，衣食无着，加上瘟疫流行，饥民互相抢夺，最后只好吃人的尸体，平安返回家乡的，不过十分之二三，约百万人死在了路上。

冉闵靠屠杀夺取了政权，最后消灭了后赵，但是他仅仅过了不到三年的皇帝瘾，便被从关外南下的前燕（鲜卑族慕容氏）帝国所俘虏，先被押解到首都蓟城（今北京），然后关押在故都龙城（辽宁朝阳），最后被处死。到公元353年，原后赵帝国的国土除长安外，全部被前燕所占领。前燕成了北方最强大的国家。

这里也许有必要罗嗦几句的是，原来后赵皇帝石虎从各地搜寻来邺城的10万美女，在冉闵兵败被围时，竟被城中饥饿的兵士活生生地像猪一样被宰杀充饥了。

我们的主人公王猛耳闻目睹了上述一幕幕惨剧。在这连绵不断的战乱中，他能逃得一命，算他的福气也得益于他的聪明。他卖畚箕曾到过后赵的首都邺城（河北临漳）。在“浮华之士咸轻而笑之”的情况下，他“悠然自

得，不以屑怀。”他这种不以受辱而发脾气、不因小事而伤脑筋的态度，引起了皇帝石虎手下的一个大人物的注意。此人姓徐名统，是后赵帝国的司隶校尉，相当于今日的首都卫戍司令兼行政长官。徐统是个有点神神道道的人物，会看面相、手相算命，自称有知人之明，在首都是个有相当影响的人物。徐统为王猛算了一命，对王猛“见而奇之”，觉得他将来必然大富大贵，便给他封了一个功曹的官（相当于行政办公室主任），要将他留在自己手下。王猛听到徐统要召他当功曹的消息，立即脚板里抹油——开溜了。功曹这个官儿虽然很小，但对于卖畚箕的穷小子来说，当上后起码可以解决衣食问题。王猛拒当功曹，避之唯恐不及，到底是因为嫌官小还是厌恶石虎的残暴统治而不愿为虎作伥，史书未曾明言，但以王猛之智力，我们有理由判断：他已预见到石氏羯族政权的末日不远，即使从避祸保命的角度来说也应远远避去。

作为汉族人，王猛对偏安江南的东晋既恨铁不成钢又始终在等待它的生机。在中原大乱的时候，上苍已将北伐收复中原的战略良机赋予了东晋。特别是冉闵在后赵发动宫廷政变后，虽然残暴但没有忘了他是汉族人，曾派人到东晋送信，一面表示甘愿俯首称臣，一面相约南北夹击，消灭石氏，恢复中原。王猛从内心希望东晋能够抓住这个战略机会，然而他盼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当时，王猛为躲避战乱，按师父的指点隐于华阴山。华阴山可能即是华山，因华山在华阴县境，早在汉代便建有西岳庙，成为道教活动的一个场所；但亦有可能是指少华山，因少华山的道教活动比华山更为有名，且后来王猛见桓温后曾进山问师父，少华山至灊上的距离比华山要短。无论是华山还是少华山，王猛当时隐于山林是确定无疑的。

在山中，王猛与师父谈得最多的是东晋北伐的问题。在东晋之初，祖逖曾募兵组织北伐，虽然没有朝廷的后勤支援，但得到北方人民的拥护，人民向往司马氏的心未死，所以一路势如破竹，人民倾其所有以迎王师，可惜祖逖的胜利非但没有鼓舞东晋皇帝司马睿，反而使他害怕不已。他害怕祖逖军功大了尾大不掉，威胁到他的皇权，于是百般加以节制，硬是把一个生龙活虎的祖逖变成了笼中虎、浅水龙，祖逖气病交加，悲愤而死。

公元 349 年，冉闵趁石虎死后诸子争权之机尽灭石氏。东晋北伐的时机到了，桓温自行屯兵湖北安陆准备北伐，后赵一些忠于晋朝的将领也举行起义响应北伐，然而东晋皇帝司马聃害怕（这年司马聃才七、八岁，与其说是他害怕，不如说是掌实权的殷浩害怕）桓温过于强大，便将北伐的任务交给了他的外祖父褚裒。褚裒按台湾史学家柏杨的话说是只“瘟猪”，此人长于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却畏敌如虎，不会用兵。尽管如此，由于整个形势对东晋有利，北方人民纷纷响应，“晋之遗黎，鹄立南望”，亟盼王师。但“瘟猪”褚裒在此情况下反而犹豫不决，优柔寡断，结果一战即溃，损兵过半，烧掉粮草，仓皇逃回。

公元 350 年，东晋又派一个书生殷浩率军北伐。但是，只见命令而不见行动。殷浩先生出身贫穷，未仕前是个十分有名的清谈家。很多人被他的清谈所迷惑，认为“如果殷浩不出来做官，那么谁来教天下苍生”，似乎离了他地球便不转了。由于他名气很大，朝廷只好请他出来做官，到司马聃当皇帝后，他权倾首都，成为司马氏皇族抵制桓温的顶梁柱。然而，此公似乎也是精于权术，而干不了实事。350 年的所谓北伐不过是一个做给别人看的样

子，尤其是为堵住桓温请求北伐的嘴，并不真正想要行动。

北伐之事一直拖到 351 年，仍不见殷浩的行动，此公正忙于朝廷的内斗，根本无暇北伐。桓温在多次请求无效后忍无可忍，在 351 年采取了一次十分鲁莽的近乎兵谏的行动。他擅自带领 5 万大军从荆州顺流而下，直抵武昌，请求北伐。

桓温移兵武昌，将东晋朝廷吓破了胆。如果他继续顺江而下，建邺（南京）指日可下。此时，平时不可一世的殷浩乱了方寸，他打算用辞职的方式来平息桓温的怒气。然而，殷浩害怕，司马氏皇权比他更害怕，劝他说：你辞职不免一死，不辞职兴许还有希望。最后由会稽王司马昱给桓温写了一封软硬兼施、捧中带吓的十分得体的信，桓温怕冒造反的危险，只好引兵返回荆州。

桓温兵回荆州，朝廷那颗悬着的心总算落地。殷浩不许桓温北伐，但自己却在 352 年率军北伐了。殷浩北伐，与其说是要收复失地，不若说是为了加强自己在朝中的地位。

在华阴山中，王猛问师父：“您觉得殷浩北伐有成功希望吗？”

师父不作回答，反问道：“你看呢？”

王猛摇了摇头，叹息道：“怕是中原黎民的满腔希望又会化为灰烬。”

师徒谈起殷浩，此人长于清谈，短于实干；勇于内争，怯于外斗；热衷权柄，视之重于社稷，不可信赖也。

诚如王猛师徒所料，殷浩这位书生刚一挂帅，便接二连三地做出不可弥补的蠢事。他以保证军需为名，关闭了全国的学校，遣散了所有学生，让学生无学可上。他手下无精兵猛将，依靠的是两位降将，其中之一是原后赵的羌族首领姚弋仲之子姚襄。姚弋仲临死之前，反复告诫姚襄要归顺晋室，其情可感。姚襄乃文武全才，深得北方人民拥护，记着父亲的临终嘱咐，要为东晋收复中原尽毕生之力。然而，殷浩的老毛病改不了，他害怕姚襄的威信过高，兵力过大，从而失去控制。他频频派人对姚襄放毒、行刺，打着杀死姚襄夺取其军队的如意算盘。结果他的如意算盘一步未能实现，活活将姚襄逼反了。姚襄的倒戈，加上殷浩手下的谢尚因慢待降将张遇而发生倒戈，使北伐军不能前进一步。殷浩连年北伐，连年兵败，土地未收回一州，沉重的军需却压得东晋喘不过气来，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在这种情况下，隐于华阴山的王猛寄希望于桓温。他和师父谈起桓温，希望他能率军北伐。

桓温（公元 312—378 年）字元子，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龙亢集）人。其父桓彝曾任东晋的宣城太守。他生下后尚未取名，尚书温峤见到后说：这个孩子有奇骨，让他哭一声试试看。桓彝一捏他的屁股，桓温顿时大哭起来，其声音比别的孩子要大。温峤听了连声叫好，进一步拍马屁说：这个儿子真是一个英物呵！因为受到温峤的夸奖，于是取名为温，有纪念温峤之意。然而，桓温的少年并不幸福。苏峻作乱时，桓彝由于忠于皇室，被苏峻部将韩晃所害，泾县县令江播参与了这一行动。当时，桓温才 15 岁。父亲之死使桓家一贫如洗，他母亲生病后要用羊来当药引子，因家贫不得不将弟弟桓冲送给一富户当人质以换取一只羊。桓冲小字“买得”，富户便带侮辱性地叫桓冲“买得儿”。桓温小小年纪，但十分英武，讲孝道。父亲死后，他枕戈睡觉，双眼哭出血来，立誓报仇。他 18 岁时，江播死了，其子江彪兄弟三人害怕桓温复仇，带着刀子守灵。桓温假装去吊孝，将江彪杀死在屋中，又追出

来杀了他的两个弟弟。桓温这种为父血仇的行为受到当时人们的称赞。

桓温长得高大魁武，一表人才，脸上有七颗痣，为人豪爽。他少年时的朋友刘惔说他“眼如紫石棱，须如猬毛磔（胡子硬得象刺猬的刺）”，将他比作孙权、司马炎式的人物。后来，桓温因娶了晋明帝司马绍的女儿南康公主为妻，便开始飞黄腾达起来。先任驸马都尉、琅琊太守，徐州刺史，到公元345年他33岁时，官至都督荆、司、雍、益、梁、宁六州军事、安西将军并兼任荆州刺史、领护南蛮校尉，享受假节的待遇（不必请示，可杀犯军令者）。

王猛所以还寄希望于桓温，在于他在公元347年不顾朝廷许多官员的反对，率兵伐蜀，一鼓作气、三战三捷，一举消灭李势的成汉政权，使东晋帝国的版图上又多了一个四川。桓温在伐蜀之役中，不仅表现出了相当高的军事指挥艺术，而且表现出政治家的才能。对投降的成汉皇帝李势和他的臣属，他一个不杀，全部送到了首都建邺，请朝廷发落。他还从降臣中挑选了一些人留在自己手下，委以官职。对于蜀地百姓，他采取安抚政策，受到人民的拥护。伐蜀胜利之后，桓温进位为征西大将军（一品），开府仪同三司（即同司徒、大尉、司空），封临贺郡公。

殷浩北伐失利后，桓温上表要求撤掉殷浩的职位。软骨头皇帝司马聃没有办法，只好接受桓温的请求（实际无异于命令），撤了殷浩。朝廷原来是用殷浩与桓温抗衡，用他们两人权力的平衡来维系统治，现在殷浩垮台，权力便完全落在桓温的手中。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掌故值得一说，朝廷撤掉殷浩后，桓温以消灭了对手而后快，但不想将事做绝，便给殷浩去了一封信征求意见，问他是否愿意再出来做官。当然不是原来的官——中军将军，而是有很高待遇而不掌实权的官——尚书令。殷浩接到信后居然忘了桓温是自己的敌人，竟然感动不已，字斟句酌地写好了一封回信，意思是感谢桓温的关心，自己愿意出来做官。这位官迷心窍的软骨头生怕得罪了桓温，把写好的信反复拿出来推敲，信装进去又拿出来，拿出来又装进去，反复了十来次，最后终于定稿，但过分谨慎反将自己搞糊涂了，阴差阳错让人将一个空信袋送给了桓温。桓温见信袋中空无一物，认为殷浩在戏弄他，不禁勃然大怒，殷浩再当官的事就此作罢。再说殷浩，听说送去的是个空信袋，也搞不明白自己怎么这样糊涂，于是得了轻微的精神分裂症。他一天到晚用手在空中书写“咄咄怪事”四字。殷浩先生丢了官，却取得了咄咄怪事这一成语的“版权”，也等于为自己立了一座“纪念碑”，因为后世编的《辞海》、《辞源》和各类成语词典，要解释“咄咄怪事”必须抬出殷浩先生来。

闲话休说，只讲桓温独揽东晋大权之后，马上于公元354年进行北伐。王猛在华阴山听到这一消息，对桓温的北伐充满了希望。他向师父提出，要出山去见桓温。

老谋深算的师父说道：“出去见见也好，但对桓温此人，还需要再观察一番，不可轻易投入其门下。”

王猛记住师父的嘱托，出山去了。

且说桓温北伐一路顺利。4万大军自2月从湖北襄阳和河南浙川水陆并进，加上其他部队一共10万，于4月抵达蓝田，离前秦帝国的首都长安只有咫尺之遥（关于前秦帝国，容后一章再作介绍）。此时，战机对桓温十分有利。桓温的部将生擒了前秦帝国商州的指挥官郭敬，突破了蓝田东南的要地青泥。加上在前秦西部，前凉王国也派大将王擢进攻陈仓，响应桓温。4月

22日，桓温与前秦大军在晓关大战。前秦帝国淮南王苻生只有一只眼，但武艺高强、英勇无比，他单枪匹马杀人晋军阵中十多次，杀死许多晋军将士。桓温见此情景，亲自督战，挥军奋进，前秦军队抵挡不住，落荒而逃。与此同时，桓温之弟桓冲（“买得儿”）又在蓝田的白鹿原击败了前秦丞相苻雄。桓温势如破竹，屯军灊上。

桓温正坐在中军帐中，忽听有人报告，“有个叫王猛的读书人求见！”

不待桓温说请，破衣烂衫的王猛已经哈哈大笑地走了进来。王猛旁若无人，一会儿从身上痒处捉出一个虱子，用手指抹死，抹得“啪啪”作响。他边抓身上的虱子，边谈论天下大事：中原大乱，源于晋室内乱，而晋室内乱，非源于女子也，而源于法纪废弛、皇室大权旁落也。“五胡乱华”之所谓中原群雄，不过流氓地痞恶霸者流，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也。晋廷虽偏安江南一隅，然中原人心尚在，若内部一心，选将得体，谋略得当，荡平中原，收复失地，囊中取物而已。可惜可惜！老朽褚衰，兵败受辱；腐儒殷浩，清谈无功，吾为司马氏欲哭无泪矣！

桓温也算见多识广的人，放荡不羁、不修边幅者见得多了。自魏晋以来，道教盛行，炼丹之风，遍及士人。读书人服了丹药，浑身发躁，袒胸露怀，扞虱取乐。然此辈多谈玄学，而不论时事。眼前王猛，举止颇有魏晋风骨，言谈却切中时弊，不涉玄学。桓温于是感到十分惊奇，问道：

“我奉天子（东晋穆帝司马聃）之命，率领10万精兵良将，为民扫除残贼。但不知为什么，三秦的英雄豪杰却没有一个来投奔我呢？”

王猛将一个虱子放进口里，咬得“叽喳”一声响，然后往地上一吐，说道：

“首先从战略上看，你桓公已取得大胜，前秦天王苻健，将所有能动员的兵力已全部动员，加起来不过区区3万余人，交给大司马（国防部长、最高军事指挥官）雷弱儿，让他与太子苻萇会师作最后抵抗。目前死守长安小城的，只有苻健的6000名老弱病残之军。三辅之地的郡县，都已纷纷易帜，向你桓公投降。人民宰牛杀羊，担着美酒来慰问你的大军，哭着诉说战乱之苦，欢呼雀跃，以迎晋军。你的大军压境加上前凉军队在西部的配合，前秦已是四面楚歌，即使作困兽之斗也难免灭亡之命运。现在，你桓公的大军面临小小灊水，渡过即可成就大业，可不知你桓公为什么不发布渡河命令。三秦的英雄豪杰摸不清你桓公到底打的什么算盘，所以便不来见你。”

桓温听罢，只微笑而不说话。王猛继续说道：

“在殷浩北伐时，北方豪杰姚襄、张遇投奔王师，可姚襄险遭暗杀，张遇受到谢安的慢待。如今三秦豪杰尚不知你桓公的为人，岂肯轻易前来投靠？”

桓温仍然只是微笑而不答话，显得神秘莫测。灊上这个地方，很容易使人想起“鸿门宴”这个典故。当年楚汉相争时，项羽曾摆下鸿门宴，准备在宴上杀死刘邦以绝后患，不想临时心慈手软，让刘邦得隙溜走，逃回灊上军中。王猛想到了这段史事，预感到了桓温有可能“当断不断，反受其难。”

桓温发现王猛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才，沉默了许久。他慢慢说道：

“按你的才学，江东（芜湖以下的江南地区，这里指东晋首都地区）没有人能和你相比。”

桓温任命王猛当他的军谋祭酒（参谋主任）。王猛接受了。

但是，即使谋士有齐天之才，主帅不采纳也是枉然。渐渐，王猛明白了，

桓温所以屯兵灊上按兵不功，是在等待他伐蜀时的奇迹重演：让敌人内乱溃散，然后来向他投降。可惜他这次将算盘打错了，苻健趁他按兵不动赢得了喘息的机会，调整了军事部署。白鹿原一次大会战，晋军虽射伤前秦太子苻萇（后不治而死），但最终大败，一万余人成了刀下之鬼。

桓温不仅损兵十分之一，而且军心发生动摇。部队对前秦兵谈虎色变，加上军粮告罄，人缺粮，马缺料。按照常规，对于粮草不足的远征军来说，应该速战速决，夺取敌方辎重为我所用。桓温放弃速决，主要是想收割前秦的小麦以作军粮，未曾想到前秦早有准备，抢在他到来之前已将小麦收割干净，运入长安库藏。打了败仗，加上军粮匮乏，桓温不得不于6月1日下令撤军。按照当时抢掠人口的习惯，他令部队裹胁关中3000户居民随军撤走。撤退之时，桓温任命王猛为高官督护（高级大营指挥官）。王猛想到师父的嘱咐，溜回华阴山向师父讨教。

王猛把见桓温的情况和桓温坐失良机反遭败绩的情况向师父讲了，师父问道：

“你认为桓温是不懂兵法吗？”

王猛一时未知如何回答。师父缓缓说道：

“他或许是真不懂，军事谋略平平而已，但在我看来，他或许另有所图。他不愿冒险，不仅是怕丢掉军队，更怕丢掉在朝廷的地位。”

“打了胜仗，他的地位不是可以更高吗？”

师父反问道：“但如果渡灊水失败，全军覆灭呢？”

王猛经师父指点，对桓温其人的认识更深了一层。在讨伐成汉的战役中，要不是号令兵慌马乱中出了差错，桓温也不会是一个胜利者。那时桓温已三战三捷，直逼成都。成汉皇帝李势作困兽之斗，在成都东南的笮桥发动反击，一举消灭桓温的先头部队，斩杀参军龚护。敌方射来的箭落在桓温的马头之前，军心动摇。桓温一看危险，下令鸣金（打锣）撤退。似乎有天佑神助，传令兵在慌乱中没有打到锣，却擂上了鼓（古代通信手段简单，擂鼓表示进攻，打锣表示撤退）。本来慌乱不堪的军队听到阵阵鼓声，一个个冒死奋进，桓温由此从被动变为主动，挥军打到成都城下，烧毁城门。此时李势内部分裂，不少人抛弃李势而逃，眼看大势已去，李势投降。由此看来，在关键决战时犹豫不决，并非桓温一时犯傻，而是他的一贯作派。原来对桓温的希望一下破灭了，但王猛毕竟是汉人，他对东晋仍然有剪不断、理还乱的缕缕情丝。他仍旧希望凭自己的才能，能给东晋朝廷带来生机。

师父看出了王猛的心思，问王猛道：“如果你到东晋，你和桓温能并世相处吗？”

一句话让王猛陷入了沉思。如到桓温手下，你给他当高参，他虽然夸奖你的智慧，却不用你的计谋，但如果另起炉灶，就必然会遭到他的迫害。而且东晋的社会制度规定了像王猛这样非士族出身的人永无出头之日。东晋选贤不出士族，就是说你必须出生在世代为官的家庭，才在朝廷选拔之列，否则，即使你有管仲、乐毅之才，最多也只能当人家的幕僚。这是两晋人才贫乏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让王猛对桓温彻底失望的事。桓温屯兵灊上时，主张渡过灊水发动攻击的并不止王猛一人，顺阳郡郡长薛珍就是其中一个。薛珍见桓温不听他的意见，便自己带领部众发动攻击，结果取得了很大的战果。直到桓温下令撤军时，薛珍才不得已收兵跟随撤退。想不到薛珍嘴巴不

严，经常当众夸耀自己勇敢，批评桓温用兵谨慎过度。这一下闯下了杀身之祸。桓温听到手下竟敢当众议论他的短处，将薛珍斩首。

一个郡长只不过在勇敢上超过了桓温，他便不惜借机将其斩首。如果有谁的才能全面超过他呢？岂不会碎尸万段吗？桓温的浅水养不了王猛这条大龙，桓温的心胸容不下王猛这样的栋梁之材。

那么，王猛的抱负将在何处施展呢？

“在此自可富贵，何为远乎？”师父告诉他，在三秦就可以富贵，何必到远处去呢？

可三秦是氏族苻氏的天下。王猛一时还拿不定主意。现在，我们已无法考证到王猛当时与师父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对话，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王猛决心到长安去投前秦，思想斗争一定是十分激烈的。当时以东晋为正统，以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为寇贼，投奔前秦，无疑是对东晋朝廷的背叛。当时也许尚没有“汉奸”这个词儿，但从谢尚慢待张遇来看，东晋统治者对曾为五胡政权所用的人是极其轻蔑的。由于胡汉政权的更替，各族人民之间团结的少，仇杀的多，尤其是在冉闵大杀胡人之后。我们无法想象王猛有我们今天这种的民族大团结的思想，和我们一起高唱“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支花，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但是他具有施展自己抱负的强烈愿望，而他抱负的施展客观上将有利于民族大融和，因为要巩固他所效力的政权，就必须加强民族团结。

师父之所以要王猛投奔前秦，史书上的记载多少给人一种有先见之明、料事如神的神秘色彩。剥开其神秘的面纱，其实是一种科学分析：首先，你到东晋肯定没有前途，而且可能掉脑袋，而在前秦也许有施展才能的机会；其次，按照一般规律，处在创业阶段的新兴统治者往往会重用人才，不用人才就无法发展且难以自保，而日落西山的腐朽统治者往往不重用人才，他们看重的只是自己的地位。当时前秦刚刚立国，只占小小一州之地，正是需要用人之际。

桓温一直到撤回荆州也没有再见到王猛，只收到他一封告别的短简。王猛在华阴山停留不久，告别师父，向长安而去。

第三章 长安遇苻坚

东海王坚，素有时誉，与故姚襄参军薛赞、权翼善。赞、翼密说坚曰：“主上猜忍暴虐，中外离心，方今宜主秦祀者，非殿下而谁！愿早为计，勿使他姓得之！”坚以问尚书吕婆楼，婆楼曰：“仆，刀钁上人耳，不足以办大事。仆里舍有王猛者，其人谋略不世出，愿殿下宜请而咨之。”坚因婆楼以招猛，一见如故友，语及时事，坚大悦，自谓如刘玄德之遇诸葛孔明也。

——《资治通鉴·卷一百·晋纪二十二》

潜龙出山进长安，尚书府中一散仙；

待到风云平地起，一计始出定江山；

苻坚一见如故友，宛若管仲遇齐桓；

秦州天边一轮月，各路英雄仰头看。

公元354年冬天，王猛告别师父，出华阴山，来到长安。长安经历代统治者的修建，已是当时中国数一数二的大城市。前秦帝国将首都定在长安，是想像当年的秦国那样扫平六合，像刘邦那样由汉中王而统一天下。

然而，印入王猛眼帘的是一幅活生生的饥馑图。前秦帝国在军事上取得粉碎桓温北伐的伟大胜利，但由于忙于战争，举国都误了秋播，所以一国几无秋收。成群结队的灾民拥入长安，乞讨之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据正史记载，继354年的大饥荒之后，翌年春夏，前秦又出现特大蝗灾。蝗虫遮天蔽地而来，见青便食，使一片片庄稼、草场夷为黄土一片。人民本以草根树皮为食以度饥荒，可最后蝗虫、牲畜与人争开了树皮，所有的树皮都被啃光了。牛饿得没了办法，便互相啃对方身上的毛。牛尚如此，何况于人？人的情况史书上没说，但我们怎么想象也不会过份，“易子而食、拆骨而炊”决不算夸张。上天又赐给东晋一个北伐良机，可惜东晋朝廷对此无动无衷。

在大饥馑中，王猛在长安自然不能像在洛阳时那样，以卖畚箕为生。他成了乞讨大军中的一员，但他毕竟是读书人，其要饭的方式与别人不一样。

自进长安之后，王猛便到处打听达官贵人们的府邸。当时，在长安城中除皇帝苻健及苻氏皇族外，位居三公的还有太尉雷弱儿、司空毛贵等。其中有个叫吕婆楼的，与皇帝苻健的父亲苻洪原同为氏族酋长，一起从甘肃略阳起兵出来，有莫逆之交。在氏族中，他可算一个最有文化的人。苻健登基后，他先任散骑常侍，后接替同乡人姜伯牙任尚书令（国务院最高行政长官）。此人宽厚务实，不争名利。苻洪初起时，他协助苻洪散掉家中的财产以招募人才，颇有爱才之名。东晋诸衰北伐时，吕婆楼和雷弱儿用假降信将东晋朝廷骗得上当不小，损兵而回。

王猛打听到吕婆楼的府邸，便在附近找了个地方栖下身来。有一天，吕婆楼下朝，坐着一架破牛车“吱呀吱呀”地慢慢吞吞归来。王猛在他经过的路上等着，见牛车（汉、魏、晋时经济落后，每遇灾害，即使皇族也坐不起马车）渐渐驶近，便疯疯癫癫地当道吟唱：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吕婆楼听到有人唱诗，掀开布帘子看了一下，见是一个披头散发的“疯子”，便未加理会。因为一路上拦车要饭的人实在太多了，他很自然地便把

王猛当成了一个普通叫花子。王猛被尚书手下的人轰开了。

然而，让吕婆楼不解的是，此后每天他上朝下朝路过门口，总是遇到这同一个人，唱着同样诗。他虽是氏族，但已经汉化，对汉文化有较深的功底。他听出王猛念的是曹操的诗，题名《短歌行》。关于这首诗，直到现在，文学家们还有不同的解释。但在当时，吕婆楼想的是，此人反复念《短歌行》最后几句，到底为什么？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吕婆楼听着似乎有点不吉利的感觉。当今的皇上是个迷信狂，什么都要用讖文来决定。夜晚听到乌鸦叫，岂不恐怖之极！但转念一想，曹操可是个不怕天不怕地不怕鬼的人物。不对！这句话说不上是吉利还是不吉利。

“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吕婆楼一连念了几遍，突然“啊”的一声全明白了：此人乃非常之人也！他几次三番拦车吟诗，我却没有理他，岂不是“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吗？联想到后面的四句，分明是在劝我要学周朝的周公姬旦，“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不厌其烦地接待人才？（吐哺，即将吃进口的饭吐出来。周公吃饭时听说有人才求见，便把不及吞下的饭吐出来先接待。）。

等到下朝之后，吕婆楼又听王猛在吟唱。婆楼下令停车，掀开车帘躬身向王猛作揖道：“壮士无恙，婆楼有请！”说着将王猛请上车来，一道回府。

这一天，吕婆楼款待了王猛。两人边吃边谈，当王猛谈到他游历邺都和灞上见桓温的情景和对时局的看法时，吕婆楼佩服之至，叹息道：可惜本朝无此人才！

那么，吕婆楼身为尚书令，位居九卿之列，为什么不马上将王猛推荐给皇上呢？老谋深算的吕婆楼有他的难言之隐。简言之，此时他若推荐，很可能丢了性命。现在，这位尚书唯一能做的，便是从生活上接济他，使他无冻饿之馁，不至于在大饥荒中死去。

从此，吕婆楼经常请王猛来府中吃饭，交换对时局的看法，也经常给他粮食、布匹，让他拿回去以救急。吕婆楼与王猛，一个尚书，一个寒士，一个年近花甲的老头，一个刚到而立之年的青年，成了亲如一家的邻居，无话不谈的挚友。这对忘年之交最关注的是前秦的局势。

前秦的创业者苻洪本姓蒲。因为在他略阳氏族老家的池塘中蒲长五丈，五节如竹形，于是人们称之为蒲家，遂以蒲为姓。又因为他在儿时家乡洪水暴发，于是以洪为名。之所以改姓苻，是因为讖文有“艸付应王”四字，加上他孙子苻坚背有一共形似“艸付”的记。当年汉赵帝国的刘氏匈奴消灭西晋时，强迫氏族迁徙，苻洪被其宗人苻光所迫，归顺了汉赵。待到汉赵灭亡，苻洪又归顺了羯族石氏政权后赵，率众驻在首都邺城。石虎的养孙冉闵看出苻洪胸有大志，且武艺高强又有谋略，经常劝石虎暗杀苻洪，免生后患。但石虎不听，反而更加信任他。石虎死后，诸子争权，自相残杀，石遵当皇帝时，冉闵又要石遵及早除之，石遵只免除了他的兵权，其它职务照旧。石鉴杀掉石遵，后赵帝国大乱，原来迁到首都邺城的西部少数民族人民纷纷离开返乡。走到坊头（今河南浚县淇门渡），正是苻洪的防区，大家一致推举苻洪为首领。苻洪轻而易举得到10万大军。苻洪拥兵之后，一面向东晋称臣，一面筹划趁乱在中原称雄的大略。冉闵在邺城废石鉴称帝后，大杀胡人，胡汉关系水火不容，但苻洪不以出身来选人。汉族将军麻秋在军中杀了1000多胡人，苻洪将其截获俘虏后，仍请他当军师。可惜他一生爱才，这一次却

引狼入室。麻秋表面上向苻洪献计夺取关中，以三秦为根据地再图大业，让苻洪十分器重，但麻秋口里喊哥哥，腰里摸家伙。在请苻洪赴宴时，暗中在食物中放了毒。苻洪发现自己中毒，命令儿子苻健捉到麻秋斩首，并对苻健说：“我所以暂时没有入关（潼关），是以为中原可指日而定。我现在既然已被麻秋这小子下毒，中原不是你们兄弟的能力所能平定的。关中地形险要，居高临下，我死之后，你们赶紧擂鼓西行。”此事发生在350年，王猛在洛阳卖畚箕。

苻洪死时66岁。吕婆楼谈到苻洪时老泪纵横。他跟随苻洪走南闯北，战场死战，官场周旋，躲明枪防暗箭，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可惜一代氏族英豪，竟死于麻秋的暗算。

吕婆楼谈到现任皇帝苻健时，同样充满了自豪。苻健是在石鉴准备向苻洪下手时，率众砍开邺城城门，赶到枋头与父亲会合的。苻健接受父亲的遗嘱，将夺取关中。为了隐蔽战略企图，表面上接受了后赵任命的官职，并命令部队在枋头种麦子，大修枋头的宫室，给人以在枋头长期住下去的错觉。

说到这里，王猛不禁笑了。吕婆楼开玩笑说：当时你要在场，这一笑可能会笑掉了脑袋。

是的。当时也的确有人发现苻健不过是在放烟幕，于是没有执行他种麦的命令，苻健便将不种麦的人杀了。

王猛插言道：军情在于一个密字，一个计谋如果会叫人察觉，便算不上最好的计谋。万一被人觉察了要设法补救，一杀人反而会暴露了自己的计谋。

吕婆楼听了有点不高兴，反问道：叫你看来应该如何办呢？

王猛道：要我参谋，不但不杀他，而且亲自帮他去种，晓以厉害，让他相信我真的要在枋头住下来。

吕婆楼不禁对王猛肃然起敬。“不过”，他说，“天王当时的确迷惑住了驻守长安的后赵帝国司马杜洪。在一切准备就绪后，男女老幼一起拔营向西。在孟津的黄河渡口修建浮桥渡河，过河之后烧毁浮桥，表示有去无还的决心。”

苻氏兄弟子侄齐心奋战，一路过关斩将，夺取了长安。351年正月20日，苻健正式登基，自称天王、大单于，国号大秦（史称前秦）。公元352年登皇帝位，将单于封号让给了太子苻苌。

吕婆楼与王猛接触长了，便将一些核心机密也告诉王猛。他之所以不马上将王猛推荐给皇帝，对王猛固然需要一段时间考察，更重要的是他顾虑苻健的太子苻生。

上章讲到，苻健的原太子苻苌在与桓温的会战中中箭受伤，拖到冬天不治而亡。在立新太子时，苻健与强皇后发生了矛盾。强皇后想立幼子晋王苻柳为太子，苻健却要立苻生为太子。

苻健之所以要立苻生，仅仅因为他特别迷信，而“神秘预言书”上偏偏有一句话叫“三羊五眼”。三只羊本应有六只眼，只有五只眼，说明有一只羊瞎了一只眼。正好苻生生下来就有一只眼瞎了！

淮南王苻生这位“独眼龙”性情极其暴躁。他小时候，祖父苻洪开玩笑说：听说瞎儿哭的时候只有一只眼流泪，不知是否这样？苻生听罢，立即拿出刀来刺自己的手臂，刺得鲜血直流，说：这就是我的另一只眼在流泪。他父亲看他对祖父这样，用鞭子抽打他，苻生抗议说，刀砍枪刺我可以受得了，就是受不得鞭打！苻洪见此，对儿子苻健说：“这个孩子狂悖无赖，蛮不讲

理，应该早些铲除，否则可能招致苻家家破人亡！苻健本想遵父命而杀了他，多亏弟弟苻雄（苻坚之父）阻止。苻雄认为，小孩长大之后就会懂事，改正自己的过失，何必急着把他杀了呢？苻生长大后，力举千钧，可以赤手空拳与猛兽搏斗并打死之，奔跑速度之快，可以追上狂奔的骏马。他骑马射箭，刀枪剑戟，十八般武艺样样高强。

就是这么一个准备杀掉的儿子，皇帝苻健只因相信“三羊五眼”的胡诌，硬是将他立为太子。

吕婆楼担心的就是这位太子，他深知这家伙有勇无谋，根本没有治国安邦的本领，而皇帝苻健的身体欠佳，说不定哪天就会撒手而去。一旦太子登基，情况难以设想。

王猛道：尚书对时局的分析，可谓入木三分，猛深以为意。感谢尚书审时度势，为我思虑得十分周到。

他继续依靠吕婆楼过着平民百姓的生活。但是，就像一匹向往战场驰骋的马，两只前蹄刨着脚下的土地；就像一只藏在林间的鹰，眼睛虽然眯缝着，但紧紧盯着猎物，一旦时机到了，就会展开双翅，箭一般地冲上去。

苻健身体早就不好，到公元355年的6月6日病危。皇帝病危往往是宫廷祸端的开始。苻健的侄儿苻菁时任大司马，掌握兵权，听说苻健病危，便有心问鼎之师，杀太子苻生以夺位之志。6月10日，他得到一个假情报，说苻健死了。于是，苻菁亲自率兵攻击皇宫。没想到苻健虽然病危，一听说有人政变，立即因受强刺激而来了精神。他亲自登上皇宫端门指挥平乱。苻菁手下的人一见皇帝健在，一下全懵了，吓得丢了武器，作鸟兽散。苻菁政变不成，反而掉了脑袋。

吕婆楼与王猛谈到这件事时嗟叹不已。就在两年前从枋头西进渡过孟津入关时，苻健令苻雄、苻菁分别率军攻潼关和轹关。当时，苻健牵看苻菁的手说：“如事不济，我死河北，你死河南，从此不相见矣！”伯父与侄儿的感情是何等深厚？如今，为了苻氏江山，苻雄已死，而苻菁亦被杀。苻家是否又会蹈司马氏、石氏家族内部自相残杀的悲剧呢？殷鉴不远呵！

王猛听了，说道：尚书怨天悯人，其情可感可嘉，可未免有点书生气了。所谓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皇族争权，天性使然，非有良愿所能避免者。贤能之君臣，只能防患于未然，上策为及早除之，中策是使其有谋反之心而不敢行动，迫其不越君臣之矩；下策乃早作预防，待其动而歼之。

王猛一番话说得吕婆楼沉默良久。常言道，生意场上无父子，权力场上何尝有父子？！他觉得王猛的话近乎残忍，但讲出了实情，讲出了（封建统治的）客观规律。在这个规律下，即使有再好的良心，再高的德行，如果智慧不够，也难免成为刀下之鬼。应该说吕婆楼还是很有经验的，在苻氏手下混到今天，身家性命能够保全，不容易啊！

吕婆楼很爱他的儿子吕光。吕光此年才十六七岁。他生于枋头，因生他时夜里天上有神光，故以光名。他十岁开始便在家里用棋子排兵摆阵，谈起战阵之法头头是道，兴趣盎然。此时，吕光正好经过他们谈话的地方，插话道：“儿要凭一枝金枪，一部兵法，千军阵中，万死不辞，建功立业，扬名天下。象爹爹这样长吁短叹，岂能做成大事？”吕婆楼看看儿子，不禁叹息道：老身一生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还不知能否保全身家性命。此儿将来如何，让老身夜不成眠、辗转反侧啊！

王猛在华阴山隐居时，也学了点道家的面相之术。他把吕光拉到跟前，

仔细一瞧，不禁叫出声来：此儿眼如项羽，目有重瞳（瞳孔中可照出两个人影子），非常之人也！

吕婆楼一听，吓了一跳，认真一瞧，果不其然。吕婆楼于是向王猛请求道：愿君勿向外言。此儿将来，还有待你的照应呀！

王猛频频点头，劝吕婆楼不必杞人忧天。此后，王猛与吕光也成了好朋友，王猛教他兵法，吕光与他难舍难分。

这年的6月15日，即杀苻菁后的第五天，苻健撒手人寰。死后第二天，21岁的“独眼龙”苻生坐上龙床。苻生刚一登基，便将老父的年号始皇五年改为寿光元年。此举遭到文武百官的非议，认为改年号要等旧年结束，新年伊始，这是古代沿袭下来的规矩，年中改年号不合礼仪。苻生听罢大怒，下令追查此议论的始作俑者。结果查出带头发此议论的人是右仆射（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段纯。苻生二话没说，将他斩首。

吕婆楼在苻健死时，未被召见而未入托孤大臣之列，颇有心思，王猛劝他说：“塞翁失马，安知祸福？”现在看来，苻生根本没将托孤大臣当一回事，段纯当了两天不到的托孤大臣，人头就落地了。吕婆楼因不是托孤大臣，只参加例行的新皇登基礼仪，并不十分繁忙。下朝之后，又约王猛来解闷。

“我怕段纯只是第一个，其余托孤大臣也许一个也难免一死。”

王猛的这一分析使吕婆楼不寒而栗。王猛告诫他在朝中要慎之又慎。

半月之后，苻生封母亲强氏为皇太后，立妃梁氏为皇后。梁氏乃托孤大臣、左仆射（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梁安之女。与此同时，苻生给吕婆楼身边安插了一名亲信董荣，此人原来不过是个小小著作郎（档案管理官），现在一步登天当上了尚书。苻生的另外两名亲信，是兄弟俩，一个叫赵韶，一个叫赵海，原来都是太子的小官。现在赵韶接替被杀的段纯，当了右仆射；赵海当中护军（中央军事总监）。

过了不到两月，王猛的预言便不幸而兑现了。中书省的两个糊涂蛋，中书令（相当于立法院长）王鱼和中书监胡文（相当于立法院副院长）对苻生讲起了天文（这本不在其职责范围之内），说：“大角星旁最近出现孛星，荧惑星进入东井星座。大角星是皇帝的座位，东井星座代表故秦王国地区。根据上述情况占卜算卦的结果显示：不出三年，帝国将有大丧，大臣将要被杀害。”这两个糊涂虫的本意是想借此让苻生“砥砺品德，化解灾难”，谁知苻生压根儿不从这方面想，竟说：“皇后与我共同君临天下，可应验‘大丧’；太傅毛贵、车骑将军梁楞、左仆射梁安（皇后之父），接受遗诏共同辅政，可以应验‘大臣’。”九月，苻生命令将皇后和另三位托孤大臣全部斩首。

苻健任命的七位托孤大臣中，至此已有四个被杀。这次事件后，吕婆楼在朝中更是噤若寒蝉，连大气也不敢出。他向王猛讨教避祸之术，王猛叫他凡事装聋作哑，待机而动。

再说苻生的亲信赵韶、赵海兄弟得志后，便想提携一下自己的堂兄、洛州刺史赵俱。苻生深以为然，提拔赵俱接替吕婆楼当尚书令。吕婆楼因有王猛当高参，对丢官倒没有啥，而赵俱却吓出一身冷汗。他自称患了重病，坚决推辞尚书令的职务，对两个官迷心窍的堂弟说：你们忘了祖宗，竟要做满门抄斩的事！毛贵、梁楞、梁安（毛贵的妹夫）有什么罪？说杀就杀了。我又有什么功劳？敢接替他们？你们好自为之，我是注定一死了。赵俱惧怕忧虑过度而死。

吕婆楼向王猛谈起赵俱，王猛认为：赵俱能看到危险，却不会躲避危险。吕婆楼问他“如何躲避？”王猛说：“可辞官而去，隐蔽山林，待形势变化再出山济世，既可保持名节，又可东山再起。可惜一名仁智之士，胆怯而死。”

赵俱未曾接替吕婆楼当尚书令，但苻生马上任命吏部尚书辛牢（也是一位托孤大臣）为守尚书令（代理国务院第一把手），幸臣董荣从尚书升为右仆射，赵韶升为左仆射，赵海当了司隶校尉（卫戍司令）。两赵一董在苻生面前尽出歪主意，马屁拍得苻生天昏地暗。355年本是他守丧之年，但仍然花天酒地，一时兴起便杀人如麻。上台不到半年，皇后、嫔妃、三公、尚书以下直到奴仆，被杀的就是500余人。他杀人的手段残忍之极，接见臣属时，让侍卫刀出鞘，箭上弦，桌上摆着锤子、钳子、锯子、凿子等能使人致残致死的凶器，或用刀砍掉人的双腿，或用锤子砸掉肋骨，或用锯子锯掉脖子，甚至剖开妇女的肚子拉出婴儿……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早年跟随苻洪起兵的羌族首领雷弱儿，时任丞相，是苻健指定的七名托孤大臣之一。此人资格老，功劳大，心直口快，性格刚烈，见到赵韶、赵海、董荣之流，恨得咬牙切齿，有时在朝上公开指责他们。二赵一董给苻生灌了几句迷魂汤，苻生便下令将这位爷爷辈的雷弱儿，连他的9个儿子、27个孙子格杀勿论。

苻氏前秦政权本是一个多民族团结奋斗出来的政权，雷弱儿被满门抄斩，使得羌族顿生叛离之心。其它民族也因打了骡子马也惊，惶惶不可终日。

吕婆楼忧心如焚，问王猛“如之奈何？”王猛对曰：“尚书可知否极泰来的爻辞？”吕婆楼长叹一声，说：“可那又要待到何日？”王猛道：“朝中尚有如雷弱儿者犯颜直谏，说明苻生还未到寿终之时也。”王猛劝吕婆楼耐心等待。

公元356年春天，苻健任命的七位托孤大臣中的最后两位——司空（最高监察长）王堕和守尚书令（代理国务院一把手）辛牢也被杀了。王堕之死与雷弱儿几乎一模一样，因恨二赵一董，公开骂董荣是鸡狗而惹来杀身之祸。辛牢之死却是无法预防的飞来横祸。

有一天，苻生邀文武百官到宫中赴宴，令辛牢当酒令官。辛牢劝大家开怀畅饮。在大家都喝得半醉的时候，苻生不知怎么突然来了脾气，说道：“怎么不把他们统统灌醉？为什么还有人清醒地坐着而没有躺下？这是酒令官的失职！说罢，操起身边的弓箭一箭射去，辛牢应身倒地而亡。

至此，七个托孤大臣，诚如王猛所言，一个也未曾活下来。辛牢之死让吕婆楼惶恐不已，他尽管和辛牢一样处处小心，但谁敢保证辛牢的悲剧不在他身上重演。

王猛安慰吕婆楼说：皇上杀的，都是最有权的托孤大臣，或者是犯颜直谏或者是婉言劝谏的人，还有就是得罪了他的幸臣二赵一董的人，只要不要权、不开口、不得罪他的幸臣，避开此三祸，不至于马上有危险。

吕婆楼说：皇上喜怒无常，说杀人就杀人，即使避开你说三种祸，怕也难以全身啊！

两人商议许久，王猛建议他称病隐退，不再上朝，不参与任何政事。吕婆楼说。

“国家乱成这样，我怎能安心在家享福？”

王猛劝道：国家现在的情况，非你我之力所能改变的。在不能改变它时，就像碰到老虎，打不死它时，不若暂避一时，等待时机。

王猛问吕婆楼，皇族之中，有谁最贤能？

苻氏诸王，从年龄上说，都是吕婆楼的儿孙辈。吕婆楼看着他们一个个长大，对他们可谓了如指掌。吕婆楼一一作了介绍，最后说：“依我之见，诸王之中惟有东海王苻坚有决断，有谋略，能继大统，承大业。”正说着，他突然止住，说，这要传出去，可是要掉脑袋的呀！

王猛笑了，说道：“可要成就大事，一者要有谋略，二者要不怕掉脑袋，两者缺一不可。到了千钧一发之时，只有不怕掉脑袋才能保住脑袋。”

吕婆楼于是详细地给王猛介绍苻坚的情况。

苻坚字永固，又名文玉，是苻雄的儿子。苻坚生于公元 338 年，是年 18 岁，小王猛 13 岁。他的祖父跟石虎进邺城（河北临漳），住在永贵里，是御街贵族居住区。漳河旁有一座西门豹祠。苻雄之妻苟氏到西门豹祠求子，当天夜里做梦时，在梦中与神交，因而怀孕。（这在今天看来当然只是传说，不可信耳。很有可能是这位苟氏有点性功能心理障碍，到西门豹祠求神后，梦中与神交，体验到了性和谐的愉悦，心理障碍从此消除了，与丈夫的性生活和谐后，自然怀孕的机会便大）。人言“十月怀胎”，苻坚却在娘肚中呆了 12 个月（这显然也是神化的附会，古史中此类附会极多，均不可信）。接下来便更玄乎了，说是生他的时候有神光烛于庭，不知为啥只照亮而没将他家的房子烧了，只是在他的背上隐隐约约地打上了一行赤色印记，仔细辨认为：“草付臣又土王咸阳。”草付者，苻也；臣又土者，坚（堅）也。这意思再明白不过，即“苻坚王咸阳”也。

吕婆楼当年当然肯定不会用上述语言来叙述，他对那些迷信的东西可能是深信不移的，讲得一本正经，绘声绘色。王猛听到这里，心里暗暗发笑。他是不信这一套的，据史上记载，他基本不用星相术上的一套来治军行政，虽然偶尔也利用一下（比如给吕光看重瞳）。所以对吕婆楼的这些介绍颇无兴趣，显得有些漫不经心。他想，如果苻坚背上真有“苻坚王咸阳”的赤文，也许他早就被家族内的野心家们杀了！

吕婆楼继续讲道：苻坚生得双臂过膝（正常人的双臂之长过不了膝盖，过膝则为畸形，但古书上把这种畸形称之为大贵之相），目有紫光，祖父苻洪十分喜爱。苻坚长得漂亮（畸形还漂亮？），又十分懂得礼貌、规矩，在祖父面前，他善于察颜观色，投其所好，一举一动都非常得体，所以苻洪不止一次地说：这个孩子不是一般的相，不是一般的人。

苻坚在永贵里做儿童游戏，石虎的司隶校尉（卫戍司令）徐统路过这里，看到苻坚后十分惊奇。徐统经常给人看面相（在上章中，他曾为王猛看过相），有知人之鉴。徐统拉着苻坚的手，说：“苻郎！你可知这是贵族居住的御街，你敢在这里玩耍，不怕卫戍部队（司隶）把你抓住捆起来吗？”苻坚小小年纪，却回答得理直气壮，他说：“卫戍部队只抓犯罪的人，不管小孩子做游戏。”临走，徐统对左右的人说：“这孩儿有霸王之相。”手下人问他“根据何在？”他说，“这不是你们能够知道的。”后来，徐统又一次碰到苻坚，跳下车来，把左右的随从统统赶走，神秘地对苻坚说：“你的骨相与一般人不一样，以后当大富大贵，可惜我是见不到了，你看怎么办？”苻坚说：“如果真像您老人家所说的，我不会忘记您的恩惠。”

王猛听到这里，笑道：看来我和苻坚也算有缘哩！这个徐统，曾让我到他手下当功曹，我没敢上任。可惜徐统老先生为人算了一辈子命，却没有为自己算条生路。在冉闵杀石鉴后，冉闵要升他的官，他吓得自杀了。

两人一阵叹息，接着讲苻坚。苻坚八岁时，要求请老师教他功课。祖父苻洪很高兴，说，我们氏族的青年人，就知道饮酒打猎，你却要识字读书，终于出了一个有出息的人！苻坚从此苦读不辍，知识面越来越宽广。他习文不忘练武，武艺高强。他在家孝敬父母，在外礼贤下士，十分注意网罗人才。看来他胸有大志，只是还没有到实现的时候。

“如此说来，苻坚危险了！”王猛插言道。

吕婆楼点头说：“是呵！先帝（苻健）入关时，梦见苻洪派朱衣侠者对他说，任命苻坚当龙骧将军，将建大功。龙骧将军是苻洪曾当过的，现在又要将这一职务授予孙儿苻坚，先帝不敢不从命，又不得不警惕。好在当时入关事大，苻坚率兵作战，功不可灭。现今皇上苻生，对苻坚时刻保持着警惕，几次借故想下手，多亏了李威从中周旋，才化险为夷。”

“李威何许人也？”王猛问道。

吕婆楼告诉他，李威将军是苻坚之父苻雄的至交，苻雄之妻苟氏的姑表兄，苻李两人情同兄弟，有通家之好。苻雄英年早逝，其妻苟氏年轻寡居，李威继续受到苟氏的信任。苻坚视李威为父。

王猛“哦”了一声。之后，王猛又对李威作了秘密考察，发现李威不仅仅像吕婆楼所说的那样受到苟氏信任，而且是苟氏的情夫。这对姑表兄妹关系之暧昧，已非一人所知，苻坚兴许也有所闻，但苻坚对李威仍然敬重有加。个中原因，一者氏人对性关系也许并不像儒家那样看重（氏族今日已不复存在，我们已很难考证其婚俗），二者苻坚胸有大志，不可因这一件小事（儒家看来则是大事）坏了定国安邦的大事。

总之，王猛认为李威将军是一个大有用处的人。今日保苻坚用得着，将来更用得着。经吕婆楼的介绍，他不止一次秘密拜访过李威。

在当时的背景下，吕婆楼与李威除了在朝中相见外，私下交往几乎已不可能。王猛要去见李威，吕婆楼既不敢亲自带领，又不敢写介绍信，一旦把柄落在苻生和他的宠臣——两赵一董的手中，人头落地宛若风吹帽尔。但这难不住王猛，他故伎重演，又玩了一次要饭化子的本领。几次见面，加上来者乃吕婆楼的朋友，两人混熟了。

王猛对时局的精辟分析，让李威佩服不已。

“将军依靠老关系来保东海王，一时奏效可矣，为长远计则不可矣。”王猛说。

李威点头称诺，但如之奈何，一时无计。王猛贴在他耳边轻声说：唯一出路，让东海王早作准备，待时机成熟……

李威是武官，与吕婆楼这位文官不同，未曾吓得战战兢兢。不过，他也下意识地环顾左右，惟恐隔墙有耳。见密室安全，李威与王猛讨论起这个课题来，王猛问皇族对苻生的反映。

李威说：“苻氏皇族在苻洪在世时一致对外，内部有规有矩，亲密无间。先帝（苻健）在位时，亦是精诚一体，除苻菁夺位被杀之外，未曾出二心之人。苻生登基后，由于滥杀无辜，辅国大臣死于非命，皇族诸王虽有微辞，但大都不敢出声，只图自保也。”

王猛道：只图自保往往难保，不过此时尚非起事之时。将军可知春秋郑国庄公的一句话——“多行不义必自毙”？

王猛与李威审时度势，认为苻生自毙之日，未为远矣。

时为 356 年 3 月，上年的大饥荒还没缓过劲来，苻生便下令征集三辅（大

长安)的农民来修筑渭河大桥。金紫光禄大夫程肱有几分书呆子气，竟忘了前面那些因提意见而掉脑袋者的教训，斗胆向苻生建议缓修渭河桥，以免误了农耕。3月正是农耕时节，一年之季在于春也。苻生可不管你农耕不农耕，只管杀有不同意见的人。程肱自以为忠，掉了脑壳。

这年夏天，前秦首都长安遭到龙卷风的袭击。狂风将屋顶掀走，将树木拔倒，连天不怕地不怕的独眼皇帝苻生也十分害怕。不知从哪里传出谣言，说有盗贼要袭击皇宫。苻生命令将宫门紧闭，直关了5天，天气变好才开。苻生见灾害已过，下令追查谣言，凡是说过有盗贼将袭击皇宫，一律剖胸挖心。用如此残忍的手段追查谣言，使朝臣们一个个面面相觑，大气不敢出。苻生的舅舅强平时任左光禄大夫，壮着胆子劝道：“陛下！上天降下灾异，陛下应该敬神祇，爱人民，宽刑罚，树恩德，上天见了之后，才会天人感应，消除灾害。”强平虽然用的是客观唯心论，但讲的都是好话。他以为他这位舅舅的话外甥多少会听进一些，谁知苻生大怒，喝道：你是说我不敬神祇不爱人民吗？要我杀了你，看你还多嘴多舌？

卫将军、广平王苻黄眉、前将军新兴王苻飞、建节将军邓羌三员猛将一起出班跪下，连连磕头为强平求情：强平乃太后之弟，愿陛下网开一面！

苻生根本不听劝阻，顺手操起桌上的铁锤，一锤便砸烂了强平的脑壳，然后接着一刀，人头落地而滚。

说情的三位将军，苻生也想顺手杀了，但念他们都是天下无敌的猛将，故免去死罪，将他们分别贬出京城，当地方官去了。

苻生的母亲强太后听说儿子杀了她的弟弟，忧愁悔恨交集，一命归西。

至此，苻生上台正好一年，杀了皇后和9个大臣，气死了老母。他不但思悔改，竟然大言不惭地下诏说：“我应天承命，君临天下，统治万邦。自登极以来，何错之有，然而诽谤之声竟被人煽风点火，传播天下。我杀的人到今天为止尚不足千人，居然有人据此说我残暴！简直没有道理。现在，路上的人照样肩挨肩，一个也不见少，怎么能说杀人太多，人烟稀少？我还要用严峻的刑法来对付你们，谁奈我何？”

如此诏告天下者，在中国历史上也许绝无仅有。王猛见到这份诏书，对垂头丧气的吕婆楼说：“否极泰来，将至极矣！”

自苻生上台以来一年多时间，自潼关以西直至首都长安，豺狼虎豹成群结队，白天占据道路咆哮不止，夜里袭击农家。十分奇怪的是，这些野兽不吃牛马猪羊和家禽，专门吃人。也许是因为连年战乱，尸横遍野，野兽吃人肉吃习惯了，反而吃不惯别的动物肉了。据不完全统计，被吃的人高达700多个，并且每日都在增长。这一严重兽害报到苻生那里，大臣劝他祈神禳灾（这也是一派胡言，应派军队猎兽消灾），苻生竟然说：野兽肚子饿了，当然要吃人，让他吃饱了，自然就不会再吃。天下的罪人实在太多了，上天为了帮助我消灭罪人，便派了这些野兽来。

种种迹象表明，苻生灭亡的日子不会太久了。王猛这些天几乎天天与吕婆楼见面，策划于密室。

到了公元357年，苻生变得更加放肆残暴了。他不分昼夜的饮酒，甚至一连醉他几个月。一醉之后，便足不出宫，底下呈报上来的公文，连看也不看。有时醉到黄昏之后才到朝堂办公，因醉醺醺的，赏罚判断完全失去标准。“二赵一董”乘机弄权，搞得朝上鸦雀无声，私下怨声不绝。他有一个残忍的怪癖，喜欢当众活剥牛羊驴马的皮，或者用开水烫活鸡、活鸭、活鹅、活

小猪以褪毛，然后让这些被活剥掉皮、活褪掉毛的牲畜、家禽在院子中垂死挣扎，痛苦哀鸣。更令人惨不忍睹的是活剥掉人的脸皮，令被剥皮的人忍痛跳舞给他看。他看到这些血淋淋的场面就兴奋异常，痛快淋漓之至。如前所说，他是个“独眼龙”，所以特别忌讳“残”、“缺”、“偏”、“只”、“少”、“无”、“不具”等字眼，至于“瞎”更是无人敢涉及，谁要是不小心犯了讳，一律砍头杀众。因此而丢脑袋的人，不可数计。有天在朝上，他突然想问民间对他的反映。左右官员知他只听得歌颂，听不得批评，便说：“天子圣明，天下人齐声歌颂太平盛世。”苻生一听大怒，说“这是在阿谀奉承我”，将说的人斩首。过了几天，他又问同一个问题，官员们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改口说：“陛下刑罚，稍微重了点儿。”苻生又大怒说：“这是对我的诽谤”，说的人同样掉了脑袋。在这样的暴君手下，咋说话都不行，官员们一个个过一天如熬十年。即使是那些对国家有功的大臣和故旧亲友，本来政治经验十分丰富，最后差不多都上了断头台，太师鱼遵只因苻生梦见大鱼吃蒲草（蒲，苻家原姓），又听有谣言唱曰：“东海大鱼变成龙，男的变成王，女的变成公”，于是，鱼遵与七个儿子十个孙儿一起被杀。金紫光禄大夫牛夷因此吓坏了，请放外任未准，赶紧自杀了。

这年4月，苻坚与广平王苻黄眉、建节将军邓羌奉命抵御姚襄的侵略。姚襄投东晋被殷浩逼反之后一直独立作战。在此战之中，苻黄眉和邓羌建了头功，不仅一举斩了姚襄，而且并其部众。照说，苻生应该好好奖赏苻黄眉和邓羌才是，可苻生不但不予嘉奖，反而在朝中当众辱骂侮辱苻黄眉。苻黄眉于是起了反心，准备起兵杀苻生。由于谋事不密，苻生知道后，斩了苻黄眉，牵连到王公贵族、皇亲国戚，很多人一起被杀。苻生把自己逼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

苻黄眉被杀后，王猛对吕婆楼说：“现在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耳！不知东海王准备是否停当？”

苻坚没被牵连进苻黄眉一案纯属侥幸。他们奉命一起去战姚襄，但不在一个作战方向。姚襄死后，他手下的两个高参一个叫薛瓚、一个叫权翼，投到了苻坚帐下。早在后赵首都邺城时，苻坚便和他俩建立了深厚的个人友谊。现在虽然刚见面不久，但无拘无束，无话不谈。

薛瓚、权翼对苻坚秘密进言：现在主上（苻生）疑心很重，十分残忍暴虐，搞得朝野上下人心散了。目前，能够主持前秦国家香火不使断绝的，除了您东海王，还有谁呢？希望您早作准备，不要让江山被外姓人夺走了。

苻坚听了，深以为然，但想征求一下朝中幸存的几个老臣的意见。于是，他首先秘密召见吕婆楼。吕婆楼对他说：

“我已经是刀鑕上的人了（魏晋时代，流行用刀柄将人击死的刑罚。刀鑕上的人，喻随时可能被处死），也许成不了什么大事。不过，我有一位叫王猛的邻居，是个了不起的隐士，他的智慧之高，当世恐怕没有人能和他相比。殿下何不将他请来，和他商量？”

苻坚听罢，忙说：“快快有请！”

王猛秘密进入东海王府，见苻坚之后只作了一辑，便大大咧咧地说：“我恭喜殿下，贺喜殿下！”

苻坚正在情急之中，不知有什么事值得恭喜。王猛说：

“可恭可贺者有三：民谣有‘东海大鱼将成龙’的话，主上只杀了鱼（指太师鱼遵），没有想到东海王，此其一也；殿下与广平王（苻黄眉）一起灭

姚襄，主上逼反广平王，广平王被诛，而没有牵连殿下，此其二也；太史令（相当于国家天文台台长）康叔报告主上说天上同时出现三个月亮，有孛星犯主，天气连续阴了一个多月，既不下雨，又不放晴，预示有人谋反（全部属于附会），主上没有追查可能犯主的人，却把康叔杀了，此其三也。”

王猛这一席话说得苻坚也心跳加速。他愈想愈感到害怕，他能够平安活到今天，确如王猛所说，纯属侥幸。

苻坚与王猛讨论起时局来。王猛明知苻坚火烧眉毛的事，是目前应该怎么办，但他故意不讲眼前，而说将来。

“前秦之地，北连大漠，南控荆襄，西扼巴蜀，东瞰中原，此秦王扫六合、汉高祖平天下之地也。若殿下据之，可继秦王、汉祖之业，统一天下，如摧枯拉朽、顺风行舟耳。秦川沃野千里，殿下若能倡农桑，轻徭役，不出三载，国则仓廩实，民则无饥馑，再事征伐，无粮草之忧也。当年汉高祖统军征战，萧何运兵运粟，源源不绝，使汉高祖无兵源不继、粮草不足之忧。治国之术，以农为本，农兴则国家富、民心稳。可惜自主上登极以来，农田荒芜，农桑之地几成虎豹之乐园……”

不等王猛说完，苻坚忍不住打断王猛的话，说：“先生的才学，吕尚书（婆楼）、李将军（威）已不止一次向我说起，我已佩服之至。只是目下，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若之奈何？”

王猛微微一笑，做拉弓射箭状，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耳。”

苻坚也完全明白自己的处境，但仍犹豫不决：“主上骁勇无比，桓温北伐时，主上单骑杀入晋军，双刃刀所指，人头落地如秋风扫落叶，晋军无人敢敌。我之手下，无其对手。”

正在苻坚犹豫不决时，御史中丞梁平老等一班老臣，秘密来见苻坚。他们无不劝苻坚说：“主上昏庸无道，已完全丧失理智，官员和平民无不怀叛逆之心。加上晋国与燕国（前燕）无不跃跃欲试，要兴兵灭亡我国。外敌一旦入侵，国家一旦灭亡，所谓覆巢之下无完卵也。愿殿下早作决断。”

但苻坚仍然对制服苻生的骁勇心中没底，不敢决断。送走众人，苻坚与王猛继续秘密商讨对策。

王猛对苻坚说：“匹夫斗力，高人斗智。主上骁勇不过是匹夫之勇，何足惧哉？”

苻坚向王猛讨教，王猛慢慢说来：“主上嗜酒如命，若趁其滥醉而攻之，擒虎如牵羊耳。不知殿下在宫中有耳目否？”

苻坚点首，王猛遂不再问，说道：“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望殿下决断。”

苻坚起立，双手拉着王猛的手，说：“今日得见先生，如刘玄德之得诸葛亮也。”

对于苻坚的秘密准备，苻生一无所知，但是他猜忌成性的本能又使他十分警惕。有天晚上，他喝得酩酊大醉，在宫女伺候他脱衣就寝时，他喃喃而语：“阿法（指苻法，苻坚异母兄）兄弟，也……也叫人，不……不放心，明……明天，我……就……除掉他……他们！”

宫女对苻生也是恨之入骨，因为无端被他杀的嫔妃、宫女已不计其数。对有些已有孕在身的，他竟残忍破开她的小腹，把子宫中的小孩抓出来。现在一听要杀苻法、苻坚兄弟，待苻生呼噜震天地睡熟之后，赶紧将这一情报经秘密渠道送给苻法、苻坚。

由于早有准备，清河王苻法立即率梁平老，光禄大夫强汪带领武士数百

人秘密进入皇宫的正南门——云龙门；东海王苻坚跟吕婆楼亲率亲军 300 余人跟进。苻坚令擂动战鼓，大声呐喊，以造成大军压境的声势。皇宫卫士们一看苻坚杀入皇宫，心无斗志，放下武器，追随苻坚。苻坚一路无阻地攻到了苻生的寝宫，醉醺醺的苻生才猛然惊醒。他醉眼朦胧地问左右侍卫：

“来的是什么人？”

侍卫回答：“他们是贼。”

苻生说：“既然是贼，为什么还不跪下磕头？！”

苻坚和亲军忍不住哈哈大笑。苻生听见笑声，居然还不明白，继续作威：

“为什么还不跪下？再不跪下，拉出去斩首！”

又是一阵哈哈大笑。诚如王猛所言，此时苻坚抓苻生，擒虎如牵羊耳。

苻坚将苻生拉到了另外的房间，宣布废掉其皇位，贬其为越王。

在王猛的参谋下，苻坚的宫廷政变，刀不血刃地成功了。此时的王猛呆在东海王府听消息。他不便出面，因为接下来的事是苻坚兄弟间的家事。

苻坚连夜把皇族成员和大臣们召进皇宫，决定谁当皇帝的问题。他比兄长苻法有心计，明知皇帝继承人有立嫡不立庶的规定，却故意提出将皇位让给哥哥苻法。

苻法是个忠厚到家、很有德行的人，马上说：“你是嫡子（苻坚之母苟氏是苻雄的正室，而苻法虽年长，但是偏室所生），而且比我贤能，应该由你继位。”

苻坚之母苟氏就等着苻法的这句话，马上当众顺水推舟，流着眼泪说：

“国家大事不是儿戏，这副担子不是平常人所能挑得了的。我儿子（苻坚）知道自己的才能不够，所以不愿继位。如果将来大家后悔，就是在座各位的错了。”

苟氏是年大约不到 40 岁，徐娘半老，风韵犹存。按现在的话说，是一个虽然作风不够检点，但很有主见且能量很大的人。

苟氏一席话等于一锤定音，文武百姓一起跪下，请苻坚继位登极。苻坚这时也不再客气，理所当然地坐上皇帝宝座。不过他撤销了皇帝称号，改称自己为“大秦天王”。

苻坚上台的第一件事，是杀了苻生的宠臣、作恶多端的“二赵一董”（赵韶、赵海、董荣）等 20 余人。接着重新任命文武百官。吕婆楼当上了卫戍司令（司隶校尉），李威当上了左仆射，王猛当上中书侍郎，主管立法。

至此，王猛结束了流浪、隐居的生活，登上了天子堂，成为苻坚手下的一名干将。他的抱负终于有了施展的舞台。

这一年，苻坚只有 19 岁，王猛 32 岁，都是风华茂盛的年华。

独眼皇帝苻生当了不几天的越王，因作恶太多，被人杀了。

第四章 斗胆杀皇亲

其特进强德，健妻之弟也，昏酒豪横，为百姓之患。猛捕而杀之，陈尸于市。其中丞邓羌，性鯁直不挠，与猛协规齐志，数旬之间，贵戚强豪诛死者二十有余人。于是百僚震肃，豪右屏气，路不拾遗，风化大行。坚叹曰：“吾令始知天下之有法也，天子之为尊也！”……

——《晋书·载记第十三·苻坚上》

鸱鹏一跃始展翅，上台伊始杀恶吏；
有司囚之下廷尉，囚车之中言法纪；
苻坚赦之使执法，敢杀皇亲与国戚；
豪强屏气境内平，从此前秦有法治。

苻坚稳稳地坐上了龙庭，然而他面对的是一个满目疮痍，一片萧条，土匪横行，流氓充斥的乱糟糟的社会。

不过，他一时似乎顾不上来治理社会，尤其是他那位颇不寻常的母亲苟太后，眼睛像鹰隼一样死死盯着皇室的动向，唯恐有人图谋不轨，威胁她儿子的宝座。

公元357年11月中旬的一天，苟太后在宫女们的簇拥下，在宣明台游玩散心。她登高一望，见街上车水马龙。这些车马引起了她的高度警惕，因为这些车马都到清河公爵苻法府上去了。本来玩得十分开心的苟太后，一下子变得心情沉重起来，她立即打道回宫，召来他的情夫、左仆射李威。苟太后的旨意十分明确，设个法儿，杀掉苻法，免生后患。

李威深知苻坚绝不敢下令诛杀自己的同父异母兄长，对此事感到十分为难。李威于是去讨教王猛。李威感到给苻法安个什么罪名是举手之劳的事，欲加之罪，可患无辞？但是，要让苻坚下这个决心，却比登天还难。

王猛从内心来讲，是主张杀掉苻法的。苻法虽是小老婆养的，但年长且有德行，在臣僚中深孚众望，不要说他有意篡位，即便他完全无意，在适当的时候，也有可能被人推向宝座，这不能不说是苻坚最现实最有力的威胁。五个月前的宫廷政变，苻法在苻坚之前首举义旗，其决断能力其实超过苻坚。要不是苟太后在朝堂上巧妙周旋，不失时机地一锤定音，这个皇帝还不知是苻法还是苻坚。对此，王猛是再明白不过的，然而要他来参与杀苻法的行动，他是颇为犯愁的。万一苻坚不同意还要追查这一阴谋呢？杀头的肯定只有他王猛，因为苻坚不会去杀自己的母亲和视之为父的李威。再者，即使将苻法杀了，后事也难以逆料，将来翻起案来，岂不是他王猛当冤大头吗？所以王猛推说此乃皇帝家事，由皇帝自己决定。

李威急了，叫道：“景略老弟！想当初吕婆楼介绍你来见我，咱们无话不谈，毫无芥蒂，你称我为兄，我认你为弟，约好兄弟之间永结同心，辅佐（苻坚）天王不惜肝脑涂地，今天你怎么变了一个人呢？”

王猛沉默良久，缓缓说道：“为兄不知为弟的难处呵！”

王猛说的难处，是指前不久发生的一件事。若不是苻坚亲自干预，他险些掉了脑袋。

苻坚政变上台后，让王猛主管立法，当了中书侍郎。王猛夜以继日，起草有关法律，调查全国法纪废弛的情况，奏章一道接一道呈苻坚御览。在王

猛建议实行的诸多法律中，最使人震动并引起朝中争议的，是限制豪强权力，做到法不阿贵，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当年欧洲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时正式提出的口号，当然资产阶级也没有真正实行，但是这作为一种理想，却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法不阿贵的思想在中国，从春秋战国的法家开始，历朝历代都有人提出并部分加以实行。虽然这种实践在封建统治下注定要失败，但为实现这一理想而斗争的仁人志士代有人出。王猛就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显然，王猛主张的法不阿贵，首先得排除最高贵的一个人，即皇帝，也就是说除皇帝之外，不论贵族平民、官僚百姓，都得受法律的制约。

王猛所以将法治作为治国的当务之急，显然是因为当时社会的法纪废弛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晋代本是一个豪强社会，豪强拥有“土皇帝”的特权。他们任意兼并土地，劫掠人口，将抢来的人口当作自己的奴隶（荫户），为他们耕种，所收获的谷物、所织出的布帛为豪强所有，政府收不到一粒谷、一厘税。政府进行人口统计和土地统计时，豪强霸占的田地和劫掠的人口全部挂空档，根本统计不上去。这些豪强们还自己任命官吏，自己编练军队，将自己控制的地方变成国中之国，视朝廷的政策为无物。谁要是侵害了他们的利益，轻则联名上疏弹劾官吏，重则起兵造反。东晋的王敦、苏峻之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皇帝司马睿下令将扬州地区的僮客（豪强户的奴隶）放出来充军。王敦、苏峻便打着“清君侧”的旗号造反，表面上是要杀掉为皇帝出上述点子的刘琨、刁协，其实是要推翻司马氏的统治。这次造反，反军攻进了东晋首都建邺（南京），险些翻了司马氏的船。再如东晋的桓温，也是一个闹独立性的豪强，作为东晋镇守荆州的大臣，长江上游八个州的租赋收入，他竟一分一厘也不上交朝廷，全部作为自己的政治经济本钱。以荆州为中心的八个州名义上是东晋的，实际是桓温的。在北方，豪强割据本来就比南方厉害，加上政权如走马灯似的更替，许多豪强趁机扩大地盘，劫掠人口，政治上则采取见风使舵、有奶便是娘的政策，只要能保住自己的特权，打谁的旗号都没关系。前秦帝国是氏族联合其他少数民族如羌族等建立起来的，境内豪强不仅有少数民族的，也有汉族的。特别是曾经跟随苻坚的祖父苻洪在枋头根据地混过的人，往往目无法，为所欲为。

苻坚要巩固他的统治，就必须让豪强们服服贴贴。当时，豪强为非作歹最厉害的地方当数始平县。始平的许多人都是从枋头跟随苻洪、苻健打到关西来的，个个都是老资格，即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所以居功自傲，无法无天。

苻坚于是召见王猛，说：“汝屡屡上书言法治，吾深以为然。今始平多枋头西归之人，豪右纵横，劫贼充斥。吾欲转卿为始平令（县令），盼卿为我拨乱反正，不知卿意如何？”

王猛叩拜，连称“臣遵旨，愿为陛下效劳。不过，臣有一言，不知陛下愿闻否？”

苻坚笑了笑说：“吾与卿，虽有君臣之分，但情同手足，虽刘玄德与孔明亦不可比也。卿有何言，尽管讲来！不必拘谨。”

王猛再拜，开口道：“治理区区始平，臣举手之劳耳，然国中法纪废弛已非一日，臣奉陛下之命行法治，虽如履薄冰，三思而后行，恐仍难免为千夫所指，豪右之辈必欲除臣而后快，愿陛下三思而豫之（早有思想准备）。”

苻坚听罢，放声大笑，说：“卿可放心赴任，吾知之矣！”

这里讲的始平，是一个大县，其县治在今咸阳市西北，离长安不远，属扶风郡。所谓“左冯翊，右扶风”，冯翊、扶风是京畿重郡。

王猛骑着一匹瘦马，带了两个随从，赴始平上任。一路所见，满目疮痍，农业生产尚未恢复，田地大片荒芜；荒原之上，不时见到累累白骨，偶尔见到成群的野狗，争抢撕咬死人的尸体……京畿地区尚且如此，何况其它地区！

到达始平县衙，王猛拿出朝廷公文，宣布法纪，竟无人稍有畏惧之色，衙中属吏一个个显出鄙夷不屑，满不在乎的神色，仿佛在说：你王猛小小始平令算老几？

王猛下堂之后，带着从长安来的两个随从到街道上去转悠。街上店铺大多大门紧闭，毫无声息。他好不容易敲开一家的门，店主一看是县令，吓得赶紧向里面跑，王猛紧追进去，店主见无路可逃，扑通跪下，磕头如捣蒜，连称“饶命”。王猛好生奇怪，“本官又非魔鬼，你又未曾犯法，何以要本官饶命？”

王猛将店主扶起，安慰半晌，店主方惊魂始定。王猛问他何以如此怕官，他一把鼻涕一把泪，泣不成声。

原来在始平做生意必须投靠豪门，否则你的店就开不下去。为了糊口，他也投靠了一户氏族豪户。谁知豪户从此便将他一家变成了奴隶，所有收入无不搜刮一空，如有隐瞒，则鞭打罚跪。更让他难以忍受的是，这家氏族豪户看中了他家的女儿，竟然伙同县衙中一个恶吏，在光天化日之下将她抢了去。迫不得已，他曾上县衙告状。正碰上那个恶吏，恶吏干脆告诉他，你女儿豪户已经玩腻味了，现在送给我当了小老婆，你是找小鬼告阎王，不是找死吗？店主还告诉王猛，现在你在街上看不到年轻女子。年轻妇女不是被豪门抢走了，便是脸上抹了锅底灰，装成老太婆了。

王猛对始平的混乱虽然早有思想准备，但听了店主的控诉仍然震惊不已。他发誓要为老百姓报仇，整肃纲纪，让始平恢复秩序。然而，让他想不到的是，当天夜里，店主便被他所告的那位恶吏杀了。

“打！”王猛下令用皮鞭狠打县衙中的那个恶吏。

恶吏颇有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气概，虽然被打得皮开肉绽，但还是有恃无恐：

“店主的女儿咱参加抢了！店主是我杀了！你又能把我咋样？你敢打我，也不打听打听这是什么地方？”

王猛气愤之极，令手下将他鞭打处死。

王猛处死恶吏的布告刚刚贴出来，还没等他向豪右下手，豪强们状告王猛的信早已飞马递到了扶风郡里。

豪强们不仅郡里有人，而且在朝廷也有人。于是王猛反倒成了囚犯。郡里将他打入囚车，押解到长安，准备交廷尉（司法部兼最高法院）治罪。

王猛刚刚做官，不几天便尝到了囚车的滋味。对此，应该说他早有思想准备，与苻坚告别时，他就给皇上打了“预防针”，但自己拳脚尚未伸开，到任几天就被囚车送回来，他还是感到有些突然。

在囚车的一路颠簸中，他看着荒芜的田野和破旧不堪的农舍，心如刀绞。前秦呵前秦，外有两只老虎张口等着，东晋和前燕不时侵犯边境；内有数不清的豪强作乱，他们欺压百姓、无恶不作，使国无法纪，国力羸弱。而要抵御外侮，光有几员猛将是不行的，首先得使人民安居乐业，做到国富民强。经济要发展，人民要安居，都离不开法制。可他刚一举起法律之剑，便落得

个如此下场！他觉得这是对皇上苻坚的一个考验。如果他叶公好龙，王猛就会掉头颅，否则他就会起死回生仍然前途无量。一凶一吉，全在苻坚一句话，老实说，他也有点拿不准了。

囚车到了长安，廷尉将他打入大狱。

王猛下大狱的消息传到吕婆楼、李威耳里。李威立即报告了苻坚。

这天，王猛戴着重枷，正在接受廷尉审讯，忽听门外一声大喊：“天王陛下到！”

廷尉立即撒下王猛，出外迎驾。

苻坚见到带枷的王猛，显得一脸的不高兴。不等王猛问候，他首先开口责备王猛道：

“为政之体，德化为先，莅任未几而杀戮无数，何其酷也！”

翻译成现代汉语，苻坚的意思是，当官行政，第一位是用皇上的恩德去感动人，让所有的人都沐浴皇上的恩德，知道感恩报德。可是你呢？当了不几天官，就杀了无数的人（显然告状者把他杀人的数字夸大了，苻坚偏听偏信了），你是多么残酷呀！

苻坚此话一出，廷尉和周围的人脸上露出无声的冷笑。他们想，王猛这小子这下准完了，皇上责备他残酷，还能不要他的小命吗？

王猛一听，知道苻坚已听了告他的不实之辞，请求为自己申辩，得到允许后，他说：

“陛下！臣听说管理安宁的国家要用诗书礼仪，而治理混乱的地方要用法制。陛下不嫌弃我没有能力，把始平这个乱到极点的大县交给臣管理，臣不忘肩负的责任，奉命为英明的君主铲除凶恶害民之辈，狡猾使奸之徒。现在，臣刚刚才杀了一个奸人，还有许许多多没有动，如果臣不能为陛下消灭残暴，肃清那些违反法律的现象，让人民安居乐业，即使用大锅烧开水将我煮死，臣也心甘情愿，因为臣辜负了陛下的重托。有人告臣实行残酷的刑罚，这种指责臣实在不敢接受。”

苻坚听着听着，脸色渐渐变得好看了，最后竟不由自主地点起头来，说道：

“王景略原来是管夷吾（仲）、子产（春秋时郑国著名法家人物）一类的人物啊！”

苻坚宣旨，赦王猛无罪。

经这一场戏剧性的审判后，王猛对苻坚的认识又深了一层。苻坚是想实行法治的，但在他的周围，有许许多多反对法治的人。要实行法治，必须取得他的绝对信任，并且要自上而下，先从朝廷做起。如果先从一郡一县做起，便注定要像他这次在始平一样失败。

“景略老弟，我在等你回话哩！”

李威见王猛陷入沉思，催促道。王猛这才想起李威原是为来找他商量除苻法之事的。见王猛光在地上转圈而不回话，李威道：

“你说的那件事，皇上不是亲自保你了吗？这次，你要能为皇上除掉苻法，皇上便会对你更加信任了。”

“非也！非也！”王猛连连摆手，打断李威道：“此事千万不可让皇上知道！”

李威急了，问道：“那你说怎么办？”

王猛突然哈哈大笑起来，笑得李威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问道：“你笑

啥？”

王猛收住笑，说：“我笑我已经告诉了你怎么办，你老兄却还不明白。”

“你什么也没有告诉我呀！”李威说。

“我不是明明告诉你千万不要让皇上知道吗？！”王猛说。

“千万不要让皇上知道？”李威琢磨。

“千万不要让皇上知道！”王猛重复。

“我怎么还是不明白呀？”李威问。

王猛看他急了，用右手食指蘸上茶水，在桌上写下两个字：太后。

“哦！”李威频频点头，“你的意思是由太后宣布苻法的罪行，由太后赐死。”

王猛神秘地点了点头。李威不得不佩服王猛想得周到，皇上想除苻法但怕落下骂名，引起后患。由太后赐死，皇上不好反对太后，既达到了除苻法的目的，又不至落下不仁不义的骂名。

此事就这样定了，至于如何说服太后，李威自有办法，不言自明。李威忙着告辞，王猛拉着他道：

“你的难题我帮你解了，我的事还须你帮忙。”

李威道：“你我兄弟之间，有事请讲。”

王猛说：“我要你在皇上面前传一句话。”

“一句啥话？”李威问。

“疑人勿用，用人勿疑。”王猛说。

“哎！你怎么又提起当始平令的事来了？”李威显得有些不耐烦。 59

王猛叹道：“不是为弟多心，殷鉴不远呵！”

接着王猛向李威说起了先帝苻健临终前，委托太师鱼遵、丞相雷弱儿、太傅毛贵、司空王堕、尚书令梁楞、左仆射梁安、右仆射段纯、吏部尚书辛牢等七位辅命大臣，将辅佐瞎儿苻生的重担交给了他们，可是他又秘密向苻生交待，如果觉得他们谁有异志，便除掉他们。后来这七位托孤大臣都掉了脑袋，固然因为苻生残暴成性，不能不说先帝苻健用人多疑。

李威全明白了。他要帮助王猛取得苻坚的绝对信任。

除苻法的事一如王猛之计而行。苟太后临朝，突然宣布苻法网罗人才，胸怀异志，图谋不轨，罪不在赦，赐死。

苻坚对这件事完全不知道也罢，装着不知道也罢，听母后宣旨后险些昏厥过去，一副突遭晴天霹雳之状。仿佛被赐死的是他而不是他哥哥，他在人的搀扶下在东堂与苻法诀别，悲哭之声令人心碎，苻坚甚至哭得口吐鲜血，拉着苻法不肯松手。倒是苻法似乎早已料到这一天迟早会到来，十分平静地走到太监已经作好套的悬梁白绫面前，将头套进去，让太监拿掉脚下的凳子，撒手而去了。

苻坚巧妙地除掉了苻法，谥之为“哀献公”，另外封他的两个儿子，苻阳为东海公、苻敷为清河公。

王猛从始平归来后，继续当他的中书侍郎，与故姚襄手下的高参薛瓚一起，帮苻坚处理机密事务。有一天，苻坚到尚书省（相当于国务院）视察，发现公文乱糟糟的，不禁大怒，马上撤掉左丞（秘书长）程卓，让王猛接替。王猛让李威给苻坚传的话，开始发生作用。

王猛现在身兼两个要职，既管立法，又管行政，忙得个不亦乐乎。

但是，王猛毕竟是个“半途出家”的人，他还没有什么功劳，还太年轻，他的根基还不稳，特别是他是个汉族人，既不是皇族所在的氏族，也不是与氏族结成同盟的羌族人。在前秦这个由氏族统治的朝廷中，王猛虽然不是唯一的汉族官员，但显然处于十分不利的少数之列。

于是，皇亲国戚以及三朝、四朝老人们眼红了。他们强烈不满，或公开或隐蔽地向苻坚提意见，要这个毛头小子滚蛋。好在苻坚耳根子不软，王猛仍然能坐在官位上。有的老臣终于忍耐不住，开始向王猛挑衅。

一天下朝之后，王猛忽听有人叫他“站住”。他回头一看，是四朝元老樊世。此人官为特进（位仅次三公），封姑藏侯。还没等王猛答腔，樊世便出语伤人：

“我们辛辛苦苦耕田，你舒舒服服吃米，是不是？！”

王猛一听这话中有话：一是摆老资格，樊世是氏族豪强，跟当今皇上的祖父一起起兵出来，随先帝苻健一起杀回关中，有大功，自己出力卖命打下了江山，却让王猛这号还没有寸功的人来掌权，心里愤愤不平；二是王猛搞经济改革（下章将专门叙述），让豪强、官僚都得亲自耕种以振兴农业，樊世对此牢骚满腹，故意寻机闹事。

王猛对这号倚老卖老、不会治国的人本来就看不惯，见他找上来挑衅，也就不顾礼仪地反击道：

“告诉你，不但要教你耕田种地，还要教你砍柴做饭！”

樊世一听，气得胡子发抖，赌气说：

“我要不把你的脑袋割下来吊在长安的城楼上，我就不活在这个世上！”

樊世这类草莽英雄，杀人如割韭菜，从不知畏惧什么，王猛不可不防。于是，他赶紧将樊世扬言要杀他的情况，报告给苻坚。

樊世自以为资格老、功劳大，即便皇上也奈何不了他。但是他这次估计错了，苻坚现在已经坐上了龙庭，他想的是治国安邦，富国强兵，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对樊世这类不知趣的老臣，也照顾不了面子了。苻坚听了王猛的报告，果然气得拍案而起，吼道：

“一定要杀了这个老氏（樊世是氏人，与苻坚同族），才能建立起法纪，百官才知道什么叫纪律和规矩！”

苻坚要杀樊世，但不能以他辱骂王猛为借口。因为对王猛不满之老臣，绝非樊世一人，樊世不过是他们中的一位代表。他必须找到一个适当的借口。

不久，樊世正巧进皇宫汇报情况。苻坚突然对他说：

“我想让杨璧配公主当驸马，你知道杨璧是什么人吗？”

樊世一听，马上火气冲天，大声抗议说：

“杨璧，是我的女婿，早就和我女儿订了婚，陛下怎么能够让他来配公主呢！”

苻坚听了一脸不高兴，王猛不失时机地对樊世说：“陛下作为帝王，整个天下都归他所有，而你居然敢于与陛下竞婚，争夺女婿，你这样做，是把自己当作了二天子，你哪里还有一点君臣上下之礼？”

樊世被王猛这样“上纲”，气得跳将起来，握着拳头，冲过来要打王猛，被左右拦住。樊世气不打一处来，在朝堂之上大骂王猛，什么难听的脏话都骂了出来，叫人不堪入耳。

苻坚见朝堂闹成这样，实在有失体统，于是拍案而起，大声吼道：把樊世给我拖下去，斩首！

卫士擒住仍大骂不止的樊世，拉到西马厩，一刀切下了脑袋。

樊世是氏族豪强，四朝元老，就此一命归天，氏族出身的大臣们在朝上议论纷纷，一个个大讲王猛的坏话，认为全都是王猛坏的事，要求将王猛免职。

王猛又一次面临免职丢命的危险。氏族大臣是苻氏王朝的根基，说话是举足轻重的。苻坚只要耳根子软一点，王猛也就完了。但是苻坚在盛怒之下并没有忘了他治国安邦的伟大目标。对讲王猛坏话的大臣，苻坚气得一时忘了皇帝的尊严，也破口大骂起来，光骂还嫌不过瘾、不解恨，抓住几个带头发难的，用皮鞭猛揍一顿。

此时，与王猛同样受到苻坚信任的权翼劝苻坚说：“陛下宽宏大量、豁达大度，善于驾驭英雄豪杰，神武英明之气，让人如沐春风，如饮美酒，谁人不知，那个不晓，陛下对臣下的功劳记得很清，对过失从不计较，有汉高祖刘邦的遗风。然而，那些随便骂人的言语，陛下应该戒掉才是。”

苻坚听了权翼的劝告，脸上变怒为笑，坦诚地说：“刚才盛怒失态，是我的错误。”

苻坚对氏族大臣又骂又打，骂过打过之后又做自我批评。所谓听话听声、锣鼓听音，大臣们无不明白，再讲王猛的坏话可不得了。自此之后，公卿以下的大臣对王猛无不感到畏惧，再也不敢顶撞了。此事发生在公元358年9月。

十分有趣的是，刚过新年（359年），王猛又升任为咸阳郡内史（即郡长）。想当初，他从始平县令的位置上被人告下来，坐着囚车离开了咸阳，现在他又堂而皇之地回来了，而且是升官之后重来。这次回来，他已今非昔比，由于有皇上的绝对信任，他大刀阔斧地以法治郡，豪右守法，盗贼绝迹，一郡之内，路不拾遗。

王猛将咸阳郡实现大治的政绩，让朝野震动。

这年5月，苻坚巡视前秦帝国东部地区，一直到了黄河以东的山西夏县。6月份他返回长安时南游霸陵，让王猛也随群臣同行。

霸陵中躺着汉高祖刘邦的第五个儿子刘恒，为薄氏夫人所生，并非嫡出。他是继其兄惠帝刘盈、假侄子少帝刘恭和太后吕雉之后，由陈平、周勃等杀掉诸吕之后拥立为帝的。他与他的儿子景帝刘启在位的40余年（文帝24年、景帝17年），崇尚节俭，让人民休养生息，对外敌匈奴采取和亲政策，不兴兵革，史称“文景之治”。

苻坚到了霸陵，自然要与群臣谈起汉代的历史。他说：

“汉祖（刘邦）从一位布衣百姓起兵，最后扫平天下，统一四海，在辅佐他的功臣当中，你们认为谁的功劳最大呢？”

权翼回答说：“按照《汉书》的说法，萧何、曹参功劳最大。”

苻坚听了摇了摇头，说：“汉祖（刘邦）与项羽争天下，被围困在京索（长安与荜阳）之间，百战之中身上受伤70余处，其中重伤六七次，父母妻子都被项羽俘虏。后来在平城（大同白马山）为匈奴所困，七天不能生火做饭，幸亏用了陈平的计谋，才使老爷子和妻子得以保全，免遭匈奴的祸害。凭什么说独独萧何、曹参两位丞相功劳最大呢？……”

苻坚这番高论也许没有贬低萧何、曹参的意思，但抬高汉祖、自诩汉祖之意溢于言表，同时表现了对谋士陈平的由衷赞扬，隐含着渴求谋士的心愿。他也许想到了王猛，将他比为陈平。

苻坚令群臣赋诗，以记霸陵之游。

由于史书中对此一笔带过，我们已无法看到当时的诗作，但根据一些大臣的一贯思想，我们可以大致揣摸出他们所作诗歌的意思。吹牛拍马之辈的胡诌暂且撇开不管，有几位借作诗发表政见的人是不可忽略的。

第一位要数权翼。这位前姚襄手下的高参，此次一直不离苻坚左右，陪同视察了一个余月。一路上，他给苻坚不失时机宣传以德治国的思想。上次苻坚到龙门，感叹说：山河如此险要稳固，我是多么高兴。汉代的屡敬曾经说过，关中是四塞之国，真是名不虚传！当时权翼和薛瓚马上引经据典，以夏、商、周、秦的灭亡为例，用吴起“在德不在险”的名言立论，劝苻坚“以德怀远”，不要因山河之固而掉以轻心。当时，苻坚听罢曾大为赞赏。现在，权翼再次借赋诗来强调这一思想：

帝陵柏森森，百鹊啾啾鸣；天王御驾到，万籁寂无声；古柏不言语，下自有蹊径；遥想英明主，悠悠说古训：持德行风化，四海可廓清。

苻坚听罢，一阵摇头晃脑地叫好。

对权翼、薛瓚二位，王猛是十分佩服他们的才能的，但是在尽快实行法治上，他们的看法又不尽相同。王猛还有一个感觉，认为此二人心中仍想着姚家，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会回到旧主子那里去（此感觉后来应验，后话不提）。于是，在苻坚请他赋诗时，王猛吟道：

“乌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树间。惜哉！秦氏家有遨游荡子，工用睢阳强，苏合弹。左手持强弹两丸，出入乌东西。惜哉！一丸即发中乌身，乌死魂魄飞扬上天。阿母生乌子时，乃在南山岩石间。惜哉！人民安知乌子处？蹊径窈窕安从通？自鹿乃在上林西苑中，射士尚复得白鹿脯。惜哉！黄鹄摩天极高飞，后宫尚复得烹煮之。鲤鱼乃在洛水深渊中，钓竿尚得鲤鱼口。惜哉！人民生，各各有寿命，死生何须复道前后！”

王猛吟罢，苻坚觉得此诗似曾耳熟，而且诗中有“秦氏桂树”、“秦氏家有遨游荡子”的话，他不得问道：“此诗我仿佛在哪里见过？”

王猛老老实实地回答：“此乃一首汉乐府，民间文学也，非臣所杜撰。”

苻坚让王猛将此篇再吟一遍，自己边听边陷入沉思。

这首乐府用拟人化的手法，借老鸦之口叙述了一个悲惨的故事：老鸦为了寻求幸福的生活，带着儿女离开了南山岩石上的旧巢，搬到秦氏桂树间的新窝。想不到秦氏家有浪荡子，用当时最好的睢阳弓，苏合弹，一弹将老鸦打死了。老鸦回想在南山悬崖时，没有人知道它们住的地方，过着安静的生活。它似乎后悔搬到秦氏桂树间了。然而转念一想，即使不搬家，又怎么能逃脱一死呢？白鹿养在皇家园林之中，不是照样被人杀了做鹿脯吗？黄鹄飞在九天之上，不是照样被烹煮了吗？鲤鱼游在九渊之下，不是也被人钓上钩吃了吗？呵！人民的生死各有寿命，何必管它死得早晚！

苻坚是个聪明绝顶的人，一下明白了王猛吟此诗的意思，是要他下决心杀掉那些为非作歹的豪强，用法律来保障人民的和平生活。

苻坚还在沉思，尚书仇腾、丞相长史席宝仿佛也听出了王猛吟诗的弦外之音，出班奏道：“王猛借吟诗以讽今，乃是诋毁陛下的英明，挑动君臣不和，煽动黎民的不满，罪不在赦！”

苻坚对仇腾等人的意见早已听过多少遍了，今日再次听到也不觉新鲜。他非常赞成王猛关于加强法制，整顿纪律的见解，对王猛将咸阳县治理得井井有条倍感欣慰。但总是有些老臣不断在他耳边吹冷风，必欲除之而后快。

上次杀掉樊世之后稍稍平静了一阵，可过不多久，要他杀王猛的意见便又纷纷纭纭。他心里十分明白，非用王猛，不可以整顿法纪。今日王猛吟乐府，更使他坚定了整治的决心。于是他宣邓羌、王猛听旨。

“任命骁骑将军邓羌为御史中丞（总监察官）；提升咸阳内史（郡长）王猛为侍中（高级顾问）、中书令（立法机关最高首长）兼京兆尹（首都长安市长）。”

仇腾、席宝等人满以为苻坚要治王猛的罪，不料苻坚竟又将他提拔使用，让他位更尊、权更重了。

不过，王猛深知，当京兆尹可不比他当咸阳郡长。皇亲国戚、达官贵人云集京师，不要说许多人的官比他大，即使官比他小，哪一个又没有强硬的后台？！特别是那些皇亲国戚，往往有恃无恐，除了皇上之外，他们可以不理睬任何人，你小小的京兆尹又算老几？过去当京兆尹的人，不仅不敢动他们一根毫毛，而且得事事向他们请示报告，取得他们的支持，否则轻则丢官，重则丢命。由于长期法纪废弛，这些人大多无法无天，无恶不作，百姓敢怒而不敢言，官吏非但不敢管，而且反过来巴结，有的甚至坑漕一气，为虎作伥，能够装聋作哑以脱干系者就算不错了。

王猛此次上任又将如何呢？上次杀樊世虽然显示了他的实力，但毕竟是巧借皇上之刀；治理咸阳固然声名远播，但杀的毕竟是地方豪强。因此，京师之中虽有人闻风丧胆，有所收敛，但一些皇亲国戚仍然没把他放在眼里。对此，王猛心如明镜。他请示苻坚，让新任御史中丞邓羌作他的助手，共同治理长安。

邓羌是一员猛将，在战场上几乎无人是他的对手。当时前秦与他齐名的勇将还有张蚝，人称有此二将天下无敌。要这么一位武将当御史中丞，即当纪委书记兼监察部长，看起来有些荒唐，武夫当御史，世所罕见，但仔细分析，这里似乎有苻坚的一番深意。在人们对此议论不休时，王猛只是笑而不语。邓羌此人耿直粗鲁，有时候蛮不讲理，那些皇亲国戚不是蛮不讲理吗？那就用个更蛮不讲理的人来治治你。从苻坚任命邓羌当御史中丞这件事，王猛窥见了苻坚建立法制的决心。他满怀信心地上任了。他像一个横刀立马的挑战者，要向那些无法无天的大人物挑战，与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恶势力较量。

王猛上任之后碰到的第一件案子，就是一个马蜂窝。

案犯强德，官居特进（位仅次于三公），而且是正经八百的皇亲国戚。他是前秦首任帝苻健的小舅子，强皇后之弟；被杀的前任帝苻生是他的嫡亲外甥，苻生称之为国舅。就是这位强德，自恃有功和后台硬，成为首都长安有名的害人魔王。

首先告强德的是一位老翁。他不识字，写不成状子。在京兆尹王猛的车子前，他突然猛冲上去抓住辕马的缰绳，大喊：冤枉！请大老爷为小民伸冤！

卫士正骂着要他“滚开”，举起马鞭将要打他时，王猛断喝一声“住手！”他撩开车帘一看，见是一位白发老者，对手下说：“不得对长者无礼！”

老头儿还拉着辕马的缰绳，号陶大哭。王猛安慰道：长者！有话请随我到府上，慢慢说。他让手下将老人家抱上他的车子，一同进府。

老人涕泪纵横，诉说着冤情，控诉强德的罪状。

老人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老两口儿加上一个儿子。这两年皇上提倡农耕，一家三口开荒种地，慢慢地日子过得下去了，便给儿子提了亲。这天，

是儿子大喜的日子。他和儿子赶着牛车去迎亲，街坊邻居、亲朋好友跟着去的有一大群人，吹吹打打，好不热闹。但想不到晴天霹雳，乐极生悲。

就在迎亲回来的路上，突然从树林中冲出一彪人马。这些人带着弓箭、长矛，打猎之后准备回城。他们拦住迎亲的队伍，一个中年汉子骑着高头大马，冲到接亲的牛车跟前，挥舞着手中的马鞭，蛮不讲理地说：“新媳妇长得咋样，让老爷我看看！”

老汉和儿子以及乡亲们一齐向他跪下，连说：“使不得！使不得！”按照当地风俗习惯，新媳妇是蒙着头盖出门的，只有到了婆家，举行一定的仪式后，才能由新郎掀起头盖，否则就会不吉利，更不要说半路上由别人来掀头盖了。

谁知那中年汉子根本不理众人的请求，劈头盖脑地就是一顿鞭子。老汉和儿子为了保护新媳妇，即使挨鞭子也不从命。

中年汉子似乎不耐烦了，问道：“你们知道老爷我是谁吗？不知道也不打听打听？”

老汉和儿子哪敢问他是谁，只是如鸡啄米似地磕头。

“你们也不问问，这是朝中强太后的弟弟，强德大老爷，官居特进，位比三公，再不从命，小心你们的狗命。”强德手下的兵丁大声威胁道。

一听强德的大名，来帮忙迎亲的街坊和亲友一个个吓得面如土色，爬起来跌跌撞撞地四散而逃。谁不知道，强德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碰在他手里，凶多吉少。

此时，迎亲的队伍只剩下老汉父亲和孤零零地坐在牛车里的新媳妇。新媳妇早已吓得泪水满面，缩在牛车的一角里。

强德骑在马上，侧身一把撕掉牛车上罩的布帘子，接着又掀开新娘头上的红盖头。他瞅了新娘一眼，不禁哈哈大笑：这么个漂亮娃儿，嫁给田舍翁（乡巴佬），鲜花插到牛粪上，跟老爷到长安享福去吧！

老汉父亲一听这个，逼急了眼，站起来护着新娘。老汉怒问道：“强老爷！你怎么能夺人妻子？！”

“夺人妻子？”强德发出一阵怪笑，笑得令人恐怖不已，“要我不夺人妻子好说！”

强德说着，顺手一刀便砍下了新郎的脑袋。这个杀人魔王笑道：“现在我可就不是夺人妻子了吧！嘿嘿！”

老汉一看儿子被杀，冲上去要和强德拼命。强德手下的人一阵乱鞭，把他打倒在地。

拉车的牛一见人血，也吓得不顾一切狂奔而走。新媳妇见新郎被杀，马上要被强人糟蹋，随身带的嫁妆中有一把剪子，便狠心一剪刀捅进了喉咙……

等强德追上牛车，见到的是一个血肉模糊，早已气息奄奄的美人。

“真他妈晦气！坏了老爷的好事。”强德忿忿然，骂道。

“老爷！是不是把那个老家伙也杀了？”手下问道。

“不！留下他当孤老。杀了便宜了他。”强德说罢，策马飞奔而去。

老汉挣扎着爬起来，回家后在乡亲们帮助下为儿子和儿媳妇收了尸。由于受到强烈刺激，一夜之间，他的头发胡子都白了。其实他的年龄并不大，只有40多岁。

王猛听了老汉的控诉，气得拍案而起，不杀这些为非作歹的皇亲国戚，国无宁日！但是，他还必须掌握其它证据，包括人证、物证和旁证。尽管他

相信老汉不会有半句谎言。

老汉见王猛似乎在犹豫，跪下说道：“这个杀人魔王强德，在长安残害的老百姓多得很，因为他是皇亲国戚，所以无人敢告，就是告了也是白搭。我反正是家破人亡了，所以才拼了这条老命来告。老爷你要为难，我就死在这里算了。”说完，他就一头往墙上撞去。王猛手下的人赶紧将他拦住。

王猛安慰老汉：“我知道你说的句句是实，本官一定为你伸冤报仇。不过，本官必须取到证据，才能让他服罪。”

王猛想起了在始平暗访时，店主被杀的教训，让邓羌亲自陪着老汉回家取证，拿到证据后再和老汉一起回来。只要有邓羌在，任何刺客都不敢下手。

虽然只须这一桩罪行就可判强德死罪，但王猛为了说服天王苻坚，还必须有更多的证据。在邓羌陪原告老汉走后，他脱掉官服，换上便装，只带两个随从，到强府周围去作调查。

他尚未到达强府，就在街头上见到两个大灯笼挂在门楼上，上面写着一个“强”字。他找到旁边一个小店，问店小二：“强府的灯笼怎么挂到街头来了？”

店小二看看王猛，又探头往街上两边看了看，才神秘地开口：“客官不是本地人吧？”王猛是山东人，虽然出来20多年，但说话仍带山东口音，于是点头称是。

“难怪客官不知。强府所在的这条街，过去是商贾云集、店铺鳞次栉比的一条街。后来，强老爷说这条街都是他的，逼店铺搬家，有不听的，不是杀头就是坐狱，妻子儿女财产都不得保。就这么，这条街都成了强府的了。”店小二说着，不时向外探头，怕有人听见。

王猛问道：“这么多房子他都干啥呢？”

店小二一笑，说道：“客官有所不知，强老爷的派头不亚于当今皇上。听说他的妻妾加起来有百十个，这么多老婆到一起可不得打架，他就让她们分开住，怕是这一条街还住不下哩！”

“他就那么些俸禄，怎么养得起这么些老婆？”王猛又问。

店小二仿佛觉得自己谈得太多了，又向外探了探头，摇头表示不说了。王猛再三追问，他才说：“客官你不知道，随便讲强府的事，要是被人知道，我这条小命就保不住了呵！”

王猛今天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他拉住店小二往里屋走，说道：“实话告诉你，我本不是什么客官，是新上任的京兆尹王猛。”

谁知此话一出，店小二忙跪下连连叩头，结结巴巴他说：“老爷饶命，小的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说。”

显然，由于强德横暴、官官相护，店小二把王猛当成了与强德一鼻孔出气的人。

王猛将他扶起，慢慢问他：“你可知道去年朝中杀樊世的事？”

店小二点了点头。王猛的随从告诉他：杀樊世就是我们老爷出的主意。你放明白点，我们老爷是来为民除害的。

店小二这才惊魄稍定，本像筛糠似的身子平静下来，摇了摇头说：“可是，强德老爷可不比樊世老爷呀！他是国舅，又有功劳。”

“天王给我们老爷有尚方宝剑，皇亲国戚只要犯法，都可以杀。”随从胡诌几句，想要店小二继续开口。这几句胡诌还真起了作用，店小二一古脑儿将其所知全讲了出来：

强德的收入，靠俸禄（中二千担，给田 450 亩，菜地 80 亩，马夫 8 人）是个笑话，不够他塞牙缝的。一是开赌场，强府一条街上有三四家赌场，来往客官，不让你输个精光是不会放你脱身的；二是强占田地，长安郊外，他有十几处田庄、猎场，都是巧取豪夺来的；三是公开抢劫，在市面上看到什么东西好，白拿不给钱。他那百十个妻妾都是不花钱，白白抢来的。为了抢一个女人，他不知杀了多少人。

王猛听得怒发冲冠，但是现在他不能鲁莽。他交待店小二对谁也不准讲京兆尹来过，“这是为你好，你明白吗？”见店小二点头，王猛才告辞出去。

王猛一行三人又暗访了一些市民，所说情况与店小二讲的几乎毫无二致。最后，他们又进一家赌场转了转。

赌场的赌博方式十分简单，其中一种是古代沿袭下来的投壶之礼。这本是军队中的一种游戏，即远远地将箭往酒壶口中投掷，像今日打篮球投篮一般，投进去算赢，投不进去算输。本来投进去就很不不容易，加上赌场用的箭被做了手脚，飞行中无法平衡，箭头轻，箭尾重，投壶者百不中一。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傻瓜来赌呢？赌场订了个输一赢十的规矩，参加赌博的人往往想着十下投不中，即使投中一次本就回来了，投中两次就赢了。其实这只是幻想而已，做了手脚的箭支支不同，毫无规律可循，即使投中一次也完全靠碰运气。另外，赌场的伙计们“热情”得要你非赌不可，谁也经不住他们三寸不烂之舌的煽动。第二种赌博方式是用一枚铜钱猜正反，表面上看机会似乎均等，但掌握这枚铜钱的人显然受过专门训练，可以随心所欲地让铜钱按自己的意志转动翻转，参赌者输的多，赢得少……。王猛只呆了一会，对赌场的猫儿腻就已了如指掌。他正想和随从一起出去，有人拦住了去路：

“客官，既到此，岂可不玩就走呵！”伙计说得客气，其实暗藏着杀气。

为了不惹出麻烦，王猛也去凑了一会热闹。不一会，身上带的几百钱已输了个精光。

王猛离开，伙计一边笑着送客，一边麻利地在他腰间和袖筒里摸了一遍。古时用的是铜钱，这一摸便可知你是否真输光了。

等王猛深更半夜暗访回来，邓羌已陪老汉归来了。邓羌是粗人，但粗中有细，他用苇席将老汉被杀的儿子、儿媳的尸首都载了回来，另外还带来几个证人。

王猛不禁哑然失笑。这个邓羌，好样的！可也不必将尸首抬进京兆尹的衙门呀！不过，现在他无心说这些，有两件事他必须考虑周到。

第一件事，虽然强德罪证俱在，罪当斩首，但如何捕他是个难题。如果硬到府上去拘捕，强德私养了许多武士，势必发生武装冲突，还有可能让他跑了。

“这有何难？”邓羌笑道，“京兆大人也太小瞧邓羌了。邓羌一身武艺，能在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区区强德，私养武士不过乌合之众，邓羌还不杀他个一个不剩？何愁擒不住强德！”

王猛笑道：“中丞大人之神勇，朝野咸知，威震敌国。然此次乃抓罪人，而非两军对垒。如能兵不血刃而擒强德，岂不妙哉？况且一旦发生厮杀，京城乃皇家之地，怕也有失口碑。”

邓羌点头称是。王猛沉思半刻，一拍桌子说：“有了！”

王猛贴着邓羌的耳朵，将他的计策说了一遍，邓羌听完后，叫一声“妙！”

王猛让邓羌先去休息，明日依计而行。他继续处理第二个难题。

强德虽然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但国舅的身份实在特殊。王猛杀他的决心已坚定不移，难在要不要向天王苻坚报告，怎样报告。王猛思来想去，不报告就杀强德不行，报告了就有可能杀不成，苻坚很有可能赦免他。思考了许久，他终于决定了边报告边杀的办法，即报告送走之后，不等御批下来就杀了再说。至于怎么向苻坚交待，他自有安排。

王猛连夜拟了强德的罪状，准备第二天送给苻坚。

第二天天亮之后，王猛若尤其事地坐在府里，优哉游哉地一会儿看看书，一会儿散散步。尽管一夜未睡，他的双眼里布满了血丝，但他毫无倦意，谈笑自若。在表面的平静之下，有颗焦急的心在等待。他等待着邓羌将强德抓来。

此时的邓羌比王猛还要焦急，他正按王猛昨夜的吩咐行事。

日上三竿之后，邓羌派了京兆尹府中一名能说会道的小吏到强德府上去。

强德形成了与众不同的生活规律：快到中午时才起床，喝得个半醉不醉，然后带领人马到郊外打猎，天快黑时收兵回府吃晚饭（其实是中饭），喝得醉醇醇的；晚上趁醉听歌观舞玩女人，半夜上床睡觉。邓羌估摸着强德此时已喝得差不多了，便派小吏进去报告。

小吏慌里慌张地跑到强府，声称有机密要向强老爷报告。强府卫士经一番盘问，带他去见强德。

喝得半醉的强德正准备出门打猎，不耐烦地向跪在地下的小吏问道：“有话快说，有屁快放，别耽误老子的时间。”

小吏望着强德，叫道：“老爷，大事不好呀！昨天晚上，长安城外的一个老家伙来京兆尹府里告状，说老爷你杀了他的儿子，逼死了他的儿媳……”

强德不等小吏说完，拍案而起：“老田舍翁敢告皇亲，看我今天去杀了他！”

“怕是你杀不成他了”，小吏说，“京兆尹王猛老爷将他保在府里了。”

强德一听，沉不住气了，忙问：“王猛打算咋办？”

“王猛老爷说，要把老爷您抓去，先抽筋剥皮，再把脑袋挂在城楼上，把尸体扔到河里喂鱼！”

小吏说到这里，吓得一身冷汗，生怕强德一怒之下先宰了他，慌忙补充说：“京兆尹府中的旧人都知道强老爷是国舅，劝王猛老爷杀了告状的老汉了事，可他不听，我是冒着危险溜出来给您报信的。”

强德在鼻子里哼了两声，骂道：小小京兆尹王猛算个屁！还想太岁头上动土，管到老子的头上！看我怎么治他！来人哪！”

随着强德一声呼喊，他私养的武士全部集合起来，足有 100 多位彪形大汉，全部身披销甲、背负弓箭，手执兵刃，骑着战马。

强德叫人将他的坐骑牵来，爬上马去，对武士们说：“今天不打猎了，跟我到京兆尹府上走一趟！”

强德带领这彪人马出府而来，把那个报信的小吏撇下不管了。小吏腿脚生风，一溜烟不见了。

强德骄横成性，从不将京兆尹放在眼里，像今天这样带着人马闯尹府（市府）已非一次。过去只要他一来，京兆尹不但不敢治他的罪，反而笑脸相陪，请他宽恕，至于他犯的案子，自然是一笔勾销，万事消散。强德今天又想故伎重演，不想正中王猛的圈套，正在强德一行向京兆尹府衙飞奔之时，突

然从叉街中冲出一股武士，为首者乃是邓羌。强德见是邓羌，毫不介意，继续策马前行。不想邓羌硬冲进强德的马队中，也不言语，径直追上强德，伸一只胳膊过去，将强德拦腰抱过马来，一夹马肚，飞奔而走。

强德挣扎不脱，大骂邓羌是草莽武夫，该杀头示众。邓羌一句话也不回答，只顾将他夹紧，夹得强德一个劲地吐酒水，没办法骂娘了。

强德手下的私养武士平时欺压百姓如狼似虎，真上战阵却不堪一击，碰到朝中第一号猛将邓羌，一个个早已吓破了胆，竟不顾主子，四散而逃。

邓羌将强德径直抓到京兆尹府中，像扔死猪一般将强德扔到王猛面前。王猛立即开堂审理。手下要给强德带枷，王猛不允。

王猛令将告状老汉的儿子和儿媳的尸体抬上，问强德：“此二人汝所杀乎？”

本来王猛还想让老汉和他邻居中的目击者出来作证，不想强德瞟了尸首一眼，傲慢地回答：“荒郊小民，杀之如割草芥，何必大惊小怪？老子杀人多矣，你又奈何？”

不等王猛继续发问，强德便开始破口大骂，扬言要将王猛杀了，以解心头之恨。

这正是王猛所需要的。让他大闹法庭，举止失措，然后趁机斩之，为先斩后奏埋下伏笔。

王猛见机会将到，派人将昨夜拟好的关于依法诛杀强德的奏章送走。然后，他一拍惊堂木，吼道：“大胆强德，欲杀本官，谅你没生此胆！”

强德经如此一激，马上跳将起来，“王猛小儿！我若不杀了你这山东膀子，枉为国舅！”边喊边抡着拳头冲上来。王猛向邓羌使了一个眼色，邓羌跨步飞起一刀，强德的脑袋像一个带血的西瓜滚到地上，颈中喷出的血洒了一大片。王猛令人将强德的尸体抬到闹市去示众，广贴布告，公布强德的罪行。

再说苻坚看到王猛要处死强德的奏章，碍于他是国舅，立即派太监趁快马飞奔京兆尹府。他想保强德一条命，赦其不死。

“圣旨到！”王猛似乎早等着，一听叫声，马上跪下接旨。

太监宣旨曰：“特进强德，昏酒豪横，为百姓之患，罪当伏法，然念先帝在天之灵，强太后骨肉之亲，故赦其不死，免去爵位官职，流放充军。钦此！”

王猛对着圣旨再拜，对太监说：“请禀告圣上，臣王猛不敢接旨。强德罪恶贯盈，非杀之不可平民怨，且横行法庭，动武扬威，辱骂朝廷命官，几杀执法官吏，臣不得已当堂杀之，现已陈尸于市，公告天下。臣欲奉旨行事，然而已不及矣！”

太监见事已至此，立即马不停蹄赶回皇宫报告苻坚。苻坚听报大吃一惊，喊道：“大胆王猛，竟敢先斩后奏？！”按当时的规矩，强德官为特进，位仅次于三公，即使是被皇帝授予一级权力“使持节”的大员，平时战时均无权直接将他处死（只能处死三品、即二千石以下官员），更不谈他是国舅了。何况王猛的官职为第三品、秩俸二千石，不仅比强德的官低俸少，而且没被授予“使持节”的权力。苻坚一时动怒，也在情理之中。尽管王猛采取了周密的预防措施，但毕竟还是没见批示便杀了人。

王猛又一次面临着丢官掉命的危机。

苻坚正在动怒，正好李威进宫言事。苻坚平时视之如父，便与李威谈起

王猛杀强德的事来。李威既深知王猛，又深知苻坚。如果因此事而免了王猛，长安的法治便从此夭折，恢复无望；而要听之任之，苻坚的面子无论如何下不来。上次诛苻法时，李威向王猛讨教，王猛在桌上写下“太后”二字。现在，李威很自然地想起了太后，苻坚是个孝子，他不会不听母亲的，于是李威建议他去问问太后，听听太后的意见。他在李威陪同下，怏怏不快地来到太后宫，拜见母亲苟太后。

如前所说，苟太后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她见儿子如此忐忑不安，闷闷不乐，竟是为杀强德一事，不禁急言厉色地问：“强德罪大当诛，汝却赦之，何以振朝纲？何以服民心？”

苻坚答曰：“强德不杀不足以平民怨，儿非不知也，只是念其是国舅……”

不等苻坚说完，苟太后忿然作色道：“他是你哪门国舅？强氏生出孽子苻生，险些丢了苻氏天下，有何情可念？汝身为一国之主，岂可有妇人之仁？”

苻坚申辩道：“母后教诲，儿已知之。只是王猛先斩后奏，儿恐后日朝中只知有王猛，不知有儿耳。”

苟太后这才恢复平静，说道：“王猛诛杀强德，不惜冒免官偿命之险，是谓大忠，立有大功。先斩后奏，乃知汝必赦，故情有可原。但越权杀人，终归事实。可免其侍中（高级顾问）和中书令（立法机关最高首长）之职，以息群臣之议，保留其京兆尹之职，以整肃京都法纪。待事态平息之后，再复其原职。”

和当年苻坚登极赐苻法死一样，苟太后一锤定音，就这么决定

王猛又一次化险为夷，度过了一次危机。他出山靠吕婆楼的推荐，出山后每遇危机都靠李威化解。李威与苟太后的特殊关系使他在苻坚面前一言九鼎。不过后来，李威也遇到了麻烦。有一天，苻坚突然心血来潮，要调阅史官的记录。不料在有关皇室后宫的记录上，赫然记着他母亲苟氏与李威的情人关系，明确写着“李威有辟阳之宠。”苻坚不禁勃然大怒，羞愧难当。幸好著作郎赵泉、车敬已死，才未杀人。苻坚过去对母亲私通装聋作哑，现在就不能再睁眼不看，李威的份量也就没了。此是后话，不提。

再说强德的尸首摆上长安街头后，全城之中，万人空巷，观者如潮，欢声震天。人们从强德掉头这件事，看到了国将大治的希望，壮起胆子举报一些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的罪行。京兆尹府中，忙得不亦乐乎。王猛虽被免掉两职，但只要保留一个京兆尹，他就毫无顾虑地大抓法治。他非常明白，免他两职是天王做给群臣看的。

王猛一面处理强德的善后事宜，一面亲自审阅诉状，审问罪犯。凡是强德霸占的田地、房产、商铺，一律重新归还原主，原主已被杀的，则还给其亲属；被强德抢来的民间妇女，一律释放回家，无家可归者，待她们找到婆家后嫁之；强德府中的财产，除给其家属留下生活必需的部分之外一律收缴充公，纳入国库；强德手下的喽罗，罪大恶极者捕而杀之，其他则遣散之；强德私养的武士，早已四散逃亡，王猛通令缉拿，捉住后分散充军。

王猛从案卷中挑选出 20 多名皇亲国戚或权贵豪门作为重点打击对象。他与邓羌齐心协力，配合默契，数十天时间，便将这些大案处理完毕，一个个将他们送归西天。

集中打击豪门权贵的行动威力，超过了任何言辞激烈的圣旨，朝廷官员们一下子都变得规规矩矩，有罪行的吓得战战兢兢；至于一般的犯罪分子，

更被震慑得销声匿迹，再不敢为非作歹。长安也像咸阳一样治安良好，秩序井然，夜不闭户，道不拾遗，人民拍手称快。

苻坚见到首都大治，风及全国，叹息说：“我今天才知道法治的重要，才知道天子的尊位啊！”

他对王猛更加宠幸了。

第五章 改革强前秦

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滞，显贤才，外修兵革，内崇儒学，劝课农桑，教以康耻，无罪而不刑，无才而不任，庶绩咸熙，百揆时叙。于是兵强国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坚尝从容谓猛曰：“卿夙夜匪懈，忧勤万机，若文王得太公，吾将优游以来岁。”猛曰：“不图陛下知臣之过，臣何足以拟古人！”坚曰“以吾观之，太公岂能过也。”

——《晋书·载记第十四·苻坚下》

苻坚志欲吞天下，王猛劝之学耕稼；

帝躬耕，后亲织，笑语欢歌飞农家；

改革吏治兴学堂，唯才是举废门阀；

继绝救孤九千九，拓衢建驿八百八；凤凰齐集东门阙，励精图治可成霸。

长安大治，让苻坚喜不自胜。公元359年，自7月份王猛因先斩后奏杀强德而被免去侍中和中书令之职后，他身无兼职，一心一意地当了三个多月的京兆尹。10月，苻坚提升他当吏部尚书（总干部部长），不久又加任太子詹事（太子官总管）；11月，又升任左仆射（国务院副总理）；12月，除恢复被免的侍中（高级顾问，和中书令（立法机关最高首长）的职务外，又提拔加授为辅国将军。司隶校尉（京畿卫戍总司令），特准宫中留宿（这是比任何高官都崇高的荣誉和权力）。也就是说，此时的王猛一人身兼八个要职，横跨文武两班。王猛在一年（359年）之内虽曾被免去两个兼职，但从年初一个小小的尚书左丞（国务院副秘书长），六品官，一年之中连升五级，位比八公，官从一品，按今天的话说，实在是坐了直升飞机。王猛对此深感不安，上疏辞让，推荐散骑常侍、阳平公爵苻融，光禄散骑任群和隐士朱彤来接替自己的部分兼职，苻坚没有批准，但对他推荐的三个人另有任用。

这里我们打一个小岔：王猛推荐的这三个人，他并非个个都看准了。那个隐士朱彤经他推荐当了尚书侍郎（国务院首长助理）和太子庶子（太子官管理官），后来又得到提升。他并非是王猛所认为的人才，而是成了一个有名的马屁精。后来，苻坚不顾王猛不可伐晋的临终嘱咐，准备进攻东晋，在群臣的一片反对声中，汉官中唯有朱彤拍马赞成，促成了苻坚一意孤行，终有淝水之战的火顶之灾，为我们留下了“八公山上，草木皆兵”这一成语。此是后话，按下不表。

且说王猛一年连升五级，身兼八职，有些老臣本来就对他不满，现在更是义愤填膺。尚书令仇腾、丞相长史席宝又一次站出来坚决反对。苻坚不禁大怒，当场将仇腾贬为甘松护军，夺去席宝的爵位，让他以白衣身份当长史。这么一来，吓得文武百官谁也不敢再放一个屁。苻坚似乎故意要给群臣看一看，不几天，又给王猛加官，升为尚书令（接替仇腾当国务院最高首长）、太子太傅（太子首席老师）、散骑常侍（掌管侍从、规谏的权臣，相当于皇家办公厅主任）。王猛不断上表辞让，苻坚就是不批，而且又给他加授司徒（三公之一、管民户、土地、徒役）和录尚书事（总揽朝政，各部都可管）两个要职，其他官职仍然保留。虽然王猛固辞不受，但苻坚不允。

此时，王猛到底兼了多少职，也许苻坚和王猛自己都记不清楚了。让一个人兼如此多的实职，从管理学上讲这的确是荒唐无稽的，但从政治上讲，

苻坚又是高明过人的。他让王猛兼任朝中最有权的实职，从一个六品官一下提为从一品、接着又提为正一品，传达的信息非常明确：在前秦除了我苻坚大王之外，最重要的大臣就是王猛了，他是最亲信的辅佐，文武百官要像听我的话一样来服从王猛。

“疑人勿用，用人勿疑。”苻坚对王猛坚持了这条原则。为了防止军队对王猛不满，苻坚特地任命王猛的好朋友李威当了护军（军事总监）。

要办成大事，必须有思想、有魄力、有策略，等等，但最重要的还必须有权力。现在，苻坚已将权柄授予了王猛，就看他的了。他要干什么呢？

他要改革，来个全面的改革！

他要改革经济。自两晋“八王之乱”以来，中国的土地上战争几乎连年不断，人民流离失所，田地大片荒芜，中原一带往往只见白骨，不见炊烟。各族草头王、军阀、豪强穷兵黩武，愈战愈穷，愈穷愈战，无有穷期。前秦拥有关中的富饶之地，然而水旱灾害频繁，农民好不容易有点收成，往往都被豪强们夺走，国家往往收不回来。特别是豪强们抢夺的所谓荫户，形同奴隶，人身和劳动成果只属于豪强而国家无法控制。经济上的分裂致使国库空虚。本来贫穷落后，物质贫乏，统治阶级却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消耗尽有限的财富。农民没了盼头，根本就无心发展生产，很多人宁可流浪逃荒，而不愿种地受穷，因为反正是啥也没有。

在当时，社会生产力的主力是农业，因此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个关键。

有一天，苻坚召王猛共商国是，问道：吾欲效汉祖（刘邦），吞并天下，统一八荒，区区关中，非吾所居也。不知军国之事，应以何为先？”

王猛对曰：陛下志在天下，臣当鞠躬尽瘁，以遂陛下之大志，当年秦用商君，以农战而霸，依臣愚见，军国大事，以农为先。兴农则国富，国富而兵强，然后可以霸天下。

苻坚听得饶有兴趣，频频点头。王猛于是向苻坚汇报起他的经济改革政策：清理全国的土地和人口，禁绝荫户，有田者不耕问罪，无田者国家允许其开荒，让人民回到土地上；减少租税，过去官收十之七八，农民无种田之心，现在倒过来，让农民得大头，熟田官收二三成，新开荒地头年免收，次年收一成，三年后收二成……

苻坚听到这里，打断了王猛：“如此少收租赋，怎堪国用？”

王猛给苻坚算了一笔账：只要种地的多了，国家租赋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多。好比过去种一千亩，一亩收八斛，共八千斛；现在一万亩，一亩收二斛，就有二万斛。还有各地豪门的荫户，几占全国人口的二三成，租赋交给了豪门，现在清理出来，交给国家，岂不又是一个大数？再说，人民富了，就会感皇恩、戴皇德，山呼万岁。藏粮于民，不畏饥荒……

苻坚问道：“不知卿还有何策，可让黎民回到田地？”

王猛一笑，说道：“臣还有一策，不知陛下肯用否？”

苻坚说：“吾视卿为股肱，卿之良策，岂有不用之理？”

王猛突然俯身下拜，叩道曰：“臣罪该万死！此策一出，只怕陛下加罪，臣不敢言。”

苻坚见王猛突然下拜作战栗之状，不觉好笑，说道：“此策吾用矣！卿再不言，吾将怒也。”

王猛仍然跪在地上，说道：“臣恭请天王陛下躬耕籍田，王后陛下亲蚕

亲织；后宫自王后起，不戴首饰、不着帛绵（不穿丝绸），以勤俭之风号令天下。”

苻坚听后连连称“善”，但是他说：“吾自幼只习战阵弓马，王后亦不会养蚕织帛，如之奈何？”

王猛道：“臣可令田舍翁（农民）伴陛下躬耕，令织帛女伴皇后亲织。再者，臣岂敢让陛下作田舍翁？帝躬耕，后亲织，以身垂范而已。”

苻坚与王猛都哈哈大笑起来。

在长安郊区的皇家籍田周围，站满了文武百官，他们是被叫来参观的。苻坚在一名老农的帮助下，赶着两头牛耕田，虽然犁出的土行弯弯曲曲，沟深深浅浅，但态度极为认真，不一会便满头大汗。离籍田不远的山坡上，王后穿着粗布衣服，在民间织女的陪伴下采桑叶。文武百官看在眼里，心里如十五只吊桶打水，难以平静。有人膘了一眼王猛，估摸着又是他出了“歪点子”，竟让天王以万乘之尊而耕田，王后布衣而采桑。见苻坚此时衣服已完全汗湿，浑身沾满泥土，群臣便一起跪下，高呼万岁，请天王陛下歇息。

苻坚乐得就汤下面，靠坡骑驴，于是停止耕作，在龙辇上坐下休息。这时，有个不知好歹的老家伙突然奏道：“天子乃龙颜贵体，应居龙座而号今天下。耕稼之事，田舍翁所为也，岂可让陛下为之？陛下切不可听信妄言，做有伤贵体之事。”

显然，此公矛头直指王猛。苻坚一听大怒，拍着龙辇扶手叱之曰：天子乃万民之表，民以食为天，若皆不事耕稼，汝食土耶？吾躬耕籍田，后亲蚕亲织，以为万民之表，本份中事耳。如再多言，削职为民。

苻坚让太监宣读由王猛起草的圣旨，规定自今日起，文武百官都得躬耕，夫人皆得亲织，不得着帛绵，戴首饰，有违者交有司治罪。同时，还宣布了清理土地、人口，禁止荫户、隐瞒人口和减租息及鼓励垦荒的命令、政策。

此令一出，百官咋舌，但慑于王猛的权威，不敢饶舌。

王猛派人将天王亲耕、王后亲蚕亲织的消息和有关法令飞马传到各地，布告天下。一个大生产运动轰轰烈烈地在前秦大地掀起来了。

王猛亲赴各地视察，检查法令贯彻的情况。他看到了一幅万民竞耕图，同时也遇到了许多令他坐卧不宁、寝不安席的事。

他来到某县，县令正在请客喝酒。一听说“王猛大人到！”客人全吓得从后门溜走了，县令慌忙中跑出来迎接。见到杯盘狼藉的桌子，王猛问道：“天子在长安亲耕，汝却在此酗酒，知罪否？”

县令诺诺连声，请王猛开恩放他一马。王猛接着问他：“所请何人？从实说来。”

原来县令请的都是当地豪门，这些豪门都霸占了大片土地，蓄有大量荫户，有的还私自建立了武装。现在要清查土地、人口，这等于断了豪门的财路，于是他们想与县令勾结起来，隐瞒人口、土地，减少国家税赋以饱私囊。幸好此事是在王猛整顿法治，杀了强德之后，否则也许他们早就集合起来反了。

王猛问县令打算怎么办？县令回答说：“王大人来时，我正请他们吃饭，想请他们按国家法令办。”

王猛问他们态度如何，县令一脸苦相，诉苦说：“难呵！蓄养荫户是百年老规矩，现在哪能说破就破？再说本县要办事，都得他们支持，否则就啥也办不成。”

“你是朝廷命官，还是豪门选的官？”王猛这一问，县令忙说：“本县是朝廷命官，应该为朝廷办事。”

王猛于是与县令一起研究对付豪门抵制土地、人口登记的办法。县令告诉王猛，本县四大豪门，只有一家外号王老虎的有私养军队，其它虽财大气粗，但还本份。但是，另三家干什么都看王老虎的眼色行事，王老虎要不登记，他们也就拖着。

王猛问王老虎有多少军队，县令回答约有30余人。王猛说：“私养军队就是犯法，你何不取缔之？”

县令说：“本县不敢。王老虎朝中有人。”

县令说出了他的后台，王猛身兼吏部尚书，想了半天，才想起有那么一位姓王的六品散官，是王老虎的叔叔。

一个六品散官的亲属，就可以横行乡里，其它官僚可想而知；而只有横行乡里的豪门，才有可能出官僚；晋以来选官的制度如此。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这个恶性循环是政治腐败、吏治混浊的根源。王猛对此早有改革的愿望，现在又多了一份感性认识，增加了一分决心。不过，他无法和县令谈这些。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扎实地完成土地、人口登记，使朝廷心中有数，保证拿到足够的税赋。

对付那个王老虎对王猛来说，不过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他对县令说，“拿我的帖子，派人去请他来。”

差人走后，王猛对县令说：“当我面，他不敢不接受登记。但这个县令的交椅该你坐，非我坐。所以，王老虎来后，我不出面，由你令他登记，如若不从，当堂杀之！”

县令遵计而行。王老虎被请到后，不见王猛，不但不服从县令让他登记的命令，而且大骂县令诳人，一拍屁股就想走。县令大喝一声“拿下”，示意手下一刀砍下了王老虎的头。

王猛让县令张榜公布王老虎私养军队、欺压百姓、抵制朝廷土地、人口登记的罪状，宣布解放其蓄养的荫户，归还被其霸占的田地，解散其私养的军队。

此布一出，全县肃然。人口、土地登记得以顺利进行。其它的三户豪门，老老实实接受了登记。王猛粗略计算一下，仅此一县，此次登记就多出口近一万，田地约十万亩。这些人、这些地的税赋，过去都被豪门恶霸占去了，国家未曾见到一粒米、一文钱。豪强政治像一个大漏斗，把本该国家收入的钱粮漏到了大大小小的豪强手里，形成了国家穷、豪门富的状况。

王猛顺便考察了这位县令。他是氐人，与苻坚同族，跟先帝苻健从枋头打回关中，有功，苻健于是封了他这个七品官，当了县令。可惜他大字不识几个，什么都依靠主簿和县尉。平时喝酒打猎，悠游终日。王猛想到全国的官吏，不是豪门贵族就是靠军功升任的，靠他们统治，实行改革笑话而已。

王猛回到朝中，建议苻坚发布了清理土地、人口的补充命令，其中一条为有敢抵制者，县令有拘捕之权，对武装抵制者，有先斩后报之权。

以强大的法制和武力手段，才完成了看似简单的人口、土地登记。苻坚见全国“多”出了数十万人，“多”出了数百万亩地，虽实行了减租，但国库收入不致有大的减少，加上开荒的补充，还会有增加，高兴得要宴请王猛。

王猛谢之曰：陛下盛情，臣心领矣，然臣实不敢赴宴。陛下亲耕籍田时，以勤俭告天下，曾言宫中三年戒酒戒茶，戒歌舞戒音乐，臣不敢让陛下破戒

也。”

苻坚笑曰：“太后曾言卿大忠，名不虚传也。”

王猛给苻坚讲了坚持几年，国将殷富的美好前景，接着陈述改革官吏选拔、考核制度的意见。前秦是个多民族杂居的社会，氏族取得最高统治地位之后，多任用少数民族尤其是氏族的官吏。由于胡汉之间的多年仇杀，苻氏王朝虽然任用一些汉族官吏，但胡汉在政治上仍然是不平等的。苻坚上台后，对胡汉矛盾处理得相当慎重。他非常清楚汉族人民仍然心向晋室，对胡人的统治不满，为了缓和胡汉矛盾，他去掉皇帝的称号而改称天王，并上表向东晋称臣。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胡汉矛盾，满足了汉族人民以东晋为正统的心理。他重用王猛，不惜杀氏族的重臣包括国舅强德，当然是为了恢复法制，但主要是从政治大局考虑，以缓和胡汉相仇的情绪。王猛不会不明白苻坚的心思，在陈述改革官吏制度的意见时，他背诵了一首无名氏的乐府诗《陇上壮士歌》：

“陇上壮士有陈安，躯干虽小腹中宽，爱养将上同心肝。驽骀父马铁锻鞍，七尺大刀奋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盘。十荡十决无当前，百骑俱出如云浮，追者千万骑悠悠。战始三交失蛇矛，十骑俱荡九骑留，弃我驽骀窜岩幽。天大降雨追者休，为我外援而悬头，西流之水东流河。一去不还奈子何，阿呼呜呼奈子何，呜呼阿呼奈子何。”

一曲乐府让苻坚回想起祖父苻洪、父亲苻雄和伯父苻健（前秦首任帝）。诗中所歌颂的壮士陈安是苻坚先辈的战友，汉族人。当匈奴首领刘曜入侵的时候，汉族壮士陈安带领陇上的汉、氐、羌等各族人民奋起反抗，终至壮烈牺牲。各族人民为了怀念他，创作了这首乐府诗。烈士牺牲的年代并不久远，才数十年。苻坚的祖辈父辈曾唱过这支十分流行的歌。他祖父苻洪正是在抵抗刘曜失败后不得已投降的。想当初在陇上，汉族与氐族、羌族的关系是多么和谐，在抵御侵略的斗争中是何等的团结一致？

王猛所以背诵这首乐府，正是要唤起苻坚的追忆（这是十六国时期北方唯一流传下来的一首乐府，除了它的艺术性强之外，还因为它有利于民族团结）。王猛希望苻坚不仅要把汉人当团结对象，而且要与氐人平等。他向苻坚提出了不论种族、不论门第，唯才是举的建议，具体做法有：恢复魏晋以来的土籍，让汉族士族中的优秀分子出来做官；举贤良，让各州郡推荐有德行、有才干的读书人供朝廷选拔；对官吏实行资格考试，择优任命。否则，即使皇亲国戚也不能做官。

听了王猛建议，苻坚连连称“善”。下诏各州、郡、县的长官，让他们不分种族、不论门第，保荐“孝悌”、“廉直”、“文学”、“政事”人才，交朝廷考察。如果考察结果证明推荐的真是人才，一律给予奖赏，否则一律给予处罚。自然，替苻坚具体管这件事的人，非王猛莫属。

地方官慑于王猛的严格，推荐人才不敢滥竽充数，没有人敢随便保荐，人情面子不敢顾，贿赂红包不敢收。但是，仍然有敢冒违诏之险的人。

当时，由于王猛大力发展农业，农村经济得到较大发展。他又大力进行交通建设，从首都长安到各州、郡、县的道路都进行了整修。在主要交通干线上，路旁都种上了槐树和柳树，林荫大道蜿蜒不绝，每隔 20 里建一凉亭，供路人歇息，每隔 40 里度一驿站，让来往客商过夜。一定的经济基础上良好的交通条件，促使商业很快发展起来。“旅行者取给于途，土商贸贩于道”，好一派繁荣景象。老百姓中流传着一首民歌，唱道：

长安大街，夹树杨槐。
下走朱轮，上有莺栖。
英彦云集，诤我萌黎。

商业的发展造就了一批富商巨贾。赵掇（音夺）、丁妃、郑瓮（音盆）等成为当时前秦赫赫有名的大富翁。有了钱，就想要政治资本，捞个官儿做做。同时，一些有权的公爵、官吏也想通过他们捞点钱来花花。于是乎，苻氏王族的公爵们纷纷与赵掇等人频送秋波，互相投桃报李，好不亲热。赵掇、丁妃、郑瓮等人更是威威赫赫，穿着竣罗绸缎，坐着华丽的马车，其派头超过王公。不少候爵像抢宝贝一样，争相聘请他们当其封国的部长。此例如果一开，王猛改革官吏制度的计划就会化为乌有。

王猛兼任着散骑常侍，他手下有个黄门侍郎名叫程宪。程宪听到公爵们争聘富商当部长的情况后怒不可遏。便向王猛报告并上表给苻坚。王猛感到，又一次考验苻坚的改革决心的时候到了。争聘富商的公爵一个个都是苻氏王族成员，并且按旧制规定，他们有权直接任命除内史（郡长）以外的属官，与他这位吏部尚书无干。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苻坚本人说话才行。

苻坚听了程宪的报告不禁大吃一惊，找王猛一起研究解决的办法。

苻坚十分生气他说：“按我的本意，是要各地推荐贤良人才，让各公爵延聘有德行有修养的儒家学者，想不到实行起来，竟有人滥竽充数到这种地步？”

王猛见苻坚态度如此明朗坚决，脸上充满笑容，对苻坚说：“此事固然荒唐，但还不至于不可收拾。田里的草刚露出芽，农夫必然锄之，风起青苹之末，明臣必谨防之。只要开头便猛然制止，此风自息矣。”

苻坚与王猛很快统一了思想，宣布了由王猛拟就的诏书，诏曰：

闻某某等公爵，违背朝廷意旨，不延聘贤明的儒家学者，而争相聘商贾为官，滥竽充数，有负圣恩。故此决定将有关公爵交有司严肃查处，凡延聘官吏不当者，一律降爵一等；从今日始，所有公侯封国宫属，全部由吏部任免，公侯不得私自任命；……

通过这道诏书，苻坚和王猛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通过控制官吏选任罢免大权，加强了对公侯封国的控制。

诏书中还限制了富商巨贾们的行为，规定以后除政府官员外，不准坐车骑马；规定在首都长安周围 100 里之内，从事工、商业的人及政府低级雇员（皂隶），不得佩戴金银首饰，不得穿绸缎衣服。违犯上述规定的，一律绑赴刑场，斩首示众（不知为何只规定在首都周围 100 里内？史载如此，未敢猜测。另外此规定明显带有对手工业者和商人的歧视，是传统以农为本的传统思想体现）

争相延聘赵掇、丁妃、郑瓮的公爵有五位，即平阳公、昌平公、九江公、陈留公、安乐公（这些公爵在苻坚之前均为王爵，苻坚改称自己为天王后，自动降为公爵），王猛查清之后，请示苻坚，将他们一律降为侯爵，封地自然也大大减少了（五公爵姓名史无记载，无考）。

只因滥用干部（官吏），违反了干部制度，就给予如此重的降级降薪（收入）的处罚，对我们今天还有启迪意义。闲话休说，只说苻坚、王猛求贤若渴，但人才并非想要就要得来的。由于连年不断的战争，教育基本废弛，加

上东晋逃往江南时，不少读书人都跟着司马氏南渡了，剩下的读书人寥寥可数。尽管朝廷确定了不论种族、不论门第的官吏选拔制度，但要找到合格人才仍然难于上青天。王猛于是向苻坚提出了广开学堂、培养人才的战略，类似于我们今天的教育兴国论。于是全国各地大办学堂，读书当官的动力推动起教育的发展。在首都长安办起了相当于现在大学的太学，学生的入学条件是五经（《易》、《尚书》、《诗》、《礼》、《春秋》）必须通一经。此外，公卿以下的子孙都要到太学去学习。

王猛所以将儒家学说作为正统，只选儒家经典作为教材，是为了抵制外来的佛教和兴妖作怪的道教。少数民族人主中原之后，他们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坐上了皇位，但在心理上仍然是怯儒的。胡人统治者幻想有神灵来保佑他们，而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儒学中却没有这种神灵。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一个“仁”字，而胡人统治者杀人如麻，对人民的剥削敲骨吸髓，何仁之有？因此，胡人统治者如果提倡儒学，就等于自己反对自己，等于给反对自己的人提供思想武器，于是他们排斥儒学，将佛教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十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中国最早推行佛教、把佛教作为国教的，恰恰是两个最残忍的杀人魔王——石勒、石虎父子。这两个羯族皇帝在后赵大力推行佛教，搞得全国到处是寺庙。他们一方面用佛教来安慰自己，为自己壮胆，一面又用佛教来麻痹受压迫的人民。当时在中国有三个最有名的大僧，其中之一法号名叫佛图澄。石勒父子将他供为神明。有次正逢东晋军队进攻后赵，后赵军不利，石虎大怒说：“我信佛供僧，可照样来了晋寇，信佛有什么用？”佛图澄听说后，第二天便求见他，一番鬼话说得石虎变怒为喜，心花怒放。他说：“你前生是一个大商人，曾经在西方佛寺设大会，到会的有60罗汉，其中一个就是我。当时，有人曾经预言，这个施主后生要在晋地作帝王，现在你不果然当了后赵的皇帝吗？这就是信佛的好处呀！”

从此，石虎更加敬重佛图澄。佛图澄的鬼话，他既可以用来欺骗自己，也可以用来欺骗别人。一番鬼话，便可以将他的非法统治变为合法，把旁门左道变为正统，何乐而不信佛？何乐而不推行佛教？

然而，佛教要盛行光靠几个高僧的布道和皇帝的提倡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适合其流行的土壤。五胡十六国时代战乱不已，人民朝不保夕，挣扎在死亡线上，频繁更替的政权没有一个能给人们带来希望，相反是更加深重的苦难和无穷无尽的失望。处在极端失望之中的人们盼望着一个救星的出现，当他们无法在人间找到救星的时候，很自然地会转向神灵。佛教正好给了人民这样一个神灵，只有佛能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只有佛对万物生灵以平等以解脱。当时有个法名释慧远的高僧，因有人怀疑善恶没有现报，还要等到死后才能分别人天堂或地狱，于是特地写了一篇有名的《三报论》。所谓“三报”，即将报应分为现报、生报、后报三种。现报者，善人恶人当身受报也；生报者，善人恶人活着时不受报，转世到来生受报也；后报者，虽当身、来生不一定受报，但二世、三世乃至百生、千生必然受报也。《三报论》一出，唯心论的因果报应便“自圆其说”了。于是乎，缺乏文化科学知识、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们纷纷投入佛的怀抱。

不过，开始在后赵并非人人都有出家的资格，只有“国人”即羯人有此特权，其他胡夷（除羯人之外的少数民族）和汉人是被明令禁止的。后来还是杀人魔王石虎下令，才给所有的人以出家的权利。

石勒、石虎父子大兴佛教之举，苻坚的祖父苻洪、父亲苻雄都是亲身经

历过的。当时苻氏是石氏的同盟军，苻家住在后赵首都邺城（河北临漳），小小年纪的苻坚也受过佛教的熏陶。应该说，苻坚对佛教是有感情的。

王猛提出以儒家学说作为统治思想，在当时的条件下，显然有其不可低估的进步意义。但是，要说服一个曾经信佛的氏族天王绝非一件易事。他是怎样说服苻坚的，史无记载，不可胡乱演义，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王猛不会和他进行哲学论战，从学术角度来做工作，而是从最便捷最有效最实际的角度——政治的角度来劝谏苻坚弃佛而习儒。

在中国历史上，自汉武帝刘彻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以来，开始设立太学，专攻儒术，从中选拔人才，从此，儒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从汉至三国、两晋时，这一正统思想已成为汉族人民以及汉化了的一些少数民族所接受，尤其是读书人更把儒学作为安身立命、修身齐家定天下的经典。十分明显，要得汉族人民之心，就必须打儒学的旗帜，否则将会被视为异端邪说，要想统治汉族人民就会遇到难以抵抗的阻力。

苻坚是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当然很容易理解尊重儒学的政治意义。在王猛的参谋下，他已经颁发了用儒家标准选拔官吏的诏书，已经将儒家经典作为了太学的唯一的教材。为了进一步推动儒学的普及，王猛请苻坚亲临太学视察。

苻坚经常在王猛的陪同下来到太学，亲自考查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品行优劣。当他与老师（博士）和学生们讨论五经中的一些难点时，常常连博士也回答不上来。这难免让苻坚有些灰心，他对博士王寔说：“朕（皇帝自称）一个月中三次亲临太学，革除错误，启迪光明，亲自实施奖励，未敢有一点厌倦和懒惰，这一切都是为了不致于让周公、孔子的微言大义因为我的原因而失传，汉朝武帝、光武帝的事业难道不可以追上吗？”

苻坚情真意切，语重心长，博士王寔回答道：“自从匈奴刘曜和羯族石勒颠覆华夏以来，长安、洛阳两个古都遭受严重破坏，城中长满了草，读书人有活下来的就算奇迹，古籍几乎全部流失，学校全部关门，对文化教育的破坏可以与秦始皇焚书坑儒相比。陛下英明有魄力，拨乱反正，振兴华夏文化，弘扬虞夏以来的传统，大办学堂让学生上学，扬儒教之风，对人民的教育超过了周朝的全盛时期，必将千古流芳，为后世所景仰，汉武帝和光武帝哪里能和陛下您相比呢？”

王寔一阵马屁拍得苻坚心里痒痒的。从此，他每月都亲临太学视察。天王如此重视教育，太学学生们一个个自励不息，勤学上进。此外，对全国各地的学校中优秀学生，朝廷也经常通报表扬，封给官职。

在王猛的辅佐下，前秦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人思劝励，号称多士，盗贼止息，田畴修辟，帮藏充盈，典章法物靡不悉备”的太平盛世。

苻坚上台五年之后，凤凰集于长安东门。尽管史书上不乏凤凰的记载，但是否真有这种鸟类至今仍是一个谜。将凤凰来仪作为政通人和、太平盛世的象征，是史书的习惯笔法。不论是否真有凤凰来仪，但前秦在王猛的辅佐下实现了大治是确凿的史实。见到全国大治的喜人景象，苻坚召见王猛和苻融，起草大赦的诏书。苻坚自己动笔，王猛和苻融在一旁磨墨展纸伺候。此时有一个大苍蝇飞进窗户，大声嗡嗡，叮到笔尖上，赶走了它又飞来，如此数次。不一会，长安街上出现了“官今大赦”的传闻，有关部门将传闻立即报告给苻坚。

苻坚听报十分惊奇，对王猛和苻融说：“宫禁之中，绝对不可能有奸细，

这个消息是怎样传出去的呢？”于是下令追查。

追查的结果更加奇怪，都说有一个小人穿着黑衣服在街上大喊：“官今大赦！”须臾之间便无影无踪了。

苻坚听了追查结果后长叹一声，感触良多，说：“这就是那个苍蝇吧！它的叫声不一样，我十分讨厌它。谚语讲，‘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说话声音再小也有人听见，事情还没做成便有人知道，就是这个道理。”

苻融听了点头赞成，王猛却陷入沉思。苍蝇真的可以变成黑衣小人吗？儒家、法学的学说中没有根据，只有佛教中才有此类附会。他不无担心，这位氏族的天王到底会不会蹈其他胡人统治者的后辙而大兴佛教呢？在他任辅佐时，绝不可让佛教、道教猖獗起来！现在，他当然不会去与苻坚、苻融兄弟争论，但心中的确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其实，官将大赦的消息也许谈不上走漏不走漏。按照封建统治的惯例，在国有喜事时一般都实行大赦，何况出了凤凰来仪的胜景？稍有历史经验的人都可以猜到，何劳苍蝇变的黑衣小人来通报？所谓黑衣小人，肯定是负责追查的官员被骗了，或者是因追查不出风源而自己瞎编出来交差罢了。用这种迷信来处理政事和国务，岂有不出乱子的？王猛对苻坚的高论大不以为然。

从此之后，王猛对佛道之流的妄说采取了严厉打击措施，不惜用杀头的严刑以绝谬种。所以，当时前秦的几个邻国包括东晋佛教盛行，但一些所谓高僧道士们不敢越雷池一步，到前秦去传教。前秦乃是一片儒学的净土。

第六章 趁虚伐荆州

秦辅国将军王猛、前将军扬安、杨武将军姚萇等率众二万寇荆州，攻南乡郡；荆州刺史桓豁救之，八月，军于新野。秦兵掠安阳（为汉阳误，汉阳郡汉水以北也，胡三省从《载记》改）民万余户而还。

——《资治通鉴·卷一百一·晋纪二十三》

苻坚亲平匈奴叛，王猛留守镇长安；
天生一对威猛挡，斩杀苻幼绝一患；
趁虚杀向荆州去，一路高唱凯歌还；
留得赫赫军威在，从此东晋不敢犯。

自苻坚公元 357 年政变登极，至 366 年的 9 年间，前秦处于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王猛抓住了这一相对和平的机遇，锐意改革，励精图治，让前秦出现了五胡十六国时期未曾出现的太平盛世。

这 9 年的形势正合了中国古代的一个寓言：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从关外兴起的鲜卑族慕容氏政权前燕，入关后忙于扩张版图，平息叛变，与东晋几乎连年不断地对抗，战争频频。在消灭了后赵和冉魏之后，前燕的版图超过了东晋，从地盘上讲成了第一大国，但像一个虚胖的巨人，并不巩固。东晋自桓温北伐长安折羽而归之后，眼看前燕在北方兴起，咄咄逼人，成为建康（南京）的正面之敌，于是将主要矛头对准新兴的前燕，一时无力与前秦交手。此时的中国大致三足鼎立，东晋与前燕两大国的战争打得如拉锯一般，正好让相对弱小的前秦当了“渔翁”。

在这 9 年中，前秦只有平息张平叛乱和苻腾叛乱两次小战，如举手之劳，不足道耳。值得一提的倒是一次没有打起来的战争。

公元 365 年 3 月，前燕帝国的太宰慕容恪、吴王慕容垂率领数万大军，一举攻克了一度为桓温所收复的故都洛阳。东晋守将沈劲战败被俘牺牲。整个中原尽归前燕。

洛阳失陷不仅让东晋朝廷震惊不已，而且让苻坚吓了一跳。自洛阳陷落，苻坚不断得到快马报来的紧急军情。

“燕军深入崤谷（崤山东方谷日，是通往关中的门户）！”

“燕军到达澠池（今河南省澠池县）！”

苻坚召集心腹大臣研究对策。

苻坚说：“燕军此次西进势如破竹，东晋望风披靡，洛阳守将沈劲明知城池难保而以死效国。燕国主帅慕容恪一贯用兵谨慎，但此次西征一反常态，大胆攻城掠地，毫不犹豫。现在，燕军深入崤谷，到达澠池，大有一鼓作气吞并三秦之势，如之奈何？”

众将纷纷请战，要求率兵迎敌。

王猛听众臣议论纷纷，一直低头沉思，默不作声。苻坚问道：“在景略看来，诸将中谁可破敌？”

王猛答曰：“燕军势盛，无一将可破。”

苻坚一时没弄明白，反问道：“我秦国猛将如云，邓羌、张蚝天下无敌，爱卿竟说无一将可破敌，我秦国岂无人耶？”

王猛叩首答道：“陛下误会臣意矣。欲燕国退兵，非陛下亲征不可，非

大将所能胜任也。”

苻坚问：“多年无战，吾正欲亲征，一试弓刀，不知须带多少人马？”

王猛没有正面回答苻坚，奏道：“兵者，诡道也。朝堂非言兵之所，愿与陛下密计。”

于是，苻坚屏退左右，与王猛谋于密室。王猛说道：

“依臣所见，慕容恪此次西伐，无意图秦也。所以纵兵犯境，乃是一种试探和威慑，目的是牵制我国，防我东出。若我出关，便与晋军形成犄角之势，燕军便会陷入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

“那么，”苻坚问道，“既然燕军不足为虑，为何让吾亲征？”

王猛道：“燕军人关虽为试探，但我若毫无反应，势必顺手牵羊，趁虚而入，夺我城池，掠我人口。我若只作一般反应，派一将率兵应战，燕军胜则长志气，败则无伤大旨，不足以对其造成威慑。陛下亲征，表示我国作出了最强烈最高级别的反应，燕军认为我已作好了充分的应战准备，决不敢轻举妄动。陛下只须率一万人马，驻防陕城（河南三门峡市西），多张旌旗号角，号称十万大军，部队多作佯动，让敌军看到尘土飞扬、旌旗蔽日，听到号角连天，喊杀不绝。不出一月，燕军自然退矣。此乃以威慑对威慑，不战而屈人之兵也。”

苻坚连连称善，但仍有一点疑虑：“燕军主帅慕容恪一贯谨慎，此次出人意外地果敢坚决，他能上当吗？”

苻坚担心慕容恪不是没有道理。他是前燕第三任帝慕容暐的叔父，一任帝慕容皝的第四个儿子。因生母高氏无宠，所以儿时不受重视。不料此儿长得人高马大，容貌魁杰，见解超人，慕容皝方才开始对他另眼相看，让他带兵。他跟着老父南征北战，既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又能冲锋陷阵，身当矢石，在将士中享有崇高威望，周围邻国听到他的名字便害怕。慕容皝死时，嘱咐太子慕容儁军国大事多与慕容恪商量，“恪智勇俱济，汝其委之。”他辅佐慕容儁忠心耿耿，建有大功。慕容暐死后，群臣要立他当皇帝，他说：“国有储君，非吾节也。”于是立了侄儿慕容暐当皇帝。慕容暐虽然是个十分窝囊的君主，但有叔父慕容恪辅政，邻国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在慕容儁死的时候，东晋朝廷曾想趁机北伐，但桓温说：“慕容恪还在，这是一个心腹大患呵！于是北伐之议作罢。在慕容暐刚当朝时，便遇到了老臣慕輿根作乱，慕容恪平息了这次未遂政变，诛杀了慕輿根一家及同党、亲信。燕国新遇大丧，接着又杀重臣，朝野震动，人心惶惶，但慕容恪镇定自若，每天上朝只带一个徒手跟班，群臣见他如此若无其事，马上安定下来。慕容恪用兵十分谨慎小心，讲究周密计划，精心组织，不打无把握之仗，是一位常胜将军。

王猛分析了慕容恪的情况，对苻坚说：“慕容恪此次西伐看似一反常态，但正是谨慎用兵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现在正是阳春三月，麦苗拔节生长的時候，也正是缺粮的時候，他的部队所带的粮草肯定不会十分充足，而要等到麦熟还须两三个月。这是他打速决战的原因之一。另外，东晋朝廷一方面梦想还都洛阳，一方面又不加强洛阳的防守，使洛阳成为孤悬北方、远离后方的险地，晋军心无斗志，将领纷纷南撤，洛阳城中只留下一个准备以死全节的沈劲（其父曾背叛晋朝，投降后赵，沈劲想一死雪耻）。慕容恪选择速决是理所当然的。现在，他的主要注意力放在新占领地区的稳定上，陛下亲征，他必退无疑。”

苻坚又问：“燕军后撤时，可追否？”

王猛说：“陛下只可虚张声势，未可真追。燕军士气正旺，慕容恪又老成持重，追必遭伏。相反，不追比追更能造成燕军的心理恐慌，直至几年时间，燕军必不敢西顾。”

临别，苻坚将留守长安的重任托付给王猛和李威。王猛再三请求苻坚，“燕军一退即还。秦国之忧，不在东方而在西北。匈奴虽已归顺多年，但野性未服，陛下出朝之后，恐有变故。”

苻坚依计而行，率军屯于陕城。慕容恪听报，见秦军来势汹汹，大有决一死战的架势，下令撤军。苻坚只是虚张声势，并不追赶，但燕军反而撤得更快，怕滞留而遭歼也。

王猛计退慕容十万兵，苻坚对王猛的军事才能更加器重。对王猛说：“爱卿预计不出一月，燕军必退，果然不到 20 天燕军便退走，真乃料事如神也。天降爱卿助我，何愁天下不平耶？”

诚如王猛所料，不出三个月，西北的烽火燃烧起来。匈奴右贤王曹毅、左贤王刘卫辰一起叛变前秦。7 月末，曹毅的二万大军已挺进到杏城（陕西省黄陵县西南故邑）。

苻坚对匈奴一直采取和解的政策。六年前，即公元 360 年，刘卫辰派使节到长安表示归顺前秦，交换条件是春天到塞内打猎，秋天北返塞外。如此苛刻的条件，苻坚也答应了。王猛为多争取一些和平时间集中国内建设，对苻坚的和解政策是赞成的。但是，对匈奴他一刻也没有放松警惕。就在苻坚批准进塞内打猎之后，边疆人民便开始受到匈奴的极大骚扰。匈奴的骑兵践踏庄稼，抢掠边民，边民纷纷向官府请求保护。云中护军贾雍见匈奴骚扰边民，忍无可忍，令司马徐督率领骑兵部队突袭刘卫辰。刘卫辰猝不及防，被打得大败。徐督抢掠匈奴大量人口以及牛羊、马匹而还。此事报到长安，苻坚听罢拍案而起，怒斥曰：“我正要利用恩德诚信来感化戎狄族，贾雍竟敢贪图小利而违反我的和解政策，是何用心？”于是，苻坚撤了贾雍的官爵资格，让他以平民身份继续领兵。苻坚亲自派人将俘获的匈奴人口及牛羊、马匹全部送还，并且给刘卫辰赔礼道歉。刘卫辰很受感动，行为也规矩了一点，每年进贡不断，但从此赖在塞内住下不走了。

不过，自从刘卫辰到代国参加代王拓跋什翼犍的王后慕容氏的葬礼，趁势娶了拓跋什翼犍的女儿为妻之后，他一方面向前秦进贡，一方面又与代国勾勾搭搭，向代国称臣，如此四年。到公元 365 年刘卫辰先是叛代，被代国皇帝拓跋什翼犍征讨。接着又与曹毅一起叛秦。

苻坚听到匈奴叛变的消息，大怒，说：“我对匈奴不薄，当年不惜撤了贾雍的官爵，不惜屈尊向刘卫辰赔礼道歉，让他们享受塞内丰厚的水草，后来他暗中向代称臣，吾亦不加之罪，现在居然叛变，我欲亲征，荡平寇贼。不然，戎狄将欺我秦国无人！”

“陛下！”王猛奏道：“陛下可曾听过诸葛孔明七擒孟获的史事？”

苻坚正在盛怒之下，说：“当初与匈奴和解，乃是因为我立国未稳，粮草辘重匮乏，如今我秦国粮草堆积如山，国泰民安，小小匈奴作乱，此时不荡平之，更待何时？”

王猛谏道：“陛下！臣闻对待戎狄小族应恩威并举。戎狄之人不读诗书，只知有利而不知有义，只施德而不加威，便如纵虎为患；反之，只加威而不施德，就会困兽犹斗，仇杀不断。且不说陛下不可将匈奴斩尽杀绝，游牧之民无家园可言，追之则逃之夭夭，退之则卷土重来；况且戎狄不止一个匈奴，

杀一族而百族惊，如若无度，等于逼戎狄联合以我为敌也。”

说到这里，苻坚一脸怒气总算收住，笑着说道：“爱卿所见极是。吾盛怒之下，险些误了大事。”

苻坚于是与王猛商讨平息匈奴叛乱的策略。

王猛有条不紊地陈述自己的主张：“对曹毅、刘卫辰的叛乱非用兵不可，但应效诸葛孔明，先擒后纵，先施威后施德。第一，对两个贼首，只可生擒而不可斩杀，对其部下猛将尽可杀之，以削弱其力量；第二……”如此这般，一一陈述。

苻坚听罢大喜。王猛请求率兵出战，苻坚不允，非要亲征不可，说：“自讨伐张平叛乱以来，我已多年兵不血刃，上次率军亲征，只是虚张声势，未曾厮杀，平时众爱卿又禁吾败猎，使我手痒难熬，此次非亲自上阵不可。”

王猛苦谏不听，只得随他，说道：“陛下乃一国之主，身系社稷，陛下亲征，臣不担忧战场胜负，匈奴有勇无谋，擒之乃预料中事耳。臣惟恐陛下出京之后，长安将有不测。”

苻坚大笑道：“爱卿多虑也。吾将国事全权托与卿与李将军，有二公辅佐太子，吾无虑矣！”

王猛沉思片刻，深沉地说：“臣恐祸起萧墙。陛下忘了去年汝南公之叛否？”

公元364年，前秦二任帝苻生之弟、汝南公爵苻腾叛变作乱，被诛杀。苻生被杀后，还剩五个弟弟，即汝南公爵苻腾、淮南公爵苻幼、晋公爵苻柳、魏公爵苻瘦、燕公爵苻武。当时，王猛反复警告苻坚，要将这五位公爵（原本为王，苻坚不称帝，自称天王，故降为公爵）一并杀掉以绝后患，被苻坚拒绝。“吾诛苻生，乃为了救秦国社稷，不使其落人他姓之手，不得已而为之；吾诛苻腾，乃其自取，非吾不仁也。其余四公爵尚无反象，吾岂可诛自家堂弟而落不仁之名？”王猛苦劝无效，只得作罢。现在苻坚要亲征匈奴，这四个公爵极有可能趁机叛乱，王猛不可不防。

苻坚见王猛对诸位公爵总不放心，说道：“若有效汝南公爵而叛者，由爱卿便宜处置。”

苻坚点齐兵马，浩浩荡荡开出长安。王猛与李威等留守大臣，一直送到城外，告别而还。

先说苻坚引兵而去，将近杏城（黄陵县西北），兵分两路。一路由苻坚亲自率领攻击匈奴右贤王曹毅，另一种由猛将、建节将军邓羌率领讨伐左贤王刘卫辰。苻坚将王猛的密计告诉邓羌，叮嘱他对刘卫辰只可生擒，不可诛杀，否则军法从事。

苻坚首先向左贤王曹毅发动攻击。天王亲自披挂上阵，将士个个奋勇争先。曹毅令其老弟曹活迎战苻坚，大战十余回合，曹活渐渐不支。苻坚久不上阵，此时却愈战愈勇，手中的金枪舞得令人眼花缭乱，瞅准曹活破绽，一枪刺中曹活咽喉，曹活落马而死。曹毅见老弟已死，手下将领无人是苻坚对手，于是鸣金收兵。苻坚挥师追击，匈奴部队大溃，逃命唯恐不及。苻坚大军高呼“活捉曹毅”的口号奋力冲杀，直杀得尸横遍野。曹毅手下的士卒与他争抢道路，以至人马相踏，挤成一团，苻坚挥军包围曹毅残部，生擒曹毅，将他打入囚车。

匈奴左贤王刘卫辰听说右贤王曹毅兵败被擒，率众狼奔鼠窜，向北昼夜狂逃。邓羌昼夜兼程，穷追不舍。直追至河套的木根山，刘卫辰见再逃也摆

脱不了追兵，只好勉强与邓羌会战。邓羌、张蚝号称天下无敌，刘卫辰哪是邓羌的对手？战不几个回合，邓羌便将刘卫辰从马上拖下，生擒而去。见首领被擒，其部众作鸟兽散。邓羌部队拼命追杀，直杀得钢刀卷刃，精疲力尽，方才住手。

此时，苻坚与邓羌已完成了王猛战略计划的第一步，生擒匈奴两贤王以施威。接着便该逮捕匈奴部落中的豪门首領了，不及半月时间，前秦军队武装逮捕了 6000 余户豪门老小。苻坚令将他们与曹毅、刘卫辰一起，押赴长安。

施威之后接着必须施恩。按照王猛的计谋，苻坚带有庞大的辎重部队，车上装载的有大批粮食、布匹以及茶砖、食盐等物资，其中茶、盐是与东晋贸易所得。苻坚改乘马为乘车，在漂亮的仪仗和威武的军队引导护卫下开始巡视朔方，一个一个部落进行视察慰问，直到今年蒙古的抗锦旗之黄河南岸，行程三月有余。每到一地，便将所带物资分给老百姓，宣扬前秦恩德，收买人心。

苻坚在朔方收买人心的时候，王猛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8 月，苻坚率军通过杏城与曹毅会战前，曾召见征西将军、淮南公爵苻幼（苻生弟）。让他屯兵杏城以为后援。待苻坚生擒曹毅，巡视朔方，苻幼见朝中大军已被苻坚带走，一时赶不回长安。苻坚丢在杏城的留守部队由苻幼指挥，又增加了他的力量，于是召集心腹密谋叛乱。

苻幼对心腹说：“秦国天下本为我父兄所有（指苻健、苻生），却被苻坚夺去，现长安空虚，我欲为父兄报仇，夺回江山。盼众位同心协力，事成之后，当与诸位同坐江山。”

手下劝谏道：“兴兵夺回社稷，明公责无旁贷，但旗号不可打为父兄报仇，而以‘清君侧’为上。现长安留守大臣中，为首者乃李威、王猛。李威有辟阳之宠，与苟太后淫乱宫闱；王猛杀老臣，诛豪门，民怨鼎沸，罪不容诛。若打诛此二人之旗号，天下将会响应明公义举。只要诛杀李威、王猛，等苻坚赶回，天下已是明公的了。”

苻幼听罢大喜，令人起草了讨伐李威、王猛的檄文，点齐兵马，浩浩荡荡向长安开来。

此时，王猛正在安置苻坚从前线送回来的匈奴豪门大户及曹毅、刘卫辰两个贤王。按照原计划，曹毅、刘卫辰由王猛晓以利害，使之随时有破杀头之虞，然后等苻坚回京后赦免，仍让其统领部众。但对 6000 豪户则不准其再回部落，经教育后在长安安置，给予一定官爵，以维持其生活水平不致于下降。这就是“留树而掘根”的策略，让曹毅、刘卫辰当一段“光杆司令”，要等羽翼再次丰满，非得有十年八年功夫不可。这就等于争取了至少十年八年的边境和平。

在长安安置 6000 豪户是一件浩繁的工作，王猛划出一个区，专门让匈奴人居住，然后任命城區、街道官员，让匈奴人管理匈奴人。当然，少不了对他们的监督和警戒。

王猛听到苻幼将袭击长安的消息，因预有准备而镇定自若。他将李威叫来，把苻幼的檄文请他过目。李威一看，不禁满脸通红，勃然大怒，吼道：“不杀此叛贼，誓不为人！”

王猛与李威情同兄弟，王猛有今天，吕婆楼的引见和李威的极力推荐是个关键。两个几乎无话不谈，是苻坚的左右手。李威见檄文中揭了他有“辟阳之宠”的短，盛怒之下亦有羞色。王猛劝道：“叛贼无中生有，血口喷人，

不必介意。大丈夫应全大节而不虑细务。平叛之事，有劳将军出马。”

李威道：“景略放心，苻幼小兒，不堪一击耳！”

王猛道：“以将军之智勇，平苻幼之叛，杀鸡用牛刀耳。然长安兵力不足，若不能速决，恐人心悸动，”

王猛贴着李威的耳朵讲了平叛策略，李威连称：“妙计！妙计！”

苻幼杀气腾腾一路向长安杀来。在长安城外，与李威对阵。苻幼自恃年轻力壮、武艺高强，大骂李威“淫贼”，跃马横刀直取李威，李威亦大骂苻幼“叛贼”，策马迎战，两人你来我往，杀得难解难分。正在酣战，苻幼忽听阵后大喊：“天王回京！”回头一瞧，只见部队阵脚已乱，远处一彪人马，宛若天降，打着苻坚的旗帜，尘土飞扬地掩杀过来。苻幼出发之前已作过周密侦察，确知苻坚赶不回来时才敢趁虚进攻，怎么突然冒出一个天王来。但是，他已无法控制部队，部队四散溃逃，势不可挡。这一迟疑，心先虚了几分，拨马便逃，李威紧追上去，一刀将苻幼之头斩下。

原来，李威只带了少数精锐人马正面迎击苻幼，而将多数人马由另将率领，趁夜绕到苻幼营后，藏于树林之中。这些兵士大多未经战阵，或是老弱之兵。他们的任务就是在李威与苻幼交锋后从背后杀出，打天王旗帜，大喊“天王回京”，以扰乱苻幼军心。苻幼一乱阵脚，李威便可趁势猛攻。现在，苻幼果然中了王猛之计。

李威让将士停止进攻，大声宣布只杀苻幼及其亲信、死党，兵士一个不杀。号令一出，叛军绑着苻幼家人（准备一举克长安，未作退计，故一家随行）及其亲党献到李威面前。李威将他们一个不剩地全部杀掉，收编叛军，得胜回朝。至此，苻生的五个弟弟，已被杀了两个。

苻坚巡视朔方，直至11月下旬才返回首都长安。太子苻宏以及李威、王猛等留守大臣到城外接驾。君臣三个余月未见，如今苻坚大胜凯旋，李威、王猛又平息了苻幼之叛，正所谓皆大欢喜。说到斩杀苻幼，王猛力陈李威之功。苻坚大喜，提升李威为代理大尉（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

王猛向苻坚汇报了匈奴6000户豪门的安置情况，曹毅、刘卫辰两个贤王已囚在牢中，请苻坚发落。

苻坚问：“曹、刘心境如何？”

王猛答：“每日战战兢兢，开始尚求速死，现已心灰意冷，等死而已。”

两人相视哈哈大笑。军事上已将匈奴完全征服，加威已够，该由苻坚来施恩了。

第二日苻坚上朝，宣曹毅、刘卫辰上殿。

曹毅、刘卫辰戴着木枷被押上殿来。在殿外，站着威武雄壮的禁卫军，殿前摆着两个大鼎，底下烧着炭火，里面装着的油沸腾不已，冒着青烟。曹、刘看到这些，心想死期到了，不是痛痛快快的一刀掉头，而是要下油锅煮死。想到这里，两人吓得面如土色。

待曹、刘跪下，苻坚居高临下地问道：“曹毅、刘卫辰！知罪否？”

“臣罪该万死！”曹、刘答道，声音有些颤抖。

苻坚欲笑，但未敢笑，仍然正襟危坐地说道：“六年前，汝等上表称臣，吾封汝等分别为左右贤王。汝等要求进塞打猎，春来秋还，吾欣然应允。汝等进塞之后住下不走，吾未加罪。贾雍为保护边民，兴兵驱赶汝等。其抢汝之人日牲畜，吾不仅如数送还，且向汝等赔礼道歉，剥夺了贾雍的官爵。汝等忘记否？”

刘卫辰叩头如捣蒜，忙说：“天王恩德，臣没齿难忘。”

“既未敢忘，何以出尔反尔，叛我秦国？”苻坚追问道。

曹、刘一时语塞，只说“罪该万死”。

苻坚道：“尔等野性未泯，贪小利而忘大义，该何以处之？”

曹、刘吓出一身冷汗，颤抖不已。

“刘卫辰！”苻坚叫道。“代国嫁汝公主，汝即忘了汝是秦臣；曹毅贪图代国牛羊，便与刘卫辰一起叛变。吾亲率大军伐汝等，代国为何不派一兵一卒救援？”

苻坚是想明白无误地告诉曹、刘两个匈奴首领，代国相距遥远，即使再投代国，也靠不住！

此时，曹、刘只等苻坚一声令下便被丢下油锅了，突听黄门官高声“宣旨”，更吓得屁滚尿流。黄门官念道：

……叛臣曹毅、刘卫辰本塞外酋长，赖秦国天王之浩恩，准其在塞内打猎，册封为匈奴贤王。曹毅、刘卫辰表呈有归顺秦国之心，愿各族共处，共兴基业。朕念匈奴苦寒，虽其曾降代国，但朕心如一，年年以粮、布、盐、钱相济，六年未曾或断。孰料曹、刘竟野性未泯，贪小利而忘大义，终举叛旗，杀我边民，抢我财物，毁我城池。朕亲率大军，如秋风扫落叶，生擒二叛臣而还。二臣叛国，罪不在赦

听到这里，曹毅、刘卫辰吓得腰杆一弯，趴在了地下。苻坚与群臣寂静无声，只听黄门官继续念道：

然朕闻古人有言，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故生怜悯之心，行以德报怨之举。恩准特赦二叛臣不死，夺曹毅右贤王、刘卫辰左贤王之爵位，册位曹毅为雁门公爵、刘卫辰为夏阳公爵，准其回匈奴统领旧部。两公爵应洗心革面，忠于秦国，与朕共兴大业。若有再叛，朕兴兵勘乱，如囊中取物也。曹毅、刘卫辰谨记之，勿谓言之不预也！

听到这里，曹毅、刘卫辰方才松了一口气，支起身子拚命叩头谢恩。苻坚令为他们松绑，穿上公爵官服，然后与群臣一起参加国宴。

宴会上君臣互致祝贺，笑语欢声不绝。王猛在与曹毅、刘卫辰碰盏时，说：“祝二位新封公爵，今晚安排在客馆歇息，明日吾将拜见二公。”

曹毅、刘卫辰早知王猛乃前秦重臣，一言九鼎，对王猛未敢稍怠，此时更是千恩万谢。王猛道：“二公应谢天王洪恩。前二月，二公为叛臣，吾故囚之入牢狱；今日二公新封，故请二公入客馆，此皆天王之旨，秦国之制，非臣所能违也。”曹、刘不知王猛明日会见有何意图，心中惴惴不安。

第二天，曹毅、刘卫辰还拥着官妓睡觉，听到“辅国将军王猛到”的通报，急忙起床迎候。出门一见，王猛今日一身戎装，未坐车，而乘马，身后跟着一群武士，一个个魁梧高大，浑身披甲，手执兵器，顿时吓得魂飞魄散。莫非王猛要来杀人？苻坚难道改变主意了？

王猛见二位惊悸之状，哈哈大笑，说道：“请二位公爵放心，猛今日前来，别无它意，乃请二位公爵一起校场阅兵。”

曹毅、刘卫辰随王猛来到校场，各路兵马已排好阵势等待。王猛登上点将台，简单说明了阅兵的目的，是为了庆贺天王陛下平定匈奴之大捷。然后开始阅兵。在军令官的号令旗下，先后演练了天阵、地阵、风阵、云阵、飞龙阵、虎翼阵、鸟翔阵、蛇蟠阵……

曹毅、刘卫辰见前秦部队静若处子，动若脱兔，进退自如，变幻无穷，

攻则锐不可挡，防则天衣无缝，看得眼花缭乱，瞪眼张舌。

阵法演练结束，王猛令邓羌、张蚝、吕光、杨安等猛将表演武艺。邓羌先表演射技，只见百步开外，一溜站出一队士兵，整整十人，每人都头盔上一朵红缨。邓羌骑在马上，拈弓搭箭，一箭出手，刹那射落第一名士兵头上的红缨。连发十箭，箭箭中缨。十名士兵捡起地上红缨，跑步过来呈给邓羌，邓羌手捧红缨，呈上点将台。王猛让他交给曹毅、刘卫辰过目清点，两人双手发抖，吓得面如土色。尤其是刘卫辰，在木根山被邓羌生擒活捉的情景仍历历在目，不堪回首，现在只是一股劲地说：“将军神勇，将军神勇”，结结巴巴说不出别的话来。

接着，由张蚝表演了徒手与猛虎搏斗，一只从笼中放出的大老虎吼声如雷，张牙舞爪，竟被张蚝骑上虎背，最后被活活扭断脖子而死。吕光表演了枪法，杨安表演了刀功……均为曹毅、刘卫辰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绝技。

王猛见曹毅、刘卫辰目瞪口呆，连大气也不敢出，问道：“二位公爵，都说匈奴善骑射，惯征战，与我秦军相比若何？”

曹毅、刘卫辰忙说：“匈奴与秦国相比，若小丘比高山，小溪比大河，何以比哉？”

王猛特意安排这次校场练兵，是为了显示军威，让曹、刘即使有叛心而无叛胆也。

看完军事表演，王猛解散部队，带着曹毅、刘卫辰参观市容，商店、仓库、作坊到处转了一圈。中午饭安排在饭馆中。下午又带他们转了郊区农家，在农家就餐。曹、刘见长安市场繁荣，物资充实，郊区农家殷实，安居乐业，社会秩序井然，行事遵法度，为人有礼仪，惊叹不已。

晚上，王猛才给了曹毅、刘卫辰官防文书，等翌日派兵护送他们返回匈奴旧部。王猛告诉他们，匈奴 6000 豪户已在长安有了官爵，不能随他们回去了。曹、刘二公爵听罢，欲哭无泪。王猛留下了这两棵大树，却已刨掉了大树的根，等到重新生根，要待何年？

前秦与匈奴的斗争，于公元 365 年用军事和外交的手段顺利解决。匈奴原准备投降代国，代国慑于前秦军威，也派使者燕凤前来上表称臣，承诺岁岁来朝，年年进贡。这成为前秦开年的一大喜事。

公元 366 年的上半年，前秦一片歌舞升平景象，而南邻东晋却战火不断。一方面在东北方向与前燕紧张对峙，更主要的是在西边与司马勋的叛军打得难解难分。直到 5 月底 6 月初，司马勋才兵败被擒。桓温将司马勋一家及其党羽全部斩首，将人头送到首都建康（南京）示众。

在平息司马勋叛乱时，东晋内战的战火烧到了前秦南部边界。苻坚颇为忧，问王猛“如之奈何？”

王猛本是汉人，不得已而效力于氏族政权。当年桓温未能将他带走，气量大小且胸怀异志使然也。王猛不能为东晋效力，至少不愿与东晋为敌。这些年东晋忙于对付前燕，基本上与前秦和平共处，使王猛不至于尴尬地与东晋作战。然而，现在战火烧到边境，苻坚把问题摆在了王猛面前，这无异于捅了他的痛处一把。

难呵！王猛看来不得不要与东晋见一回兵刃了。

王猛经过深思熟虑，向苻坚说：“我秦国之忧，不在南方，而在北方。晋国腐败，内部倾轧不已，大臣各怀私心，兴兵伐我几无可能。且燕国虎视眈眈，大有灭晋之心，晋合力对燕尚嫌力量不足，一时无力西顾秦国。陛下

可元忧也。”

说到这里，王猛有意停顿了一下，以观察苻坚的反应。他瞟了苻坚一眼，见苻坚脸上似有不悦之色，不等苻坚开口，紧接着说道：“不过，要使晋国不敢小视我秦国，当用以攻为守之策。”

“如何以攻为守？爱卿快言与吾知之。”苻坚刚才对王猛的怀疑已消除一半，兴奋地问。

“派一员智勇双全的将军，攻取其荆州一郡，以显军威。此次不求实利，但求威慑，让晋军闻之丧胆，不敢犯我。”王猛说。

王猛又与苻坚谈了如何既使东晋感到害怕，又不致激起东晋奋起反抗，以前秦为敌的打算。苻坚颌首赞同。突然问道：“依卿所见，朝中大将，孰能担此大任？”

显然，这是苻坚在考验王猛的忠诚。苻坚对王猛可以说百事放心，唯独在与东晋的关系上心存疑惑。种族的芥蒂在他心中并未完全割除，王猛这位汉人对汉政权东晋的政策，总让苻坚感到过于软弱，甚至有点怀疑他身在秦营心在汉。尽管王猛曾苦口婆心，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在这一点上似乎收效甚微。后来，在王猛死后，苻坚终于为此付出了灭国的代价。此是后后，暂且搁下。且说王猛见苻坚问他派哪位大将合适，立即答道：

“微臣不才，愿率军前往。”

“妙！”苻坚说，“爱卿率军伐荆州，吾无忧矣。”但是，在作战将领的人选上，苻坚用了心计，邓羌、张蚝、吕光等猛将他一个不给，只给前将军杨安、扬武将军姚萇二位。姚萇乃羌人，是姚弋仲八十多个儿子中的第二十四子，姚襄之弟。与其兄姚襄情深似海，一次战斗中姚襄战马受伤，且被围困，姚萇将自己的坐骑让给姚襄。姚襄问他让马之后自己怎么脱身，姚萇说：“有兄长在此，贼不敢近我也。”当年姚氏兄弟抬着老父的灵柩投奔东晋，受到殷浩的猜忌，多次派人暗杀姚襄并派兵袭击，逼得姚襄不得不违背老父遗愿而脱离东晋，成为独立的没有根据地的游击部队，终至姚襄战死。不得已，姚萇投降了前秦。受前秦厚恩。每念及此，姚萇对东晋可谓有切齿之恨。苻坚派他与王猛一起伐荆州，用他牵制王猛、监视王猛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

王猛佯装不知苻坚用意，连称：“陛下英明，有杨安、姚萇两将军相助，何愁大功不成耶？”

于是，在公元366年的7月中旬，王猛与杨安、姚萇率军2万，向南开拔。

当时，东晋的荆州军政长官（刺史）为桓温的老弟桓豁。桓豁还身兼黄门郎（皇宫禁卫军司令）、都督沔水七郡诸军事（七郡军事长官）以及新野、义城（湖北襄樊市）二郡郡长和江州刺史（九江地区军政长官）。公元361年他曾率军攻败前燕大将慕容尘，夺取中原重镇许昌（后丢失）。有大功。公元365—366年平定司马勋叛乱之役，桓豁也起到了组织协调的作用。桓豁有将才，但是一切全靠他哥哥桓温，只是桓温在政治赌场上的一颗子而已。因此，桓豁的任何军事行动完全受制于桓温，很难便宜行事，机断处置。

王猛瞅准了这一致命弱点，制定了速取南乡郡（河南浙川）的计划，令杨安、姚萇昼夜兼程，急攻南乡。南乡郡的军队被调去征剿司马勋的叛军，此时虽叛乱已平，但军队尚未回来，郡中只剩老弱病残组成的地方军。所以，甫一交战，晋军便非死即降，王猛大军加入无人之境，很快占领南乡郡治，俘获郡守。王猛令军队继续向前推进，20天内，汉水北岸的大片土地皆为秦

有。

前秦大军的迅猛进攻震动了东晋朝廷，东晋第七任帝司马奕（后被桓温所废，封海西公，故曰废帝）通过桓温，急令桓豁领兵反击。八月，桓豁大军到达新野，与王猛对峙。

此时，王猛面临着一个两难命题：与桓豁大战，一时的胜利是有把握的，桓豁的军事才能远非王猛的对手。但一时的军事胜利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从长远的战略利益上考虑，沉重打击东晋之后，就会迫使东晋对前燕取守势，而对前秦取攻势。前秦虽然经9年建设，国富民安，但与东晋和前燕相比，毕竟是个小国。不若继续让东晋与前燕对峙，前秦仍可收渔翁之利。但若不与桓豁交战，就此退兵，就会引起苻坚的怀疑。既然势如破竹，突然撤军而还，苻坚和朝臣将如何评价？王猛绞尽脑汁，想出一个主意。

桓豁用兵受制于桓温，而桓温勇于内争而怯于外斗，数次北伐不过装装样子以捞取更大的个人政治资本而已。他决不冒丢掉实力从而降低在朝廷地位的风险。想到此，王猛给桓豁修书一封，写道：

闻将军（指桓豁）昼夜兼程，统数万大军屯于新野，猛谨致敬意。猛闻晋朝大权，尽揽将军之兄（桓）温手中，而为兄所以能权倾朝野，非恃它也，惟赖将军及弟冲（桓冲）手中之兵也。将军镇荆州，冲镇扬州，建康命脉系于长江，而长江之要尽在桓氏之手。晋朝堂之中，欲夺桓氏兵权，置桓氏于死地者，非只一人，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高于岸，浪必湍之。然风所以难撼树，乃因树大根深也。若将军之兄温为树，将军及冲（桓冲）即为根。若根之不存，树将何依？猛观将军之兄数次北伐，无不适可而止，往往弃囊中之物而不取，何耶？望将军深思。将军幼时，父遭贼人暗算，一家孤几寡母，赖长兄温（桓温）苦撑，至今日桓氏一门，显赫晋朝，手握重兵者三人，实不易也，愿将军珍之重之。猛闻将军之兄少时爱博奕，债主强逼无奈，乃请赌圣袁耽（字彦道）救之。袁耽每赌必胜，搏者皆避之。袁耽乃衣穷汉之衣，帽农夫之帽，巧装田舍郎而博之。博者问曰：汝非袁彦道耶？袁点首。博资由十万至百万，见已为将军之兄还清博债，乃大笑曰：“吾即袁彦道也！汝等识之乎？”赌场之上，袁君可救将军之兄；而与敌国交战，袁君亦无能为力也。愿将军三思之。猛愿与将军相约：八月月圆之日各自退军，将军可不损一兵一卒，坐收光复失地之美名；猛则可高唱凯歌，凯旋还朝。如此两相便宜，胡而不为？若将军不允，猛将严阵以待。猛识将军，恐猛手下姚萇不识将军矣……

王猛让被俘南乡郡守将这封信送给桓豁，接着又给长安的李威写了一封密信，陈述自己主张，让他劝苻坚不可因小失大，从战略大局出发，批准撤军。李威这位“仲父”说话，在这个问题上比王猛要有权威，实在不行，他还可以在苟太后的床上吹“枕头风”。安排完毕，王猛令杨安、姚萇及各位将校严整军容，特别交待，如有晋军探子（侦察兵）前来，不得俘获，让其侦察，佯装不知，好让其回去报告。

桓豁收到王猛的信之后，读第一遍时拍案大怒，但愈读愈感到王猛说得在理。对是否交锋犹豫不决起来。王猛之名，他早有所闻，其兄桓温称之为奇才，悔当初未曾杀掉那个们蚤狂人。既然为兄都不敢小视，何况于我？他派出多路侦探，想得到王猛虚实之后再作决定。不久，探子纷纷回来报告：王猛大军军容严整，秋毫无犯，森严壁垒，粮草充足……于是乎，桓豁接受了王猛的建议，准备坐收光复失地的美名。

由于迟迟得不到李威的消息，王猛心急如焚。快到月圆之日，长安的消息才到，李威只写了“将在外”三字，此三字王猛何尝不知，只是遇到东晋这个汉族政权，他这个汉人才犯踌躇。左思右想，他决定仍按原计划行事，只是要让杨安、姚萇过过痛，给苻坚一个见面礼才行。他不得不作出一个让他的良心受到谴责的决定。

王猛将杨安、姚萇叫进帐内，说：“我等奉旨伐荆州，轻取南乡，席卷数郡，全赖二位将军之力也。”

杨安、姚萇谢过王猛的褒奖，说：“我等不过一介武夫，何功之有？首功当属将军运筹帷幄，奇谋妙计无穷也。”

王猛道：“二位将军不必过谦，吾当上表天王，为二位将军请功。不知二位将军对下步军事行动有何高见？”

杨安爽快地说：“王将军既为主帅，末将愿听令于将军也。”

姚萇沉默半晌才开口说道：“我军新胜，士气正旺，小小桓豁，不足为虑，不如全军齐发，与桓豁决一死战，然后渡过汉水，直取荆州。”

王猛点头说：“将军大忠大勇，气冠三军，非桓豁所能挡也。”

不等王猛说完，姚萇请令曰：“末将愿当先锋，与桓豁决战。”

王猛笑道：“将军壮志可嘉。但不知将军窃以为若关云长何？”

姚萇默然不语。王猛说道：“在吾看来，姚将军远在关云长之上。”

姚萇听罢大喜，再次请当先锋。王猛问：“当年，诸葛孔明离荆州赴西川时，对关云长有个生死系之的交待，姚将军知否？”

姚萇曰：“诸葛孔明留下四个字，‘联吴抗曹’，末将知之。”

王猛又问：“将军可知关云长之死耶？”

姚萇似有所悟，不再言语。

王猛道：“据吾观之，取荆州易，而守荆州难。曹操取荆州，未费吹灰之力；刘备取荆州，赖诸葛亮一计；陆逊再取荆州，一战而杀关羽，趁虚而入也。荆州乃江东门户，天下粮仓，江东势所必争。今日晋、秦、燕三国，无不委任荆州刺史，而秦、燕并未占其地，何也？荆州重镇，任命官吏以表示享有主权也。我若取荆州，窃以为有关云长之忧也。以秦国之力，与晋反复争夺荆州，北方强燕乃虎狼之国，岂不会趁虚而入潼关？西方邻国虽小，怕也会纷纷叛乱，秦国江山危矣！”

姚萇听罢，似觉有理，但觉得放弃取荆州会被人讥为怯战，说道：“王将军岂不怕天下人耻笑为怯么？”

王猛放声大笑，说道：“姚将军可闻匹夫斗力，将军斗智之古训？”这句话伤了姚萇的自尊心。

姚萇突然牛脾气上来，说道：“我等奉天王圣旨讨伐荆州，如只占一郡而归，当有负天王圣恩。末将愿逞匹夫之勇，直捣荆州，以报天王。”

王猛正色道：“军中无戏言，姚将军敢立军令状否？”不等姚萇答话，王猛继续说道：“当年姚氏兄弟遵老父遗言投晋，被殷浩逼反，如今殷浩已死，姚将军知否？”这段话上纲上线，明确告诉姚萇，即使你愿冒险，我还不放心你是否忠诚天王。

姚萇听罢大怒，吼道：“我姚家自投秦国，忠心可鉴，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王猛道：“姚将军息怒，将军忠心吾固知之，然桓豁狡诈，安知其未有离间之心？”

对姚萇的忠诚，王猛一直持怀疑态度。但姚萇绝不可能再投东晋，而是要积蓄力量，伺机在北方行事，因为羌人的根据地在甘肃（后来姚萇果然反叛前秦，建立后秦，自己当了皇帝）。对此王猛心如明镜，所以故意说他有可能受东晋离间，是想阻止他一意孤行地与桓豁交战。王猛的这一手收到了效果，姚萇不再提进军的事。

他继续说道：“二位将军能征惯战，战功赫赫，来日逐鹿中原，还有赖二位将军效力。现在吾意已决，收兵回朝。我秦国如今不缺粮草，惟缺人口尔，二位将军可将汉水北岸人口带回秦国，功莫大于此也。”

杨安、姚萇遵令而去，王猛却落下了辛酸的眼泪。身为汉人，掳掠汉人，何颜见汉族父老，然而他又不得不如此，大军游行一圈，岂可两手空空而回？只有这样，他才能向苻坚交帐。

八月十五月儿圆。王猛率领秦军踏上归程，秦军士兵一路高唱着凯歌，可掳掠的1万余户汉族人民哭声震天，扶老携幼随军而行。桓豁未派兵追赶，其少量先头部队只是远远地看着这支队伍向北而去。王猛在下达了不准抢掠汉民财物、打骂所掠人口的命令之后，不敢骑马，而躲进车中，将车帘遮得严严实实。他害怕看见汉民的惨象，害怕被人骂作汉贼。听到秦军的凯歌声和汉民的哭声，他的心碎了。

这是王猛在前秦用事之后，唯一一次对东晋的用兵，直到临死，他在临终遗言中还叮咛苻坚不可讨伐东晋。可惜苻坚未听。此是后话，按下不表。

王猛阴沉着脸，一路泪水地回到长安。……他用自己同胞的血泪，洗掉苻坚心中的疑云。功耶罪耶？

第七章 虎穴擒李俨

坚遣王猛与陇西太守姜衡、南安太守邵羌讨敛歧于略阳。张天锡率步骑三万击李俨，攻其大夏、武始二郡，克之。天锡将常据（常，《晋书》为掌，据《资治通鉴》改）又败俨诸军於葵谷，俨惧，遣兄子纯谢罪于坚，仍请救。寻而猛攻破略阳，敛歧奔白马……俨犹凭城未出，猛乃服白乘舆，从数十人，请与相见。俨开门延之，未及设备，而将士续入，遂虏伊而还。

——《晋书·载记第十三·苻坚上》

风流儒将西用兵，战与不战异凡人；
坐山观虎殊死斗，借刀杀得叛军沦；
白衣小舆入虎穴，谈笑之间李俨擒；
大智大勇惊鬼神，名将四海扬威名。

王猛率领大军和1万余户汉民返回长安，心中一直忐忑不安。除了觉得对不起汉族人民之外，尚不知苻坚的态度究竟如何。这些“战利品”能让苻坚满意吗？

在离长安还有二三十里的地方，王猛在车内突然听到侍从兵大喊：“李太尉到！”

王猛撩开车帘一看，李威一行已骑着马飞奔至跟前。他赶紧跳下车来迎接。

李威见王猛面容憔悴，明知他是对“将在外”三字心中没底，赶紧安慰道：“王将军伐荆州凯旋，可喜可贺也。”

王猛见李威满脸笑容，不拘太尉与将军的礼仪，故不称其官职，而称其为兄，说：“为兄所言，弟不知何意也。”

李威笑道：“老弟智胜诸葛，岂可不知？汝率军2万出征，回军仍是2万，未损一兵一卒，且带回1万余户百姓，岂不可喜可贺吗？”

王猛知道李威并未向他交底，乃拉李威上车，两人密谈。

李威接到王猛的密信之后，立即到苻坚面前做说服工作，中心意思是对东晋打一下，显示一下军威便适可而止，这对前秦最为有利。前秦的大敌主要是前燕，应采取稳住东晋，攻击前燕的战略。而且，前秦的后方并不完全巩固，还须准备应付随时可能出现的叛乱。苻坚听了觉得有理，但感到对东晋只攻地而不占领，不扩大版图，未免十分可惜。李威说服了半天，突然想到苻坚乃胸有大志的政治家，对这一战略岂可不懂？关键在于对王猛这个汉人伐汉心存疑虑。于是不与他讲战略问题而谈王猛其人。李威说，看一个人是否忠诚，不在于一时一事是否顺从主上的意图，而是看他是否从陛下的大业着想。王景略不逞一时的英豪，正是为陛下保存逐鹿中原的实力，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像王猛这样处处为大局着想的大臣乃大忠，而非小忠也。后来，李威又找了苟太后和苟皇后，她们又做了苻坚的工作。最后，苻坚的疑云全消，准备亲自迎接大军凯旋。在长安的城门以及大街上已建了凯旋门，还要在朝堂为王猛摆宴庆功哩！

王猛这才放下心来，所谓“伴君如伴虎”，他不得不防。王猛对李威说：“弟经吕尚书（婆楼）和为兄引荐，得遇天王，碑忠竭力，未敢稍怠，欲辅佐天王效秦皇汉祖，扫平六合、一统天下，此志虽肝脑涂地而不变更也，请为兄以告天王。”

李威点头告别，约定明日进城，将1万余户百姓安置在渭河两岸肥沃的土地上，由郡县分给田地，供给越冬粮食以及耕种所需的种子、耕牛、农具。李威走后，王猛令大军停止前进，整顿军容军纪，以备明日在城外接受天王苻坚的检阅。大部队不可以进城，接受检阅后将各自归营。

翌日，王猛令部队早早动身，提前来到城外校场，排好阵势，等待天王苻坚率文武百官前来检阅。

检阅非常成功，自不待言。且说王猛完成例行报告及指挥阅兵之后，随苻坚进城。他本骑着马，苻坚却违反皇家礼仪，邀请他一起坐天王的法驾进城。显然，这是苻坚的一个政治举动，表示我对王猛的信任超过了任何大臣，这一行动比任何语言都更有说服力。王猛当然不敢接受这个破例的邀请，反复推辞，苻坚才未坚持让他上车，而让他骑马跟在旁边走。此次伐荆州，是王猛当辅国将军后打的第一个战役，也是他军事生涯中亲自指挥的最小的一仗，但是对他的折磨却比后来一举消灭前燕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他才真正松了一口气。

王宫的庆功宴不过是例行公事，撇下不表。只说王猛回京才两个月，前秦的外交上便出现了一件大事：在前秦西北方向的前凉王国凉王张天锡，突然派使者前来，宣布与前秦断绝关系。自公元356年后整整十年，前凉的政局虽一直动荡不安，但一直臣属于前秦，其附属国地位未曾改变。现在新凉王张天锡宣布绝交，让前秦朝野为之震动。

前凉王国是一个汉族政权，首都姑臧（今甘肃省武威县），拥有凉州、沙州、河州等三州之地，武装部队十万。早在公元301年便已由张轨立国，比前秦诞生正好早半个世纪。从立国到这一年（公元366年），已历经六代君王，现任帝本为张玄靓。张玄靓在公元355年登极时才7岁，完全是一个傀儡，他的上台经过大臣们的反复厮杀混战，其过程可以写一部前凉演义，撇下不表。前凉王国既是汉族政权，又孤悬于西北，所以能在群雄争霸中存在于半个多世纪，除了山河险固、地处偏远之外，一个重要原因是采取了十分灵活的外交政策。因为是汉族政权，所以历任凉王上台都要派使臣到晋帝国称臣，请求正式任命，汉族人民以晋为正统，所以便不以前凉为叛国，而自己也未当亡国奴，仍是晋朝的子民。另一方面，前凉在北方的强国面前巧妙周旋，谁对自己形成了威胁，便俯首称臣。汉赵帝国（匈奴刘氏政权）强大时，它向汉赵称臣；后赵帝国（羯族石氏政权）强大时，它又向后赵称臣。总之，前凉颇有一仆几主的味道，在大国的夹缝中求生存。前凉王国向前秦称臣，时在公元356年。当时前秦并未派一兵一卒，全靠阎负、梁殊两位军事外交家的三寸不烂之舌。这两人是前秦晋王苻柳手下的参军。他们出使前凉，威逼利诱，把个前凉的重臣张瓘（官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吓得魂不附体，于是以8岁凉王张玄靓的名义向前秦称臣。后来，前凉内乱不断。先是张瓘专权行暴政，被辅国将军宋混所杀；宋混死后由其弟宋澄辅政，此公虽忠心耿耿，但反应迟钝，辅政才5个月，就被张邕所杀；张邕掌权后淫乱放纵、结党营私，又被张天锡所杀。张天锡是凉王张玄靓的叔父，上台后专横跋扈。公元363年，张玄靓生母郭氏欲除之未成，反而让张天锡察觉而大开杀戒。14岁的张玄靓吓坏了，将王位让给了张天锡。就这样，张天锡仍然派人暗杀了张玄靓。

张天锡小名独活，字公纯嘏，因人们笑他以三个字为字，故取掉了头一个公字。上台之后，立即派使者向东晋称臣，并释放了被扣压达十多年之久

的东晋御史俞归。东晋朝廷封张天锡为大将军、大都督、督陇西关右诸军事、护羌校尉、凉州刺史、西平公。张天锡少有文才，颇有文名，但花天酒地，耽于声色。上台三年，即宣布与前秦断交。一是迫于东晋朝廷的压力，二是自认为前凉强大，前秦不足为虑。

在如何处理这件外交大事上，苻坚与王猛的意见是一致的，即趁机进行军事征讨，给张天锡一个教训。苻坚与王猛正在商议的时候，西部的坏消息不断传来。

“陇西（甘肃陇西县）郡守李严叛秦降凉！”

“羌人敛岐（敛，羌人之姓，岐单名）在略阳（甘肃秦安县）聚众 4000 余家叛秦，向李严称臣。”

据传来的可靠情报，李严志得意满，在略阳一带委派郡长、县长，并且同时又断绝了与前凉的关系，大有独立称王的味道。

听到这个消息，王猛不禁哈哈大笑。苻坚不解，问道：“叛党作乱，国之大忧，爱卿何以大笑？”

王猛继续笑道：“陛下之忧已解大半矣。臣所忧者，李严死心塌地降凉也，现今他妄想称王，同时与凉国断绝关系，张天锡岂能坐视不管？我欲讨伐凉国，正愁没有托辞，张天锡若讨伐李严，正给我一个送上门的借口。我军与凉军都去讨伐李严，交战的机会便到了。若我直接出兵进攻凉国，势必引起晋国的军事反应，现在以讨李严的名义出兵，晋国坐视不管勿疑，陛下不必担心南方矣。至于小小敛岐作乱，平了李严，羌乱自平，不必为虑也。李严之叛，正给陛下收一箭双雕之效，一可一举平定叛乱，二可顺手教训凉国，让张天锡老老实实。如此好事，岂不值得微臣为陛下高兴吗？”

苻坚听罢，大喜过望，说道：“那就有劳爱卿挂帅出征，不知需要多少人马？”

王猛答道：“一万七千足矣！”

苻坚笑道：“爱卿此去，面对叛军和凉国大军，只带一万七千人马，吾恐不济矣！”

王猛道：“陛下尽可无忧，战争胜负固须兵力，但兵在精不在众，胜在将斗智而不在兵斗力。”

苻坚问王猛挑选哪路兵马，王猛说：“陇西太守（今甘肃省陇西县）姜衡，南安太守（今陇西县西北）邵羌，手中各有 5000 兵马，朝中再抽 7000 人马即可。愿请杨武将军姚萇与臣同往。”

“姚萇！”苻坚十分赞成。姚萇是羌人，叛乱的敛岐也是羌人，并且都是姚萇老父姚弋仲的旧属，让姚萇去平敛岐，易如反掌也。但王猛说道：“陛下不可忘了，用此姚萇，大凶大吉，二者必居其一。”

王猛分析道：“此次平敛岐，只带一万七千人马，非姚萇不可。羌人之勇猛，陛下知之远胜于臣。与之力斗，杀人一千，自损八百，非上策也。羌人怀念姚弋仲和姚襄，只要姚萇一到，势必纷纷归顺，我可刀不血刃而尽收敛岐之众，敛岐孤立，斩之如割草芥矣，此乃大吉。姚萇得羌兵，力量壮大，但有臣在，量其不敢有贰臣之心。姚萇当年归秦，乃迫不得已，非降不可以存身也。虽蒙陛下圣恩，但无时不在重温旧梦，其叛秦乃迟早之事，此乃大凶，陛下固当时戒之。但如今秦强，姚萇不至作以卵击石之举……”

苻坚听了王猛的分析，对姚萇的二心仍不以为然。王猛又将出征的战略详细给苻坚汇报了一遍，苻坚兴奋不已，催王猛赶紧出发。

王猛点齐兵马，离开长安。但到达陇东（略阳）边界之后，便下令安营扎寨，不再前进。王猛命令，有私自出战者，斩！

苻坚在长安听说王猛按兵不动的消息，派人催促王猛进军。王猛写信回禀苻坚：“陛下尽可在长安高枕无忧，臣所以按兵不动者，乃待凉国张天锡南渡黄河也。”

前凉与陇西、陇东隔黄河南北相望。如前所说，敛歧据略阳（陇东），而投李俨，李俨据陇西（南安）。李俨先叛秦投凉，后又叛凉，欲独立称王。凉国国王张天锡听说李俨欲独立称王的消息，势必要兴兵南渡黄河讨伐。如不等张天锡渡黄河，王猛便展开进攻，一是逼迫李俨和敛歧背水一战，前秦就会因斗困兽而付出大的代价；二是将李俨逼急了，他就会再次投降凉国，这样李俨、敛歧和凉国便结成了统一战线，共同对付秦国，且给东晋以在南部兴兵策应的借口。权衡利弊，王猛按兵不动实属最有利的战略行动。

苻坚看了王猛的禀报，唯一不放心的是：张天锡会南渡黄河吗？

对此，王猛十分有信心。张天锡靠政变上台夺取了凉王宝座，受到东晋王朝的青睐，毅然与前秦绝交，正想靠武功树立自己在凉国的威信，同时也给东晋王朝一个见面礼。南渡黄河讨伐李俨，既可扩大凉国国土，又可讨得东晋王朝的欢心，志得意满的张天锡绝不会放弃这个机会。听了王猛的这一分析，苻坚在长安才彻底放心，一任王猛自主用兵。

王猛在陇东边界按兵不动，每日让士兵操练，同时让士兵多多准备木材、牛粪，作取暖之用。眼看冬天过去，春天来了。到了阳春三月柳花飞的时候，王猛等待的好消息终于传来。

凉国元首张天锡动员了全国一半以上的兵马共约6万人，准备南渡黄河讨伐李俨。具体部署为：张天锡亲率3万大军离开首都姑臧（甘肃武威）。驻扎巷松（武威县东南），派前将军杨邈率兵1万南渡黄河向金城（今兰州市）进攻，另外派征东将军常据和游击将军张统各率1万兵马，分别在黄河上游向左南（青海民和县西北）和白土城（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县东南）推进，以堵住李俨西逃之路。

王猛听报，笑道：张天锡如此用兵，可谓懂兵法耳。然撇下我王猛来用兵布阵，岂有得胜之理？张天锡之兵，为吾所用矣！

姚萇、姜衡、邵羌听了不解其意，问道：看张天锡如此架势，是非取陇西不可，李俨之地将尽为凉国所有，王将军何出此言？

王猛笑道：“用兵之机，非尔等所能尽知也。诸将请勿再言，听令行事。”

诸将不再言语，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有姚萇似有所悟。王猛见姚萇在默默点头，于是多了一块心病。这个姚萇！现在还正是用他的时候，但终久必须除之，此人将来必是前秦的大患！

“姚将军听令！”王猛叫道。

姚萇正在思考王猛的战略，突听王猛叫他，猛然答道：“未将在！”

王猛道：“令你率兵2000当先锋，向略阳进发。”

“未将遵命！”姚萇支吾道：“只是……”

“只是什么？”王猛追问道：“你认为2000兵马太少？是不？”

姚萇不敢再开口要兵。王猛接着说：“给你2000兵马，且非精锐之兵，老弱辘重之兵也。”

姚萇与诸将都弄糊涂了，用老弱辘重之兵当先锋，自古闻所未闻！王猛道：“谨记，拨你2000老弱辘重之兵打先锋。本将军并非让你厮杀，而是让

你占略阳也。”

姚萇感到十分受气，回到家乡父老面前，王猛只让带老弱辎重之兵。心里正在犯嘀咕，王猛问道：“姚将军是羌人否？”

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姚萇不高兴地答道：“未将何族，王将军知之也。”

王猛又问：“敛歧所部羌人否？”

一听这话，姚萇有些火了，没好气地答道：“不知王将军问此何意？”

“别无它意，”王猛道：“恭喜姚将军可为秦国天王建立大功，且衣锦还乡也。”姚萇似有话要说，王猛挥手止住他，接着讲：“据吾所知，略阳羌人，至今怀念姚将军的老父姚戈仲老将军。姚将军进略阳，可兵不血刃，只须多打姚家旗帜，散布姚将军归来的消息，所带辎重物资，适当发给羌人。羌族父老必箪壶食浆以迎将军，敛歧众叛亲离，只得逃奔他处。将军岂非兵不血刃而建大功耶？”

诸将恍然大悟而欢笑起来，姚萇却突然跪在王猛面前，说：“未将愿亲斩敛歧，以效忠天王！”

王猛早已料到姚萇会如此请求，好个狡猾的姚萇！一个怀疑他不忠，一个要表示他大忠。这种斗智比战阵斗法更需要智力，王猛愈加感到姚萇是个难以应付的家伙。听了姚萇请求，他哈哈大笑道：“鄙谚曰，杀鸡焉用牛刀？姚将军将另有大任，斩敛歧可由他将前往。”

姚萇彻底明白了，王猛是存心不让他手握重兵。心里明白，又不敢发作，只得问道：“不知王将军将赋予未将何许大任？”

王猛道：“羌人随敛歧作乱，人心惶惶，欲安定人心，稳定略阳，非姚将军不能也。吾欲奏请天王，命姚将军兼任略阳郡守，愿姚将军广播天王圣恩，使羌民永世归附天王，为戎狄之族作榜样，让各族共处，共奔繁荣。倘如此，姚将军之功，远在斩敛歧之上也。”

弄了个半天，王猛是趁机剥夺了姚萇的兵权，让他当地方官。不过，放姚萇统羌人，也无异于放虎归山。但王猛从大局考虑，不得不如此。东晋以来的种族仇杀是王猛亲眼目睹过的，政策上稍出偏差，往往用多少万军队镇压都尤济于事。对于前秦后院的羌族之乱，目前最便捷最可靠的办法是利用姚萇。利用他的威信而不给他精兵，至少相当时期内他不敢作乱。

王猛接着交待姚萇，略阳收复后，吾将率大军西进，后方勤务，全赖姚将军，望姚将军不负天王圣恩，与吾同心协力，擒李俨而退凉军。

姚萇带领兵马出发，与其说是一支军队，倒不如说是一支骡马运输队。不过所打旗号上的“姚”字十分明显。“姚萇回来了”的消息不翼而飞，很快传遍略阳地区的羌族村寨。诚如王猛所料，羌人箪壶食浆以迎姚萇。羌人中有头有脸的人物，无不跑到姚萇面前挂号。连略阳城中敛歧身边的人，听到消息，也秘密出城投奔姚萇。敛歧眼看众叛亲离，手下只剩下几个铁杆，吓得手足无措，也准备打起白旗，向姚萇投降。

“不可！”敛歧的一位高参劝谏道，“现在投降姚萇，等于往虎口投食也！”

“何也？”敛歧问。

高参答道：“若降王猛，或许尚有一条活路；若降姚萇，则非死不可。姚萇为了表示他对苻坚的忠诚，解除王猛对他的怀疑，非杀我等不可。”

敛歧道：“我等均是姚萇老父的旧部属，投降之后，和姚萇一起反秦，岂不更好？”

高参道：“你忘了姚萇身后有个王猛么？王猛何人？只怕十个姚萇也非其对手。姚萇纵有反心，怕也无此胆也。”

情急无奈，敛歧趁姚萇未到之前，带领少数亲信奔白马（甘肃省成县）而去。

姚萇未遇任何抵抗进入略阳。刚进城，苻坚任命他当略阳郡守的命令就到了。王猛进略阳没有停留，派南安郡守邵羌向白马追击敛歧。特别交待：只准生擒，不准诛杀！邵羌遵命而去，姚萇的脸上却多了一块愁云。这个王猛，是想留下敛歧牵制我也！

王猛率军向西急进，然而一与李俨的叛军接触，王猛却严令部队不准交战，而是森严壁垒，坐观动静。手下将领纷纷请战，王猛一概不准。有位下级军官实在按捺不住，未经批准，带兵偷袭李俨叛军，大有斩获，俘虏数十人而还。王猛听罢大怒，下令将这位下级军官斩首，将俘虏全部放回。

陇西郡守姜衡等大惑不解，对王猛说：“我等奉天王之旨讨伐李俨叛军，王将军却严令不准出战，现在张天锡的各路大军猛攻李俨，我等恐陇西之地将为凉（国）有，而秦（国）失陇西矣！”

王猛听罢，大笑不止，姜衡问道：“不知王将军为何大笑？”

王猛止住笑，说道：“吾所笑有三，汝等不知也。张天锡急攻李俨，乃是助我平叛也，此一笑……”

姜衡等仍然不解，问道：“张天锡急攻李俨，乃是觊觎我陇西之地，何以言为我平叛？”

王猛道：“吾问汝等，当年曹操急攻荆州，刘备向何处去也？”

姜衡答曰：“投孙权而去。”

王猛道：“张天锡如今急攻李俨，李俨将向何处去？”

姜衡等一时语塞，王猛笑道：“李俨将向我投诚也。李俨夹在两个敌国之间，一个急攻，一个不攻，情急之中，他只得投不攻的一方，以保住一条性命。”

姜衡又问：“万一他不向我投诚，又将如何？”

王猛道：“将帅用兵，不可只考虑一种可能，而应考虑到各种可能。万一李俨拒不向我投诚，亦是我军之大吉也。张天锡讨李俨，志在得陇西之地，必不惜代价进攻，李俨亦作困兽之斗，无论孰胜孰负，势必两败俱伤。而我坐山观虎斗，养精蓄锐，以观成败，待其两败俱伤时勇猛出击，陇西之地必归我有！此吾所笑者二。”

姜衡等听后，一个个佩服得五体投地，盛赞王猛神机妙算，智慧超人，问道：“那么，王将军所笑者三呢？”

王猛又是一阵大笑，说道：“吾所笑者三，乃是汝等急功浮躁，私下骂吾胆怯也。”

姜衡等听罢，面面相觑。好个统帅王猛，连我等私下议论都已听得清清楚楚。可他听到之后竟像无事一般，今天才似乎无意地讲了出来。于是，诸将顿感王猛有几分神秘，连忙跪下道：“王将军大智大勇，非我等所能及也，愿随将军出生入死，在所不辞。”

王猛连忙将诸将扶起，说道：“我等都是天王陛下的臣属，愿与诸将同心协力，完成平叛大业。吾将奏请天王，为诸将请功也。”

王猛与诸将继续分析战局，要求情报官随时报告东晋在南方的行动，特别是张天锡与李俨战争的态势。他对诸将说：“吾等名为平李俨，实则与凉

国作战也。请诸位认真研究凉国军队的作战特点，准备与之一战。”

各路情报不断报告给王猛。

东晋对张天锡南渡黄河攻击李俨只有道义上的支持，军事上未作任何反应，也无暇作出反应。前燕镇南将军慕容尘兴兵攻击东晋的竟陵郡（郡治湖北省钟祥市），竟陵郡守罗崇正与慕容尘激战之中。种种迹象表明，东晋的桓温、桓豁（荆州刺史）兄弟，不会在南边策应张天锡。王猛可放心在西边用兵。

再说凉国的张天锡，所率大军分三路渡河，对李俨展开猛攻。李俨叛军节节抵抗，战况空前激烈。但李俨终不抵张天锡的三路大军，先是丢掉金城（兰州），接着丢失大夏（甘肃省广河县西北）、武始（甘肃临洮县）二郡。凉国的征东将军常据在左南（青海民和县西北）渡过黄河，与李俨在葵谷（甘肃省永靖县）决战。

王猛一面催军向西急进，一面派飞马送信报告苻坚。在报告了前线战况之后，王猛认为葵谷会战，李俨必败无疑。李俨无他路可走，只有退守抱罕（fú h n 甘肃省临夏县西南）。此时，别无他路的李俨很可能向我秦国投诚。这样，我平叛战争的性质便马上转变为与凉国的战争。我与凉国必有一场恶战，务必将凉国军队赶过黄河，平定陇西……

苻坚刚刚接到王猛的报告，突听黄门官通报：“叛将李俨派使者来降！”

苻坚大喜，赶紧召见。来者是李俨的侄儿李纯。他见了苻坚跪在地下磕头如捣蒜，连称“罪臣罪该万死！罪该万死！”听苻坚说赦他不死之后，他才像筛糠似的递上了李俨的降书。

李俨的降书装在一个羊皮信封里，用毛笔写在一方帛上。苻坚令人拆开，念给他听。

降书的主要内容是表示认罪，悔恨自己受了凉国的怂恿，一时糊涂，断绝了与秦国的关系，有负天王圣恩，也对不起自己的祖宗和陇西百姓。由于自己的糊涂，使凉国军队南渡黄河，人民生灵涂炭，现在请天王宽恕小人的罪行。目前自己手中还有精锐兵马数千人，愿全力与辅国将军王猛一起对凉国作战，将功补过。并请天王陛下多派救兵，以一举消灭凉军。从今而后，永世忠于天王，做秦国的顺民。

苻坚批准李俨投降认罪，让李纯赶紧回抱罕（甘肃临夏县西南）告诉李俨，令他与王猛同心协力，对付凉国。

对于前凉与前秦断交，苻坚一直耿耿于心。现在，王猛终于要与凉国正面作战了，苻坚不禁兴奋不已。为增强王猛的力量，苻坚特令前将军杨安、建威将军王抚率领精锐骑兵2万人，昼夜不停地赶往抱罕，救援李俨，与凉国作战。

杨安、王抚所率2万骑兵的到来，使王猛如虎添翼。王猛令陇西郡守姜衡占据白石城（甘肃省成县），一者作后方供应，二者监视姚萇以防不测；令王抚进驻候和（今地不详，但肯定是在陇西，可掩护策应主力向抱罕进军）。王猛只在身边留下一员大将杨安。

王猛对杨安说：“去年伐荆州，将军神勇未得尽情施展，已让桓豁退避三舍，不敢轻举妄动耳；若说去年吾不让将军轻易出战，而今日吾欲将军大显神威，破阵杀敌，多多益善耳！”

杨安见王猛对自己特别器重，表示挤死杀敌的决心。王猛对杨安说：“事不宜迟，我等必须赶在凉国军队攻克抱罕前与凉军决战。”两人率领军队昼

夜疾行，赶到抱罕以东约 20 公里处，选择有利地形，扎下营寨。

前凉国元首张大锡在凉军克大夏、武始二郡之后，将大本营移到了左南，亲自遥控对抱罕的攻击。眼看李俨已不堪一击，抱罕指日可下，听说王猛率兵前来救援李俨，勃然大怒，急令前将军杨暹率军 3 万与王猛决战。同时，令征东将军常据、游击将军张统分别从左南、白土向抱罕急进，与杨暹会合，务必一举歼灭王猛，尽收陇西之地。张天锡自恃三路大军兵强马壮，渡过黄河，随常据大军前进。

如前所说，张天锡此次讨伐李俨，动员了全国一半以上的兵力，共约 6 万人。如果等到张天锡的三路大军全部在抱罕城下集合，王猛不仅难以吃掉，且有失败的危险。王猛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决定首先对杨暹展开攻击。

王猛对杨安说：“凉国前将军杨暹骁勇，此次随张天锡南下，先克金城（兰州），后占大夏（甘肃省广河县西北）、武始（甘肃省临洮县）二郡，又与常据一起在葵谷（甘肃省永靖县）大破李俨，可谓一路过关斩将，未遇敌手。张天锡三路大军，数杨暹战功最大，他正欲攻下抱罕，来个功德圆满。屡战屡胜使他不会考虑失败的可能，只想一鼓作气，取得更大的胜利。我军自出长安以来，兵不血刃，未曾一战，以逸待劳，士气正旺，消灭杨暹预料之中耳。然杨暹骁勇超群，不可与之硬拚，当用计而制之。”

王猛秘密给杨安交待一番，让杨安留在大营按计而行，王猛亲率 1000 骑兵，出营向杨暹大营而去。

王猛来到杨暹大营之外，让士兵对着敌阵破口大骂。很快消息报给杨暹。秦将王猛前来叫阵。杨暹听罢大怒，策马操刀冲出大营。王猛只提宝剑而未带长兵器，骑在马上巍然不动，口中骂道：“凉贼杨暹，竟敢渡河犯我秦国边境，若要性命，赶紧下马就缚，否则死无葬身之地也！”

杨暹听了，吼道：“吾自渡河以来，百战百胜，无人敢敌，你王猛一介书生，敢来找死？”边吼边掩兵杀将过来，王猛早有准备，掉头便跑，只听后面马蹄之声如雷，鼓声震天，前凉大军高喊“活捉王猛”的口号，穷追过来。王猛不敢回头，只顾拚命奔逃。一些掉队骑兵，活活被凉军马队踩死，一副丢盔弃甲的惨败情景。杨暹愈追愈来劲，也顾不得整顿队伍，布兵排阵，整个部队拉成一条长龙，渐渐进入一条长长峡谷。追敌进峡谷本是兵家之大忌，但杨暹求胜心切，竟未曾顾之。等他发觉峡谷长得似乎无边时，猛然想到有遭伏击的可能，赶紧勒马放慢速度，寻思对策。但当他想指挥部队退却和抢占有利地形时，已经不可能了。他的部队像潮水一般直涌进来，势不可挡，如果前面停下，就会遭后面部队的践踏。无奈，只得冒险继续追击，以尽快脱离峡谷。

然而，杨暹的这一侥幸心理很快便被击得粉碎。就在他迟疑的一刹那，王猛突然踪影全无了。只听得后方响起隆隆炮声，峡谷两边的山上打起前秦的军旗，滚木擂石铺天盖地而下。峡谷之中，人哭马叫，乱做一团，要想重新杀回去，已是异想天开。毫无办法，杨暹只得带领少数亲兵继续向前。

直追出谷口，杨暹身后只跟着百余骑。杨暹举目一看，秦军已列好阵势等着他。王猛和杨安骑马并在阵前。杨暹尽管骁勇无敌，但此时已胆裂魂散。只听王猛哈哈大笑道：“杨将军受惊了！吾所以不用滚木擂石击向杨将军，念将军乃难得将才也。若将军投奔秦国天王，吾将保举将军不失在凉国之位。”

杨暹尽管已如丧家之犬，但大声答道：“我受凉国大恩，岂有降秦之理。

今日之败，乃误中汝之诡计，愿与将军决一死战，以见分晓。”

王猛笑道：“我秦国勇将如云，何劳本帅出战？汝为凉国前将军，杨安为秦国前将军，汝二人可比试高低，吾在此观战如何？”

说到这里，杨安早已按捺不住，跃马横枪冲上前去。杨安与杨透使出浑身解数，大战数十回合，而难分胜负。杨透毕竟孤军陷入罗网，渐渐不支，几次被杨安刺伤。眼看杨透只有招架之功，王猛喝令“住手！”

杨安正欲趁势斩了杨透，突听王猛命令住手，大惑不解，王猛曰：“请杨安将军刀下留人才也！”

王猛对杨透说：“将军命运，不言自明矣。将军无意降秦，死之将至仍念张天锡之恩，可谓忠义壮士耳。吾奉命讨伐逆贼，不杀壮士，故放将军一条生路。”说罢，令部队让开一条通道，叫杨透通过。

王猛向杨透摆手曰：“壮士后会有期。”杨透也答曰“后会有期”，策马飞奔而去。

杨透走后，杨安问王猛道：“不知王将军何以放笼中之虎？纵虎归山，恐有后患。”

王猛道：“放他为张天锡报信也。我之军威，杨透领教够矣，归去传开，凉军必谈虎色变，吾再退之，易耳。”

王猛令杨安清点战果，经初步统计，此役共消灭杨透所部 1.7 万余人，整个战场，尸横沟谷，少数冒死爬上山梁的凉兵，无不被生俘。（关于这段史实，《晋书·载记·张天锡传》和《资治通鉴》卷 101 均载张天锡败绩，通鉴明载“俘斩万七千级”，独《载记符坚传》说“猛不利”。史家多认为《荷坚传》有误，疑下有脱漏或笔误）

王猛令部队打扫战场，掩埋凉军尸体，然后归营休息。

张天锡从西北方向带着常据、张统两路大军赶到抱罕，听说杨透大败，亦安营扎寨，停止前进，与王猛在抱罕城外对峙。此时，奉命追击敛歧的南安郡长邵羌已完成任务，在白马（甘肃省成县）生擒敛歧，押解回到大营。王猛的手下又多了一员战将，兵力更为集中。

这时，杨安、邵羌还有在后方的陇西太守姜衡、建威将军王抚以及杨武将军、陇东太守姚袭纷纷当面或上书向王猛请战。王猛令各将各守本职，操练部队，不可出战，告诉诸将：“吾自有退敌良策。”

王猛将杨安和邵羌请来，设便宴招待二位功臣。席间，王猛只是一个劲地赞扬杨安破杨透的勇敢与智慧，夸奖邵羌生擒敛歧的神勇及考虑周全，闭口不谈下一步的军事行动。杨安、邵羌急于建功，说道：“杨透乃张天锡之主力，杨透惨败，常据、张统必如惊弓之鸟，我若趁势攻之，张天锡可擒也。”

王猛点头说，“二位将军所言极是，然不知二位是否想过，若我擒张天锡，将会产生何种结果？”

杨安说：“先擒张天锡，然后北渡黄河，一举灭凉，凉国版图尽为我有也。”

王猛一边请二位将军喝酒，一边缓缓说道：“杨将军所言，若中国只有秦凉二国，是谓上策也。但将军忘了我秦国东有强燕、南有晋朝，此两只老虎一直盯着秦国这块肥肉，必欲吞之而后快。若我灭凉国，晋朝不会坐视，燕国怕也会趁虚而入耳。因此，不若让凉国暂时存在，使其不敢犯秦，岂不对秦更有利耶？且不说我灭凉会付出相当代价，灭凉之后日子也难以平静，凉国所以立国 50 余年而能苟延残喘，因其对晋称臣也。突易秦旗，内乱将不

断也。”

杨安、邵羌听了王猛的分析，频频点头，称赞“王将军高见”。王猛继续说道：“我秦国之大敌乃燕国耳，此乃虎狼之国，与我必有恶战。中原大地，大江之北，非燕灭我，即我灭燕，二者必居其一。而如今燕大而我小，燕强而我弱，但只要我励精图治，伺机行事，用将得人，灭燕统一北方，迟早之事也。我等在此不可久留，以防燕西出，防晋北进也。秦国地少兵寡，不可两面作战，唯有集中兵力对付一方，才可成就大业。愿诸将莫再提灭凉之事。待我将来灭燕之后，再来灭凉，举手之劳耳。”杨安、邵羌佩服之至，问道：“王将军所说的退张天锡之策，可否让我等略知一二。”

王猛道：“诸位尽可在此放心饮酒，我料张天锡的回信快要到了。”

再说张天锡见杨透大败，主力部队丧失殆尽，坐在大营中进退两难。若向王猛进攻，实在是已力不从心，十有八九又吃败仗；若退回黄河以北，面于又实在放不下来，出兵近6万，国家元首亲自率领打了1个多月，结果叛臣李俨仍躲在抱罕城中，主力部队又险些被王猛全歼，回去如何向国人交待。征东将军常据、游击将军张统出兵以来，也是一路报捷，未吃败仗，于是鼓动张天锡与王猛决一死战。正在张天锡犹豫不定的时候，败将杨透带着约1万残兵前来会合。张天锡问杨透：“损失多少人马？”杨透答道：“三分失其二也。”又问秦国主帅王猛如何，杨透将自己失败的过程讲了一遍，说：“王猛其人，神出鬼没，用兵布阵，虽神鬼莫能及也。”杨透带回的士兵，说起王猛和秦军，无不谈虎色变，惊恐不已，有的甚至张口而不能言。这种情绪像传染病一样，很快散布在凉军军营之中，凉军士兵一个个心无斗志，思归家乡。张天锡本一介书生，官场斗争是一把高手，治军作战却并无特长，此时便六神无主，进退失措。正在这时，张天锡忽听兵士来报：“营外有一人，自称王猛的使者，要见主公。”

常据、张统一听，连忙拔出宝剑，似乎王猛来了似的。张天锡强作镇定，命令将王猛使者带上来。

使者进帐，拜见张天锡，禀道：“秦辅国将军王猛有书信一封，嘱我亲呈凉王。”

手下将使者的信接过，递给张天锡。常据、张统手握剑柄，怒目而视使者。使者是王猛亲自挑选的一个有胆有识的参军，见此情景笑道：“吾一信使，手无寸铁，各位将军何必剑拔弩张？”常据、张统听后不觉脸红，握着剑柄的手松了下来。使者见到杨透，又笑问道：“杨将军别来无恙？”

“不得多言！此乃汝饶舌之处吗？”常据吼道。

使者再次下拜，对张天锡说：“王猛将军特别交待，让我将回信捎回。”

张天锡让常据将使者带到帐外，安排休息。自己专心看王猛的信。王猛写道：

“凉州大将军西平公阁下（不称其地为国，而称为州，不称其王，而称其东晋所封官衔，大有研究）：

吾秦辅国将军王猛奉天王陛下之命，西进救援陇西李俨，而非奉旨与凉州作战也。（这明显在逻辑上不通，故意如此而给张天锡一个台阶）。如今阁下亲率大军与吾对峙于抱罕，实出吾之意外。从今日始，吾当高筑城垒，加厚城墙，深挖护沟，等待天王陛下的下一个命令（明显的威胁！）。若双方对峙太久，吾与阁下都将精疲力竭，实非上策。若将军带兵回黄河以北，吾即带李俨返回东方，而将军亦可将所掠居民迁至西方，倘能如此，岂不两

便？愿将军三思！吾侍将军之复也。”

张天锡看了三遍，又将信递给常据、张统和杨透一一过目。杨透乃败军之将，没有开口。常据、张统看后却怒气难平，说道：“我君臣一月征战，就此北返，让天下笑我凉国无人耶？”

不过，张天锡此时并未优柔寡断，说道：“诸将勿言！王猛的信上写得清楚，他是来救援李俨，非为与吾作战；吾本来是来讨伐叛臣，也非为与秦国作战。吾意已决，收兵回国。”

显然张天锡的这番话矛盾百出，但事到如今，只能用这种自相矛盾的话给自己一个面子。他按上述话的意思给王猛写了回信，交王猛使者带回，下令班师回朝。

王猛还在帐中与杨安、邵羌饮酒，高谈阔论之间，使者进帐报告，张天锡的回信到了。王猛拆开一看，放声大笑，高兴得与杨安、邵羌干了满满一盅酒，说道：“吾一封书信，退了张天锡大军！”他把经过讲给杨安、邵羌听，三人又开怀畅饮。

酒酣耳热之时，王猛问杨安、邵羌道：“张天锡撤兵之后，就该收拾李俨了，不知二位有何高见？”

杨安主张攻城，王猛笑道：“既来救援，又兴兵攻击，于理不通也。”

邵羌建议派敛歧进城，劝说李俨出城迎接王师，趁势逮捕李俨。王猛沉思半晌，说：“此不失为一条妙计，只是所派之人不当。敛歧要去，非掉头不可也。李俨为表示悔改，岂有不杀他之理？”

邵羌问道：“王将军认为谁去合适？”

王猛答道：“吾去最好！”

此言一出，杨安、邵羌都吃惊地张大了嘴巴。杨安劝道：“李俨并非真心归顺秦国，只是想借我等之刀，赶走凉国军队，待我等撤军，见山高皇帝远，便又会叛变。如此狡诈之人，王将军身为主帅，岂可贸然入虎口？”

王猛说：“杨将军所言极是。李俨如果真心归顺，就该大开城门以迎王师。现在却四门紧闭，也不派使者前来联络，证明其贼心未改也。但若吾不亲去，其城门恐难开矣！”

邵羌也劝王猛不可前去，若有不测，三军无帅，恐怕张天锡又会返回抱罕。

王猛说：“此去冒险，吾非不知也，但为了快速解决问题，避免长期僵持，此险非冒不可。”

王猛作了周密的布置，让杨安挑选了数十名精壮武士以备急用，杨安、邵羌连夜准备。

第二天，艳阳高照，春风吹拂，在通往抱罕城门的大道上，一队老百姓穿着白色衣服，抬着一顶小轿来到城门口。只见轿子停下，从轿中走出一个高大瘦削的汉子，也穿着老百姓常穿的白色衣服。他手拿一把折叠扇，未带宝剑，一副文质彬彬、潇洒风流的模样。城下高喊：秦辅国将军王猛前来会见李俨将军！

城上守军见状，很快报告李俨。李俨派人在城楼上观察了半天，见王猛白衣小舆，手无寸铁，所带数十名侍从，也都未穿铠甲，未带兵器，一副老百姓打扮。于是，打开城门相见。

谁知城门一开，王猛的侍从随之涌入。本来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突然一个个拿出兵器来。原来，武士们将短兵器藏在衣服之内，城楼上的人没有

看出。武士们一涌而上，一下就将李俨的双手反绑起来。仓卒之间，李俨的手下一个个被这突然的举动吓懵了头。等他们反应过来，城外的秦军骑兵已风驰电掣般地奔自城下，夺门而入。李俨的部队一看主帅被擒，秦军又蜂涌入城，纷纷丢下武器，当了俘虏。

王猛来到李俨的官府，开堂审问李俨。王猛问道：“张天锡撤军后，你为什么不上马出城迎接王师？”

李俨被吓懵了，只得如实供出一切。

在王猛与凉军大战时，李俨住在城里坐山观虎斗。等到张天锡失败北返，他本有意开门迎接王猛入城。但是他的一位部将贺纯建议说：“明公一代英豪，将士骁勇剽悍，据守抱罕，固若金汤，凉军未能攻克，秦军也未必可以攻克。明公占有天时地利，何必出城让人家绑着双手？王猛所率不过一只孤军，千里跋涉，远道而来，将士疲惫不堪，后方供应线长，而且他们是奉命来救我们的，对我们一定没有警惕，不加防备，如果我们趁他们懈怠之时出城发动突袭，就可以打他个措手不及，将他们赶回东方。”听了贺纯的鼓动，李俨改变了出城迎接王猛的主意，对大家说：“我们求人家救命，人家来为我们解除了灾难，大难刚过，又反过来打救命的人，天下人将会如何评价我们呢？还不如坚守城他不出，等他们疲惫不堪，粮草不济，斗志全无，就会自动撤回长安。”这就是李俨没有迎接王猛进城的原因。

王猛听了，冷笑一声，令人将贺纯推出门外，一刀砍下了脑袋，骂道：“如此忘恩负义之徒，禽兽不如，留之必有后患！”

王猛任命立忠将军彭越为平西将军，凉州刺史，镇守抱罕。李俨的兵马尽归彭越改编。

李俨被打入囚车，还有斂歧，随王猛大军向长安进发。

经半个多月的行军，王猛才回到首都长安。苻坚亲自出城迎接，出征将士各有奖赏，不提。

在如何处理斂歧的问题上，王猛建议不仅要保他的命，而且要封他的官。苻坚问道：“爱卿何以如此关怀斂歧？”王猛道：“今日平斂歧全凭姚萇，岂知将来再平羌难不用斂歧？”苻坚知道王猛又在影射姚萇，说道：“爱卿勿多心也！”

但在如何安置李俨的问题上，王猛只一句“全由陛下处置”，未向苻坚提任何建议。李俨是汉人，他不想说什么。苻坚竟出人意外地封李俨为光禄勋，即宫廷禁卫军司令。让一个汉族叛徒担任如此要害的职务，苻坚的胆略不谓不大！此举连王猛也未曾料到。苻坚作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是想让李俨为他做一个宣传，以收复汉人的心。王猛对苻坚愈加佩服了。他感到的的确遇到了英明的君主，为这样的君主效力卖命，不枉此生。

第八章 蒲阪斩苻柳

晋公柳数出挑战，王猛不应。柳以为猛畏之，五月，留其世子良守蒲阪，帅众二万西趋长安。去蒲阪百余里，邓羌率精骑七千夜袭，败之。柳引军还，猛邀击之，尽俘其众。柳与数百骑入城，猛、羌进攻之。

……九月，王猛等拔蒲阪，斩晋公柳及其妻子。猛屯蒲阪，遣邓羌与王鉴等会攻陕城。

——《资治通鉴·卷一百一·晋纪二十三》

四路诸侯叛苻坚，苻氏兄弟相杀残；
王猛奉命讨蒲阪，用计斩得苻柳还；
一条无形离间计，得使慕容壁上观；
待到四路捷报传，从此前奏胜前燕。

公元 367 年，王猛计退张天锡和活捉李俨班师回朝后，苻坚即与王猛商议吞并前燕的大计。

苻坚道：“如今燕国与晋国在南方作战，你争我夺，已形成犬牙交错的拉锯状态，恐一时难以摆脱，正是我兴兵图燕的天赐良机也。”

还在王猛与张天锡对峙时，前燕的镇南将军慕容尘侵犯东晋的竟陵郡（郡治湖北省钟祥县），却不知东晋竟陵郡守罗崇是一个文武全才，慕容尘堂堂镇南将军被反击得狼狼大败，象缩头乌龟一样缩回了今河南南部的重镇宛城（南阳）。宛城本为东晋所有，由于公元 366 年东晋的南阳督护（南阳的最高军事长官）赵亿叛晋降燕，宛城遂为燕有。前燕对这位降将不放心，特派南中郎将（南翼禁卫军司令）赵盘从鲁阳（今河南鲁山县）南下，协助赵亿防守宛城（南阳）。

东晋竟陵郡守罗崇击败慕容尘之后，一发而不可收，与荆州刺史、桓温的弟弟桓豁会合，一直向北追击。慕容尘逃得无影无踪。公元 367 年 5 月，桓豁、罗崇攻击宛城，叛将赵亿弃城而逃，赵盘也逃回鲁阳（鲁山）。桓豁又攻鲁阳，赵盘逃至雒城（河南省南召县东南），被桓豁生擒。桓豁留一部分军队镇守宛城（南阳），班师回荆州。

这只是东晋与前燕拉锯战中的一次，在整个国境线上，两国的摩擦不断，双方一直剑拔弩张，未敢稍息。

听了苻坚的分析，王猛道：“陛下圣明，对燕国与晋国的矛盾分析得鞭辟入理。如今三国鼎立，只有善于利用矛盾才能生存发展。但是，东晋桓温所以不敢轻易北伐，是顾虑燕国的慕容恪也。只要慕容恪不死，我伐燕之事也不可急躁。”

苻坚点头称是：“爱卿言之有理。听说慕容恪病重，也许死期不远了。”

公元 367 年 5 月，从燕国传来了慕容恪逝世的消息。苻坚、王猛听了大喜。立即派人侦察燕国的动向。

秘密渠道传来的消息称：慕容恪临死之前，不止一次地对皇帝慕容暕说，吴王慕容垂的文韬武略，超过我十倍。先帝（指慕容儁，是慕容皝的大小子、慕容恪为老四、慕容垂为老五）因为我是他的兄长，所以便先启用了我。我死之后，希望陛下能将军国大事全交给他处理。在慕容恪垂危弥留之际，皇帝慕容暕（本年 18 岁）来向叔父送别，问他有什么临终嘱咐。慕容

恪说：“贤良的人讲过，报答主上大恩，最好莫过于推荐贤才。这位贤才纵然只是个建筑工人，也可以委任他挑宰相的重担，何况是您的至亲呢（慕容垂是皇帝慕容暐的五叔）？吴王慕容垂文武全才，是管仲、萧何一流的人物，陛下如果能委以其重任，燕帝国便可保平安。否则，秦国、晋国定有阴谋。”讲罢这段话，慕容恪便蹬腿了。

听了这些情报，王猛对苻坚说：“如果真按慕容恪的临终遗言来办，对秦国和晋朝都不是好消息。慕容垂可不是等闲之辈！”

这个慕容垂先生我们后来还要经常提到他，这里先对他此前的简历作一介绍。慕容垂字道明，本名慕容霸，我们在读《资治通鉴》时，会发现此公在公元348年（此年前燕第一任帝慕容皝死，第二任帝慕容儁立）之前名霸，之后名垂。原因何在呢？一是他从小才能过人，老父慕容儁十分宠爱，曾说，“我这个儿子阔达好奇，最后破家是他，成家的也是他。”（史上如此记载，恐有附会成份）对他的宠爱甚至超过了太子慕容儁，慕容儁于是十分忌妒，等到老父一死，自己上台当了皇帝，便强行为这位五弟改名，先改成慕容郗，后改成慕容垂。第二个原因，慕容儁当了皇帝之后，岂能允许别人名霸？老子天下之霸，你还称什么霸，于是强行为他改名。

慕容垂的武功远在慕容恪之上，早在老父慕容皝平定宇文部落时，不满20岁的他便建有头功。后来他率众与石虎的大将邓恒对峙于徒河，邓恒吓得不敢进攻。慕容氏趁赵（后赵）魏（冉魏）之乱入关挺进中原，打头阵的也是慕容垂。鲜卑统治者杀戮成性，只是听了慕容垂的劝告，入关之后才不致滥杀无辜，而处处以德服人。慕容儁封他为吴王，派他都督荆、兖二州诸军事。其实，荆、兖二州并非前燕所有，特别是荆州一直稳稳握在东晋手中。封他这个半空头的官，无非是利用他的才能，让他在南方一线上与东晋王朝对峙。

在慕容恪死后，苻坚、王猛和东晋的桓温对前燕唯一担心的就是慕容垂。然而，进一步侦察而得来的情报让苻坚与王猛放下心来。

前燕皇帝慕容暐于公元360年继承父亲慕容暐登极时，才11岁。黄口稚儿，典型的儿皇帝。权柄落在宰相慕容恪、将军慕容舆根和太傅（皇家老师）慕容评的手里，另外还有一位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女人，即小皇帝慕容暐的母亲可足浑太后。后来，慕容舆根因专权被杀，权力由慕容恪、慕容评、可足浑太后三人平衡，以慕容恪为主。慕容恪临死时，最不放心的是太傅慕容评，此人贪鄙，心胸狭窄，任用私人，打击贤能，曾多次挑拨离间，险些造成前燕帝国的内部大屠杀。所以，慕容恪临死时，除了极力推荐慕容垂之外，特意交待皇帝慕容暐和他的哥哥慕容臧，切不可将大司马（最高军事指挥员）一职交给慕容评，一旦他掌握兵权，将有大乱。慕容恪还特意做皇帝老兄慕容臧的工作，说：“现在，我国南有死而未僵的晋国，西有茁壮成长的秦国，这两只老虎都想逐鹿中原，只因我们内部团结，没有出现裂痕，他们才没敢轻举妄动。国家兴亡，宰相级的辅佐大臣是个关键。特别是大司马一职，统率全国军队，一切不可任人不当。我死之后，按与皇帝陛下的亲疏来说，大司马应由你或者是慕容冲（皇帝慕容暐的老弟，本年不过十七八岁）来担任，但你们虽然都很聪明能干，却太年轻，缺少应付复杂局面的经验，所以我劝你们兄弟千万不可贪图这个职位，以国家利益为重，将这一职务赐给吴王慕容垂。吴王天赋过人，才干超群，谋略冠于当世，由他担任大司马，

不仅秦国不敢东来，晋国不敢北犯，而且可以统一中国。我的话你们千万要记住，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同样的话，慕容恪也向太傅慕容评作了交待。然而，忠诚一生、聪明盖世的慕容恪先生犯了糊涂：既然如此器重老弟慕容垂，为什么不趁自己未死时启用呢？等到临终来反复交待，愈是苦口婆心，愈是适得其反。皇帝慕容晔宛若一尊会说话的泥菩萨，慕容恪一死，决策权全在慕容评和可足浑皇后手里。慕容评早想除掉慕容恪，自己独掌大权，只是因故未能得逞，再听你的遗言，弄个慕容垂来与我分享权力，除非日头从西边出来！再说可足浑皇后，其丈夫慕容晔在世就很讨厌慕容垂，因没有找到他什么毛病，进攻中原又需要人才，不得不启用他，封为吴王是因为慕容氏皇室所有的人都封了王，封他是例行公事而已；丈夫死后，可足浑氏一直在幕后参政，慕容恪在世时牵制了她的权力，她绝不会再让慕容垂来牵制她，这不符合她权欲膨胀的性格和利益。所以，慕容恪尸骨未寒，其遗言便化为乌有。慕容评说，宰相遗言，耸人听闻而已，车骑将军，中山王慕容冲聪明敏捷，又是皇上的一母同胎的亲弟，担任大司马一职顺理成章，吴王慕容垂当个高参足矣。这正中可足浑皇太后的下怀，自己的儿子一个当皇帝，一个当大司马，又都很年轻，不满20岁，从此权柄不就落在我老娘的手里了吗？于是，由皇帝慕容晔颁旨，任命慕容冲为大司马，而将慕容垂提升为侍中（高级咨询官、顾问）、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即享受司徒、司空、司马的同等待遇，宰相级，正一品）。一句话，当了个有职无权的一品官。

苻坚、王猛听到这一情报，止不住相视大笑，王猛道：“恭喜陛下，燕国成了陛下的囊中之物也！”

苻坚道：“国家兴亡，全在人才，燕国慕容晔近小人而远贤才，岂有不亡国之理？”

王猛道：“慕容垂不得志，慕容评与可足浑氏必得志，此二人陛下可用矣。”

苻坚也许一时没听懂王猛的意思，说道：“这一对狗男狗女，燕国必葬送在他们手里，吾当引以为戒！只是，一代贤才慕容垂吾无缘用也。”

一个从策略上讲，一个从治国上讲，分叉了。王猛顺着苻坚的思路说道：“对于敌国的人才，如其诚心归顺，故是大幸，但用之要慎之又慎，若其表而上恭顺而心怀异志，则是大祸也。所以，明君对敌国之才，能用之则用之，否则必杀之，以绝后患。”

对王猛这番高论，苻坚颇有些不以为然，但未置可否。两人研究起趁燕国政局变动而准备伐燕的事来。苻坚令王猛抓紧准备，拟定详细计划，务必抢在晋国之前挺进中原，如让晋国占先，秦将陷入被动。

然而，让苻坚未曾料到的是，他的伐燕大计尚未实施，前秦的后院却燃起了战火。

公元367年9月，苻坚正在郊外畋猎。王猛派人请天王立即回宫，有紧急军情报告。

苻坚立即回宫，王猛给他带进一个人来，此人姓姚名眺，是镇东将军、洛州（河南陕县）刺史、魏公爵苻廋手下的官吏镇东主簿（将军府主任秘书），汉族，家在甘肃省陇西县。

姚眺行过叩见之礼，忙对苻坚说：“晋公爵苻柳（苻生弟）、赵公爵苻双（苻坚弟）派人联络燕公爵苻武（苻生弟）和魏公爵苻廋一齐兴兵叛乱。”

苻坚问道：“你如何知之？”

姚眺说：“魏公爵苻廋召集臣等研究兴叛之事，讲得明白无误。臣劝魏公爵曰，你跟天王陛下是至亲（堂兄弟），身份比得上周召二公（周朝的姬昌、姬邵），陛下对你特别信任，派你镇守陕城，这里是秦国的东部边界，是希望你独挡一面，保证秦国的江山永固，你怎么可以对天王陛下怀有二心，反而制造灾难呢？臣苦谏不果，魏公爵苻廋说已与诸公爵有约，到时一齐兴兵。臣不愿当叛贼的爪牙，冒险逃出陕城，来长安报信。”

听了这番报告，苻坚才相信四公爵真要发动叛乱了。早在苻生弟苻腾、苻幼先后叛乱时，王猛多次警告苻坚，苻生的几位老弟不除，恐国无宁日，但苻坚念血肉之情，总是姑息迁就。两年前（公元365年）苻幼叛乱时，苻坚当时亲征匈奴，留李威和王猛在长安辅佐太子苻宏。李威果断地斩了苻幼，并查出晋公爵苻柳（苻生弟）和赵公爵苻双本与苻幼有秘密盟约，准备一起发动叛乱，只是见苻幼出师不利，很快人头落地，才未敢轻举妄动。李威、王猛本想趁机将他们斩首，但只要他们不兴兵，便没有杀他们的权力，必须报告苻坚才能作出决定。苻坚平定匈奴、巡视朔方回到长安之后，李威、王猛将上述情况报告给苻坚，建议逮捕苻柳和苻双斩首，以绝后患，但是苻坚突然来了菩萨心肠。他说：苻双是我一母同胎的亲弟弟，苻柳又是先帝（指苻健）最心爱的儿子，我不忍心杀他们。再说先帝六个儿子，已经被杀了一半（苻生、苻腾、苻幼），我若将他们都杀光了，这样世人会如何评论我呢，岂不会落下不仁不义之名？于是，苻坚对苻柳、苻双的叛乱阴谋，来了个佯装不知，完全保密，希望他们自己能够幡然省悟，改恶从善。他未曾想到，自己以德报怨的行动不但没有感化他们，反而得到完全相反的结果。苻坚愈想愈后悔当初没有听从王猛的劝告，更未想到四个公爵会同时举起叛旗，为首者就是他宽恕过的苻柳和苻双，亲弟弟也来反自己！还有魏公爵苻廋一贯忠厚老实，他委以其镇守陕城的重任，怎么老实人也要发动叛乱呢？

不容他细想，紧急军情一份份摆在他的案头：“征东大将军、并州（山西太原市）牧、晋公爵苻柳（苻生弟）叛军抵蒲阪（山西省永济县黄河北）！”

“征西大将军、秦州刺史、赵公爵苻双（苻坚弟）于上邽（甘肃省天水市）出兵！”

“镇东将军、洛州刺史、魏公爵苻廋（苻生弟）叛于陕城（今河南陕县）！”

“安西将军、雍州（山西省永济县西南旧永济）刺史、燕公爵苻武（苻生弟）叛于安定（甘肃泾川县北）！”

四路叛军两支从黄河以南（苻双、苻廋），两支从黄河以北（苻武、苻柳），东西对进，大有一举攻克长安之势。

幸亏王猛在三年前任吏部尚书时，协助苻坚制定了一项政策，即各路诸侯的主要官吏一律由朝廷任免，才使诸公爵叛乱的消息能早日传到长安。

不过，苻坚仍存在一定的幻想，认为自己与四位公爵，不是亲兄弟就是堂兄弟，企图用亲情来感化他们。他先是下诏征他们进京，意思是只要停止叛乱，让你们回长安做官，不予追究，可惜此种许诺已无人相信，四位公爵元一人遵命。接着他又传旨说：“我对你们（指四个谋反公爵），可谓恩德无微不至，你们为什么要作出如此谋反的事情？我现在撤回前令，不再征召你们回长安，希望你们让士兵早日复员，各守岗位，我保证一如既往，不对你们加罪。”为了表示诚信，苻坚按照氏人的礼节，特意将咬过一口的梨派使节送给四个公爵（与汉族咬臂为盟一样，氏族以咬梨为盟誓），谁知梨送走了，却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

苻坚左等右等，等不到四个公爵的回信，而紧急军情却一个接一个地报到长安，长安已处在四面包围之中。苻坚问王猛说：“爱卿你看，如之奈何？”

王猛对苻坚的心态早有了解，早点杀掉四个公爵，可以说是苻坚的心愿，但是作为他们的亲兄或堂兄，他不得不有所顾忌。现在已到了不得不作出决策的时候了。显然，出路只有一个：军事解决！但是王猛不想把它说透，故意绕圈子说，“四个公爵都是陛下至亲，请陛下自己作出决定。”

苻坚是个死要面子的人，四个公爵对长安的进军使他忧心如焚，表面上却装着若无其事，直到过了新年，即公元368年正月，他才宣布讨伐叛乱命令。其用心十分明显，我对亲弟弟和各位堂弟已仁至义尽，军事讨伐，不得已而为之矣。

苻坚令后将军杨成世讨伐上邽的苻双（苻坚弟，甘肃天水市）；左将军毛嵩讨伐安定（甘肃省泾川省北）的苻武（苻坚弟）；辅国将军王猛、建节将军邓羌讨伐蒲阪（山西省永济县）的苻柳；前将军杨安、广武将军张蚝讨伐陕城（河南陕县）的苻廋（苻坚弟）。令出之日，各位将军均举兵出征。

苻坚不愧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为避免四面作战的被动局面，要求东边的两路大军，即王猛、邓羌进攻蒲阪，杨安、张蚝进攻陕城的军队，在离攻击地30里处安营扎寨，高挂免战牌，要等西边平定苻双、苻武的部队获胜后再行攻击。

临别之前，王猛对苻坚说：“平定诸侯叛乱，在臣看来，不过区区小事耳，臣所忧者，燕国将趁虚而入也！”

苻坚道：“吾令汝与杨安两路大军只守不攻，正为防苻柳、苻廋投降燕国也。”

王猛道：“陛下，只要我等出军，堵住苻柳、苻廋进攻长安的道路，他们欲进不能，欲退不得，臣恐其非降燕不可。”

苻坚道：“如此说来，吾内部平叛之战有可能转变为秦燕之战，如之奈何？”

王猛道：“陛下尽可无忧，只要秘密派人贿赂慕容评，燕国之忧可解也。”

苻坚恍然大悟，说道：“若非爱卿提醒，寡人险些忘了。”

早在去年（公元367年）王猛擒李俨回长安后，苻坚和王猛就开始重点搜集前燕的情报。去年5月，慕容恪死后，苻坚特派匈奴右贤王曹毅为正使、西戎主簿（西戎主任秘书）郭辩为副使出使前燕，探听虚实。

曹毅和郭辩到了前燕首都邺城（河北省临漳县），对前燕的三公及各部部长一一拜见，呈上礼物。前燕的三公之一——司空（最高监察长）皇甫真与前秦大臣有亲戚关系，其老兄皇甫腆曾任前秦的散骑常侍（皇帝侍从官），其侄儿皇甫复、皇甫奋亦担任过前秦官职。郭辩利用这一关系，想从皇甫真口中套出情报。他对皇甫真说：“我本是秦地（陕西省）人氏，只因家人被秦国所杀，所以才投奔曹王（匈奴右贤王曹毅），令兄皇甫腆，令侄皇甫奋、皇甫复都是我多年的老友。”皇甫真是一位忠诚于慕容氏的大臣，郭辩刚想套近乎，就被严辞拒绝。皇甫真说：“作为臣属，岂可与国外建立个人友谊？你来与我拉近乎，肯定是一个奸邪之人，做有损于我国的事。我要报告皇上（慕容暐），追查你们究竟想于什么？”郭辩吓得要死，猜想性命难保，不料皇甫真奏明皇帝慕容暐之后，竟完全没有下文。郭辩打听到，这多亏了太傅（皇家老师）慕容评从中斡旋，慕容胖这位年轻的皇帝便不了了之。曹毅与郭辩回长安向苻坚报告说：“燕国政治混乱，没有法纪规章，朝中大臣，

只有皇甫真是个忠实的人才。”苻坚当时听了不以为然，说道：“燕国拥有六州之地（幽州、并州、冀州、司州、兖州、豫州），怎么能只有一个人呢？”王猛却从中听出了门道，燕国太傅慕容评是个可以利用的家伙。他只不过收了曹毅、郭辩的一点例行的礼物，便在皇上面前斡旋，使曹毅、郭辩免受追查，如果给他送更多的礼物，岂不是更为我说话吗？

王猛向苻坚建议，不惜代价，贿赂慕容评。

苻坚道：“秦地无甚特产，送其黄金、宝马若何？”

王猛道：“黄金，宝马固然珍贵，恐难以打动慕容评之心。陛下可曾舍得心爱的宝物么？”

苻坚笑道：“寡人所爱，爱卿知之，何不明言？”

王猛道：“陛下最爱者，不过陇西出的夜光杯。不知陛下可以割舍否？”

苻坚犹豫一下，坦然说道：“爱卿所言差矣！寡人所爱者，江山也，至于珍奇宝物，有江山则有之，无江山则尤之。夜光杯些许小物，寡人岂有难舍之理？”

王猛击掌曰“善”，建议苻坚秘密派使者到燕国，用夜光杯和黄金、宝马贿赂慕容评。只要慕容评不说出兵援助叛乱的苻廋、苻武，燕国就没有人能干涉秦国的平叛，而只要燕国不干涉，事情就好办了。

果然不出王猛所料，王猛、邓羌向蒲阪，杨安、张蚝向陕城出兵后，盘据陕城的魏公爵苻厘十分害怕，于公元368年2月派人带着洛州（州治陕城，今河南陕县）的地图、户籍到燕国首都邺城（河北临漳）投降，请求救兵。苻柳、苻武、苻双也都先后派使者到燕国求救。此时，如燕国鼓行西进，秦国可渭危如累卵。

王猛在蒲阪前线听到消息，忧心如焚，尽管已经让苻坚派人去贿赂燕国太傅慕容评，但还没有带回消息。万一燕国的有识之士说服了皇帝慕容暉，秦国就大难临头了。他觉得只有一手准备还不够，必须同时做好反击燕国出兵的准备。于是急忙派人回长安给苻坚送信，建议在华阴集结大军，以防燕国入侵。他特别强调了集结的意义：我严阵以待于华阴，如燕来犯则击之，此最坏之可能；但此种可能万不有一也。所以集大军者，以示我壁垒森严，使燕不敢来犯也，是谓为避战而备战。

苻坚接受了王猛的建议，让全国进入战争状态，集结大军于华阴。

再说前燕帝国，在接连收到苻廋、苻武、苻柳、苻双的求救信或投降书的情况下，满朝文武议论纷纷。其首都邺城（河北临漳）市市长（魏尹）、范阳王慕容德给皇帝慕容暉上疏说：“先帝（指慕容儁）承受天命，立志扫平天下，一统中国，陛下继承大统，应该完成先帝遗愿。现在秦国苻氏统治集团骨肉相残，四分五裂。一个秦国已分成五个独立王国（苻坚、苻柳、苻双、苻武、苻廋），来向我国投降或求救的，接二连三，这是上天将秦国赐给我们，如果不接受上天的赏赐，反而会受到上天的谴责。想当年，春秋时代的吴国国王夫差没有抓住上天给的机会灭掉越国，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最后反而灭了吴国。越国谋臣范蠡对夫差说：‘从前，上天把灭掉越国的机会赐予吴国，你吴王不肯接受；今天，上天把灭掉吴国的机会赐予越国，越国不敢违背上天的旨意。’愿陛下三思之！”

这位慕容德先生甚至给慕容暉想好了兵力布署方案：派皇甫真（官为司空，即最高监察长）率并州（山西太原）、冀州（河北中部）之兵开往蒲阪（山西永济），援救苻柳；吴王慕容垂率许昌、洛阳的军队援救陕城（河南

陕县)的苻廋；太傅(皇家老师)慕容评率禁卫军作两军的后援。兵出之时，派人将文告送到三辅(大长安地区)广为传播，展开政治攻心，喻以福祸利害，公布奖励和悬赏的政策。如此军事斗争兼政治瓦解，消灭秦国指日可待。

慕容德先生的见解可以说切中时事，如果皇帝慕容暉能采纳，秦国危矣。但是这位年轻的皇帝是个没有判断力和实权的木乃伊，什么事都得请示太傅慕容评。

在满朝文武都拥护慕容德的建议，认为皇帝应该当机立断的时候，慕容评先生却在他的府中饮酒享乐。前秦送来的夜光杯、黄金、宝马让他狂喜不已。由于大权在握，慕容恪死了，慕容垂被排挤出去了，他甚至一点也不避讳。在来访的客人面前展示从前秦得来的夜光杯。夜晚，他拥着妻妾，在歌声舞影中，用新得来的夜光杯饮酒作乐，通宵达旦。至于什么伐秦大计，早已被他丢在脑后。秦国使者的礼物和奉承，已使他昏昏然不能自己。“当今燕国，唯太傅一人也。秦国天王苻坚愿尊太傅为师，永结友谊。只要太傅在，秦国永不犯燕，……”他唯一关心的是自己在朝中的地位和权力，以及利用这种地位和权力来聚敛财富，以满足自己无底的的享乐欲望。当皇帝慕容儁和群臣来请他作出决定时，这位大贪官一锤定曰：

“秦国地处关内，虎踞龙盘，乃强国也。如今虽遇灾难，然要征服，绝非易事。皇上固然英明无双，但再英明无以过先帝(慕容儁)，先帝尚且未能征服秦国，何况今日？且我等之智，无有过己故太宰(宰相)慕容恪者，轻言伐秦，不自知也。但能闭关自守，确保国境平安，于愿足矣。削平秦国，非我等之事。”

慕容评先生得了苻坚的厚礼，便将燕国利益抛到脑后，成了秦国的代言人。秦国的一场危机，就这样化险为夷。

苻坚、王猛听到夜光杯已放出光芒、收买了慕容评的消息后，心中的一块石头落地了。但是叛乱的魏公爵苻廋仍不甘心，直接写信给燕国司空(最高监察长)兼太尉(武警部队司令)皇甫真和吴王慕容垂，言辞恳切他说：“苻坚、王猛皆人中豪杰，图谋灭燕已久，唯等时机耳。若燕国不趁此时出兵灭秦，燕国君臣将玉石俱焚，有吴王夫差被流放于甬东(今浙江舟山群岛)之悔。”吴王慕容垂接到苻廋的信后，感到事态严重，特意去找皇甫真商量，说：“军国大事，吾之处境不便多言，司空大人应据理力争方是。”皇甫真叹息一声，说：“当今形势，稍有头脑者莫不明白于心，问题在于，吾再三上疏，力陈利害，无人采纳也！”慕容垂也只有叹息的份，说道：“当今三足鼎立，晋国不足为虑，燕国之忧，唯秦国耳。然而主上(慕容暉)过于年轻，权力尽归太傅(慕容评)之手。纵观太傅之气度见识，比之秦国苻坚、王猛，差之远矣！”说罢，慕容垂潜然泪下，皇甫真亦沧然叹息。

一次入关灭秦的机会，就这样让它悄悄地从身边溜走了。而在你死我活的国际环境中，不能制人，必将制于人。可惜慕容垂、皇甫真先生的眼泪，不但感化不了慕容评先生，而且只能让他暗暗发笑。

王猛、邓羌在蒲阪前线，杨安、张至在陕城前线，耐心地等待着西边两支大军的胜利消息，直等到公元368年3月，他们等到的却是平叛失败的坏消息：后将军杨成世被赵公爵苻双(苻坚弟)的部将苟兴击败，左将军毛嵩同时被燕公爵苻武击败，两人一败而不可收拾，狼狈逃回长安。幸好前燕未有向西伐秦的意图，前秦可以动用总预备队。苻坚赶紧重派武卫将军王鉴、宁朔将军吕光(吕婆楼之子，王猛器重提拔者)、将军郭将、翟儁等，率军

三万迎击叛军。

苻双、苻武在分别打败杨成世、毛嵩之后，于 368 年 4 月联军一处向东推进，前锋苟兴乘胜进军榆眉（陕西省千阳县东，离宝鸡不远），直接威胁长安。王鉴率军与之对峙，准备立即展开攻击。吕光建议说：“苟兴新胜，锐不可挡，不如与之对峙，待其粮尽，必退，到时我趁其退而追击，不愁不胜也。”王鉴采纳了吕光的建议，与苟兴对峙 20 余天。不出吕光所料，叛军粮草告罄，向西撤退。吕光对王鉴说：“攻击时机到矣！”王鉴令吕光率军攻击，大败苟兴。王鉴挥军反击，苻双、苻武的叛军被斩杀，俘虏者共 1.5 余万人。王鉴一路乘胜追击，苻武损兵折将，不得不放弃根据地安定（甘肃省泾川），跟苻双（苻坚弟）一起逃回上邽（甘肃省天水市）。王鉴围困上邽，猛烈攻城。

王猛在蒲阪（山西永济）前线等待西线的消息，叛军也希望能得到西线的配合。在苟兴大败杨成世，挺进至榆眉时，在蒲阪城中的晋公爵苻柳大受鼓舞。他不断派兵出城挑战，王猛紧闭营门，高挂免战牌。

苻柳是苻健最喜欢的儿子，一贯骄横，手中握有重兵，见王猛一直避战，得意洋洋地对部下说：“王猛怯矣！吾当率军南渡黄河，直取长安，为吾兄（苻生）报仇！”

当时，王猛手中的兵力只有 1.5 万人，只及苻柳的一半，而且一个据城防守，一个要攻城杀敌，显然只能对峙以观动静，伺机歼敌。

得到苻柳将率军出城南渡黄河的情报，王猛大喜。他对建节将军邓羌说：“歼灭苻柳，此其时也。”

邓羌是苻坚手下号称天下无敌的猛将，随王猛出征后，多次主动请战，都被王猛阻止。他几乎从未打过一次败仗，对王猛这位儒将虽不敢不服从命令，但从内心里仍有点不服气，认为王猛治国可以，战阵之事嘛，还数我邓羌。王猛要指挥他，常常不得不假苻坚之名。每次阻止邓羌要攻城的请求，王猛都得抬出苻坚的临别交待，只在城外扎营对峙，待西路报捷后再战。

邓羌并非不懂兵法，苻柳出城，等于放弃了自己据城的优势，而将短处暴露出来，给王猛以寻机歼灭的方便。但是，这位骄横的将军似乎故意要与王猛抬杠，说道：“吾屡屡请战，王将军都抬出天王陛下的临别交待，而今尚未听到西部捷报（吕光大败苟兴是 4 月底 5 月初，与王猛此次军事行动几乎同时），何言出战？”

王猛笑道：“天王陛下只是让我等不急于攻城，并未言不杀送上门来之敌。此次破敌，全赖将军也。”

邓羌道：“王将军能言善辩，吾不及也。然破阵之事，吾愿为先。”

王猛一听便明白邓羌的意思是，尽管你有谋略智慧，打仗你离不开我。于是，顺着邓羌的话说道：“天王陛下正是深知将军神勇，特派将军助吾也。天王陛下愿你我同心同德，以破逆贼。此次破敌，将军将建头功矣。”

这几句话说得邓羌听着顺耳，马上变成了一副笑脸。牢骚既已发过，且谈正事。

两人摒除左右，秘密商量破敌之法。计策已定，两人不禁哈哈大笑。

苻柳在蒲阪城中，见王猛一直没有动静，点齐 2 万兵马，誓师伐长安。苻柳对将士们说：“秦国江山，是我祖父（指苻洪）、先父（指苻健）马上得之，苻坚杀我兄长（指苻生），篡权僭位，天下沸怨。吾与赵公爵（指苻双）、魏公爵（指苻廋）、燕公爵（指苻武）相约起义兵斩除奸贼，为天下

人谋福。如今，各路大军直指长安，长安岌岌可危。吾今率汝等南渡，直取长安，事成之日，将论功行赏，文武官员各升三级，所有兵士一律升为军曹（下级军官）。愿汝等与我奋勇南进，王猛胆怯，不足畏也！”誓师毕，苻柳拜过祖父苻洪、父亲苻健和兄长苻生的遗像，大开城门南下。

苻柳作为晋公爵，按照晋代的制度，诸侯王在封国拥有的军队数量，大诸侯国不得超过三军（上、下军各 1500 人，中军 2000 人，共 5000 人），中诸侯国不得超过二军（上军 2000 人、下军 1000 人，共 3000 人），小诸侯国不得超过一军（共 1000）人。前秦的公爵是由诸侯王降格的，仍享有诸侯王的待遇，苻柳所处的并州（山西太原）为军事、经济重地，可算大国，军队也不应超过 5000 人。但是一直心存叛意的苻柳早已置苻坚的规定于不顾，其手下的军队约有 3 万余人。此次出蒲阪城南犯，他亲自率领的有 2 万人，还有 1 万由世子苻良指挥留守蒲阪。

苻柳的 2 万大军威威赫赫地开出蒲阪，没有遇到任何抵抗。本来他料想与王猛将有一战，但侦察来的结果是：王猛大营十分平静，仍然高挂免战牌。有人劝他先消灭王猛再南渡黄河，苻柳说：“王猛胆怯，未足为虑。待我占领长安，王猛等将不战而降也。”这位野心家此时有些利令智昏了。这也难怪，他发动叛乱是为了夺取皇位，所谓先到为君，后到为臣，他若不先入长安夺取皇位，苻武、苻双就可能抢在他的前面。那样，他岂不白白被人当枪使了吗？

作为四路叛军的先锋，苻柳梦想先入长安坐上龙座的心理，被王猛分析得透澈明瞭。他对邓羌说：“苻柳所虑，乃不得先入长安也。他出城之后，便会急急忙忙地赶路……如此这般，必落人吾之陷阱。”

苻柳大军急行军一天；离蒲阪已七八十里，远远将王猛大营甩在了后头。天黑之后，苻柳叛军人困马乏，于是安营扎寨，准备歇息。因为只准备停留一夜，第二天天不亮又要开拔，所以未曾深沟高墙，只简单地用木栅栏围了一圈，一个个便呼呼大睡。苻柳毕竟是有军事头脑的人，未曾忘了派兵警戒。他对部将说：“王猛、邓羌已被我远远甩在后边，前方没有苻坚的军队，可以无虑。但王猛狡猾，应在后方加强警戒。”因此，在后方面对蒲阪的方向不仅重点设防，而且派有骑兵夜间巡逻，范围直到大营之外 10 里。布置完毕，苻柳也进帐休息去了。

夜半时分，苻柳被阵阵战鼓和喊杀声惊醒，慌忙边穿衣边问：“是不是王猛从后方偷袭？警戒部队于什么去了？”如果是从后方偷袭，他早有准备，所以并不感到十分紧张。但部下告诉他：“杀声从前方传来，敌人已杀入大营，主公快向后跑吧！”这时，苻柳才开始如惊弓之鸟，不等衣服铠甲穿戴停当，便抓起兵器，跨上战马，向后逃窜。

苻柳回头一看，他的大营中火光冲天，火光映照的旗帜上，大大一个“邓”字，他不禁倒吸一口凉气，猛将邓羌从前方杀过来了。苻柳虽然也是一员猛将，但对邓羌有几分畏惧，加上阵脚已乱，哪还有心思迎战？只有扬鞭策马，向后狂奔。不过他怎么也不明白，明明在出发时王猛的大营丝毫没有动静，邓羌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苻柳不知道的是，早在他誓师出发之前，王猛料到他会轻进，派邓羌率 7000 精锐骑兵赶在他的前面隐蔽待机。邓羌马摘铃挡，管制灯火，趁夜出发，在后队特意让一些战马拖着专门扎成的大扫把，把马蹄印全扫除干净。苻柳的侦察兵既未见到马蹄印，又没听到任何动静，便以为王猛、邓羌都猫在大

营中没动。

此时，苻柳已无暇考虑邓羌是怎么出现的了，只顾向蒲阪狂逃。在他的身后马蹄声如潮水一般，喊杀声不绝于耳。部队已完全失去指挥，各自拚死奔命。

苻柳一气逃出 30 里之外，渐渐听到后面的喊杀声远了，便勒马放慢脚步。可他还没有来得及清点整理部队，见前面和左右突然亮起了遍地火把，接着战鼓如雷地响了起来，王猛的将旗在火光中看得清清楚楚。他正不知往哪儿逃命，后面邓羌的追兵又掩杀过来。苻柳一看已被四面包围，险些惊下马来。不过，苻柳是一个从小在马背上长大的氐人，经过的战阵也不少。他马上镇定下来，对跟着他的亲兵说：“事已至此，我等投降只有死路一条，拚死杀开一条血路，逃回蒲阪，尚有一线生机。”说罢，瞅准王猛军队的一个接合部冲杀过去。

苻柳使一只钢枪亲自在前开路，他的亲兵也一个个武艺高强。这个三角形的箭头冲到哪里，哪里就倒下一片。他们终于冲过火把照耀的区域，进入黑暗之中。害怕大道上还有埋伏，苻柳带着亲兵从小路朝蒲阪急奔。

来到城门之下，苻柳大叫开门，可守城士兵奉世子苻良之命不得开门，直到天亮看清了确实是苻柳，他才得已进城。此时，跟在他后面只有数十骑亲兵，带去的 2 万人马统统成了王猛和邓羌的刀下鬼或俘虏。王猛所以没有派兵追赶苻柳，也许是他的一个失误，也许因为苻柳的部队过于庞大，他以少胜多之后，打扫战场、清理俘虏就忙不过来，无暇分兵追击。

王猛和邓羌于天亮后返回大营。王猛对邓羌说：“此役歼灭苻柳主力，邓将军建头功也。”

邓羌打了胜仗，也稍微谦虚一点，说道：“王将军料事如神，吾不如也。”

王猛问邓羌：“下步军事行动，邓将军有何高见？”

邓羌曰：“苻柳尽丧主力，已如惊弓之鸟，而我军大胜，士气正旺，应一鼓作气，攻下蒲阪！”

王猛道：“将军所言，不无道理。但急急攻城，不若围而不攻也。”

邓羌不解，问道：“围而不攻，何也？”

王猛给他解释了围而不攻的理由：苻柳虽然失败，丧失 2 万主力，但尚有 1 万兵力，而且其它三路讨伐大军的捷报尚未传来，苻柳尚存希望，军心还未完全动摇，加上蒲阪城坚，以我之兵力攻城，即使攻下，伤亡必然很大，且有可能攻城不下，此其一；若我攻之太急，苻柳有可能弃城逃跑而投奔苻廋，与陕城叛军合为一股，增加我歼灭的困难，此其二。”

邓羌听了说：“王将军深谋远虑，高吾一筹也，愿听王将军调遣。”

王猛令部队将蒲阪围住，只作攻城准备而不急于进攻，特别令邓羌控制住通往陕城的要道，以防苻柳逃往陕城，并让邓羌统一指挥围城事宜，自己将主要精力放在处理俘虏上。

苻柳进犯长安的 2 万大军，被俘者有约 1.7 万人，其数量超过了王猛的征剿部队，如何处理这些俘虏是件大事。按邓羌的意见将他们全部编入自己的部队吧？这些兵士都是本地人，很多是被苻柳强行征召来的农民，思念家中的父母妻子，无甚斗志，编入正规部队后虽能使数量增加，但战斗力也许反而会下降，而且给养粮秣会发生问题。如果将他们全部遣散，又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会去重投苻柳吗？除非死心塌地者，不会有此可能；会聚合当土匪吗？没有头子也不太可能。最大的可能是回家与家人团聚。

王猛来到俘虏营，想亲自与几个俘虏谈话了解情况。

俘虏们一见来了辅国大将军，一个个跪在地下，黑压压的一大片。

王猛高声道：“你们本是天王陛下的子民，却跟叛贼苻柳一起叛乱，知罪否？”

俘虏们一片“饶命”之声。在五胡十六国时代，坑杀俘虏的事屡见不鲜，俘虏们害怕坑杀的悲剧落在自己头上。

王猛见状，缓缓说道：“吾奉天王陛下之命，此来为平暴安民，非为杀戮也！本将军历来治兵严谨，被俘兵士一个不杀！”

“谢大将军不杀之恩：谢大将军不杀之恩！”俘虏们口中连连道谢，叩头如捣蒜。

王猛道：“各位请起，听吾问话。”然而俘虏们似乎未曾听见，仍然磕头不止。王猛令军令官发旗语信号，并大声命令俘虏起立，然后让他们席地而坐。

王猛接着说：“本将军已经明言，被俘兵士，一个不杀。本将军问汝等，心中所思何事？”

俘虏群中一片沉寂。良久，有聪明伶俐者说：“愿留下为大将军效劳！”

王猛笑道：“愿留下为本将军效劳，非实言也，非实言也！”

见底下无人再言，王猛问道：“汝等从蒲阪出发行军 80 余里，被俘后来到此地，一路所见，何物为多？”

俘虏们似乎不明白王猛的意思，王猛让手下用并州（太原）话又问了一遍，仍无人回话。

王猛于是说道：“吾一路所见，成熟的麦子最多也。”此话一出，俘虏们先是啜泣，接着放声大哭起来。他们大都是农民，北方农民一年的生计大半要靠麦子。现在麦子已经成熟，可不能回家收麦，一家人的日子怎么过呀？俘虏们的哭声一发而不可收，王猛令军令官大声吆喝，又擂鼓又放炮，方才止住。

王猛因势利导他说：“本将军以为，汝等现在心中所患者，回家收麦也！因此，吾当成全汝等，放汝等回家，上养父母，下养儿女。不过，临走之前，要为本将军办一件事。”

俘虏们大声回答：“愿为大将军效劳！”

王猛命令俘虏们到蒲阪城下，向城内大喊：“麦子熟了！回家收麦啰！”如果有认识的街坊邻里和老乡，前面还要加上他们名字，“张××，回家收麦啰！”

俘虏们的喊声在蒲阪城外此起彼伏，胜过数万大军。蒲阪城中苻柳的叛军士兵也大多是被裹挟来的农民，听了老乡们的呼喊，思乡之情更甚。想到家里的麦子没有劳力收割，一家人一年的生计无着，巴不得王猛早日攻下城池，好早点回到家里与父母妻儿团圆。于是乎，军心严重动摇，兵士毫无斗志。

1.7 万俘虏被一个不剩地放光了，王猛对蒲阪仍然围而不打。他在等待西线的消息。这年 7 月，西线捷报传来：王鉴、吕光等攻下上邦（甘肃天水市），斩了苻双（苻坚弟）和苻武（苻生弟，苻生的五个弟弟此时已被杀三个，还剩两个：苻柳、苻廋），但根据天王苻坚的旨意，赦免了他们的妻子。苻坚任命左卫将军（首都东区卫戍司令）苻雅当了秦州（州政府在今甘肃天水，即上廋）刺史，任命长乐公爵苻丕当了雍州（州府在今山西省永济县西

南旧永济)刺史,分别接替苻双和苻武的职务。王鉴、吕光等奉命立即东返,赶往蒲阪由王猛指挥。

王鉴、吕光赶到蒲阪时,已到9月初,夏天过去了。此时,攻击蒲阪的一切准备工作均已准备就绪。城外筑起了比城墙还要高的土山,搭起塔楼,站在土山和塔楼之上可以居高临下地对城墙上射箭,用强弩甚至可以射击城内街道上的敌人。这些进攻工程设施,是利用夜暗条件不慌不忙地建起来的,守城士兵虽有发现,但巴不得王猛快些破城,竟听之任之,或者象征性地射几只箭而已。

王猛令王鉴、吕光等扎营休整,攻城大任赋予邓羌。

邓羌准备了四个月,终于得到攻城命令,欣喜之情不可言状,胸有成竹,志在必得。按照统一命令,蒲阪的几个城门同时受到攻击。从土山和塔楼上射出的箭像飞蝗一般直飞城楼和城墙,二三十名士兵抬着大木头依靠弓箭的掩护,迅速跃进到城门下,喊着号子,猛烈撞击城门。城门很快被撞开,骑兵部队飞也似地冲杀入城

战斗一点也不激烈,守城士兵见王猛大军进城,一个个丢盔弃甲,四散逃命,城中到处是逃命的叛军士兵。邓羌飞马入城之后直奔苻柳的指挥部。苻柳明知必死,犹作困兽之斗,带领亲兵作拚死抵抗。然而,苻柳武艺再高强,亲兵身手再不凡,也不是猛将邓羌的敌手,何况大势已去呢?邓羌抖擞精神,三下五除二便杀掉了苻柳的亲兵,直取苻柳,战不三个回合,便被邓羌斩杀。邓羌带人冲入府中,将苻柳的妻妾子女,一个不剩地全部杀光。这是执行王猛的命令。

在攻城之前,王猛对邓羌说:“天王陛下仁慈,若将苻柳一家解赴长安,必只杀苻柳一人而赦其妻儿,不若趁乱一并杀之,以绝后患。”

王猛将司令部搬到苻柳的府邸,召集邓羌、王鉴、吕光等商协下步行动。

王猛道:“杨安伐陕城(河南陕县)时,吾特意叮咛,陕城乃我边境重镇,离燕国近在咫尺,万不可急于攻城,重在防苻廋投奔燕国也。苻廋多次欲投燕国,均被杨安杀回陕城。而今四路叛贼,三路已灭,唯余陕城耳,吾恐苻廋绝望之际,不顾一切拼死奔燕。望诸位将军不辞辛苦,急赴陕城与杨安会合,作好攻城准备,严防苻廋出逃。待吾至陕城后,再行攻城。”

邓羌、王鉴、吕光等遵命率军而去,王猛只留8000兵马在蒲阪,打扫战场,逮捕追随苻柳叛乱的官吏。对叛军士兵,王猛全部释放,面对参与叛乱的官吏,则区别情况给予处理,或杀头或革职或留用。蒲阪城中的百姓,听说王猛在此,都变得遵纪守法。并州秩序迅速恢复。

王猛处理完蒲阪的善后事宜,准备赴陕城指挥攻城。苻坚派人送来圣谕;大意为:

“大将军一举平定蒲阪,斩叛首苻柳,可喜可贺。然闻大将军将苻柳妻室儿女一并杀光,寡人不觉心寒,恐祭祀时无颜见列祖列宗

显然,这是对王猛杀苻柳一家的严厉责备。过去,王猛不止一次劝苻坚将苻生诸弟杀掉,苻坚儿女情长而不采纳,终于留下祸根,接二连三地发生叛乱。现在,苻坚又委婉谴责王猛不该杀了苻柳的妻儿,谁能保证他的儿子长大后不再叛乱?王猛的想法的确太偏执了,老子犯法株连子孙,过于残忍而不近情理。

王猛立即给苻坚回信,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保证在陕城不再发生在蒲阪发生的事。

“微臣王猛叩见天王陛下：蒲阪一役，微臣对叛军士兵投降者，尚且一个不忍杀之，而将其悉数释放，何况苻柳之妻儿？只因苻柳乃四路叛军之首，罪恶滔天，拚死顽抗，拒不肯降，臣不得已纵兵急攻其府第，致使乱军之中，玉石俱焚，误杀其妻儿。此微臣治军不严所致，躬请陛下治罪。陕城之役，微臣将引蒲阪为戒，将苻廋及其妻儿生俘之，悉数送与陛下发落，微臣未敢动其毫发也。如此以全陛下仁慈之心，大悲之举，大德之愿……”

苻坚收到这一奏折，无可奈何地摇头笑道：“辅国大将军自言治军不严，托辞也！念其一片忠心善意，吾复何言？”马上派人送圣谕给王猛曰：“依卿所言，苻廋一家解赴长安，吾将亲自处之也。”

公元368年12月，在王猛的指挥下，讨伐军一举攻破陕城。在王猛的严令之下，部队秋毫无犯。苻廋及其全家一个未杀，全部被俘。王猛率大军返回长安，将苻廋与其妻妾和七个儿子交给天王苻坚。

如前所说，苻生的五个弟弟，数苻廋忠厚老实，所以深受天王苻坚的信任，派他镇守陕城这一重地。可以说，苻坚做梦也没有想到苻廋会叛变，更没有想到他在四个叛乱的公爵中，他会带头向燕国请降，并呈上地图、户籍。苻坚过去反对王猛要将苻生之弟全部杀掉的建议，常以苻廋为例说，魏公爵（苻廋）忠厚宽仁，岂有反心？王猛劝他说：“世间许多事，非欲为之，乃不得不为之也。微臣恐魏公爵到时不得不反矣！”苻坚听之颇不以为然。今天，他亲自审问苻廋，似乎要问出一个所以然来。

苻坚问道：“你为何叛乱？”

苻廋答曰：“陛下素知臣忠厚，委以重任，我亦思鞠躬尽瘁以报陛下，然而臣之兄弟不断谋反，游说臣曰，汝即使不反，迟早亦破除之，不若与我等一并反之，尚有一条生路。我害怕与他们一齐处死，遂随大流而动也。”

苻坚听了，叹息良久，心想，这也许就是王猛说的，世间许多事，非欲为之，乃不得不为之也。想到此，不觉潜然泪下。

苻坚泪流满面地说：“汝乃忠厚长者（年龄比苻坚大），吾素知之；谋反非汝本心，吾亦知之。”说到这里，苻坚哭得说不下去，苻廋亦痛哭失声，他的七个儿子跟着各自的母亲哀嚎不已，朝堂上一片悲悲切切、凄凄惨惨的景象。

王猛见状，担心苻坚会感情用事，赦免苻廋，赶紧奏道：“天王陛下乃一国之主，以天地为父母，万民为子孙，岂可念一己之私情耶？陛下英明，应当堂决断。”

苻坚于是对苻廋说：“汝既谋反，就应承担罪责。但高祖（指苻健）不可绝后，特赦免汝之妻儿。”

苻廋及妻儿叩头谢恩。苻坚令黄门官将苻廋带到一间屋子，让其自杀。苻廋上吊自杀后，苻坚大发慈悲，封其长子（名不详）继承苻廋魏公的爵位，其余六个儿子都封为县级公爵，分别过继给被杀的苻柳等（苻生之弟）为子，以继绝世，甚至昏君苻生也轮到过一个过继儿子。

如此一来，所有参与叛乱的公爵都有了后代继承烟火，唯独苻坚的亲弟弟苻双绝了后。他既无儿子，苻坚又未过继给他儿子。苟太后得知后大怒，气冲冲地闯上朝堂质问苻坚：“苻廋等与苻双同时叛变，你给他们都留下后人，为什么让苻双绝后？”

苻坚答道：“秦国乃高祖所建立，故他不能没有后代。至于苻双，虽是我一母同胎之弟、但他既不念母子之情。又祸害国家，故另当别论。天下大

法，不可徇私也。”

苻坚的这番话似乎有理，又似乎无理。这个有至孝之名的儿子，用这番话堵住了母亲的嘴。不论其有理还是无理，王猛从这番话中听出了苻坚的政治抱负和智慧。他分明是在表明自己的大公无私，让天下人为他效力四公爵的叛乱平定之后，伐燕统一中原的大计再次摆上了苻坚与王猛的议事日程。

第九章 借兵伏杀机

（慕容）暉又遣散骑侍郎乐嵩求救于秦，许赂以虎牢以西之地。秦王坚引群臣议于东堂，皆曰：“昔桓温伐我，至灊上，燕不救我；今温伐燕，我何救焉！且燕不称藩于我，我何为救之！”王猛密言于坚曰：“燕虽强大，慕容评非温之敌也。若温举山东，进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粟，观兵淆、澠，则陛下大事去矣。今不如与燕合兵以退温；温退，燕亦病矣，然后我承其弊而取之，不亦善乎！”坚从之……

——《资治通鉴·卷一百二·晋纪二十四》

桓温北伐大战兴，前燕赴秦请教兵；
借兵二万伏杀机，王猛一计定乾坤；
燕秦合兵退桓温，东晋大败燕大病；
从此老三变老大。
主宰沉浮是前秦。

上章讲到，前燕帝国的忠良重臣太宰慕容恪死后，皇帝慕容暉违背其遗嘱，吴王慕容垂不但未得重用，反而受到排挤，权力落在了大贪官、太傅慕容评和皇太后可足浑氏的手中。前秦王国的苻坚、王猛原想乘机东出伐燕，因国内同时发生四个公爵的叛乱，故对前燕采取了贿赂慕容评、稳定两国关系的政策，从而避免了国内平叛战争国际化，顺利平息了四路叛乱，稳定了内部。

所谓“当断不断，反受其难”，前燕帝国坐失了西伐前秦的良机，让前秦渡过了危机，腾出手来准备伐燕，同时东晋的桓温经过一年多的蕴酿准备，也决定兴兵北伐征剿前燕。

公元369年初。东晋、前秦两国都有伐燕的打算，但究竟谁能得到前燕这块大肥肉，要看两国的实力和战略战术的较量。东晋的主要人物是桓温，前秦的主要谋臣是王猛，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实际上是桓温与王猛两个人的较量。尽管他们两人一个在长安，一个在南方，不曾会面，但决定着逐鹿中原，鹿死谁手。

先说桓温，我们在本书第二章和第六章中都讲到过他。此公一生共进行过三次北伐。第一次是在公元354年，即王猛扞虱相见的那一次，作战对象是前秦。他的大军已屯于灊上，只要渡过灊水，即可克复长安，可惜他在关键时刻私心太重，顾虑重重而坐失良机，不仅丢掉了到手的胜利果实，反而由胜转败，狼狈逃回江南。更可惜的，是由于他的心胸狭窄，使已经到手的一世英才上猛失之交臂，以后成了前秦苻坚的栋梁之臣，客观上成了他的敌人。桓温第二次北伐是在公元356年，作战对象是前燕和被东晋殷浩逼反之后独立作战的姚襄。他此次从江陵出发，一路过关斩将，收复了晋朝的故都洛阳，战功可谓大矣，但是，他收复的地方未能巩固，一年之后陆续被前燕所攻占，立头功者即是前燕太宰慕容恪，慕容恪在世时，桓温再也不敢北伐。现在慕容恪已死，慕容垂又受到排挤，掌权的太傅慕容评根本不是桓温的对手，于是北伐之议再起。

此时，桓温已是东晋事实上的皇帝，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进朝可享受特殊的礼节，位居亲王之上。但是，桓温不愿住在首都建康（南京），而是住

在上游百余里的姑孰（安徽省当涂县）。他的大本营设在姑孰，遥控指挥朝廷大事。朝廷遇到不敢决定的事宜，要派官员逆江而上到姑孰请示桓温。他所以甘当事实上的皇帝而不废掉司马氏而自立，恐人心不服也。

公元 369 年 3 月，时任大司马的桓温分别写信给徐、兖二州刺史郗愔（读“音”）、江州刺史桓冲（桓温弟）、豫州刺史袁真等，要他们同时出兵，与他一起兴兵北伐，征剿前燕。

郗愔先生是个忠臣，有几分书呆子气。他当的这个徐、兖二州刺史实际是个有其名而无其地的官（徐、兖二州均在前燕版图上），但手下有东晋的精锐部队北府兵（由北方南逃江南的人所组成的部队，想打回家乡，故特别有战斗力）。他将州政府和指挥部设在建康（南京）下游的京口（镇江）。郗愔接到桓温邀约同时兴兵北伐的信，十分兴奋，立即回信表示，愿与桓温同心协力，拥护皇家，率领北府兵不惜牺牲，勇往直前，渡过黄河，直捣邺城（前燕首都，今河北省临漳县）。郗愔壮志可嘉，肺腑真诚，其情可感，却吓坏了他的儿子郗超。

郗超在桓温手下任参军（军事参谋），与他同时在桓温参谋班子中的人，不少是东晋的杰出人才，其中有后来在淝水之战中大败苻坚的谢玄（任秘书），有东晋开国大臣王导的孙子王珣（任主簿）。因郗超长一脸大胡子，王珣个子矮小，所以当时流传着这样的谚语：

“胡子参军，矮子主簿，能使桓公喜，能使桓公怒。”

从这段谚语，可见郗超在桓温心目中的地位。桓温为人高傲，一般人的话他都听不进去，但对郗超的话要认真地听、仔细地想，作出决定之前常说：“不能预测郗超的反应。”

郗超的老父郗愔给桓温的信，首先由秘书班子拆开，郗超一见吓出一身冷汗。为什么一封表示北伐决心的信会让郗超吓坏？善良的读者不会想到，桓温权欲熏心，早就看中了郗愔手下的北府兵。在政治混乱的年代，说话有没有份量，政治上有没有地位，全凭手中的实力。桓温曾不止一次地对参谋班子的人说：“京口（镇江）的水可饮，兵可用。”想将驻镇江的北府兵揽在自己手中的意向十分明显。他邀约郗愔一起出兵只是一个幌子，想把北府兵乘机抓到手才是本意。于是，“聪明”的郗超马上将老父的信焚毁，模仿老父的笔迹重写了一封给桓温的回信。信中说：吾年老多病，本无统率军队的才能，桓公交给我的重任，我无法承担。请求朝廷给我调任另一个职务，由桓公接管我手下的军队。

桓温见了这封伪造的信，大喜，说：郗愔过去固执不化，而今也变得识时务、顾大体了。于是，马上将郗愔来了个明提暗降，提升他为冠军将军、会稽内史（地在浙江绍兴，官相当于郡守，因是亲王封地，故称为内史而不称太守）。至于郗愔腾出来的位置，桓温毫不客气地据为己有，自己兼了徐、兖二州刺史，遂吞北府兵。

郗愔后来知道是儿子郗超从中作鬼，气得要与儿子断绝关系。也许因为郗超过于聪明，后来竟死在老父前面。临死之前，他怕老父悲伤，留了一封信给老父。老父拆开一看，是表示自己如何忠心耿耿为桓温篡权效劳的自白。郗愔本来还有一些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哀痛，见了此信，悲痛全消，说：“如此不孝之子，死得太迟！”其实，郗愔受了儿子的最后一次骗。郗超虽然对桓温忠心耿耿，为桓温出了不少歪点子，但对老父还有孝心，为了让老父节哀，他才故意不写对老父的怀念之情，而写了这封矫言叛君的信。后人评论

郗超虽有孝心，但用这种方式尽孝，非君子所为也。此是后话。

公元 369 年 4 月 1 日，桓温率领步兵、骑兵共 5 万人，从姑孰（安徽当涂）出发，开始北伐。桓温的北伐军出发了半个月，前燕帝国的太宰慕容评和皇后可足浑氏这两个实权人物，不但不积极筹划退兵之计，反而在首都邺城（河北省临漳县）为 19 岁的皇帝慕容暉大操大办婚礼。皇后乃是皇后可足浑氏的亲侄女，尚书令（国务院最高首长）可足浑翼的女儿。南部大军压境，首都歌舞升平，形成鲜明的对照。

这些情报传到前秦首都长安（西安），苻坚与王猛商讨对策。

苻坚说：“桓温此次北伐，军队多于以往，四路联军开进，大有一举灭燕之势，吾将如之奈何？”

王猛道：“燕国太傅慕容评眼光短浅，心胸狭窄，为人贪鄙，恐不是桓温敌手。但燕国并非没有人才，吴王慕容垂若能领兵，形势即会改观。战之胜负，不在军队多寡，在将帅斗智，桓温又非慕容垂之对手也。”

问题在于，慕容垂能被启用吗？

慕容垂是否被启用，不仅对桓温北伐的胜负起决定作用，而且对前秦的战略决策有直接影响。

苻坚道：“从慕容评的气度看，慕容垂复出似无可能。”

王猛思忖良久，说道：“陛下所见甚是，但在燕国生死存亡之秋，慕容评与可足浑氏有可能被迫启用慕容垂。慕容垂若被启用，桓温必败；而桓温败得越惨，慕容垂则愈危险。”

苻坚问道：“依卿之见，吾将若何？”

王猛给苻坚分析了三种可能，提出了三个方案，供苻坚决策。

第一种情况，完全不介入晋燕之战，坐观成败。如晋灭燕，中国除西北之外均为晋有，秦统一中国的希望遂成泡影，且迟早将被晋所吞；若燕胜晋，燕已疲惫，我可乘其惫而伐之。

第二种情况，乘燕国忙于应付桓温之际出兵伐燕，结果是与晋国共灭燕国，我国土虽然扩大，但将与晋对峙交锋，就国力而言，现在秦尚不是晋之对手。

第三种情况，先与燕结盟，共同抵御桓温，象征性介入战争，保存实力，待桓温败后，再行伐燕大计。

苻坚听后，低着脑袋思考半晌，对王猛说：“爱卿所言，至深至透，吾意当先与燕结盟，静观事态发展，然后见机而行为上策。昔日诸葛武侯先联吴抗曹，始立蜀国；吾可先联燕败晋，再灭燕国，岂不妙哉！”

王猛道：“陛下英明盖世，何愁燕国不灭，请陛下一面整军备武，一面频派使节与燕来往，阳与其结好，阴则探其虚实，勘其地形，以备来日之用也。”

苻坚连曰“善”。下令常备军进入战备状态，麦收之后，再进行征兵动员，以备急需，同时派使节往燕国转达友好之意。

再说桓温。北伐伊始，用郗超的一封假信从郗愔手中夺得北府兵，狂喜之情不可言状。他老人家顺江而下，在建康（南京）也没停留，皇帝司马奕（废帝海西公）在他眼里不过是个演戏的道具，能用即用，不用则弃之，朝见与否无关大旨。他越过首都建康直抵东晋兖州州府所在地京口（镇江）。权欲轻而易举的满足使他丧失了理智，竟然将北伐路线选为水路。在当时的中国大地上，还没有京杭大运河。从水路进攻，不仅道路迂回曲折，增加实

际路程，而且增加了运输困难，使兵力过于分散，易受攻击。

桓温的高参郗超等人一眼便看出这个决策的重大失误，但没人敢劝阻。郗超与他亲密得可以同睡一张床，有次二人连夜拟定了一份革职处分官员的名单，两人便睡在一处。第二天一早，桓温将这份名单给王坦之（桓温办公室主任、长史）和谢玄（参军）看，二人有不同意见，郗超隔着帐子听，但一只脚露在了帐外，被王坦之看见。于是王坦之戏称郗超为名符其实的“幕中宾”。此时，郗超大胆警告桓温说：“大军从兖州（京口）出发，道路且远，汴水也浅，运输困难，明公切不可如此！”桓温平时常听郗超意见，这次却置之不理，强行从水路出军。这一显然错误的决策，其实已奠定了桓温此次北伐失败的基础。

经两个月的水上行军，桓温于公元 369 年 6 月抵达金乡（今山东省嘉祥县南，非现在的金乡县城所在地）。天公似乎要与桓温作对，正逢大旱，河床干涸。桓温的船队像一条瘫痪的一眼望不到头的蜿蜒大龙，搁浅在河床中。桓温命令将军毛虎生指挥部队开一条长 300 里的运河，将清河与汶水接连。

等到运河挖成了已到了秋天。桓温率军从清河进入黄河。东晋大军从表面上看蔚为壮观，船队蜿蜒数百里，一艘接着一艘，但是内行一看便知是犯了兵家之大忌：一是兵力分散，二是运输困难。桓温的参谋班子人才济济，可惜他固执己见，死要面子而不听劝谏。郗超警告桓温说：

“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今我从清水入黄河，战线过长，运输极为困难。如果贼寇（指前燕）不与我交战，抢粮又抢不到，明公大军险矣！”

桓温听了，颇不以为然，驳斥说：“从京口（镇江）出发时，汝屡言运输困难，吾不是挺进至黄河了吗？”

郗超不顾冒犯桓温的危险，继续苦谏：“明公对运输困难，万不可视而不见。当此之时，不若集中主力，直捣邺城（河北临漳，前燕首都），寇贼恐惧明公声威，一定会望风披靡，逃回辽碣故乡（前燕最早的首都龙城，在今辽宁省朝阳市）；如果他们斗胆不逃而拚死一战，那明公可一战而平寇贼，若其不出战而固守邺城，虽然不能歼灭其军队，但易水以南（今北京大兴以南，易水流经蓟城，即大兴）人民定会箪壶食浆，以迎明公，我可尽收中原之地。”

桓温听罢不语。郗超明白了，桓温是个绝不冒险作战的统帅，他要留着家当在东晋朝廷称王称霸，于是又说道：“明公也许认为我的建议不够稳妥，胜负难卜，所以不愿采纳。那么，按明公稳扎稳打的一贯思想，不如将部队屯于黄河、济水一带，控制交通线，加紧运输粮秣给养及被装，在这里过冬，等到明年（公元 370 年）化冰后再展开攻击。如此虽时间拖长，行动迟缓，但仍有成功希望。”

桓温仍不语，脸上有不悦之色。郗超跪下谏道：“明公若放弃我的上述两个建议，危险可以预期也！若挥师北上，不集中主力决战，而与寇贼作战如啃牛皮糖而不能速战速决，盗寇便会采取以空间换时间的战术。一旦拖到冬天，河中水位下降，我船队势必瘫痪，粮道便会断绝，且我之军士不会带皮衣来，北方冬天来得早，届时冻饿之忧迫我撤退，将狼狈不堪也。”

桓温不冷不热地说：“如何用兵，吾自知之，汝请平身。”

郗超的告诫所以被桓温抛在脑后，并非桓温没有军事常识，而是桓温有自己的政治打算，他不能冒险，也不能无功而返，他将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前燕不启用慕容垂上。只要慕容垂不出山，他就没有对手，一口一口地吃掉前

燕他是有把握的。一口一口地吃，稳扎稳打，既可逐步消灭前燕，又不断有好消息传回建康（南京），以堵住反对他的人之嘴。年轻的郗超只从军事策略上考虑，忘了朝廷里那些反对我桓温的人！如果我屯兵黄河、济水一线而不进攻，朝廷见不到战果，也许不让我等到明年，早就会议论蜂起，下令让我撤军了。固然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我也用不着怕皇帝，可也犯不着冒抗旨的危险。曹操当年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而不取而代之，而今我必须挟天子以令群臣，一旦我带头抗旨，岂不撕去了最后的伪装，坏了我的大事。作为主帅，就得有主见，不可让郗超他们的议论乱了方寸。

桓温不听郗超劝告，稳扎稳打地逐步推进。这虽然是一种顶牛式的笨战术，但他的对手比他更蠢，采取了节节抵抗的战术。桓温手下的建威将军檀玄，生擒燕宁东将军慕容忠，攻占湖陆；桓温主力在黄墟（今河南豫东某地）与燕下邳工慕容厉的2万大军作战，慕容厉全军复没，只身逃回邺城；前燕高平（山东巨野县）郡太守徐翻向桓温投降；在林渚（今河南新郑县东北），桓温先锋邓遐、朱序打败前燕将军傅颜……在西起今河南郑州东至今山东济宁沿黄河一线，桓温大军一路捷报，遍地开花。

这些胜利并没有使桓温的胆子变得大起来，他考虑的不是如何利用这些胜利，集结兵力直捣邺城（前燕首都，今河北临漳），而是认为这些胜利证明了自己的判断和指挥策略的正确。郗超之流，危言耸听耳！

前燕皇帝慕容暐和太傅慕容评，在首都邺城听到的尽是失败的消息，忙派安乐王慕容臧召集各路兵马前往抵抗。但桓温大军锐不可挡，势如破竹，慕容臧节节败退，一面向邺城告急，一面请求皇帝派散骑常侍吴凤往长安（西安）向苻坚求救。

桓温从山东向北推进，前燕的兖州刺史孙元献出兖州反正。桓温出发时，从郗愔手中夺到徐、兖二州刺史之职，此时才真正踏上兖州的土地，不禁感慨系之。但桓温在兖州未作停留，很快推进到枋头（今河南省浚县淇门渡）。从这条进军路线可以看出桓温军事才能之低下，到兖州后他不敢继续北上，直扑蓟城（今北京大兴县，前燕入关后的第一个首都），从而与河南方面的前锋部队对邺城（河北临漳）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一举灭燕。山东方向前燕地方官大多献地投诚，大军粮草就地筹措不成大问题，相反河南方向的前燕军队和地方官还没有投降的。桓温先生从他稳扎稳打的方针出发，让部队横向沿黄河逆流运动，到枋头（河南浚县淇门渡）集结。

枋头是一个战略要地，当年曾是前秦天王苻坚的祖父苻洪的根据地。苻洪被麻秋毒死后，苻洪之子、苻生之父、前秦第一任帝苻健从这里率部鼓行西进，挺进关中，占领长安，始有前秦。桓温大军集结枋头，对前燕和前秦都是一个晴天霹雳，震动朝野。

先说前燕，皇帝慕容暐和太傅慕容评得到桓温到达枋头的消息，手忙脚乱，不知所措。三四个月前立皇后办喜事的气氛被一扫而光。慕容评勇于内斗而怯于外战，被桓温吓破了胆，极力主张逃回关外故都龙城（辽宁朝阳）再作打算。在这生死存亡之秋，前燕竟无人出来振臂一呼。吴王慕容垂忍无可忍，顾不了个人安危，站了出来，对皇帝慕容暐说：“事已至此，请让微臣率兵再作一次攻击，如果不能取胜，陛下再走不迟。”

既然太傅慕容评已束手无策，皇帝慕容暐只得同意慕容垂的请求，任命慕容垂为南讨大都督，接替慕容臧的职务，“使持节”（最高授权，平时可杀二千石以下之官员，战时更不待言），将范阳王、征南将军慕容德等共5

万兵马拨给其指挥。慕容垂特意向皇帝慕容暐点了三位职务不高的人，让他们与自己一起行动。此三人为：宰相府左秘书长（司徒左长史）申胤、黄门侍郎（禁宫侍卫长）封孚、尚书郎（国务院助理官）悉罗腾（复姓悉罗、名腾）。慕容垂慧眼识珠，所点的人都在后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慕容垂出兵后，皇帝慕容暐又派散骑侍郎乐嵩往前秦首都长安向苻坚求救，愿以割让虎牢关以西之地为代价，请前秦出兵共退桓温（此事慕容垂不知，否则也许会有异议）。

前燕相继派使者来请救兵，并且交换条件越来越优厚。苻坚感到事关重大，召集文武百官在太极殿东堂商协。几乎所有的官员都反对出兵救燕，理由有二：一、桓温第一次北伐时（公元354年），打到了灊上，离长安仅一步之遥，燕国却袖手旁观，不派一兵一卒来救我们，现在桓温伐燕，我们也不必多管闲事；二、燕国并非秦国的藩属，不向我国称臣，我们也没有义务出兵救他们。显然，这些官员一个个目光短浅，不足以谋大事，朝堂计议不了了之。

下朝之后，王猛留了下来。苻坚曰：“吾闻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谏谏。爱卿在朝堂一言不发，现在有何见教？”

王猛说：“朝上众人之议，鼠目之见，未能远矣，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陛下切不可众言为意。燕国表面虽然强大，然慕容评岂是桓温敌手？若桓温尽占崤山之东，推进洛阳，征召幽州（河北北部）、冀州（河北中部）的武装部队，聚积并州（山西）、豫州（河南）的粮食，进攻崤山、浍池（河南省浍池县），也许不仅是唇亡齿寒，陛下的大事也就完了。现在，最好的办法是按我们原先计划的，与燕结盟，与之联合作战，先打退桓温。桓温大败之后，必然无力再北犯；而燕国经这场大战也必然元气大伤，疲惫不堪，到时我乘其虚而取之，岂非上策耶？”

苻坚大喜，称赞曰：“知我者，爱卿也！吾从爱卿之见，即发救兵。”

苻坚派两员猛将将军苟池和邓羌（时任洛州刺史，接替叛乱被诛的魏公爵苻瘦之职，州治原在陕县，后移至洛阳市北）率步骑2万援军，穿过洛阳，向南挺进至颍川（今河南禹州市，在许昌地区）。王猛对苟池等交待说：“入燕后，不可贪功邀战，待桓温退却时猛攻之，既有战果，又保存了实力。应注意勘察地形，画好地图，以备来日之用。”

苻坚加任王猛为尚书令（国务院最高首长）。他原来兼任左仆射，是国务院副行政长官，这下去掉副字，扶正了。现在他的主要职务有：辅国大将军、司隶校尉、尚韦令、太子詹事、侍中、中书令、吏部尚书等。每一项均是要职，这固然显示了苻坚对他的绝对信任，同时身兼文武，过于沉重的担子也摧毁着他的身体，才44岁，但已显得相当苍老。

前秦的援军在苟池、邓羌率领下向颍川前进，一一按王猛的交待行事，暂且不表。

且说前燕慕容垂挑选了几位人才领兵出发。封孚与申胤分析起桓温的战略得失来。封孚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桓温贻误战机的失误：“桓温部队训练有素，战斗力强大，利用河流，直接进攻，将势不可挡，一战而大功成。可是这个桓温却让部队徘徊于高高的黄河大堤之下，也不积极出战，我看他没有什么必胜之道。”他问申胤：“你看事态将如何演变？”申胤说：“一般人只看到桓温的名声显赫、位高权重、兵多将广，已登峰造极，以为他一定会取得成功。但这只是看到表面现象，而没有看到本质。在我看来，桓温绝无

成功的可能，为什么这样作结论呢？第一，桓温贪恋权位，将晋国大权全揽在自己手里，晋国的朝臣包括他手下的将领不满他专权跋扈、颐指气使，所以从内心中不但不希望他成功，而且盼望他失败，因为他若成功，岂不更加专横？这些人肯定会想方设法阻挠他成功，这叫内部不和也。第二、桓温自恃人多势众，恃才傲物，已经听不得不同意见，他的参谋班子固然很强，不乏有识之士，但形同虚设，已不起作用，桓温有如一具僵尸，其部队有如一一条死龙，大固大矣，但已丧失应变能力。第三、桓温屡误战机，妄想不冒一点风险便等待大获全胜，这颇似白日做梦，他不肯冒险且不明白危险临头，悠然在黄河中游逍遥自在，殊不知河流即将退水，冬季就要来临，一旦粮草供应不上，用不着我们进攻，他便会自然崩溃，且一败而不可收。由此看来，桓温必败无疑。”

如果说封孚与申胤是慕容垂的得力军事参谋，那么悉罗腾则是他的先锋大将。桓温在枋头畏首畏尾地迟疑不进，也许是在等前燕各地起义归顺的消息，就像第一次北伐在灞上等长安内部起义的消息一样。桓温先生左等右等等不到所希望的果实，于是派前燕的降将段思作向导准备北进。岂知这位向导降晋，不过是为了保住官位，现在让他打头阵，哪有思想准备？战战兢兢地向北前进，碰到慕容垂的将领悉罗腾。此人虽当文官，是国务院助理执行官（尚书郎），却有军事谋略和一身武艺，接战不久，悉罗腾将段思生擒活捉。

这里桓温此次北伐以来，第一次遭受失败。但段思不过一员降将而已，对桓温实力并无大的损害，所以桓温先生并不在意。他未曾想到，或者说不愿意想到，这一失败只是他战略错误所造成的彻底失败的一个开头。但接下来的失败，才使他不得不大吃一惊。他派往河南、河北一带作战的将领李述，是已经灭亡的后赵石氏帝国的将领，对这一带地形烂熟于胸，且有谋略，武艺高强，谁知与前燕部队一战，竟被悉罗腾和虎贲中郎将染干津（染干，复姓，津，名）阵前斩首。

两战皆败，桓温的部队士气大挫。桓温先生于是慌了手脚，开始布置撤退。他命豫州刺史袁真攻击谯郡（安徽省亳县）和梁国（河南省商丘市），然后开凿石门（河南荥阳县北），开拓黄河与睢水之间的运河，以运输粮秣。袁真奉命攻下了谯郡和梁国，可开凿运河谈何容易，工程浩大不说，燕军岂可坐视？慕容垂令范阳王慕容德派兵袭击。袁真又要开河又要迎战，被搅得焦头烂额，结果是运河没挖成，兵马却损失大半。

此时，郗超和申胤预料之中的桓温的噩运到来。粮道不通，军粮告罄。九月十九日，桓温留下一个毛虎生当都督东燕四郡诸军事兼东燕郡长，下令部队焚烧舰船，从陆路撤退。其惊慌失措之状，与一个大统帅的身份相距甚远。

桓温从枋头（河南浚县淇门渡）退到仓垣（今开封市西北），一退 700 余里，唯恐燕军在河流中放毒，令部队打井汲水。临渴掘井，其艰苦可想而知。前燕各部队本想争相追击，被慕容垂制止。慕容垂对部队说：桓温用兵一贯谨慎，撤退时一定会将最精锐的部队放在后面断后，等着我们追击。所以我们只能拉开距离跟着他们，等到他们放松了警惕，我们再狠狠打击。慕容垂在桓温撤退时，早已派范阳王慕容德急行军秘密越过桓温部队，在襄邑（今河南睢县、开封地区）东方山涧中埋伏等待。慕容垂率骑兵每天远远跟着桓温的部队，桓温开始还走得从容不迫，后卫随时准备与追击之敌作战。

见好几天没有慕容垂的动静，桓温误以为慕容垂已不敢追，下令部队放开腿子倍速南撤。慕容垂一看战机已到，动员部队火速追击。慕容垂率领的骑兵部队终于在襄邑（睢县）追上桓温主力，东晋军突遭打击，全无斗志，只顾南逃，谁知又中慕容德的埋伏。慕容垂与慕容德前后夹击，一战歼灭桓温 3 万人马，杀得尸横遍野，尸体堵塞了道路。桓温仅带 2 万人继续南逃。

再说前秦借给前燕的 2 万大军，苟池、邓羌按照王猛交待的，一直不主动交战，而在燕国版图上机动，把地形侦察得一清二楚。在桓温撤退之前，苟池、邓羌将部队带到谯郡（安徽亳县）待机。桓温在襄邑（睢县）大败后，只顾南逃，未想到在谯郡（亳县）还会有敌军，结果被苟池率军突然拦腰截击，又被歼 1 万余人。山东一带已经投降桓温的将领和地方官，在桓温南撤后孤悬敌后，被慕容垂轻而易举地一一消灭。

桓温直逃到山阳（今江苏省淮安市）才稳住阵脚，清点残兵败将，仅剩 1 万人左右。他亲自带出去的 5 万余人，其中 4 万丢在了北方，或被杀或被俘。桓温自带兵以来，这是失败最惨的一次。老家伙面子拉不下来，便把罪责推给部下。免了冠军将军邓遐的职，将袁真贬为平民。理由是袁真攻下谯郡（亳县）和梁国（商丘）后，未能开凿石门（河南荥阳县北），修通联结黄河与睢水的运河，从而使粮运断绝。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桓温交给袁真的上述任务是根本没法完成的。桓温如此文过饰非，将战争失败责任推给下级，让下级当替罪羊的做法，激起了下级的强烈不满。袁真上书朝廷，申辩原委，要求平反，哪知没有桓温点头，朝廷什么事也办不成，袁真一怒之下，占领寿春（今安徽寿县）投降前燕，请求支援，同时派人到前秦王国建立联系。

桓温的失败早在王猛的意料之中，所以他在长安把主要精力放在准备伐燕上。晋燕两虎相斗，一败一伤，正是秦国收渔翁之利的时候。在伐燕的准备工作中，王猛将搜集情报放在首位。王猛年轻时以鬻豕为生，从邺城（河北临漳）到洛阳一带的地形他已烂熟于胸，此次借兵予燕，又让苟池、邓羌将勘测地形为一个重要任务。现在，他迫切需要弄清的，是前燕皇朝的内部情况。

为共同抵抗桓温，秦燕两国建立了亲密邦交，使节往来不断。除了让出使燕国的人专门搜集情报之外，王猛千方百计从来访的燕国使者中套取情报。

前燕的散骑侍郎郝晷奉命出使前秦，王猛不禁大喜过望。

王猛与郝晷是当老百姓时的朋友。年轻的王猛在当时的后赵首都邺城（河北临漳）卖畚箕的时候，郝晷是个穷书生。郝晷见王猛虽然穷困潦倒，浑身虱子，不修边幅，但谈吐不凡，绝不是一般做小买卖的人，于是在别人都讥笑王猛时与他结交。郝晷虽然没有官职，家中也不富有，但常常给王猛一些力所能及的接济。两人在一起几乎无话不谈，一起分析时局变化，预测形势发展，纵论天下大事。当时，两人都预感到了后赵石氏政权将会灭亡，因为其残暴之极，杀人如麻，不仅统治区的汉族人民反对，而且追随石氏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也与他离心离德。有一次，王猛滔滔不绝地讲了石氏必亡的道理，郝晷正色道：“王猛，你可知已犯下杀头之罪？”王猛曰：“吾知之矣。”郝晷道：“既知之而犯之，不惧我举报官府拿你是问否？吾仕途坎坷，正愁无进身之阶也！”王猛听罢哈哈大笑道：“郝君若告我，我恐为官不成，反受凌迟之刑也（一点一点割肉致死）。”

郝晷问曰：“汝犯杀头之罪，为何将我凌迟？”王猛又道：“汝为读书人，我为田舍郎；汝是正常人，我乃一疯子。大堂之上，汝言一句，我学一句。勿用我说是汝教我，官府就认定你是始作俑者，我乃鹦鹉学舌，最后我被斩首，汝遭凌迟。凌迟也罢，还将留下恶名，郝君欲用一疯子作进身之阶，下作之极也！”郝晷听了也哈哈大笑起来。双方都明白，此乃玩笑而已。后来，王猛被石虎的司隶校尉徐统看中。

这位相面的专家并非了解王猛才能，而是从面像上发现此人非常人也。读者也许还记得这位徐统先生同时也给儿童时的苻坚看过相，认为后当大贵，位居天子。此公虽然会给别人相面，却算不准自己的命。后来在冉闵作乱，推翻石氏后赵政权，建立汉族冉魏政权时，徐统老先生居然表现出一种对羯族石氏政权的愚忠，既不投降，也无力抵抗，勇敢自杀了。且说当时徐统对王猛见而奇之，让他到司隶校尉府中就任功曹这一官职。好朋友郝晷劝他就任，说道：

“功曹之职虽不显贵，但颇有实权也。”司隶校尉相当于京畿卫戍司令，同时又是首都所在州的政府首长，在其属官中，功曹仅次于主簿，类似于副秘书长。况且当时王猛常有饥寒之忧，混个功曹干干，不仅解决了衣食之虞，而且可以混迹官场，争取提拔的机会。王猛坚决辞让，不肯就功曹之职，对郝晷说：“一者，猛非为衣食而谋官者，亦非蓬间燕雀，吾欲效择木而栖的凤凰；二者，徐统虽重我，但（后）赵残暴，灭亡之日未远，吾岂可追随夕阳，随之堕入黑暗？”王猛不当功曹，辞别郝晷，挑着他的畚箕担子，离开了邺城（河北临漳）。从此，王猛与郝晷失去联系。前燕入关，消灭后赵残余势力和冉魏帝国后，太宰慕容恪从维持鲜卑族的统治地位出发，大量启用汉族知识分子为官。郝晷在前燕逐步被提升为散骑侍郎（门下省属官，五品或六品）。王猛投前秦，成了苻坚的主要辅臣。

郝晷一到长安，王猛便亲自出面接待。因这对昔日的朋友现在的官衔和地位相差悬殊，王猛怕有使郝晷感到不方便之处，便脱掉官服，不带侍从，以老百姓见朋友的礼节来接待他。王猛先让郝晷在长安参观游览，使他对前秦的政治、社会有一个感性认识，然后在私邸设宴款待他。作为使者，郝晷开始还处处注意遵守外交纪律，多刺探前秦的情报，而对前燕的内幕守口如瓶。但久而久之，经不住王猛拉平民之情，特别是看到前秦在王猛的治理下一派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而前燕政治腐败，法纪废弛，两国形成鲜明反差，不禁满腹忧愁。

这日酒过三巡，王猛问郝晷道：“郝君远来，乃大国使者，秦比之于燕，小国也，不及之处，何止一二？愿郝君作为多年至交，不吝赐教。吾将洗耳恭听也。”

王猛这番话让郝晷叹息良久。王猛见了解实情的机会已经到了，却佯装糊涂，故意问道：“莫非吾对老友招待不周，让郝君心情不佳？”

郝晷摇头，说道：“景略兄身为秦国重臣，然不忘故旧，与我畅叙当年布衣之交，其喜也洋洋，其乐也融融，岂有招待不周之说。”

王猛道：“汝我兄弟患难之交，猛没齿而未敢忘也。我等当年曾发愤求学，相约以天下为己任。猛请郝君赐教，发自肺腑，非客套虚言也。燕大且强，岂能没有我可学之处耶？”

说到这里，郝晷不觉流下泪来，徐徐说道：

“景略兄在秦，将秦治理得井井有条，文治武备，皆上轨道，国库充盈，

人民殷富，百姓安居乐业，商贾不绝于道，我佩服之至矣！反观燕国，政治腐败，法度全无，国库空虚，人民贫穷，不可与秦相类也！”

这些情况，王猛早已知道，他最关心的是前燕朝廷的权力之争，问道：“听说太傅慕容评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究竟如何？”

郝晷叹息一声，说道：“我恐燕国江山，将失于慕容评之手也。此公贪得无厌，官员升迁，不贿此公，即使再清正廉明，再才干无双，无济于事也。因为此公之贪，现在官员选任，全凭贿赂，考核标准，废纸一张也。”

王猛又问：“吴王慕容垂才干超群，举世无双，最近又新败桓温，众望所归，贵国皇帝若启用此人，燕国之强，秦、晋皆不可敌也。然而，我不知贵国皇帝何以不用此人？”

郝晷一连喝了几杯酒，拍案曰：“太傅慕容评、可足浑皇太后从中作梗也！”

郝晷已经半醉，舌头也不大听使唤，但讲出来的都是王猛求之不得的重要情报。

他告诉王猛，慕容评不仅贪鄙，而且鸡肠小肚，容不得一个人才。慕容垂此次带兵击败桓温，是因为国家马上就要灭亡，不得已而用之。但他取得的胜利愈大，愈受老百姓的拥护，他就愈危险，我担心他回朝之后，保不住脑袋。还有皇太后可足浑氏，总想什么事都由她说了算，皇帝最大，她是皇帝他妈，所以她比皇帝还大。太宰慕容恪在世时，她就干涉朝政，但太宰不理她，只有太傅慕容评表面上巴结她。吴王慕容垂虽然是她的妹夫，但由于争权的需要，她已全不顾姊妹之情。她不想再出第二个慕容恪，使她不能干涉朝政。只要她不点头，吴王就没有出头之日……

郝晷的话证实了王猛原来掌握的情报，更加坚定了伐燕的信心。但他又问道：“偌大燕国，岂能没有人才？除了慕容垂，朝臣中就没有人了吗？”

郝晷说：“景略兄言之有理，我燕国的人口，比秦、晋相加还要多，能无人才？然而，人才不用就不是人才，就像一棵大树，笔直笔直，你让它当栋梁，它就是栋梁，你劈它当柴烧，它就是木柴，你让它烂在山沟里，它就是一堆腐土。燕国的事，你不知道，平时人才再多也是不会用的，只有到了要亡国了，才不得不用一下，用完了再把他扔掉……”

他给王猛介绍了去年燕国进行的一次小小的经济改革情况。前燕国库空虚，财政严重吃紧，下级官吏屡屡领不到俸禄，靠东借西挪和敲诈百姓来维持生活；军队领不到给养，便靠抢劫来解决生计。官吏、军队如此，老百姓只有当土匪为盗贼，弄得全国盗贼蜂起，民无宁日。眼看这种情况实在维持不下去了，朝廷上下议论纷纷，寻求解决办法。“不怕你景略兄见笑，连我这位散骑侍郎也常常领不到俸禄。”其实，造成国库空虚、财政紧张的原因大家心里都明白，一者皇室和贵戚穷奢极欲，欲壑难填，开支无度；二者荫户太多，这些荫户只向保护他的官僚负责，田租税赋都落到了他们手里，国家一粒粮、一文钱也收不上来，而且这些荫户可逃避服兵役、服劳役。问题明摆着，但谁也不敢动。皇帝和皇亲国戚动不了，底下的官僚封建主也动不了。实在没有办法了，左仆射（国务院副长官）悦绾斗胆上疏，未敢讲皇亲国戚，只讲要清理荫户，保证国家的正当收入。好！既然你讲了，这件事就交给你办！悦绾只清理了不到一半，全国就凭空多出20多万人口。他没敢动皇亲国戚，仍然遭到朝廷上下的一片反对。许多朝臣恨不能剥他的皮，吃他的肉。悦绾本来就有病，加上亲自清理荫户，整理户籍，致使病情加重，在

朝臣的一片叫骂声中死去了。悦绾死了，少了一个眼中钉，大家高兴。至于他未办完的事，也就干到哪儿算哪儿了，有的地方又退了回郝晷叹息不止，王猛也跟着叹息。官僚地主蓄养荫户这项政策，是从西晋开始的，其弊端愈往后愈明显。东晋在江南清理了一次荫户，半途而废；前燕悦绾清理荫户，功未成而身先死；只有前秦的王猛将这件事办成功了，当然这显然得力于苻坚的强有力的支持。前秦虽小，但国库充实，不准蓄养荫户是一个重要原因。从悦绾改革的失败，王猛看出前燕这个国家已是一个大病缠身的人，不仅已经完全失去生气，而讳病忌医，拒绝医治（改革），它的死期无疑已经不远了。想到这里，王猛问道：

“既然国库如此空虚，那么此次抵御桓温，贵国先后动员了近 10 万人马，给养是怎样解决的呢？”

郝晷说：“悦绾去年得罪了人，但国家多收了不少税赋，这次兴兵全靠这点家当，还有不够的，从郡县强行征调。仗是胜了，国库也空了。”

王猛不觉“哦”了一声。他明白了，他即将要与之作战的军队，是一支虽在本土作战而给养却没有保障的军队，是一支流寇性质的军队。因给养不够，势必抢掠，只要抢掠，就必然得不到人民拥护。

“那么，郝君下步有何打算？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吗？”王猛问道。

郝晷听了，痛哭流涕，悲痛不可言状。王猛道：“如今汝我虽各为其主，但布衣之交万古长青，郝君若他日有难，我将尽力而为之。”

郝晷出使前秦，等于给王猛当了一次义务侦察兵，给王猛送去了不可多得的情报。但是，前燕的使者并不是都像郝晷。他们的表现，让王猛看到了前燕朝臣中的健康力量。

前燕给事黄门侍郎（禁宫首席侍卫长）梁琛在郝晷之后出使前秦，弄得前秦大伤脑筋。

梁琛先生不过是个小小六品官，在门下省的属官中属倒数第二，仅在“起居注”之上，但对慕容暉这位狗屁皇帝却忠心可鉴。当然，他的忠心显得相当迂腐可笑和不识时务。

梁琛到长安的时候，王猛本想设计向他套取情报，不料首先在晋见苻坚的问题上就碰了钉子。当时，苻坚正在长安南部的万年（今陕西临潼县）打猎，无意回长安接见前燕的使者，便提出让梁琛先生到临潼来见。梁琛拒绝这一建议，说：“贵国使者到敝国时，我国君臣都穿上官服，打扫宫廷，在朝堂上接见，礼仪唯恐不周。而现在让我到荒郊野外草草见面，我不敢从命。”梁琛遵照外交礼仪和国与国对等的原则，想维护燕国的尊严，坚持得有理。秦国的尚书郎对他说，“你既然到我国来做客，就应客随主便，客人怎么能不服从主人的安排而提出应该这样，应该那样的呢？并且，天子所坐之车曰‘乘舆’，天子所停留之处曰‘行在’，天子在哪里，哪里便是朝廷。你怎么可以要求天子在某一固定场所见你呢？更何况《春秋》也有记载，君主与外国使节在郊外猝然相见的成例不少，鲁隐公与宋殇公遇于清邑（地在山东东河，事在公元前 719 年）即为一例。我国天王陛下让你到郊外相见，没啥毛病。”梁琛不慌不忙地追述了秦燕两国的友好关系和应该遵守的外交礼仪，然后强硬地说：“若贵国如此对待敝国使节，乃是轻视我燕国也。轻视燕国，如何能够发展两国亲善友好的关系？你们说得不错，天子固然以四海为家，行则‘乘舆’，驻则‘行在’，可如今海内四分五裂，上天的光芒并非照在一个地方（意即你秦国有秦国的天子，我燕国有燕国的天子），岂可用‘乘

舆’、‘行在’来作为不遵守外交礼仪的根据？《礼记》上讲的‘遇’，是国君之间无事先约定而不期而遇之遇，礼仪从简乃是一种权宜之计，岂能作为正常外交礼节的注解？反正我现在只带了几个人来到贵国，力量单薄，不得不屈膝，但如果你们不讲外交礼仪，我还是不敢从命。”前秦朝廷没法，只得让步，专门在临潼设立了行宫，文武百官穿上朝服赶到临潼，陪同苻坚接见这位使者。

梁琛经过斗争，得到应得的外交礼仪，维护了燕国的尊严。在苻坚为他举行的私宴上，当苻坚问起燕国的著名大臣时，梁琛煞有介事地吹乎了一通。说什么“太傅、上庸王慕容评光明正大，主持政务，深得朝野人心；车骑大将军、吴王慕容垂谋略盖世，领兵作战，百战百胜，有效地抵御了外侮；文武百官各以文才武略进取，尽心尽责，民间找不到一个隐居的人才。”苻坚一听，这与王猛给他提供的情报大相径庭，知道梁琛吹得离了谱。

苻坚对王猛说：“梁琛将燕国描写得比齐桓、汉祖之世还好，意在讹诈，使我不敢兴兵伐燕也。然国之盛衰，岂决定于使者的三寸不烂之舌耶？”

王猛对曰：“陛下可谓明察秋毫，梁琛此来，忠君爱国之情可嘉，可算忠耿之臣，然不知国亡在即，是谓愚忠！在亡燕之后，此人陛下可用也。”

苻坚道：“爱卿的尚书省有个尚书郎梁奕，乃梁琛之堂兄，可让典客（外交部门）将梁琛送梁奕家下榻，让梁奕见机行事。”

谁知这位梁琛先生不吃这一套，说道：“三国时，诸葛亮与诸葛瑾是兄弟，但诸葛瑾代表孙吴出使蜀汉时，与诸葛亮只在朝堂见面，不在私下会晤，我认为这是一种高风亮节，十分佩服。现在，你们竟要我在堂兄家中下榻，我不敢从命。”无奈，王猛只好让梁奕到国宾馆陪伴梁琛，每天形影不离，前后一月有余。梁奕偶尔问他一些有关燕国的情况，梁琛不但不吐只字，而且将堂兄教训一顿。

根据梁琛软硬不吃的情况，王猛建议苻坚将他扣押在秦国，不要让他回国。让他回去，必然要向皇帝慕容暐建议加强对我国的防范，增加我伐燕的困难。苻坚不接受，放他走了。

梁琛和他的副使仆辇（御车仆从官）苟纯昼夜兼程，马不停蹄往前燕首都邺城赶路。梁琛自认为自己一片忠心，不辱使命，准备将秦国极有可能伐燕的消息，尽快报告给皇帝慕容暐、太傅慕容评和吴王慕容垂，殊不知他所热爱的国家此时已乱成了一团糟，因为他的忠诚还险些丢了脑袋。此是后话，容后章再表。

苻坚和王猛一方面抓紧情报工作，一方面操练兵马，在陕城以东大量集结粮草以备伐燕之用。在抵抗桓温时，燕国曾许以割虎牢关以西之地予秦国，苻坚才派苟池、邓羌率军援燕。现在燕国一直拖着，既不说给也不说不给。苻坚和王猛商议：“燕国食言之日，即我出兵之时。”

第十章 不战取洛阳

秦王猛遗燕荆州刺史武威王筑书，曰：“国家今已塞成皋之险，杜盟津之路，大驾虎旅百万，自轹关取邺都，金墉穷戍，外无救援，城下之师，将军所监，岂三百弊卒所能支也？”筑惧，以洛阳降，猛陈师而受之。

——《资治通鉴·卷一百二·晋纪二十四》

前燕食言割武牢，王猛军威震云霄；
兵不血刃取洛阳，不战而胜用兵妙；
只因妒忌慕容垂，美玉留瑕后人嘲；
首次代燕大功建，虎牢关下秦旗飘。

苻坚与王猛加紧操练兵马、屯积粮草、收集情报，准备伐燕，所以未敢贸然行动者，一是要等一个借口，前燕借兵时曾许以割武牢关以西之地为交换条件，前燕食言日，前秦出兵时；二是惧怕一个人，即吴王慕容垂。只要此人还照当他的车骑大将军，手握兵权，苻坚与王猛就不敢贸然行事。根据掌握的情报分析，吴王慕容垂在打退桓温的北伐，取得保家卫国的巨大胜利之后，处境反而变得更加危险了。苻坚和王猛将情报工作的重点放在慕容垂身上，他的荣辱沉浮直接影响前秦王国的决策。桓温所以敢于进行第三次北伐，就是看到慕容垂受到排挤，靠边站了。桓温此次北伐的胜负，与慕容垂的沉浮完全不谋而合。慕容垂靠边站时，桓温势如破竹，节节胜利；慕容垂出山之后，桓温屡战屡败，五万大军损其四，狼狈逃回江南。桓温用自己的失败给苻坚和王猛当了一个以身说法的反面教员。

在商议伐燕大计时，苻坚对王猛说：“对慕容垂其人，仅见其受排挤便贸然出兵，恐有桓温大败之虑，”

王猛道：“在有国破家亡之险时，慕容晔、慕容评为保国保家，不得已而假慕容垂而用之；当亡国破家之危过去时，慕容评必欲除之而后快，慕容垂班师回朝之日，危险便会成为他的影子，摆脱不掉。”

苻坚道：“爱卿所见极是，我们应耐心等待结果。不过，爱卿之言提醒了我，对燕国，我不仅不能让它明显感到有军事压力，意识到有遭攻击的危险，而且应使其感到我亲善友好，永无战争之虑。”

王猛接着道：“陛下英明，微臣不及也。陛下之意，微臣理解为内修武备，外示和平。内修武备，加紧准备进攻；外示和平，麻痹燕国也。只有让燕国君臣感到国泰民安、歌舞升平，才会觉得慕容垂用不着了，加紧向他下手。”

苻坚频频点头，突然叹息一声说：“惜哉！惜哉！一世英才慕容垂，可惜不得为寡人所用也！”

——听此言，王猛在心里猛地一惊。他脑子飞快地转了一圈，想到：慕容垂若投奔秦国，苻坚必然重用。若如此，一山难容二虎，我将若何？于是一股忧伤涌上心头。不过他装得若无其事，禀道：“陛下英才盖世，慕容垂虽然人才难得，但无法与陛下相比，一九天之上，一九地之下也。微臣闻，自古对敌国人才，能用则用之，不能用则除之。”

王猛微妙的内心变化，苻坚已从他脸上几乎觉察不到的表情和这番话中感觉出来。苻坚也装着什么也没看见，不经意地说道：“也许燕国太傅（慕

容评)会如卿所言,为朕除之矣。”

说罢,苻坚哈哈大笑,王猛随之也哈哈大笑。两人都在大笑,都能体会到对方笑声中的潜台词。

却说燕国吴王慕容垂一举击败桓温,从襄邑(河南睢县)班师回朝,到达首都邺城。皇帝慕容暉、太傅慕容评并未组织欢迎仪式,但首都百姓自发组织欢迎,万人空巷,夹道欢呼大军凯旋,不少官吏也参加到欢迎队伍之中。慕容垂的马车常常被老百姓围住不得前进,纷纷往他的车中敬酒送物。慕容垂激动得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掀掉车帘,只是一个劲地向老百姓挥手点头。

邺城(河北临漳)老百姓和一些官吏对慕容垂的盛大欢迎,本是为了表达对卫国英雄的敬仰,未想到这样反而会害了他。太傅慕容评听到这一消息后,嫉火中烧,不能自制,拍案曰:“不除吴王,我枉为太傅也!”

慕容垂回朝之后,即向皇帝慕容暉上表谢恩,报告战果,为出征将士请功请赏。他列了一个名单,特别讲到将军孙盖、尚书郎悉罗腾等冲锋陷阵,出生入死,功劳很大,应给予特别丰厚的赏赐。奏章上去,如石沉大海,杳无下文。皇帝慕容暉年轻而懒惰,贪色且贪玩,奏章再重要也懒得去看,一律交给太傅慕容评代劳。慕容评自然不怕这份辛苦,正可以因此而弄权也!他将奏章丢在档案堆里,连看也不看一眼。

吴王慕容垂知道是太傅慕容评在从中作梗,十分生气。在一次上朝时,当着皇帝和文武百官的面,当面锣对面鼓地质问慕容评:“出征将士浴血奋战,置生死于不顾,终于战胜强寇桓温,保全了国土之完整,社稷之无恙,理应立功受赏,太傅何以扣住我的奏章而不呈皇上御览?”

慕容评竟然蛮不讲理地回答说:“桓温之退,乃惧我皇之威名也。我皇年轻英武,文韬武略,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寇贼一听我皇之英名,便胆寒股颤,唯恐逃之不及也。吴王(慕容垂)胆敢在朝堂之上与皇帝陛下争功,是大不敬也!”

年轻的读者也许不明白“大不敬”的意思。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法律中,十项不得赦免的杀头之罪之一条即是“大不敬”。所谓“大不敬”就是议论皇上、诽谤皇上、慢待皇上等等,总之,“大”者皇上也,“大不敬”即不敬皇上也。这是一条界定相当模糊、伸缩性相当大的法条,欲加此罪,不患无辞。现在,慕容评就是通过拍马屁将打败桓温的功劳归于皇上一个人的头上,然后以此立论,给慕容垂戴上了“大不敬”的罪名。如果皇帝慕容暉听了他的,当场要慕容垂人头落地,也不算什么稀奇事。

慕容垂当然不买慕容评的账,见他偷换概念,将出征将士的功劳一笔勾销,怒不可遏地反击道:“我此次领兵出征,是受皇帝陛下圣恩,假皇帝陛下威名,对此,我即使睡觉也未敢忘记。在我给皇帝陛下的奏章中,已讲得清清楚楚,岂有与皇帝陛下争功之意?我出征将士风餐露宿,出入生死之地而义无反顾,正是舍命以为皇帝陛下效忠尽力矣。太傅(慕容评)百般阻挠陛下奖赏舍身效忠之人,是何居心?”

两位王爷,上庸王慕容评是皇上的叔祖父,吴王慕容垂是皇上的叔父,在朝堂上针尖麦芒尖对尖地你来我往,谁也不敢插一句嘴。慕容暉这位皇帝吃马屁搞女人是个高手,但没有判断是非的能力,见朝堂上吵得不可开交,一声“下朝”,不了了之。

吴王慕容垂憋着一肚子气回府了,上庸王、太傅慕容评却进了可足浑氏居住的太后宫。可足浑氏厌恶慕容垂由来已久,原因很多。除本书前面已讲

到的外，还有一个婚姻方面的原因。慕容垂本是可足浑氏的亲妹夫，与已故皇帝慕容儁是连襟杠子：现任皇帝慕容暐的皇后也姓可足浑，按娘家的血缘应叫可足浑皇太后和慕容垂之妻为姑妈，叫慕容垂为姑父，按夫家血缘应叫慕容垂为叔父，叫其妻为婶。照说，他们之间有双重的血缘关系，本应和睦睦，但慕容垂的这层姻亲是当年的可足浑皇后（现皇太后）强加给他的，慕容垂一见到可足浑王妃便闻到一股血腥味，便涌出一股对屈死的原王妃段氏的绵绵思念之情。

事情要追溯到 11 年前的公元 358 年。皇帝慕容儁和吴王慕容垂原先都娶了齐王段末柸（鲜卑族酋长，曾占领整个辽西和今河北北部，包括北京在内，后逐渐衰没）之女为妻。慕容儁登极后，开始的皇后也为段氏，后来废掉段氏立了可足浑氏。慕容垂十分宠爱王妃段氏，段氏生了儿子慕容令、慕容宝，加上颇有才华，又出身高贵，何况可足浑乃是乌鸦占了喜鹊巢，所以段王妃对可足浑皇后尊敬不够。可足浑氏从此怀恨在心，必欲除之而后快。正好皇帝慕容儁一直对慕容垂猜忌不已，原因是老皇帝慕容皝器重这位小五子（慕容垂排行第五），曾想废太子慕容儁而立慕容垂（当时名霸，是慕容皝所取之名）。慕容儁登极后，对慕容垂处处警惕，找茬儿给小鞋穿。慕容垂骑马摔下来碰掉了一颗牙，慕容儁这位皇帝哥哥便将五弟之名由“霸”改为“锤”（同缺），即缺了牙齿，颇似一个讥笑人缺陷的外号，跟“刘罗锅”、“李跛子”差不多，显然有轻侮之意。后来见这个“锤”字实在不雅，才去掉左边的“缶”，改为“垂”。可足浑觉得有机可乘，便收买了一个裤裆里没蛋的宦官涅浩，官为中常侍，一个专门为皇上宽衣解带的家伙，让他打小报告给皇帝慕容儁，诬告段王妃勾结吴王府典书令（文官处长）高弼，在宫中搞巫蛊诅咒活动，危害皇上。可足浑氏想由此一箭双雕，既杀段王妃，又置吴王慕容垂于死地。皇帝慕容儁见到小报告，正中下怀，立即将段王妃和高弼打入大狱，严刑拷打，想达到逼、供、信的效果。谁知段王妃和高弼竟是英雄儿女，无论用甚酷刑，宁死而不屈招。吴王慕容垂听说自己心爱的妻子受到种种酷刑，暗中派人劝她：“人总有一死，不如诬服，免受皮肉之苦。”而这位段王妃比丈夫还有见地，传话回来说：“我岂是怕死之人？但人死要讲名节，我一旦自诬，便成了叛逆，上愧对祖宗，下连累大王（吴王慕容垂），此等遭千人唾骂之事，我绝不能做。”逼不出口供，又找不到证据，慕容垂终于虎口脱险，但段王妃被折磨死于狱中，慕容垂思念妻子，又娶了亡妻的妹妹段氏为王妃（可惜古人歧视妇女，史籍只记其姓而不记其名，使我们叙述起来十分不便）。可足浑皇后一听气坏了，下令强行废掉段氏，而将自己的妹妹嫁给慕容垂为王妃。慕容垂不敢不接受，但内心十分忿恨。可足浑氏名为王妃，但慕容垂连觉也不和她睡，从此守开了活寡。慕容垂与被降为小老婆的段氏却如胶似漆。这位新段氏不仅姿色超过其姐姐，而且智慧见识一点不比其姊差。可足浑皇后眼见自己的妹妹衾枕孤单，夜夜独眠，对慕容垂之恨日甚一日。

好了，历史恩怨叙述到此，回到公元 369 年冬天，慕容评将朝堂争执给可足浑皇太后汇报之后，可足浑氏对慕容垂的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说道：“代皇上出了一次兵（慕容垂出征时为“使持节”），就敢妄自尊大，邀功请赏，吴王算什么东西？桓温寇贼乃惧皇上威名，粮草断绝而自退，吴王何功之有？有了这几句话，慕容评的胆子就更大了，奏道：“太后只要一句话，臣即可将他除之，以绝后患！”可足浑氏说：“我早想除之，只是未有合适

借口，此事由你去办。”慕容评于是加紧准备，以图诛杀慕容垂，已故太宰慕容恪的儿子（慕容垂之侄）慕容楷和慕容垂之舅兰建听到风声，警告他要先下手为强，只需先杀了慕容评和安乐王慕容臧，其他人谁也不敢放个屁。慕容垂听了之后，深情地说：“骨肉之间互相残杀，我不忍也；让我带头作乱，宁愿一死，我不为也！”风声越来越紧，可足浑太后已指示慕容评加紧行事。侄儿慕容楷和舅父兰建让慕容垂早作决断。慕容垂说：“如果局面实在无法挽回，我只好离开京城去避难，其它办法，我一概不予考虑。”

慕容垂整天闷闷不乐，一时不知所措。他把忧伤深深埋在心里，不敢告诉家人。他的大儿子慕容令已经有20多岁了，看到父亲似有难言之隐，预感到问题严重，问道：“父王近来脸色不好，心情沉重，是不是因为皇上年龄太小（慕容晔本年20岁），太傅嫉贤妒能，父王击败桓温，功劳盖世，威望如山，他们愈加猜忌，想加害父王？”慕容垂听儿子这一问，止不住眼泪掉了下来，悲愤地说：“你说得很对。我出生入死，鞠躬尽瘁，率领部队击败了强大的寇贼（指桓温），志在保卫国家，谁知功成之后，不但将士没有任何奖赏，我自己反而连一处容身之处都没有！你既然已经看出我的困境，有什么建议吗？”

慕容令虽然年纪不大，但胸存大志，饱读诗书，有勇有谋。他安慰了父亲之后，说道：“主上微弱，大权集于太傅（慕容评）一身，一旦祸害到来，势如闪电。为保家全身，而又不违大义，不如尽快逃奔故都龙城（辽宁朝阳），然后在那里用最诚恳最卑微的辞句上疏请求宽恕，等待主上醒悟明察。当年周公（姬旦）受到猜忌，在东方住了两年多，最后成王（周武王之子姬诵，也是周公旦的侄儿）终于觉悟，请周公回京（镐京）。如能取得周公一样的结果，这是不幸中的最大幸运。如果不能如此，我们可以对内巩固燕代（河北北部与山西北部），对外结交各夷族（少数民族），南方把守肥如要塞（在河北省卢龙县），武装割据以自保，这是第二条路。”慕容垂见大儿子与自己想到一起去了，愁眉顿展，说：“你说得很对。就这么办！”

公元369年11月（即慕容垂击败桓温回朝后不到2个月时间），慕容垂上疏请求到大陆（今河北省隆平县境内）打猎，不等批准，便脱掉亲王朝服，改扮成老百姓，带着儿子秘密逃出邺城（河北临漳），准备执行慕容令提出的第一方案，先逃到老根据地故都龙城（辽宁朝阳）再作打算。然而这一直线距离达800公里的逃亡开始不久便出了乱子。刚从邺城走到邯郸，慕容垂的小儿子慕容麟因为一向不受父王的宠爱，发现父王的逃亡阴谋后，瞅空子溜了出来，跑回邺城检举了慕容垂的行动。这一变故引起内部人心惶惶，慕容垂的左右侍从，随行人员竟也逃亡过半。慕容垂顾不了那许多，只有抓紧向北奔跑。再说太傅慕容评接到慕容麟的告发，立即报告皇帝慕容晔。慕容晔派平西将军慕容强率领精锐骑兵，火速向北追捕。

此时，前燕首都邺城和前秦首都长安都在关注慕容垂的下落。慕容垂出逃的消息通过情报系统传到长安之后，苻坚立即找王猛商协对策。

苻坚道：“吴王慕容垂欲回龙城的阴谋既已暴露，此路不通矣。爱卿所见，他将逃往何处？”

王猛思虑半天，答道：“依臣所见，慕容垂有可能投奔代国（今内蒙一带）。”

苻坚听了一阵大笑，说道：“爱卿此言差矣！慕容垂曾经带兵伐代，斩数万人，抢掠牛羊亿万头。他投代国，能存身么？”

王猛其实并没犯傻，他也明知慕容垂不可能投奔代国。所以故意要说代国，本意是不愿慕容垂投奔秦国。这个一世英才一旦到了秦国，苻坚一定会委以重任，现在王猛一枝独秀的局面就将被打破。王猛还在思索，苻坚又说道：“爱卿想想，慕容垂一生征战，没有与之交战的国家有谁？”

王猛道：“唯我秦国也。”

苻坚击掌大笑道：“慕容垂投奔之国，唯我秦国也！请爱卿通知国境边防守将，吴王一到，一律开关放行，并击退追兵。入国境之后，各地官吏要当贵宾招待，不得怠慢，若有闪失，下狱问罪；至长安后，朕将亲自迎接。”

慕容垂的下步行动，被苻坚预计得清清楚楚，把应做的工作也布置得井井有条，王猛只有执行的份儿了。其实王猛又何尝看不透呢？只是想故意转移苻坚的注意力，而趁苻坚不注意这件事时，他可便宜行事，或阻止其入关，或乘乱杀之。他未曾料到，苻坚似乎早已看透了王猛的内心世界，来了个亲自过问。

慕容垂呀慕容垂！王猛从未碰到这么难以处理的问题。他在燕国有地位时，王猛怕他，设着法儿眼巴巴地盼着他失势，希望他完蛋，只有他靠边，他完蛋，王猛才有胆量伐燕。可是当他真的落难，真的完蛋之后，王猛似乎更怕他了。他怕他得到苻坚重用，怕他在前秦超过自己，怕他妨碍自己一花独放的地位……既然天王苻坚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好了，王猛也就不敢多言。他要等待以后有机会再说。

在苻坚准备迎接慕容垂的时候，前燕的追兵在慕容强的率领下已追至范阳（今河北涿州市），与负责断后的世子慕容令对峙。慕容强害怕慕容令，未敢攻击。双方一直对峙到天黑，慕容强不敢交战，引兵撤出。

见追兵撤后，慕容令对老父慕容垂建议说：“本来想保父王回龙城，再图大计，现在天机已泄，原计划已无实现之可能。听说前秦天王苻坚，广揽天下人才，摧贤任能，我们是否去投奔他呢？”

慕容垂长叹一声，说道：“事已至此，也只能如此了。除此之外，别无它路。”

于是乎，慕容垂让儿子与随从四散分开，注意隐蔽，消除行动痕迹，不走大道，分散秘密进入太行山，抄小路潜回邺城，接出家小后，再投奔秦国苻坚。从范阳（今涿州）至邺城（河北临漳）的官道约有千里之遥，何况于走太行山麓的小路。个中辛苦，不言而喻。

慕容垂逃回邺城郊外，躲在后赵皇帝石虎的假墓显原陵。刚刚藏好，突然一彪人马围将上来。数百骑兵，在猎鹰的引导下，包围圈越缩越小，眼看这支打猎的队伍就要收获一个大猎物——慕容垂。慕容垂一看这架势，明知寡不敌众，已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作好了俯首就擒，含恨而死的准备。在他已完全绝望的情况下，突然之间，引导骑兵的猎鹰居然纷纷向外飞走，包围显原陵的骑兵已随猎鹰而去，愈奔愈远。

慕容垂大难不死，惊魂稍定。马上对儿子们和随从说：“我等今天在万死之中求得一生，全凭神鹰保佑，若不是神鹰飞走，我等岂不早已成阶下之囚？”利用时机、假托神灵，几乎是古代智囊人物的一个惯用手段（王猛除外），慕容垂也算此中高手。他宰杀了跟随他多年的白马，用它作牺牲来祀祭天上的神鹰。慕容垂让一干人跪在白马面前，嘴中念念有词：苍天在上，我慕容垂本当斋戒沐浴，焚香念经，用猪、羊作为牺牲，来报答您的保佑。请原谅我身处逆境，在此荒郊野外，万事不备，只得以白马代猪羊来供奉，

表达我虔诚的心。上苍派神鹰来帮忙我，使我大难不死，九死而得一生，我将年年祭祀，永世不忘也。

对上苍祷告毕，慕容垂让大儿子端来一碗水（本应用酒，权以水代之），让所有的男人都割破胳膊，滴几滴血到碗里，然后每人喝一口滴了血的水，对天盟誓：同心同德，克服万难，有背叛者，有违令者，苍天不容，斩。

盟誓之后，大家一起商议下步行动计划。大儿子慕容令大胆地提出：“现在京城之中，人心思念父王，而对太傅（慕容评）嫉贤妒能，企图诛杀父王的行为恨之人骨。无论是夷人还是汉人，都翘首盼望父王回朝主持朝政。皇上和太傅完全不知父王在什么地方，不会想到我们敢于回到邺城。请父王让我入城，带几名骑兵，潜入城中杀掉太傅。然后父王入城，辅佐皇上，改革弊政，选贤任能，廓清政治，强我燕国。现在，上天已把机会赐予父王，请父王决断。”

慕容垂听了叹息不已，说道：“吾儿雄心大志可嘉，若依你所言，事成固是天大的幸运；然万一不成，我等将死无葬身之地。不如向西投奔秦国，乃是万全之计。”

慕容垂的另一个儿子慕容马奴，因受不了逃亡的艰辛，准备脱离队伍，逃回邺城。事泄，被慕容垂一刀斩首。为了一家的安全，杀亲生儿子毫不手软。

一行人继续南下，抵达河阳（河南孟津），准备南渡黄河，被渡口官员发现，于是斩渡口官员强渡黄河，抵达洛阳。

此时，慕容垂所带的家人和随从中还剩：段夫人，儿子慕容令，慕容宝（此二人前妻段夫人所生），慕容农，慕容隆，侄儿慕容楷（已故太宰慕容恪之子），舅父兰建，郎中令（宫廷禁卫司令）高弼（原是吴王府典书令，与慕容垂前妻段氏一起被可足浑皇后诬陷下狱，双双宁死不屈，段氏死于狱中，高弼活着出来，后任此职）等。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慕容垂将一家大小几乎全带上了，唯独留下了首席夫人（大老婆）王妃可足浑氏。可足浑皇后（现太后）当年费尽心机，害死老段王妃（姐），废掉新段王妃（妹），强行将自己的妹妹嫁给慕容垂为王妃，现在被孤伶伶丢在吴王府。

等慕容垂一行逃到乙泉（今河南洛宁县东北洛河北岸）时，邺城中的慕容评太傅才知慕容垂有可能投奔前秦。这位大权独揽的慕容评先生，听了之后不但不感到问题严重，反而暗中庆幸。他所关心的是自己一言九鼎的权力，慕容垂死也罢，逃也罢，反正在邺城无人再威胁我的权力了。只要我的权力不受挑战，慕容垂投不投秦无关紧要。这位瘟猪被苻坚、王猛派来的使节所灌的迷魂汤迷住了心窍，天真地认为秦燕关系友好，和平共处，互不侵犯，秦国天王苻坚根本不会接纳我国的叛徒，慕容垂即使逃到秦国，也会被苻坚送回来。于是，他向皇帝慕容暐请示后，下了一道命令，让沿途官吏能够捕捉便捕捉，捕捉不到就任其西逃。

乙泉（河南洛宁县）戍主（警备区司令）吴归发现慕容垂的行踪后，马上领兵追击，一直追到文乡（今河南省文乡县），被慕容垂的大儿子慕容令杀回。从此，慕容垂居然一路顺风，未遇到什么危险，很快逃离燕境，进入前秦国界。

前秦天王苻坚早给各地下了热烈欢迎的命令，慕容令沿途受到的款待比凯旋的将士无异，与在前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禁感慨系之。

却说苻坚听说慕容垂即日可到长安，率领文武百官，起驾出长安城，来

到郊外大道上，亲自迎候慕容垂的到来。

跟随苻坚出城的文武百官，一个个都跟苻坚一样喜气洋洋，整个长安城像过盛大节日一样，唯有王猛却心思重重，信马由缰地跟随着天王龙辇。今日的场面像一记重锤，狠狠地敲在他的心鼓上，让他心颤。想到12年前，他经吕婆楼和李威的介绍，初见苻坚，那是在一种秘密状态下，走路恐怕被人发现，说话恐惧隔墙有耳，还恐怕自己的雄图大略不被苻坚所接受。总而言之，他当时显得委琐而卑微，连毛遂自荐的气概也没有，颇有一种请求一个本已大难的临头的人接受自己的味道。而且，他能见到苻坚，历经屈辱，苦苦等待了三年。得到苻坚重用后，他呕心沥血，夙夜不息，蹈危履险，用实实在在的政绩和战果，巩固了自己在前秦朝廷中的地位，想一想，这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呵！可是慕容垂一个降将，只因其出身高贵，在国际上有名声，天王苻坚竟然屈尊下驾，亲自郊迎。和自己当年相比，何等的天渊之别？慕容垂对前秦还寸功未建，便受如此礼遇，若建功之后，岂不远在我王猛之上么？再算算年龄，王猛本年44岁，慕容垂只比他大一岁，本年45岁，这意味着，两人将长期共事。想到这里，嫉火熬煎着他的心，使他有说不出的痛苦，道不明的苦衷。

王猛还在痛苦的思索，只见一匹快马飞奔而至，报告慕容垂一行已到。苻坚走下龙辇，令文武百官一律下马，在他身旁排成两行长长的队伍，准备夹道欢迎贵宾的到来。

慕容垂与大儿子、二儿子等骑在马上，让夫人与未成年子女坐在两辆轻便的马车上。他远远望见了旌旗猎猎，仪仗纠纠，知道苻坚已在郊外等候。在看到天王的黄盖之后，他招呼大家一并下马、下车，跟随他步行来到欢迎队伍前。此时鼓乐齐鸣，乐队奏起欢迎曲，苻坚竟不由自主地往前相迎。慕容垂一行赶紧匍匐于地，行过大礼，禀道：“罪臣慕容垂叩见天王陛下！”

苻坚迎上前去，一边说“爱卿快请平身”，一边亲自将慕容垂扶起来。苻坚手一挥，鼓乐声嘎然而止。他牵着慕容垂的手，问候几句之后，大声对文武百官说：“真正的英雄豪杰，只有集合在一起，才可建立伟大的功业，这是自然规律。我正翘首以盼爱卿的到来，与我同心合力，平定中国。到时候，我将上泰山祷告天神（泰山封禅，不算传说，此前只有秦皇、汉武二人，可见苻坚壮志凌天），让你回到你心爱的故乡，世世代代封到幽州（河北北部），使你虽然逃亡出本国而不失为祖宗之孝子，虽然投奔邻国而不失对故家园的效忠，如此这般，岂不美哉！”

苻坚不愧为一个十分精明的政治家，他明明是在为自己着想，欲用慕容垂之才以成就自己统一中国之大业，完成自己当秦皇、汉武的梦想，但是他这番话却仿佛处处为慕容垂着想，针对慕容垂不得已而叛国全身的微妙心理，句句都讲在点子上，让慕容垂心中的疑团全消，如云蒸霞蔚，醍醐灌顶，心安理得地为苻坚效力。

慕容垂听了这番话，感激涕零，答谢说：“流亡之人，已抛弃故家园，不过求保家全身而已。若能免除刑罚，已是万幸；至于封回故乡，罪臣实不敢有此奢望也。”

慕容垂将自己的家人和随从一一介绍给苻坚。当介绍到世子慕容令和侄儿慕容楷时，苻坚满脸笑容地说：“二位之名，吾在长安早有所闻，皆少年英才也！今日得见，名不虚传。”

苻坚任命慕容垂为冠军将军、京兆尹（实职实权的首都长安市长），

封宾徒侯；任命慕容楷为积弩将军。对慕容垂、慕容令、慕容楷各赏赐数万之巨。每次朝会，苻坚的眼睛老是注视着这三个人。关中的读书人与老百姓，听到慕容垂之大名，争相与之结交，以与之结交为荣。

自从慕容垂到长安以来，王猛一直芒刺在背，骨鲠在喉，似乎太阳的光芒都照到慕容垂父子身上去了，使他感到有阵阵凉意。实在憋不住了，秘密对苻坚说：“臣观慕容垂父子，乃水中蛟龙，山中虎狼，不是人可以驯服的，一旦有什么风云变幻，就没有人能够制服他，为免除后患，不若将其早早除掉。”

此后 15 年，即公元 384 年，趁苻坚在淝水之战中惨败，慕容垂叛秦而建立后燕帝国，自己当了皇帝。后人以此来证明王猛有先见之明。但是，在公元 369 年慕容垂投秦时，累累若丧家之犬，既无党羽，又无基础，何谈叛变？何况当时三足鼎立，强燕未灭，若因惧怕他将来反叛而杀之，随之而来的秦灭燕就会遇到强大阻力。王猛当时建议苻坚杀慕容垂，乃是一种难以自制的嫉妒，从政治上看显然是不明智的行为。

苻坚理所当然地拒绝了王猛的建议，说道：“我正在广招天下豪杰，以共同肃清四海，统一中国，怎么可以对投奔来的人随意诛杀？并且，他刚来之时，我已推心置腹地接受了他，一介平民尚且不可背弃患难之交，何况我乃一国之君？”

苻坚的回答，让王猛再也讲不出一句话。

在慕容垂匆匆向长安投奔时，有一个人也急匆匆地向前燕首都邺城赶路。此人便是我们上章讲到的前燕帝国派往前秦帝国的使臣梁琛。这位给事黄门侍郎不过小小六品官，却不畏强暴、不为利诱，用一身正气维护了国家尊严，被扣达 2 个月之后马不停蹄地返回复命。等他疲惫不堪地赶到首都邺城时，听到的第一个消息是：吴王慕容垂已投奔秦国！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讽刺呵！他在前秦当着苻坚的面，大讲太傅慕容评如何光明正大，吴王慕容垂如何文韬武略，可现在呢？吴王跑到苻坚那儿去了。不过梁琛虽然感到窝囊，但对国家的忠心依然如故。他首先去找太傅慕容评报告：“我在秦国看到，他们每天操练兵马，在陕城（河南省陕县）以东大量集结粮秣，此乃战争之兆也！据我观察，两国之间的和平不可持久，战争可能一触即发。现在，吴王（慕容垂）又投奔过去，侵略战争的爆发更加紧迫，我们一定要早做准备。”

梁琛一片忠心，却热脸贴了个冷屁股。太傅慕容评不以为然地说：“秦国怎么可能接受我们的叛徒，因而破坏两国邦交呢！”（梁琛与慕容评都还不知道，此时苻坚正在亲自迎接慕容垂哩！）

“太傅！”梁琛满腔悲愤地说，“大人可千万不可受苻坚、王猛的和平欺骗呵！桓温入侵时，他们派兵救我们，并不是因为他们真心热爱我国而进行的无私援助，而是计算利害得失之后才走的一着棋。秦燕两国割据中原，都想统一北方，怎么可以从他们借兵给我们打桓温一件事，就忘掉他们有吞并我们的野心呢？只要他们抓住我们的弱点，大军马上就会出动，大祸马上就要临头呀！”

梁琛满腔悲愤，心急如焚，慕容评却不慌不忙，问道：“苻坚若何？”梁琛答曰：“英明善断。”又问“王猛若何？”答曰“名不虚传。”慕容评下结论说：“你的忧国之心可嘉，但所下判断事实根据不足。我不能根据你的几句话，就让全国准备战争。”

梁琛在慕容评府上碰了一鼻子灰，马上求见皇帝慕容暉，讲得头头是

道，甚至声泪俱下，但皇上与慕容评先生一个腔调。梁琛先生又碰了一鼻子灰，但毫不灰心，又去见太尉（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皇甫真。皇甫真是个有识之士，听了梁琛的报告，马上表态，我要上疏向皇上报告。皇甫真在奏章中除采纳了梁琛的观点之外，又特意从军事上指出了一条征兆：秦国军队入燕抗击桓温时，已详细侦察了我国地形，秦国的使者往来不断，已对我国的兵要地志、兵力虚实，熟悉无遗。因此，他建议派精兵良将重点防守壶关（今山西省壶关县）、太原、洛阳三个要地。他警告皇帝慕容暉要防止发生春秋时伍子胥那样的灾祸〔楚国大将伍子胥被楚平王迫害，逃亡吴国，作为吴王夫差的智囊，带领吴国军队打回楚国首都郢（荆州），将楚平王墓掘开，鞭尸三百。这里显然是警告燕国皇帝慕容暉要防止吴王慕容垂带兵杀回邺城〕。

皇帝慕容暉见了奏章，不敢作主，请太傅慕容评来商量。慕容评见了皇甫真的奏章，笑道：“陛下尽可无虑。秦国国土、人口不及我国一半，国力贫弱，全靠我国支持才能维持，哪有胆量和力量侵略我国？再说，苻坚一直对我国采取亲善友好的外交政策，他绝不会听了叛徒慕容垂的挑拨，就断绝与我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所以，陛下用不着听他们瞎吵吵，不可无缘无故地自己先乱了阵脚，否则反而会激发他们的野心。”20岁的皇帝从小在温柔富贵之中长大，太傅说没事就是没事，乐得没事，没事就好，后宫的四千粉黛（此为实数）就够他忙的了。

前燕的瘟猪皇帝和太傅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渊，还在尽情享乐，不知死活。但苻坚与王猛一刻也不敢掉以轻心。在大战发动之前，又最后一次派使节到前燕侦察敌情，收集情报。此人乃苻坚的黄门郎石越（禁宫卫士长）。太傅慕容评置极有可能爆发的战争于不顾，别出心裁地想出了一个接待办法。让石越参观皇家和他本人搜刮来的珍宝，在吃喝玩乐方面尽量展示燕国的富有奢华，让石越每日生活在酒绿灯红之下，声色犬马之中，希望石越通过秦燕之间的贫富对照，看出燕国的优越性，从而让穷的一方不敢与富的一方斗。石越未想到燕国太傅慕容评会如此接待来使，开始颇感诧异，渐渐不觉暗暗发笑。珍宝之类琳琅满目，固然是富有的标志之一，但并非国力的标志，珍宝盈室并不等于粮食、布匹、盐、铁等战争的基本物资充实，相反只能表示当政者的贪得无厌。声色犬马，歌舞升平，似乎是国泰民安的表现，但崇尚奢侈的统治者怎么可能让人民与他同心同德，上下一心？慕容评本想以此来显示富有，无意中却将国家的痼疾、肿瘤和盘托出，让石越看了个一清二楚。石越从中得出一个结论：燕国政治已腐败不堪，一摧即垮。

燕国不少官员也看出了慕容评如此接待石越的荒谬，但无人敢提意见，只有两个参谋人员站出来说话。一个名叫高泰，过去是吴王慕容垂所辖车骑将军府的从事中郎（主任参谋）。慕容垂逃走后，许多与他关系亲密的人都被削职为民，最大的一个是范阳王、魏尹（首都邺城市市长）慕容德，高泰自然在劫难逃。此事闹得沸沸扬扬，议论蜂起，慕容评接受尚书左丞申绍的建议，为慕容垂手下的骨干分子高泰复官，提升为尚书郎（国务院长官助理）。另一位站出来说话的是慕容评手下的太傅参军（军事参谋）。二人对慕容评说：“石越这个人显得心不在焉，问他的话常常前言不答后语，总是若有所思，每到一地，他眼睛四处张望，种种迹象表明，他不像是个来请求友好的使者，而是来侦察我们的情况的（看来石越不是一个成熟的外交官）。对他，我们应该显示我们的威武军容，让他感到我国是不可侵犯的。可是现在我们

拼命向他展示豪华奢侈，恐怕反而会使他更小看我国。”两人的意见一针见血，太傅慕容评置若罔闻，照样我行我素。高泰见势不妙，自己摘下乌纱帽，辞职回家了。

前燕帝国的政治腐败已无以复加。就在石越出使期间，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亡国之险，企图进行政治改革。读者也许还记得，慕容垂在主动请命抵抗桓温出兵时，在朝中点了三个人与他同行，即黄门侍郎封孚、司徒左长史申胤、尚书郎悉罗腾。其中之一的申胤有个儿子叫申绍，官为尚书左丞，跟他的爹一样，都是当部门秘书长一类的官，一在宰相府，五品，一在尚书省，六品。申绍与他爹一样，见识过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只不过比他爹冲劲更大，有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味道。慕容垂逃亡后，邺城人心惶惶，是他上疏让慕容评为那些受牵连的人复官升官。现在，眼看可足浑皇太后胡乱干涉朝政，太傅慕容评又贪得无厌，官员的升迁只有一个标准，全看贿赂的多少，达官贵人珍宝盈室，人民却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人怨鼎沸，如烈火干柴，一有火星就会燃起燎原大火。申绍于是上书大声疾呼，请求改革政治。

申绍首先呼吁改革干部制度。他分析了县令郡守等基层政府官员的状况：第一种人是连字也不识的白丁，全凭贿赂当上的官；第二种人是因有军功，转业从政当上的官；第三种人是皇亲国戚或达官贵人的亲戚，凭关系当上的官。以上三种人既非本县本郡的杰出人才，又没有在朝廷任过职，或目不识丁，或从小生在富贵环境，不知人间疾苦，显然都不适合担任政府官职。除上述三种人之外，只有很少一部分既有学识又有经验的郡守县令，不乏为官清廉之人。但是由于官吏的考核、升降、奖惩没有法规制度，为官清廉而有政绩者得不到奖励，贪赃枉法、怠惰混世的不但不受惩罚，而且受到提升。于是争相贪污受贿，弄得民穷财尽。而且因官吏的数量超过以前历朝万代，衙门林立，官吏充斥，看起来队伍很大，却没有一个人敢于负责。这些衙门、官吏不为皇上和人民办事，而对人民的搔挠却无穷无尽，弄得民不聊生。燕国的人口比两个盗贼（前秦、东晋）加起来还多，军队可说兵多将广，兵强马壮，没有哪一个国家能比得上，可是打起仗来却屡战屡败，原因何在？就在于郡守县令田赋不公、差役不平、敲诈勒索没完没了，老老实实种田和服兵役、差役的，全都陷于穷困，所以没有人肯为国家效力牺牲，相反竞相为盗，致使盗贼充斥。

如果说申绍将政治腐败归罪于郡守县令未免不公，那么接下来的分析可算一针见血，矛头直接指向皇帝：“陛下皇宫之中，美女多达4000余人，宦官之类的奴婢，还不在此数之内，一天所费，高达240万两黄金（此数也许夸张了，按当时的国力，无法维持）！知识分子和普通平民，受这种奢侈之风的影响，也竞相浪费，比着看谁花钱最多，以此为荣！”读者可以想一想，在当时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皇宫一天所花折合240万两黄金，以全国之力，供养一个皇帝也许都成问题，何况还要供养数量超过历朝历代的官吏（郝晷出使秦国时说他身为黄门侍郎也领不到俸禄的话是可信的），即使撇开战争所需，人民的负担可想而知。

申绍还从国际环境上指出了改革的紧迫性，认为我们的腐败，正是秦、晋所希望的，他们会利用我们的腐败，消灭我们。

因此申绍提出了以下改革措施：一是精简政府机构、裁官并职；二是建立严格的官吏选拔考核、奖惩制度，精心挑选郡守县令；三是优待军属；四是提倡勤俭，反对奢侈浪费；五是赏罚分明；六是把军事战略的重点从对北

方的代国转到重点对秦上来。

申绍满怀信心地预测，如果按他所建议的办，进行政治改革，燕国就可以砍下桓温和王猛的人头，消灭秦国和晋朝，那就不仅仅是能够保境安民的问题了。他建议立即将北方的部队调回，重点防守太原、壶关以及西河（今山西、陕西之间的黄河）河段，以粉碎前秦可能的侵略。

应该说，作为一个小小的六品官，申绍的见解远远超过了皇帝慕容暐和朝中的达官贵人。但是不要说他的改革建议不可能被采纳实行，即使被采纳，也已经没有时间实施了。申绍先生只不过为后人留下了一幅反映前燕政治腐败的图画和一篇针砭时弊的好文章，而已而已！他的奏章呈上去之后，如泥牛入海，有去无回。

如前所说，苻坚、王猛早已作好了讨伐前燕的各项准备，此次派黄门郎石越出使燕国，乃是最后一批战前侦察员。石越在前燕亲眼目睹了政治腐败，太傅慕容评弄权的情形，在回国之前提出请燕国兑现割虎牢关以西之地予秦的诺言。就在四五个月之前，前燕皇帝慕容暐为共同抵抗桓温的侵略，先后派散骑常侍李凤、散骑侍郎乐嵩向前秦请求救兵，允诺割虎牢关以西之地。苻坚派苟池、邓羌出兵之后，派散骑常侍姜抚到邺城回访，报告了出兵的数量及行军路线，再次确认了出兵的交换条件。击败桓温之后，前燕始终对割地之事支支吾吾，前秦似乎也不着急。慕容暐和慕容评不会想到前秦所以不着急兑现割地，一是为了以和平友好麻痹对手，加紧进行战争准备；二是在等前燕如何处置慕容垂，等着前燕自己打倒国家的中流砥柱。现在，战争准备已经就绪，慕容垂也已逃到长安，苻坚和王猛要与前燕摊牌了。皇帝慕容暐和太傅慕容评似乎没有意识到石越大使的要求是一个最后通牒，一改过去支吾其辞的做法，耍开了赖皮。慕容评正式对石越大使说：“关于割地之事，我国并未说过这种话，一定是使节词不达意，才产生此类误会。况且，有国有家之人，互相救灾济难，乃人之常情，何言割地交换？”石越大使不动声色地要求慕容评将上述意见写成文字，他好拿回去面呈天王，免得空口无凭，又产生误会。慕容评同意了。

在长安的苻坚和王猛早已商定：燕国食言之日，即我出兵之时。听了石越的汇报，见了石越带回来的信，苻坚冷笑几声，拍案而起，下令进行战争动员。

苻坚对王猛说：“伐燕大计，乃爱卿一手筹划，而今已到瓜熟蒂落阶段，朕请爱卿挂帅，代吾出征，以遂吾统一中原之志，同时也使爱卿有灭燕之大功，传天下以美名。”

王猛叩谢曰：“猛本一寒士，蒙陛下不弃，委臣以重任，燕贼不灭，臣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潜心准备，以待时机。今上天将机会赋予陛下，臣当夙夜在公，兢兢业业，一往无前，直捣邺城，以不负陛下之圣恩。至于臣之声名，何足道哉？”

苻坚道：“我与你朝上曰君臣，朝下曰兄弟，愿爱卿一心作战，勿虑其它。你带兵先行，吾作汝后盾也。”

苻坚任命辅国将军王猛挂帅，建威将军梁成、洛州（州治河南陕县）刺史邓羌为副帅，率步骑兵共3万人讨伐燕国。任命慕容垂之子慕容令为参军，以作向导。

王猛将军务布置完毕，特意去见慕容垂。慕容垂设宴招待为之饯行，酒过三巡之后，王猛说：“猛有一事相求，不知老友肯赏光否？”

慕容垂说：“吾乃落难之人，蒙天王陛下不弃，得列朝堂，正欲效力以报天王陛下之恩。景略兄有事尽可言之，吾岂有不准之理？”

王猛道：“老友世子慕容令为吾之参军，与吾一起出军。请老友赐我一物，让我睹物思人。”

慕容垂欣然应允，解下随身挂着的佩刀，交给王猛，说：“难得景略兄如此重情义，让我无言表达感激之情。这是我最心爱的一把金刀，权当赠礼。”当然少不了托咐王猛对其大儿子慕容令多多关照。

王猛道：“今日一别，不知何日再见，我在千里之外，军帐之中，见此佩刀，如见兄面，可解我思念老友之愁也。”

二人牵手言欢而别。慕容垂不禁感慨万千。在前燕时，皇帝是他侄儿，太傅是他堂叔，皇太后是他的妻姊，可谓至亲也，然而一个个嫉贤妒能，欲置他于死地。而今逃离家国，虽处异国他乡，天王待他为上宾，委之以重任，王猛待他为兄长，处处尊重，今日出征还特来告别，叙兄弟之情。难怪秦小而强，燕大而弱也！但是，他哪里知道，王猛已经设好了一个圈套，等着他们父子来钻哩！

公元 369 年 12 月，王猛大军直扑洛阳。这条进攻路线，邓羌和苟池在 5 个月前援助燕国打桓温时曾经走过，可谓熟门熟路，加上又有慕容令当向导，更是轻车熟路。前燕没有将这一带作为防御重点，沿途兵力薄弱，王猛大军如秋风扫落叶，饿虎扑绵羊，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障碍，便包围了洛阳。

消息传到前燕首都邺城，皇帝慕容暐十分惊慌，但太傅慕容评颇有些不以为然。过去，他认为秦国不可能进攻燕国，现在他又认为秦国不可能战胜燕国。他对皇帝慕容暐说：“陛下不必忧虑，王猛不过一个穷书生，出身卑贱，成不了大事。派乐安王慕容臧率 10 万精兵，即可解洛阳之围，让秦兵缩回关西。”

慕容暐的身子是自己的，脑袋却长在太傅慕容评和母亲可足浑氏的身上，既然太傅说不必忧虑，那就尽可放心吃喝玩乐。按照慕容评的意见，他下令乐安王慕容臧率 10 万精兵驰救洛阳。读者也许还记得，这个慕容臧先生在抵抗桓温北伐时，刚一接触便兵败如山倒，掉头飞驰逃回邺城。他唯一做了一件事，是建议皇帝慕容暐派散骑常侍李凤到前秦求救。现在挂帅来抵抗王猛，不知是否有出色表现。

慕容臧出兵的时间是公元 369 年底 370 年初。此时王猛已将洛阳围得水泄不通。但是王猛却围而不攻。手下将士个个踊跃，都想在攻击洛阳的战斗中建立功勋，王猛严令不准。他对梁成、邓羌等将领说：“洛阳守将慕容筑听说慕容臧援军已出发，必然拼死抵抗，我若攻城，伤亡必大。不若围点打援，先将慕容臧打回去，洛阳不攻自破也。”梁成、邓羌会意。

王猛令梁成、邓羌率精兵 1 万继续向东挺进，迎头打击慕容臧。他说：“慕容臧驰援洛阳，不会料到我军会长途奔袭与之交战，你等攻其不备，必获大胜。然后，你等占据有利地形，与之对峙，使其不敢西进。援军被阻，洛阳之下指日可待也。”

梁成、邓羌领令而去，在荥阳的石门（今河南省荥阳县北，桓温令袁真开凿运河未开通之处）与慕容臧的援军接触。诚如王猛所料，慕容臧未料到围攻洛阳的前秦部队竟会出现在这里，猝不及防，被梁成、邓羌一阵猛打猛冲，被斩首 3000 余级，生俘其将领杨剧。慕容臧立即溃不成军，重演了他与桓温交战时的故伎，向后逃跑。梁成、邓羌一路追击，斩获无数。直逃到新

乐城（今河南省新乡市），慕容臧才据城固守。梁成、邓羌以1万兵力，将慕容臧的10万人马打得溃不成军，已达到战略目的。于是不再攻城，引兵而还，守住荥阳以西的虎牢关。慕容臧加固新乐城池，在梁成、邓羌退后，也带兵向北而还。（此段史实，《资治通鉴》的记载与《晋书·载记》中的《慕容暉传》、《苻坚传》皆不同，通鉴言“燕卫大将军、乐安王臧城新乐，破秦兵于石门，执秦将杨猛”，似不合军事常理，援军胜则洛阳之围当解，何以降？恐误。故本书采用《载记》之说，而弃通鉴之说。作者注）

洛阳守将乃前燕帝国的荆州刺史（荆州与洛阳，何其遥也！五胡十六国时代，此类笑话比比皆是）、武威王慕容筑。他老先生眼巴巴地等着慕容臧带兵来救他，望眼欲穿，等来的却是援军大败从荥阳缩回新乐的不祥之兆，于是欲守不成，欲逃无路，陷入绝望之中。这时，左右给他送上一封书信，说是围城秦兵从城外用箭射进来的。

慕容筑赶紧拆开来看，发现来信人是前秦辅国大将军王猛。信中写道：

“我秦国军队现已堵住成皋（河南省荥阳以西之虎牢关）之险，切断盟津之道（河南孟津县黄河渡口），圣驾（即天王苻坚）虎贲之师百万，出轶关（河南省济源县西北，晋豫交通要道）而直扑邺城（前燕首都、河北省临漳县）。金墉（洛阳西北要塞）守军已穷途末路，外无救援，成瓮中之鳖也。我围城部队威武雄壮，无坚不摧，无险不克，军威声势，将军在城上可亲眼目睹也。如此虎贲之师，岂是将军麾下三百疲惫之卒所能抵挡？若将军能识大体，许我和平进城，可保洛阳城池无损，人民免遭涂炭，则将军功莫大焉！”

慕容筑见信，半晌不语，犹豫良久之后，终于决定投降。他亲手写了降书，用箭射出城外。王猛见信之后，恐有诈，作了预防埋伏的严密布署。在约定的时间，慕容筑打开城门之后，先骑兵，后步兵，分层次地进城，部队一进城便抢占有利地形，把守要道交通。一切平安无事之后，王猛才进城受降，将指挥部搬进洛阳城中。

洛阳城勾起王猛的许多辛酸回忆。20多年前，他在洛阳卖畚箕时，曾受过多少阔老恶少的侮辱？曾挨过多少次冻饿？正是在洛阳，为了多得几个钱，挑着畚箕担子直奔到嵩山，见到了师父。洛阳记录着他贫困的极点，同时也记录着他发迹的起点。现在，官还未爬到顶点，但论权力，在前秦帝国他是仅次于苻坚的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然而，偏偏在这个时候投奔来一个慕容垂！这个家伙出身高贵，文韬武略，颇具人望，深受苻坚信任，说不准哪一天就会爬到我的头上！作为一个从社会最底层爬上高位的人，王猛不能容忍慕容垂超过他。他看着慕容垂送给他的礼物——佩刀，开始了一个罪恶的计划。

“叫金熙来！”王猛命令。

金熙何许人？慕容垂手下的亲信也。他跟随慕容垂从前燕历尽艰辛，万死不辞地一同逃亡到了前秦。现在又随王猛大军出征，是个下级军官。照说，像金熙这样与慕容垂共过生死患难的人，是会绝对忠于他的主子的，然而在王猛金灿灿的千两黄金面前，金熙打了败仗，被收买了。

王猛让金熙去做一件出卖良心、陷害主人的事。他要金熙拿着慕容垂送给王猛的佩刀（含金，有特殊记号），去见慕容令，传达慕容垂的密言：“我们父子至此，只为保家全身，可王猛这个一步登天的暴发户对我恨之入骨，视若仇寇，挑拨陷害，日甚一日。秦国天王虽然外表上对我等恩重如山，可他内心里怎么想，我心中无底。大丈夫欲求生却难免一死，我父子徒给天下

人耻笑。我听说东国（指前燕）已开始醒悟，主上（慕容暐）与太后（可足浑氏）互相抱怨，后悔不该逼我父子逃亡。所以，我决定离开秦国重返故国，现特派金熙通知你，我已经出发了，你在军中，瞅准机会，也应尽快离开。”

慕容令虽然见识过人，满腹谋略，但毕竟是个20多岁的年轻人，嫩了点，听了金熙的传话，一时难以辨别真伪。你说是假，明明有父亲的佩刀为证；你说是真，父亲从未对他说过此类话，相反劝他尽职尽责，报效天王不弃之恩，他犹豫踌躇了整整一天，始终找不到办法来证实金熙传话的真伪。最后，他宁可信其真，而不可信其伪。因为万一真是真，他必然要受牵连而被诛杀，所以只好带着旧部骑兵侍卫，借口到洛阳郊外打猎，向荥阳方向逃去，准备去投靠慕容臧。

慕容令这一逃，正中王猛下怀。得到消息，立即上疏苻坚，报告慕容令在前线叛变。至于那个贪财而出卖主子的金熙，任务既已完成，不但已失去利用价值，而且还后患无穷，万一哪一天他把真相捅出来，王猛将无法立身，虽然正史上并无他下场如何的记载，但可以肯定他会被王猛秘密处死，销尸灭迹，除此，似乎没有第二种可能。

在长安的慕容垂听说大儿子在前线叛变，如五雷轰顶，懵了！逃到长安不到一月，可谓惊魂甫定，刚开始重新生活，又遇到这档子杀头灭族的事。不容他细想，赶紧收拾一下，带着全家落荒而逃。王猛听到消息，在心里暗暗发笑。慕容垂父子终于被他略施小计，自动逃离了前秦，满朝之中，再也无人与我王猛竞争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算是巩固了。

但是，王猛算计住了慕容垂父子，却未能算计住苻坚。苻坚听到慕容垂已逃亡的报告，立即派骑兵追赶。从他的人格荣誉上看，他必须将他追回来；从不能让人才给敌方利用的角度看，也必须把他追回来！苻坚又派追兵，又令各地堵截，终于在蓝田（今陕西省蓝田县）将慕容垂一行俘获。

慕容垂被押到长安，已作好了掉脑袋的准备，吓得战战兢兢。不料苻坚在太极殿的东堂亲自接见了他们一家。慕容垂一家跪在地上泣不成声，苻坚令人将他们扶起，赐坐，和颜悦声地安慰道：“爱卿一家与朝廷失和，被逼无奈，前来投奔我秦国，将一家的性命托付给我，这是对我的抬举和信任。你的大儿子心里仍依恋故国，念念不忘根本，可算得上是个贤明之子。俗话说，人各有志，所以你也不必过份责备自己的儿子。可惜燕国的灭亡就在眼前，慕容令返回故国，纵有报国之志，却已无回天之力了。他等于白白跳进虎口，让我痛惜不已也！而且，按照我们秦国的法律，即使亲为父子兄弟，但一人犯罪一人当，各人对各人的行为负责，不可株连九族，你为什么战慄不已，如此狼狈呢？”慕容垂谢恩之后，苻坚宣布：此事已经过去了，我对你仍然一如既往，所封官爵一律照旧，望汝勉之。

王猛终于部分达到了排斥慕容垂父子的目的，却给自己留下了一个洗不清的历史污点。司马光在编《资治通鉴》时，在此处将王猛美美地臭骂了一顿：“昔周得微子而革商命，秦得由余而霸西戎，吴得伍员而克强楚，汉得陈平而诛项籍，魏得许攸而破袁绍；彼敌国之材臣，来为己用，进取之良资也。王猛知慕容垂之心久而难信，独不念燕尚未灭，垂以材高功盛，无罪见疑，穷困归秦，未有异心，遂以猜忌杀之，是助燕为无道而塞来者之门也，如何其可哉！故秦王坚礼之以收燕望，亲之以尽燕情，宠之以倾燕众，信之以结燕心，未为过矣。猛何汲汲于杀垂，乃为市井鬻卖之行，有如嫉其宠而谗之者，岂雅道君子所宜为哉！”

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说，即使你知道慕容垂的心时间长了可能会变，但在燕国尚未灭亡之前，急急忙忙地想杀他也是不顾大局的不明智行为。这样做等于堵死了燕国想来归顺的人们的路，客观上是在帮助燕国。苻坚的做法是高明的政治家的行为，而王猛此举是鸡鸣狗盗市井小人的所作所为，与慕容评无异，不是正人君子应该做的。

写到这里，作者既为王猛的智慧才华所激动，又为他这一利令智昏的道德缺陷所痛惜。

公元 370 年 1 月，王猛留下邓羌镇守金塘（洛阳西北要塞），任命军政官员之后，班师回朝，伐燕第一战役结束。

第十一章 一举灭前燕（上）

太和五年，又遣猛率杨安、张蚝、邓羌等十将率步骑六万伐燕。坚亲送猛于灞东，谓曰：“今授卿精兵，委以重任，便可从壶关、上党出潞川，此捷济之机，所谓捷雷不及掩耳。吾当躬自率众以随卿后，于邺相见。已敕运漕相继，但忧贼，不烦后虑也。”猛曰：“臣庸劣孤生，操无豪介，蒙陛下恩荣，内侍帷幄，外总戎旅，藉宗庙之灵，禀陛下神算，残胡不足平也。愿不烦銮辂，冒犯霜露。臣虽不武，望克不淹时。但愿速敕有司，速置鲜卑之所。”坚大悦，于是进师。

——《晋书·卷一百十三·载记第十三·苻坚上》

灞上誓师再伐燕，首战告捷下壶关；
临阵一计地道战，再传捷报下太原；
以少攻多世罕见，六万大胜三十万；
狂妄太傅慕容评，
单枪匹马逃命还。

公元370年1月，王猛伐燕攻克洛阳之后，班师回朝，苻坚大喜，一下给王猛两个一品的官位和一个爵位：司徒（宰相）、录尚书事（主管朝廷机要）、平阳郡侯。

王猛深知功高遭人嫉，顿感惶恐，赶紧上书辞让。他说：燕国、晋国而今尚未铲除，战车仍奔驰不息。臣不过只夺得区区一座城市（洛阳），便一下受到三项最高奖赏，如果将燕、晋二贼消灭，陛下将何以赏臣呢？

苻坚确实不是寻常的政治家，在王猛辞让的奏章上批复道：“如果你不这样拒绝我的旨意，又怎么能显示你谦让的高尚品德呢？我已下令给有关部门，让他们暂时听你的，至于酬谢你功劳的爵位，你不可再推。”苻坚扎扎实实给王猛将了一军，你表现谦让的美德，不过为了个人荣誉名声，我成全你。但任命命令暂时不下可以，你得给我把活先干起来（代理）！帝王到底是帝王，臣子毕竟是臣子。

苻坚与王猛可以说互相都将对方看透了，但是有一件事苻坚并未觉察到。王猛班师回朝时，苻坚率群臣迎接，王猛也碰到了慕容垂。他出师时专门去向人家要了所谓用以睹物思人的礼物金刀，结果却利用金刀干了一件害人的缺德事。多少有些做贼心虚，他一怕慕容垂问起金刀的事，二怕慕容令逃回前燕后，万一不死，将来父子见面，水落石出，拨云见天，哪又将如之奈何？这块心病一直折磨着他。

到公元370年4月，苻坚再次任命王猛为宰相、录尚书事，王猛坚决辞让，再三再四，苻坚只好作罢。

在王猛一个劲地辞让宰相时，被他阴谋逼走的慕容令却在作最后的挣扎。他逃回燕国之后，左等右等没有父亲慕容垂的消息，后来才听说逃亡时被追捕回去，仍是苻坚的座上宾。前燕帝国的糊涂皇帝慕容暉和蠢猪一般的近臣，无端怀疑慕容令逃回，乃是王猛用的反间计。于是将他流放到一个十分遥远的地方沙城，在前燕故都龙城（辽宁朝阳市）的东北300公里处。慕容令预感到自己被流放也难免一死，在沙城组织数千囚犯进行武装暴动。暴动成功之后，攻城掠地，颇为顺利。但慕容令毕竟年轻，缺少经验，被伪降

的沙城县令涉圭突然袭击而活捉斩首。而出卖他的人，正是他的亲弟弟慕容麟（此人在慕容令逃往龙城时遛回邺城告密，后被流放到沙城）。

慕容令死了，王猛心中的一块石头才算落地。几乎在慕容令惨死的同时，王猛受命率杨安、张蚝、邓羌等十将，共步骑6万伐燕。如果说上次伐燕以夺取洛阳为战略目的，那么这一次是要彻底将燕国从版图上抹掉。按照前燕的动员能力，全国有相当于秦、晋两国的人口，紧急征召数十万大军当不成大问题。王猛只带6万人马，就想一举灭燕，似乎有轻敌之嫌。但是，各方面的情报让苻坚和王猛确凿无疑地相信：燕国已成为一具政治僵尸，已失去了应变能力、动员能力和作战能力，只剩下被动挨打的份儿了。

王猛点齐将领，将他的大本营设在长安东郊的灞上。16年前（公元354年），他在这里们虱见桓温。鸡肠小肚的桓温先让王猛当军谋祭酒（主任参谋），后许以高官督护（大营指挥），王猛询师后辞而不就。王猛追忆往事，不由得感慨系之。作为前秦的远征军统帅，他想到了桓温在灞上不听他的建议而不敢强渡灞水，终至失败；想到了项羽在鸿门宴上突然心肠一软而放走了刘邦，一念之差，竟成千古遗恨！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我王猛不可做项羽第二、桓温第二。当然，他还会想到自己的身世，如今赫赫大军统帅，已找不到16年前们虱而谈的影子了。我王猛能有今天，那个桓温会想到吗？他不觉冷笑两声，对桓温表现出极度的轻蔑。上天多次把统一中国的机会赐给了东晋，可是他一次又一次地将机会从手中放过，而且将应该打胜的仗打成了败仗。现在，我王猛要统一北方了，可你桓温呢？只能远远地瞪大眼睛看着，已经没有能力来分中原这块肥肉。量你只能在江南老老实实地呆着，忙你的争

权夺利去吧！王猛有一种高度的自信，前燕、东晋的算盘珠似乎都在由他拨动，乖乖地服从于他的战略，把有利机会让给了他，而自己走背运。他踌躇满志，胸有成竹，前燕的版图已被他画在前秦的国界之内。

6月12日这天，是王猛大军誓师出发的日子。天王苻坚一早便从长安赶来，亲自为王猛和远征军送行。王猛为苻坚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然后苻坚设宴招待王猛和主要将领。君臣互相祝酒，喜气洋洋。

苻坚为王猛敬酒，说：“现在朕已将精兵授予你指挥，将重担压在了你的肩上，便可以从壶关、上党杀出去，直取潞川，这是一条捷径，使进攻如迅雷不及掩耳！我要亲自率领部队跟随你出发，作你的后盾。至于粮秣给养，我已经安排好了水陆运输，你只须一门心思想作战消灭敌人，别的一切都不用发愁。”

王猛感激涕零，将苻坚敬的酒一饮而尽，然后回答道：“我本是一个孤苦伶仃的下等庸才，没有任何英雄豪杰的气度和高尚的节操，完全因为陛下下的加恩，才使我一步登天，位列朝廷，在内能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在外能够当大军统帅，借天王列祖列宗神灵的保佑，沾陛下神机妙算的光，小小的残胡（燕国）不够我们打的，大军所至，必将如秋风扫落叶！我请求陛下，不必御驾亲征。我不忍陛下受风霜浸体、灰尘扑面之苦，陛下就在长安等我们胜利的消息吧！另外，臣请陛下通知有关部门，加紧修建鲜卑（前燕为鲜卑族政权）收容所，好关押俘虏。”

说罢，王猛和诸将一起向苻坚敬酒，苻坚兴奋不已，一饮而尽。君臣尽欢而别，王猛送走苻坚，传令大军开拔。

桓温三次北伐两次大败一次半失败，从用兵指导思想上是过于谨慎，

关键时刻犹豫不决，当断不断；从物资力量上讲，每次都因用兵过久使粮草不济，不得不撤军。对方正是瞅准他这一弱点，与他“泡蘑菇”，用持久战拖住他，等他粮草匮乏时发动反击。王猛仔细研究了桓温失败的教训，此次伐燕在物资保障上做了充分准备，天王苻坚亲自督促后勤工作，尽管如此，他仍然清醒地意识到：这次与上次打洛阳不同，后勤线上隔着一条黄河，只有打速决战，才不致使后勤保障发生困难。远征军人数限于6万，而不是多多益善，也是出于后勤保障的考虑。把出军时机选择在夏末秋初，中间正逢秋收，作了就地筹措粮秣的打算。

王猛挥军东渡黄河，经约20天的行军，来到国境线上。在这里，他分兵两路：一路由镇南将军杨安率领，直插晋阳（太原），一路由他亲自率领攻击壶关（今山西省黎城县东北东阳关）。

消息传到前燕首都邺城（河北省临漳县），皇帝慕容暐赶紧召集文武百官商讨对策。上次王猛取洛阳，邺城虽然紧张，但战场毕竟在黄河以南，离邺城还远着哩！而这一次战场不仅在黄河以北，而且壶关（在山西黎城县境）一破，只要翻过太行山，就可直捣邺城，慕容暐的安乐窝就保不住了。因此，慕容暐这位一贯毫无主张的皇帝作了一次主，命令他最信任的太傅慕容评亲自出马，率领中央军和地方军共30万人马抵抗王猛。可惜他难得作一回主，好不容易作了一回主却作错了。你最信任的人不等于最有军事才能，慕容评岂是一个可以带兵作战的人？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是一个比前燕其他将领更蹩脚的统帅。

公元370年8月，即王猛出兵一个半月之后，在慕容评还在调兵遣将、集结兵力的时候，王猛已经攻下了壶关，打开了直捣邺城的通道。前燕上党郡守、南安王慕容越被生擒活捉，周围郡县望风而降。

此时，王猛没有挥师继续东进，而是命令部队稳住阵脚，休整待命。因为奉命攻击晋阳（太原市）的镇南将军杨安受挫。而晋阳若不拿下，整个远征军的后路就有可能被抄。王猛令屯骑校尉苟苒留守壶关，亲自率军北上增援杨安。

此时，对前燕统帅慕容评来说，有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王猛既已率军北上增援杨安，而慕容评的30万大军已在离壶关仅数十公里的潞川（潞水，今名浊漳河，是漳河上游河段，流经山西省黎城县），也就是说两军已对峙于今山西黎城县一带。若慕容评敢于大胆发起反击，王猛将不得不放弃增援杨安的计划而返回对付慕容评。否则，壶关将重回前燕之手，王猛进攻的大门有可能重新被关上。

然而，对慕容评这个人，王猛早已分析透了，量他手中纵有百万大军，也绝不敢发动反击。他在做一个拖垮王猛的梦：王猛劳师远袭，粮草有限，待他粮草断绝，我可不攻而退敌。他梦想王猛当第二个桓温，等到他因断粮而撤时，我再追击，战果既大，代价又小。慕容垂退桓温用的就是这个战略。他与慕容垂在朝堂争吵时，一口咬定桓温是自退，慕容垂谈不上什么功劳。现在他却捡起了慕容垂用过的办法，可惜这位太傅忘记了《孙子兵法》上的一句话：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作战对象变了，作战条件变了，用套狼的办法如何能套住狐狸？

王猛毫无顾虑地北上增援杨安，来到晋阳（太原市）城下。王猛在杨安的陪同下勘察地形，看到晋阳城依山而建，居高临下，易守难攻。杨安的攻城士兵，尚未接近城墙，就已被弓箭弩石杀伤过半。晋阳是并州首府，并州

富庶，城中粮草充足，够守军吃两三年的。城中军民的水源也不成问题，山泉常流不息，不用掘井。王猛令杨安停止攻城，将部队撤回休息。他带着杨安、张蚝等将领，环城侦察，思考攻城之法。最后王猛下令：“挖地道！”他选择了一个隐蔽地形，让杨安组织士兵轮流作业，昼夜不停地向城中掘进。

晋阳守将为前燕并州刺史、东海王慕容庄。此公倚仗城坚地险，粮草无虑，击退了杨安的多次进攻。见前秦军队突然停止了攻击，慕容庄开始还感到诧异，脑瓜子一转，认定是杨安已无力进攻，于是命令部队多备石头、弓箭，以备急需，然后回到府中与诸将喝庆功酒去了。

城中在喝庆功酒，城外的地道却正在一节一节往城中延伸。在地道即将完成之前，王猛将虎牙将军张蚝叫来，说道：“在我秦国，张将军与邓将军（邓羌）号称天下无敌，我以为确实名不虚传。破晋阳的头功，我想让将军得到，不知将军愿意否？”

张蚝道：“末将自12年前归顺天王（公元358年苻坚讨张平时为吕光所俘，本姓弓，由张平收为养子，故改姓张），常思建功以报天王，此次攻下壶关，末将又得已回故乡（张蚝是上党人）。大将军（指王猛）若用末将，我当万死不辞，只管下令，何必问我呢？”

王猛大喜，忙说：“张将军英雄盖世，国之栋梁也。而今攻城地道已掘进城中，而一条地道无法容纳大军，令将军率勇士数十人，由地道进入城中，杀死守门士卒，砍开城门，迎大军人城。如此，破晋阳之头功，非将军莫属也。”

张蚝领命而去准备。王猛与杨安对进城战斗作了周密部署，规定了联络信号等具体细节。9月10日夜，王猛令部队高举火把，在城四周高声呐喊，造攻城之势，慕容庄见四面火光冲天，照耀如同白昼，前秦部队喊声震天，赶紧命令部队跑上城墙，弓箭弯石如瀑布一般向城外倾泻。当他将全部注意力放在城墙上的时候，张蚝率领的勇士捅开地道口，爬了出来。张蚝率领勇士大喊着向城门冲去，杀死守兵，砍开了城门。城门一开，王猛挥军从城门疾进，霎时涌入城中，展开激战。慕容庄的军队原来所以还有一点战斗力，全靠城坚地险壮胆，见城门已破，所恃已无，一下变成了绵羊，纷纷丢下武器，四散逃命。王猛的部队按预案各就各位，占领了整个城市，慕容庄一见大势已去，乖乖地当了俘虏。

正像王猛所预料的那样，燕国统帅慕容评虽拥有30万大军，但不敢引兵出击，像缩着脖子的刺猬，死死地呆在潞川。眼看王猛又下晋阳，巩固了进攻的后方，慕容评还是那句话：“待王猛粮草断绝，将不战而退。”

然而，这位对内工于心计的太傅失算了。王猛不仅粮草无虑，且在晋阳建立了新的补给线。晋阳城中，粮食堆积如山，慕容庄本准备作长期防守之用，这一下变成了王猛的后勤仓库。王猛在攻下晋阳后，所以没有马上回到壶关，就是为了清点仓库物资，从晋阳和并州及所辖各郡县往前线补给，要比从长安运输缩短一半以上的路程，且省去了黄河摆渡的麻烦。将这条新的补给线建好之后，留下将军毛当镇守晋阳，王猛才于10月初回到壶关的大本营。

10月10日，王猛大军开抵潞川，与慕容评的30万大军对峙。王猛的总兵力为6万，除去攻壶关、晋阳的损耗，以及镇守壶关、晋阳的留守部队，充其量不过5万人。与慕容评的30万大军相比，不过六分之一也。所以，慕容评见王猛率军开到潞川与之对峙之后，心里一点也不感到惊慌。在部将纷

纷要求出战时，慕容评稳如泰山，说道：“王猛一支孤军，远远深入我燕国国土，肯定不可能持久，只要稳扎营寨，在防守中消耗他们，要不了多久，王猛会自动撤回去。”

慕容评在等着打消耗战，想拖垮王猛；王猛却计划着打速决战，以图一战解决问题。他不断地派人侦察敌情，捕捉俘虏，了解情况。

这天，王猛亲自审问俘虏，问道：“燕国军队人数众多，但军心可稳，斗志可高？”

俘虏答道：“军心不稳，斗志不高。”

王猛问：“为什么？”

俘虏答：“恨透了太傅（慕容评）。”

王猛又问：“太傅慕容评是皇帝任命的统帅，将士何以恨他？”

俘虏声泪俱下，讲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情况。慕容评在率军出征之后，居然置军事于不顾，仍然念念不忘发财。如前所述，他本来是一个大贪官，平时官吏要不给他送重礼，行重贿，休想得到奖励和升迁。他已经把官吏制度简化到只剩下一个“钱”字，只要肯花钱行贿，白丁也可以当郡守县令，否则即便诸葛亮再世也不行。现在，他带兵了，竟把发财的主意打到了将士身上。在潞川扎下大营后，他的第一个命令不是侦察敌情，而是下令封锁所有的上山路口和通往水源的路口。部队要上山打柴做饭、要下河上井取水，是必不可少的。那好，谁要去打柴、取水，留下买路钱来！逼得部队把钱和值钱的东西都交到了他的手中。仗还没有打起来，慕容评已经发了大财，从士兵身上搜刮的金钱和绸缎之类已堆积如山。部队实在拿不出钱之后，便从老百姓家里抢掠……所以军民都恨透了慕容评，丧失了战斗意志。

俘虏提供的这个重要情报是真是假？王猛开始十分怀疑，因为在大战临头统帅还肆无忌惮地喝兵血，战史上似乎还没有，即使再贪的将领，到了生死关头也不至于如此。但是经多方证实，俘虏所言千真万确。这时，王猛对诸将说：“慕容评，乃是一个十足的奴才！不要说他手里只有区区数十万军队，就是给他亿万大军，也毫不足惧！我们消灭他是注定的了！”

王猛抓紧侦察敌情，准备攻击。10月21日，王猛派将军徐成去摸前燕兵团的阵地编成情况，要求他中午返回。但因为种种原因，徐成在黄昏才赶回复命。王猛勃然大怒，说道：“大战在即，无令无以成军，徐成有违军令，该当斩首！”

徐成解释了迟回的原因，王猛不听，执意要斩徐成。

这时，洛州刺史、猛将邓羌挺身而出，说道：“贼寇（指燕军）众而我军寡，而且马上就要决战，徐成是一员大将，杀敌立功正用得着，请大将军赦其不死。”

王猛道：“不斩徐成，军法威严何以建立？而没有军法威严，何以胜贼？”

邓羌又进言道：“徐成有违军令，本应斩首。但是，他是我的老长官、老郡守，我愿和他一起以战功来赎他的罪。”

应该说，此时邓羌已给了王猛一架下台的梯子，他可以就汤下面，靠坡骑驴，赦免徐成，让他戴罪立功。然而他似乎钻进了牛角尖，非要显示一下统帅说一不二的权威不可，仍然执意要治徐成的死罪。

邓羌是个十分讲义气的人，马上怒气冲天地跑出帐外，飞身上马回营。邓羌召集部队，擂动战鼓，对部队动员说：“我邓羌奉皇帝命令，讨伐远处的寇贼（指前燕），现在发现近处就有寇贼，我要先将他消灭再说！”

邓羌与王猛本来有很长一段亲密的友谊。公元 359 年，即 11 年前，王猛兼任京兆尹时，邓羌任御史中丞，两人密切配合，捕杀了一任帝苻健的小舅子、特进、光禄大夫强德。从此，什么贪赃枉法的皇亲国戚以及土豪恶霸、流氓地痞，王猛、邓羌同心协力，毫无顾忌地狠狠打击，把个首都长安治理得循规蹈矩、道不拾遗。天王苻坚高兴地说：吾今日始知有法也！后来，公元 368 年，王猛、邓羌又一起进军蒲阪，平息了苻柳之叛，接着移师陕县，攻破城池，活捉苻廋。战斗结束后，是王猛建议苻坚任命邓羌当了洛州刺史，接替了苻廋的职务。上次伐燕和此次出兵，王猛都将邓羌作为心腹大将，指着靠他来冲锋陷阵，想不到因为一个徐成，竟然激起了邓羌的兵变。

王猛听到邓羌营中擂动的战鼓，心中吃了一惊，但在诸将面前却装得镇定自若。他的脑子飞快地转了几圈，马上权衡出利害得失：若坚持斩徐成，邓羌要造反，不仅灭燕大计要受影响，而且要吃败仗，最后是声败名裂；不斩徐成，个人权威要受影响，但可以弥补。想到这里，他突然哈哈大笑，从容地对诸将说：“邓将军真乃义薄云天，气贯长虹也！有如此将领，何愁贼寇不灭？”

他对传令兵说：“快去告诉邓将军，要他不必生气，我赦徐成也！”

王猛对徐成说：“我要真想斩你，现在也许人头落地了。所以欲治尔罪，重申军法威严也。”

徐成叩头称谢，表示要戴罪立功，被放回营。

邓羌见徐成被释，安然无恙，也后悔自己的鲁莽，跑回王猛的中军帐，跪下叩头谢罪。王猛将邓羌扶起，拉着邓羌的手，亲密异常地说：“人人都说你义薄云天，骁勇盖世，我今天所以说非要杀徐成不可，并非真杀，而是想试一试将军的反应。现在看来，将军真是名不虚传，一个对老长官、老郡守都念念不忘，绝不辜负的人，怎么可能有负圣上？有了你这样忠心耿耿的将领，我已经一点也不担心贼寇了。”

王猛的一个姿态和一番话，说得邓羌心里热乎乎的。邓羌高高兴兴地回营去了。

这件事给王猛一个极其深刻的教训。他用机智平息了一场未遂兵变，稳住了邓羌，但从此他对邓羌变得有些丧失原则性了。

稳住邓羌之后，王猛的心思才回到打仗上来。他把将军郭庆留下，如此这般地交待一番。

当天夜里，游击将军郭庆带领五千人马，马卸铃，人卸甲，轻装秘密绕到慕容评大营之后，在前燕军队的后勤基地放起大火，堆积如山的粮草被烧得火光冲天，烟尘滚滚，数十公里之外都能看到火光。

王猛站在高处，见到火光映红了半边天，高兴地对左右说：“慕容评想叫我粮草断绝，自动撤军，我现在叫你粮草化为灰烬，看你 30 万大军喝西北风！”

烧掉慕容评的粮草，为即将到来的决战又准备了一个有利条件。尽管前燕军队士气低落，统帅无能，但 30 万大军集中在一起，有吃有喝，要一口吃掉他绝非易事。弄得不好，真有可能演变为慕容评所预料的消耗战。

再说前燕皇帝慕容暉虽然派了他最信任的太傅出征，但心中仍惴惴不安。这位皇帝登极以来就不管事，没有经过战争的考验。击退桓温的两次北伐，第一次靠叔父、太宰慕容恪顶住，他啥心也不用操，他也太小，不知如何叫操心；第二次虽危如累卵，但因叔父慕容垂主动请缨，使战局柳暗花明，

化险为夷，他也没操什么心。加上慕容评把慕容垂的战功贬得一钱不值，年轻人便真的相信是他的威名把桓温吓跑了。这一次与前两次有些不同了：一是战场离首都邺城太近，直线距离仅 90 余公里；二是太傅领兵走后，他身边已无人给他壮胆子了，至于母后可足浑氏，耍阴谋、乱朝政绰绰有余，到了国家生死存亡之际，也只有六神无主、束手无策的份儿；第三就是他一天一天长大了，21 岁，懂点事了。自太傅慕容评领兵出朝之后，他开始还认为击退王猛自有太傅，照样每天混在他的 4000 名宫娥之中，白天轻歌曼舞，夜里温柔同眠，虽大战临头，仍无事一般。但渐渐地，他感到问题似乎相当严重。太傅出兵之后，壶关没有夺回，晋阳却接着陷落，郡县纷纷倒戈，都是前秦胜利的消息，而没有本国打胜仗的信儿。于是乎，他把曾经出使过前秦的几位官员叫来。这几位使者按先后次序为李凤、乐嵩、郝晷、梁琛。不知为什么，他只叫来三位，而将郝晷排除在外，也许是发现郝晷与王猛的关系而被罢了。

慕容晔忧心忡忡地问各位：“秦国军队究竟有多少？我国的大军已经出动，他们会不会接受挑战？”

且不说这个问题问得相当糊涂，前秦既然准备来消灭你，是攻而不是守，竟问人家会不会接受挑战，将攻守都搞颠倒了，可见这位富贵风流的皇帝对军事是一窍不通。被召来的三位当过使节的官员，李凤作为散骑侍郎，是顾问官。他深知皇帝慕容晔爱听什么，不爱听什么。慕容晔生前曾让各位大臣对自己的几个儿子作个评价。有个叫李绩的大臣对他死去的哥哥、原太子慕容晔讲了八条优点，而认为新太子慕容晔除了具有他哥哥的优点外，还有两条缺点：一是爱打猎，二是迷音乐；指出这两点要不注意，将有碍执行政务。当时慕容晔不过十岁，别的事不懂，但懂得记仇。李绩几句实话让他怀恨在心，念念不忘。尽管老父慕容晔在当时和后来反复交待，又在临终嘱咐中要他善待李绩、重用李绩，但等他 11 岁坐在皇位之后，马上便对李绩打击报复。当太宰慕容恪请示提升李绩当左仆射时，慕容晔说：“其它事情都可以由太宰作主，唯有李绩这个人我要说了算。”最后，李绩不但没有被提升，反而被贬出京都邺城。李绩见小皇帝气量如此，预感大事不妙，在外地忧虑而死。

李凤对此类事见得多了，平时只说皇帝爱听的话。现在国家已到生死存亡之秋，他还是睁眼说瞎话，以讨皇帝的欢心。他回答慕容晔说：“秦国国小兵弱，根本不是我们燕国的对手。秦军统帅王猛更是一个庸碌之辈，哪里是我们太傅（慕容评）的对手？皇上对战局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李凤讲得皇帝慕容晔十分高兴。接着问乐嵩、梁琛：“你们二位也到过秦国，有什么高见？”

中书侍郎乐嵩去年继李凤之后，到秦国搬来了抵抗桓温的救兵，现在是不但无功，而且有罪。慕容晔和慕容评悔割武牢关以西之地的承诺，反说是乐嵩把话传错了。至于黄门侍郎梁琛，在秦国孤身奋斗，维护了国家的尊严，不辱使命，又如实报告了秦国备战练兵的情况，结果呢？一片忠心换来满腹猜疑，认为他是在为秦国说话，长它国志气，灭本国威风。照说，这两个人过去该说的都说了，现在已无活可说。但是，这是两个刚正的忠臣，仍然不放弃进谏的再会。二人答道：“战争的成败，在于将帅的谋略，而不在军队数量的多寡。我们应该用计谋争取胜利。秦国王猛劳师远征，善者不来，来者不善，怎么可能不接受挑战呢？我们决不能把希望寄托在王猛不迎战上。”

乐嵩、梁琛所说，金玉良言也。照理，皇帝应该接着问他们有什么破敌之策，但是他认为二人指出了他提问的无知，没有给他面子，脸马上就板了起来，挥手让他们退出。

邺城的前燕官员在国家危亡之际，不是积极献计献策战胜强敌，保卫国家，而是各打各的个人算盘。就连去年跟随慕容垂南下大破桓温的黄门侍郎封孚和司徒长史申胤，曾经是见识过人，好计频出，现在却一点作为也没有，在那里用占卜算卦的办法预卜凶吉。封孚问申胤时局将如何发展，申胤说：“我夜观天象，经过推算，看来邺城非陷落不可，你我都会做王猛的俘虏。但是祸星还照着秦国，而今秦国灭燕，有可能像当年吴国打败越国一样，我看秦国反而会像吴国一样大祸临头……。”申胤是如何预测的，史无记载，多半是后人编史书时的附会，但有一点可以看出，这老家伙把燕国复国的希望寄托在慕容垂身上，而对现任皇帝慕容暉已完全丧失信心。

皇帝慕容暉在邺城坐卧不安，等着太傅慕容评胜利的捷报。左等右等，等来的却是慕容评在战区封锁山林、水源，靠收买路钱发财的消息。也不知是听了别人的劝谏，还是糊涂皇帝突然清醒了一回，他对最信任的太傅第一次表示不满，第一次派使者对他进行训斥。侍中兰伊奉命来到潞川大营，宣读皇帝慕容暉的圣谕：“大王（指慕容评，被封为上庸王）是高祖（慕容暉）之子（应是现任皇帝的叔祖父），应以国家社稷为忧，何以忘记国家安危，置战士的利益于不顾，在战场上卖柴卖水，当起商人来了？国库中的金银财宝，堆积无数，朕与大王共同享受，你大可不必担心受穷！如果王猛发动攻击，我们将国破家亡，大王你带着堆积如山的钱，又往何处逃生？敕令大王将所有搜刮来的金银绸缎悉数退还战士，然后整军备战，出军击贼！”

这一回，慕容评怕了一次皇帝，遵旨将收来的买路钱散发给士兵，因此多少鼓起一点士气。然后，急急忙忙地向王猛下达了战书，准备采取主动作战的姿态。

王猛接到慕容评的战书，不觉从鼻子里哼了两声，这个蠢猪式的慕容评，居然迂腐地下什么战书？似乎是他伐我，而不是我伐他。王猛显得十分兴奋，又十分冷静。他意识到决定两国生死存亡的大战马上就要打响。此时，他可以采取两种战役指导办法：一是等慕容评的部队调开之后，一口一口地吃掉它，然而这样颇费时日，同时有可能让慕容评逐步整顿部队，恢复士气，即使他打一两个小胜仗，士气就会大不一样。二是集中兵力决战，趁他的部队尚未展开之前，一口将30万人吞下。这颇有点蛇吞象的意味，万一吞不下去，就将是功亏一篑，惨败而逃。王猛反复权衡，最后下定决心冒险，争取用一次大会战解决问题。燕军士气低落，统帅与将士隔阂彼深，虽已退还买路钱，但士兵对慕容评的仇恨不可能一下消除；慕容评用兵无方，僵化死板，缺乏应变能力，只要将其第一道防线突破，就会兵败如山倒。想到这里，他觉得胜利已握在自己手中。关键在于，他自己的部队必须一往无前，前赴后继，树立必胜的信心，否则一旦受挫，胜利将易手于慕容评。

10月23日，王猛召开誓师大会，进行临战动员。在千军万马面前，王猛站在一个高高的土台上，面对部队，大声宣布了简短有力的动员令：“我，辅国大将军王猛，身受天王陛下的厚恩，担负着内外大任，现在率领大家来到贼寇（指前燕）当道的地方，应当竭力死战，只准前进，不得后退，与诸位一起建立统一中原的大业，以报答天王陛下。胜利之后，大家在英明神圣的天王驾下，接受爵位；回到温暖的家乡怀抱，向父母敬酒，这将是我们的

生的一大快事也！”

听了王猛的动员，部队欢呼震天，群情激昂，砸碎锅碗，丢掉粮袋，按照布署，精神振奋地开向战场。

要一口吞掉慕容评的30万人，关键在于突破其第一道防线；而要突破，必须要有猛将打冲锋。打冲锋的重担理所当然地落在了邓羌头上。王猛对邓羌说：“贼众我寡，进行决战，关系到生死存亡。在此关键时刻，除非是邓将军，不可能击败强敌。成败在此一举，望将军好好掌握战机，破阵立功。”

这个邓羌，前两天因王猛要斩徐成，险些闹起兵变。王猛临机应变，赦免徐成，才稳住了他。他十分明白，王猛要用5万兵力战胜慕容评30万大军，离不开他这样的猛将。上次他所以敢于和王猛叫真，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凭着一身万人难敌的武艺，有恃无恐。现在大战马上就要开始，他又给王猛出了一道难题。他回答王猛说：“只要你能让我当上司隶校尉，冲锋陷阵的事，你就不用担心。”

司隶校尉是个什么官呢？乃是京畿卫戍总司令，或者说相当于首都军区司令员兼行政长官。这是一个十分重要、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的官职。王猛纵然大权在握，但皇帝也绝不会让他任命司隶校尉。

王猛明知邓羌临战伸手要官，不仅是目无长官，而且是对天王权威的冒犯。遇到这种情况，王猛可行使“使持节”的权力，将其斩首。但是，王猛更十分清楚，离开了邓羌这员猛将，即将展开的大战就有可能失败，而且由于他为人讲义气，屁股后面还跟着一大群人，包括猛将张蚝在内。于是，他委婉他说：“司隶校尉的任免，不是我的权力、职位可以说了算的。但是，我可以保证你当上安定太守（与司隶校尉平级，但位置没有司隶校尉重要，地在今甘肃省泾川县）封万户侯。”这已经是许了大愿，但邓羌听了一脸的不高兴。大战就要展开了，双方部队已开始接触。王猛传邓羌进帐听令，邓羌装聋作哑，不予理睬。王猛面临着十分危险的局面。若临阵换将，不要说找不到替代他的入选，即使有，部队临时改变部署就会乱了阵脚。对于邓羌这号犟性子人，再做工作不仅时间不允许，而且也未必谈得通。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大局出发，先满足他的要求再说。当年韩信自封假齐王，刘邦却封他真齐王，就是从大局出发而作的一个让步。

王猛见传不动邓羌，自己走出中军帐，来到邓羌营中，对邓羌笑着说：“邓将军不过想当个司隶校尉，算个啥！只要今天能战胜强敌，何愁司隶校尉！”

邓羌听了大喜，抱起酒瓮，咕噜咕噜地灌了几大口，对王猛说：“大将军尽可放心，今日出战，不败寇贼，誓不还也！”说罢，与将军徐成、张蚝等跨上战马，挥动兵器，带领骑兵大声呼喊着向敌阵冲去。

王猛令号令兵猛擂战鼓，为邓羌等助威。

他站在一个高坡上，不时下达命令，让信号兵用旗语传给部队。

邓羌的骑兵呼啸着杀进敌阵，与徐成如两支并列的箭头向前冲杀，张至负责断后。这支只数十骑的人马所向无敌，冲到哪里，哪里便是一条血路。但是，慕容垂的部队实在太多，刚杀出一条血路，马上又被人堵了起来。眼看邓羌杀进去太远，后续部队一时跟不上去。邓羌是个经验丰富的战将，又调转马头，向外杀来，战斗队形变为张蚝打头，他与徐成断后。在快要杀出敌阵时，燕军竟然让开道路希望他们快快出来。可是邓羌偏不，又调转马头，重新向敌阵中杀去……邓羌、徐成、张蚝三员猛将旁若无人地在敌阵中杀进

杀出，三进三出之后，前燕大军终于开始崩溃。当他们第四次杀进时，王猛的大部队排山倒海地呼啸跟进。慕容评的一线防御部队丧失斗志，能逃的纷纷丢下武器向后狂奔，来不及逃的跪下举手投降。决战至中午，燕军被邓羌等杀死杀伤的有数百人之多，被俘的有5万多人。

与王猛预料的一样，只要一线部队崩溃，慕容评的整个大军就会瓦解。开始，慕容评还派人堵住逃跑道路，将后退的士兵驱赶回去，后来兵溃如河决，连督战的人也向后猛逃。王猛留下少数部队收容俘虏，亲自挥师向前猛追。他料定慕容评不会有伏兵，因为他压根儿没想到30万大军会被5万人打败。王猛大军如赶鸭子一般地追杀慕容评的部队，追至黄昏，又斩杀和俘虏10余万人，在邓羌、徐成、张蚝等杀进燕军阵中时，慕容评起初并未感到惊慌，下令部队层层包围，务必将其歼灭在阵中。他对部将说：“我堂堂30万大军，不信擒不住一个邓羌！”看邓羌杀进杀出，如人无人之境，他开始有些惊奇：“王猛手下竟有如此虎将。传我的命令，诛杀邓羌者赏黄金万两，生擒者赏黄金十万两！”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可惜他的部队密集如蚁巢，互相挡道，调动不灵，只有被动地看着邓羌杀进杀出。见一线部队崩溃之后，这位不可一世的太傅大人由于事先没有预案，自己也慌了神，便丢下部队，带着亲兵向邺城方向逃去。

慕容评只管策马狂逃，连回头看一眼也不敢，只听得后面马蹄之声、喊杀之声、哭叫之声混成一片，不绝于耳。直逃到日落西山，他才感到身后平静下来。此时，他才敢回头瞧瞧。这一瞧，他险些惊愕得掉下马来，原来他的身后已空无一人，连他的贴身亲兵也逃之夭夭，不知去向了。

太行山上，北风呼啸，漆黑一片。因是10月下旬，月亮还没有升起来。他向潞川方向着去，营火闪耀，如天上的星星，那是王猛的部队在升火做饭。慕容评孤身一人，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凄凉。如果是稍微有点血性的男子，他是绝对无颜回去见孙儿辈的皇帝慕容暉的，也许会拔剑自杀以成仁。但是，他的脸皮比牛皮还厚，他是无论如何也要保命的无耻之徒，他似乎并不感到内疚，只是感到孤单和恐怖。山林中不时传出几声狼嚎，他策马向邺城而去。

王猛的部队只吃了一顿早饭，便砸掉了锅碗投入殊死战斗。到黄昏战斗结束，王猛令部队就地宿营，清理俘虏，收集燕军丢下的锅碗做饭。被杀的敌军有1万余人，须掩埋尸体；俘虏的数字高达十五六万，超过了王猛部队3倍。如何处理这些俘虏成了一件大事。

王猛将中军帐设在原来慕容评的司令部，这是一家豪强的庄园。在宽敞的大厅中，中间摆着一只虎皮椅，想必这是慕容评发号施令时坐的。大厅的地下，铺着一张红色的大地毯。大厅左右各有一间卧室，里面还堆着不少金钱和绸缎，贪鄙的慕容评从士兵身上搜刮钱财，皇帝令他一律退还，看来也只是象征性地退还了一部分。卧室的床上，铺着虎皮褥子和锦缎其外丝绵其内的被子。王猛发现崎罗帐在微微颤动，令人在床下一搜，居然抓出两个美女来。两个美女跪在地上，哭哭啼啼地一个劲地求饶，简单审问了一下，她们交待慕容评从邺城出发时，随身带来的美女就有20多人，分别住在后院的各个房间中。王猛厌恶地挥了一下手，让手下将美女带走了，传令让诸将到这里来听令。

等诸将到齐之后，王猛先不讲话，而是领大家参观了慕容评的司令部。诸将见到慕容评在野战之中仍然过着如此奢侈的生活，惊诧不已。

参观完毕，王猛道：“诸位将军，你们以为贼首慕容评何以手握30万大军，却败在我5万将士的手下？”

诸将议论纷纷，有说他不会打仗的，有说他怯战的，有说他喝兵血脱离将士的，有说他狂妄自大的……

王猛双眉往下一按，众将停止议论。他点着邓羌的名，问道：“邓将军作为无敌猛将，身经百战，不知有何高见？”

邓羌略加思索，说道：“兵法有云，为将者夏不张伞，冬不着裘，兵未食将不言饥，并未成将不言渴。贼首慕容评在野战之中，不仅穷奢极欲，酒绿灯红，而且不惜喝兵血以聚敛财富，致使部队上下离心，一盘散沙，纵有百万大军，焉得不败？！”

王猛道：“邓将军到底久经沙场，善哉斯言也！诸将可曾记住邓将军所言？”

众将齐答：“知之矣！”

王猛又问将军郭庆：“郭将军在绕到贼营之后烧粮草时，俘获不少民工民夫。不知郭将军对贼寇大败，作何感想？”

郭庆答道：“贼寇之兵以及民夫，多为捆绑而来，且要自带车马、自带粮草，不仅不发军饷，且受贼首盘剥，致使军纪涣散，抢掠百姓，是为常事。因而，百姓怨声载道，盼其速灭也。”

王猛高兴他说：“郭将军所言极是也！望诸将谨记。我等奉天王陛下之旨，深入贼寇土地，在于一举灭贼，统一中原。昔日周武王伐商，商国的人不但无亡国之怨，反而盼商速亡，革壶食浆以迎武王。何耶？周有道而商无道也。”

他重申了三条纪律：一、所有部队不得扰民，有抢掠民财者，侮辱民女者，斩；二、对所有俘虏不得打骂污辱，除自愿留下从军者，其余一概发给路费放其回家；三、所有缴获一律从公，不得中饱私囊，违者军法从事。

关于王猛的驭将之道，后人曾有不解之处，怀疑像邓羌之类的骄兵悍将，敢于临阵要官，为哥们不惜发动兵变，怎么可能遵守纪律，秋毫无犯？看了上面这一段，也许可以找到答案。邓羌是个只能顺毛摸不可倒毛搔的将领，王猛因势利导，让他自己讲出慕容评失败的原因和上下一致军民一致性的重要性，然后借他的话“将”他的军，“将”得他舒舒服服，自然就不会对着干了。至于他两次向邓羌让步，修史者多有微辞。认为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不惜牺牲原则以达到目的，“采葑采菲，无以下体”（采野菜只管菜叶好就行了，不必管它的根烂没烂）。殊不知他牺牲小原则是为了维护一举火燕的大原则。

当时，王猛给诸将分析了战局，指出“贼寇亡国之日，就在眼下。慕容评的30万大军被歼之后，贼寇（指前燕）已无力组织起大兵团对抗我军。当前，我军应乘胜疾进，三日之内翻越太行山，包围邺城（河北临漳县）。”

王猛留诸将在慕容评的司令部聚餐饮酒，庆祝胜利，大声说道：“待邺城攻下之日，我王景略将上表为大家请功讨封，诸将之功，我已铭记在心，未敢忘也！”

诸将听了，心里美滋滋的，纷纷表示要与王猛同心协力，一举攻克邺城，建功立业。大家频频祝酒，尽欢而散。临别之前，王猛告诉大家：“所以在此聚会，是为了借一个好地方感谢大家。我的中军帐已在野外架好，大家走后，我也要离开这里，跟士卒一样住帐篷。”大家理解王猛的苦心，胜利之

后，统帅、将领更应作士卒的模范，遵守战场纪律。

10月24日，太阳刚刚升起，一条巨龙已在蜿蜒的山道上运动。由于不担心敌军的抵抗，部队采取了一路快速推进的办法。细心的王猛在山腰、山顶各处设立了茶水站，供部队解渴。部队唱着军歌，步履轻捷地前进。胜利的喜悦足以解除行军的疲劳，即将到来的更大胜利更给部队注入一剂兴奋剂。

经过两天多的行军，王猛大军越过了太行山。根据王猛的布署，10月26日黄昏前各部队都已进入指定位置，完成了对前燕首都邺城的包围。

在邺城地区，出现了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在王猛未到来之前，这里盗匪横行，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抢劫，秩序十分混乱。但王猛大军刚来，盗贼便闻风止息，反而显得一片平静。王猛严格执法的威名早已超出了国界，传到前燕首都。另外，老百姓亲眼见到了一支秋毫无犯的军队，民心反而变得相当稳定。这支军队，千军万马，宿营住野战帐棚，不入民宅；人吃的粮、马吃的草，都是自己运来，而不向老百姓索取，更无抢掠之说；用了老百姓的东西，照价付钱，态度十分和气。

王猛宣布废除前燕苛法，执行前秦的法律。这些法律比较简约，老百姓易记易懂。邺城郊外的老百姓不但无亡国之恨，反而欢呼雀跃，互相传诵王猛大军遵纪爱民的事迹，说：“想不到在今天又碰上了太原王（慕容恪，官为前燕太宰）。”王猛听到后感慨不已，说：“慕容恪其人，天下奇才，有古代爱民之风，吾当效之。”

王猛召来诸将，一起祭把慕容恪。在慕容恪的画像前，摆着烤熟了的一头牛和一只羊（太牢），王猛带领诸将对着画像行三叩九拜之大礼。这是古代祭把先辈先哲的最高规格的礼遇之一，能享受“太牢”之祭的人，爵位必须在诸侯王以上。

王猛祭祀慕容恪已毕，对诸将再次重申了战场纪律，说道：“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古今一也。我军新得中原，只有广布天王陛下之恩，才能使人心归顺，若昔日商民之迎周武王也。”

其实，王猛祭祀慕容恪的行动本身，已是一篇收买人心的宣言。它向人民宣布：我王猛要像已放太宰慕容恪那样治理国家。前燕老百姓所熟悉的清官只有慕容恪，王猛十分巧妙地让慕容恪为他效劳，当了一回打鬼的钟馗。

第十二章 一举灭前燕（下）

（王猛）进师围邺。坚闻之，留李威辅太子宏守长安，以苻融镇洛阳，躬率精锐十万向邺。七日而至于安阳，过旧闾，引诸耆老语及祖父之事，泫然流涕，乃停信宿。（王）猛潜至安阳迎坚，坚谓之曰：“昔亚夫不出军迎汉文，将军何以临敌而弃众也？”猛曰：“臣每览亚夫之事，尝谓前却人主，以此而为名将，窃未多之。臣奉陛下神算，击垂亡之虏，若摧枯拉朽，何足虑也！监国冲幼，銮驾远临，脱有不虞，其奈宗庙何？”坚遂攻邺，陷之。

——《晋书卷一百十三·载记·苻坚上》

天罗地网围邺城，瓮中之鳖难逃遁；
万事俱备大局定，岂可糊涂当韩信；
密赴安阳见圣驾，迎来苻坚发号令；
灭燕大功谁所属？
留给历史作公论。

王猛完成对邺城的包围之后，派飞马直奔长安向苻坚报喜，请示下一步的行动。

他本可以一面派人回长安请示，一面发起攻城战役，将前燕彻底消灭，然后再向苻坚请功。但是，他却命令部队驻训休养，对邺城围而不打。乍一看，王猛的这一决策在军事上是毫无道理的，但仔细想一想，王猛如此做简直妙不可言。

古今多少叱咤风云的名将，功成之日就是掉头之时。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西汉的韩信。韩信征战一生，最后以十面埋伏一举歼灭西楚霸王项羽，但迎接他的不是鲜花，而是死亡陷阱，最终不免掉头，只留下两句今后人闻之寒心的话：“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固然，苻坚与王猛的关系非刘邦与韩信之关系可比，前秦灭前燕也不可与汉灭楚同日而语，但是王猛的讨伐军若与前燕所拥有的六州之地结合起来，那是足以让苻坚睡不稳觉的。此六州之地三倍于前秦原有之地，人口则多近六倍。但乱在兵，而不在州，王猛已觉得手中的大军已经有些烫手了，若继续紧紧抓住不放，会把自己烫得焦烂。

王猛休兵停攻以待苻坚御旨，作了两手准备：一是苻坚会亲临前线，指挥最后一战，这样最后灭燕之功便属于天王，王猛无争功之嫌，顺手将部队指挥权还给了苻坚，乐得个冠冕堂皇，君臣相安无事；第二种情况是苻坚不来，将最后一战委托王猛指挥，并且对如何处理前燕的后事作出详细指示，王猛奉旨行事，事毕即将军权马上还给苻坚。

此时，考验一个统帅的已不再是军事，而是政治。在溺上分别时，苻坚曾言要亲率大军作后盾。王猛估计，苻坚亲临邺城的可能性极大，而这也正是他所希望的。

苻坚在长安看到王猛的奏章，上面写道：“微臣在10月23日这天，已全歼贼寇慕容评兵团，然后飞越太行，于26日包围贼巢邺城。我等奉陛下御旨，广布陛下仁爱之恩，使六州（前燕拥有六州之地）人民欢欣鼓舞，庆祝换了仁慈的君王。六州之众，无不感陛下之恩，戴陛下之德。除非是至死不悟之辈、以身试法之徒，我军秋毫无犯，军纪严明，致使人民安居，盗贼绝

迹……下步将活捉贼首（指前燕皇帝慕容暐），平定邺城，如何是好，请天王明示。”

苻坚看罢大喜，几乎不假思索，便作出了亲赴邺城的决定。他一边草拟给王猛的复旨，一边让人预备銮驾，通知部队，准备出发。他神采飞扬地给王猛复旨说：“将军出兵未逾三月（指10月10日抵潞川至12月23日破慕容评的时间不及三月），首恶（指慕容评）即被拔除，功勋之高，前无古人。朕将亲率六军，于明日凌晨开拔，昼夜兼程，尽快赶往。将军不妨休养将士，待朕到达，再行攻城。”

王猛接到苻坚的复旨时，苻坚亲率十万精锐之师已经上路。王猛将复旨反复看了几遍，庆幸自己头脑还算冷静，没有贸然攻城，将前燕皇帝慕容暐生擒。作为一位统帅，没有比征服一个敌国，进入敌国首都更荣耀的事了，但是，这份荣耀不是作为臣属可以消受得了的。王猛有意将这份荣耀留给天王苻坚，而苻坚也当仁不让地要享受这份荣耀。

事情还远不止于此。王猛的5万部队既能消灭慕容评的30万大军，攻破孤立无援且已空虚动摇的邺城，可说是摧枯拉朽也。苻坚亲自前来，带上万把人，有个象征意义便够了。但是，苻坚亲率六军，共10万精锐！前面王猛攻城破敌，一路征战，从灞上所带出的人马不过6万，现在只剩水到渠成的最后一仗，苻坚却带10万人马前来。醉翁之意，显然不在死到临头的前燕皇帝慕容暐也！想到这里，王猛的脊梁骨上不觉冒出冷汗来。他思考着，将如何对待这一情况呢？10万大军，是一个比任何语言都更有说服力的信号，他不能掉以轻心。

再说苻坚给王猛复旨之后，留下李威辅佐太子苻宏在长安处理朝政，命令其弟苻融镇守洛阳，自己亲率10万精锐向邺城急行军。仅七天时间，苻坚大军便从长安到达安阳（今河南安阳市）。在安阳，苻坚本不想停留，但这里是他的祖父苻洪曾经住过的地方（苻洪的根据地在枋头，即河南浚县，属安阳地区，在安阳东南），如今苻氏即将统一中原，他需要在长辈面前风光一番，也需要表达一下对长辈的感谢之情。在参观他祖父的故居时，苻坚抚今追昔，泫然流涕，感慨万千。于是，苻坚在安阳大摆筵席，派人把当年与祖父相识的父老全部请来欢宴。苻坚举杯向父老乡亲们敬酒，颇有当年刘邦衣锦还乡欢宴父老的气概。当年，刘邦曾在酒酣耳热之际，哼出了三句千古流传的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回故乡，安得猛将兮守四方！”苻坚自登极之日起便欲效秦皇汉祖，此时也不禁想起刘邦的诗来。

正在这时，忽听侍从高声叫道：“辅国大将军王猛晋见天王陛下！”

苻坚听报，心里不觉“格登”一下，王猛怎么跑来了？

可王猛又怎么敢不来？听说苻坚亲率十万大军赴邺城之后，王猛左思右想，只有主动去迎接苻坚，并且轻车简从，不带人马，才是最明智的选择。苻坚带十万人马来，并非攻邺城所需，既是对前燕敌地示威，也是向王猛显示天王的权威。尽管他绝不会说出口，但王猛心中不可没有数。现在前燕将灭，东晋尚在，苻坚还不至于效汉祖而诛功臣，但君臣之间哪怕有一点芥蒂，对双方尤其是对王猛也是十分不利的。

苻坚暂时撇下欢宴的父老，来接见王猛。王猛毕恭毕敬地给苻坚行过大礼，参见天王。苻坚心里十分高兴，装着生气地责备王猛说：“昔日，周亚夫屯兵细柳营，不亲自迎接汉文帝（刘恒），传为佳话；而今两军对垒，战事未息，你却抛开部队不管，跑到我这里来，这是为什么？”

王猛再叩首，答道：“周亚夫不惜用拒绝见皇上的手段，为自己赢得名将的声誉，这种做法，我不敢赞成。现在，微臣在陛下英明神武的领导与指挥之下，攻击灭亡在即之寇，敌人已好比放进锅里的鱼，装进瓮中的鳖，用不着担心它会跑了。微臣所担心的，是监国（指太子苻宏，太子在君王外出时留守首都，称监国）的年龄大小，陛下远离首都，如果万一发生什么变故，怕是后悔已来不及了。在灞上辞别陛下时，微臣曾讲过这个意见，陛下也曾表示同意，现在陛下也许忘记了。”

苻坚微笑道：“难得爱卿一片忠心，为国家社稷考虑得十分周全。太子虽幼，但有李威辅佐，爱卿可无忧也。朕将亲率大军，生擒贼首，与爱卿共享胜利喜悦，岂不快哉！”

王猛留在安阳陪伴苻坚，第二天陪圣驾到达邺城前线。王猛向诸将宣布：“前一段时间，陛下赐我‘使持节’之权，在军旅之中传达天王陛下之令，辅助陛下指挥，今天王陛下不惧风霜寒气之苦、鞍马劳顿之累，亲赴前线，指挥灭贼，诸将应直接听令于天王陛下。”

如此这般，王猛将军队指挥权一下还给了苻坚。从到安阳迎接圣驾到主动交还指挥权，做得自然得体，天衣无缝。这一切，都是为了向苻坚表白：我王猛一片忠心，而无一点野心。苻坚对此心领神会，兴奋异常，留王猛在身边协助指挥，主要负责处理善后事宜。

此时，前燕除被包围在邺城中的部队外，尚有一支1万人的野战军在城外，由宜都王慕容桓率领。三个多月前，皇帝慕容暐命令太傅慕容评率军30万进抵潞川时，同时命令慕容桓率军1万当二梯队，进驻沙亭（河北省大名县东）。王猛进攻慕容评时，大约是没有接到增援的命令，慕容桓在沙亭坐等消息而袖手旁观。听到慕容评全军复灭的消息后，慕容桓害怕被歼，便率军向南移驻内黄（即今之河南省内黄县），跑得离首都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越来越远了。由此可见，慕容氏家族在国家生死存亡之时已分崩离析，各怀鬼胎，只图自保。

苻坚到达邺城之后，一面包围邺城，一面采取大胆穿插的行动，让虎将邓羌率军进行大纵深穿插，进攻冀县（在河北省衡水地区）。慕容桓得到消息，感到逃跑路线有被完全切断的危险，于11月6日将部队中的汉族士兵全部遣散，带着5000名清一色的鲜卑231091族将士，向北逃跑，准备回到故都龙城（辽宁省朝阳市）再作打算。

11月7日，苻坚命令部队向邺城发起总攻。王猛建议道：“贼寇命在旦夕，若四面强攻，贼必作困兽之斗，虽终不免灭亡，然而一者增大我军伤亡，二者对城市将有破坏。不若缺一围三，网开一面，让贼首（慕容暐）出逃，然后追而擒之。如此，陛下既有爱士卒之名，又可得一座完好之城也。”

苻坚以为然，依计而行。

在邺城之中，有不少邻国的人质。这些人在前燕强盛时，被称臣寻求保护的小国送到邺城，个个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不是王子便是王弟。弱小之国用亲人的性命作保，来换取前燕帝国的政治、军事保护，这是一个古老的野蛮制度。除外国入质之外，前燕帝国还让外放的诸侯王也在首都留下人质，连前太宰慕容恪所统帅的上党兵团，也不得例外。平时，这些人质都有人严加控制，出城办事也必须经过批准，没有行动自由。现在前燕帝国死到临头，自顾尚且不及，哪还有心思来管这些人质？于是乎，这些人质便开始互相串连，商讨对策，以谋自身出路。

在各国留下的人质中，高句丽王国的王子扶余蔚在前燕帝国朝廷中任散骑侍郎（顾问官），见朝臣一个个已累累若丧家之犬，皇帝慕容暐也已六神无主，是战是降还是逃，一会一个主意，举棋不定，便召集各国人质秘密商议，对大家说：“我等所以到邺城来当人质，乃因国小被人欺，不得已耳。我们的国家，无不受到过燕国的无端讨伐，每年都要给他们上表称臣，缴纳贡品。燕国君臣视我等为下贱之人，所受凌辱不可尽言。现在，燕国灭亡在即，我等难道要为仇人殉葬么？”

扶余蔚的一席话，煽动起大家对燕国的仇恨情绪，七嘴八舌，发表见解，最后形成共识：与其在此等着当俘虏，不若打开城门迎接苻坚入城，然后得已迅速回国。

当天夜里（11月7日），扶余蔚带着各国人质以及上党兵团留在京城的人质共500余人，来到邺城北门，杀死守门士兵，打开城门，迎接引导前秦军队入城。

几乎与此同时，皇帝慕容暐、上庸王慕容评、乐安王慕容臧、定襄王慕容渊，以及两个死心塌地为慕容氏卖命的将军——左卫将军孟高、殿中将军艾朗，带领1000余名武士，从东门逃出邺城，向故都龙城方向而去。

前秦部队从北门蜂踊入城。王猛考虑到城中情况复杂，请苻坚暂先留在城外的大本营中，由他先行入城，待将秩序整顿好之后，再请圣驾进入邺城皇宫。苻坚表示同意。

王猛当夜随部队进入邺城，一面指挥部队抢占皇宫、宫府、武器库和粮食仓库，封锁交通要道，收容俘虏；一面让部队到处张贴安民告示，宣布天王大军不抢劫、不扰民，所有工商民户，生意照做不误·人民生活一切照常，同时宣布废除前燕苛法，实行秦国简约的法律。

如前所说，邺城郊外过去盗贼横行，一听王猛之名，霎时盗贼绝迹，强豪屏声。邺城市内，人民听了王猛的布告，一样人心安定，秩序井然。占领一座敌国的首都，居然连一点小乱子也没有发生，皇宫、官衙、仓库、庙宇一切完好无损地被王猛所接收。就连皇宫中、被慕容暐丢下的4000名宫女以及数千名太监，也都安安静静地等待发落。皇宫的主人虽已逃跑，但与主人在时无甚两样。王猛治军之严，窥此一斑可见全貌也。

王猛不分昼夜地工作，对照皇宫及官衙的档案，清理俘虏和物资。前燕帝国的朝廷官员，除极少数跟随慕容暐出逃外，基本上全部被俘虏。王猛令他们原地不动，等候天王陛下的发落。仓库的金银财宝及各种物资，已全部派兵看守，未有损失。经两天两夜的紧张工作，已将邺城整顿就绪。11月10日，王猛迎苻坚进城。

苻坚进入邺城的皇宫，王猛呈上前燕名籍供御览。苻坚发现，前燕国土共6个州，157个郡，1579个县，有2458969户，人口9987935。这么大的地方，这么多的人，现在都成了苻坚的了。他不禁龙颜大悦。

前燕所属各州、郡的刺史和郡令以及各少数民族的首领，带着地图和户籍簿，纷纷赶到邺城投降。苻坚忙着接见这些投降的地方长官，不亦乐乎。

再说前燕皇帝慕容暐匆匆逃出邺城，屁股后面明明跟着1000余名武士保驾，可出城之后，这些武士居然抗命不遵，一个个骑马飞奔，各寻生路。不识相的皇帝居然还大发雷霆，要将逃跑者追回斩首。但他也不想想，谁来执行这一命令呢？所谓落毛的凤凰不如鸡，正是此刻慕容暐的生动写照。最后，跟随慕容暐的，除三位王爷、两位将军之外，只剩十几个骑兵了。他们

昼夜兼程向北而逃，跑着跑着，连太傅、上庸王慕容评也不知去向了。

慕容晔之逃本在苻坚、王猛预计之中，他们出城之后，一直在前秦追兵的追赶之下。前秦游击将军郭庆，在潞川时烧了慕容评的粮草，立了大功，现在又担负着追捕慕容晔的重担。由于慕容晔一行人数少，行动方便，郭庆的部队大，所以下未追上慕容晔。

慕容晔一行沿途不时遇到土匪盗贼的袭击，不得不一面逃跑，一边战斗。幸亏左卫将军孟高忠心不二，殊死扩驾，才使皇帝慕容晔以及慕容臧、慕容渊两位王爷未受伤害。这些养尊处优的皇家贵族，平时发号施令，不可一世，现在却连起码的自卫能力也没有。狼狈之状，不言可知。一直逃了几天，慕容晔一行来到一个叫福祿的地方。大福大祿的皇帝到了福祿之地，却一点福祿也没有，不得不躲在一处坟地里头。实在是太困了，一行人解下马鞍，让马吃草喘息。皇帝、王爷也顾不得高贵身份，靠在坟堆上打盹。这帮人本以为藏在坟堆中会十分安全，除了鬼之外，没有人会来打扰。谁知皇帝、王爷的华丽服装招惹出一群“鬼”来。乃是二十多个拦路抢劫的强盗。强盗们呼啸一声，包围了坟堆，高喊：“交出金银财宝来！饶你们不死。”皇帝和王爷们家里有的是金银财宝，可惜此时身上分文全无。守着如此华丽而手中无钱，鬼也不信！强盗们不管三七二十一，猛扑上来。照说，皇帝慕容晔身边还有两位将军，对付一群强盗不过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然而，一者这群强盗绝非一般的鸡鸣狗盗之徒可比，一个个武艺高强，且装备齐全，很可能是正规军被打散后不得已才当上匪的；二者，连续逃亡几天，两位将军一边战斗一边照顾皇帝、王爷，早已精力不济。左中郎将孟高挺身而出，杀伤几个强盗之后，自己也精疲力尽，于是抱着一个强盗，两人一起摔倒在地。孟高大声呼喊道：“男子汉力已竭矣！”直到临死，孟高将军还在向皇帝慕容晔表白忠心，难得！艾朗见孟高力战群盗，也奋起战斗。可怜两位禁卫军的将军，双双死在强盗之手。在孟高、艾朗与强盗殊死搏斗的时候，皇帝慕容晔和两个王爷乘隙徒步开溜了。强盗们杀了两个将军，只得到几匹战马。

慕容晔徒步逃亡，速度明显减慢，等他好不容易跑到高阳时（河北省高阳县东邺城），被郭庆手下的将军巨武发现，遂被生擒。巨武令士兵：“将他捆起来！”慕容晔到了这种地步，还在摆皇帝派头，怒斥曰：“你是什么东西？居然敢捆天子！”巨武不禁冷笑一声，说道：“你现在算什么天子？我奉命捉拿强盗小偷，捉的就是你！”

21岁的皇帝慕容晔于是连屁也不敢放一个，老老实实地被捆了起来。他从10岁继承老父慕容晔的皇位，到现在连头连尾算起来在位11年（360年1月至370年11月）。11年中，他从未出过邺城，要啥有啥，说啥是啥的生活使他以为世界就是他的，就得按他的意志转动，没想到还会有今天。他像一头死猪一样被驮在马上，被送往邺城。

郭庆派巨武将慕容晔送往邺城，自己继续率军追击太傅慕容评。

巨武将慕容晔像扔麻袋一样扔到了苻坚面前。苻坚令人为其松绑，松绑之后，慕容晔不知当俘虏该如何说话，如何动作，开口第一句话是：“渴死我了！”苻坚忍不住摇头笑了，令人给他取水来喝，并赐其坐。

苻坚问道：“你已全军覆灭，众叛亲离，大势去矣，为什么不投降而逃亡？”

慕容晔“咕噜咕噜”地猛喝了几口水，开口答道：“我听人说，狐狸死

的时候，头还朝着他出生的土丘，我不过也想死在先人的陵墓上而已。”

听了这几句话，本来兴高采烈的苻坚也不禁感到凄凉。他叹息几声，说道：“难得你还记住先人。朕现在就放你回皇宫，明天你可率文武百官，正式向朕投降。”

王猛奏请道：“陛下！慕容胖完全不懂投降的礼节，应该让人教他一下才是。”

苻坚于是对慕容晔说：“让你的宫廷礼宾官教你如何投降，并写投降书，再正式向朕投降。汝知之否？”

慕容晔点头称是，苻坚让他入宫去了。

第二天，慕容晔率文武百官正式向苻坚投降。本来，前燕帝国已经被消灭，包括皇帝在内的所有首脑、官员全部当了俘虏，已不存在所谓投降的问题了。苻坚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做这篇名不符实的表面文章？苻坚曾就这个问题征求过王猛的意见，王猛只说了“一句‘陛下圣明’便表示拥护了。王猛暗暗佩服苻坚的精明。所以还要加演这场‘投降’的戏，在于收买前燕地区六州的人心，在于造成好的国际影响，意在表明，我苻坚并非以武力灭人之国，而是以德化感人，前燕的皇帝是主动向我投降称臣，而不是我把统治强加于他。你瞧：苻坚是一个多么仁义的明君啊？”

不用细说，投降仪式的礼节十分周到，降书也写得非常合苻坚的胃口。前燕文武百官，盛赞苻坚以仁德感化四邻，以有道而服无道。苻坚的目的达到了，戏也就演完了。苻坚与王猛将主要精力放在如何处理前燕的官吏上。

前燕朝廷的重要官吏，现在只有两个王爷未参加今天的投降仪式。一个是宜都王慕容桓，此人从内黄带 5000 名鲜卑将士逃回龙城（辽宁朝阳），诛杀了在龙城镇守的镇东将军、勃海王慕容亮，吞并了他的部众，投奔辽东（今朝阳市）。谁知辽东郡守韩稠，此时已向苻坚送过了降书。于是韩稠闭门不纳慕容桓，慕容桓大怒攻城未果，前秦游击将军郭庆派将军朱疑追杀过来。慕容桓大败，弃军单骑而逃，被朱疑生擒斩首。

另一位在逃的王爷，便是无心无肝的太傅上庸王慕容评。就是此人迫害忠良，贪赃在法，最终断送了前燕的社稷宗庙。在与皇帝一起逃亡时，他又抛弃皇帝，自己逃生。他明知自己在前燕已是千夫所指，无处藏身，便投奔到了高句丽王国。这头瘟猪以为高句丽原是前燕的附属国，会保护他这位宗主国的太傅，却忘了在邺城打开城门迎接王猛的，正是高句丽国的人质、王子扶余蔚。这一下，他等于自投虎口，高句丽王国将其囚禁后，将他送往前秦首都长安。

如何处理敌国的降臣是一门大学问。苻坚、王猛首先从多如牛毛的前燕官员中挑选忠直耿介之臣。

读者也许不会忘了我们在本书第九章中写到的前燕左仆射（国务院副长官）悦绾。此公在公元 368 年，即王猛伐燕克洛阳的前一年，力图挽狂澜于既倒，在前燕进行了一次清理荫户，增加国家税收的经济改革。改革只进行到一半，悦绾便抱恨而死。苻坚、王猛曾密切注视着这一改革，现在消灭前燕之后，看了前燕户部的收支情况，更感到悦绾改革的必要和伟大。可惜他们再也见不到这位改革家了。苻坚令人将他的儿子（名字不详）请来，任命他为郎中（国务院初级助理官）。

这一任命，给降臣以一个强烈的信号，忠臣即使死了，照样福及子孙；改革家纵然失败了，照样受到褒奖。

先后出使过长安的几位降臣，自然特别受到苻坚和王猛的关注。其中原给事黄门侍郎梁深尤其为王猛所关心。此公出使长安，曾一次次给王猛出难题，是一个爱国狂，为了国家利益，不惜吹牛撒谎（参见本书第九章）。现在他怎么样了？苻坚与王猛令人将他找来，不料他身在牢房。

此时的梁琛虽是从牢房带来，仍然一副傲骨，全不以自己过去的行为后悔。出使前秦归国后，他一次又一次地被命运所戏弄。他曾在苻坚、王猛面前大吹特吹慕容评和慕容垂，刚一回国，慕容垂已逃亡到了长安，慕容评不但不感激他的“吹嘘”，反而认为他可能被苻坚、王猛所收买了。一个在出使期间不惜牺牲性命而维护了国家尊严的人，反而成了被怀疑的对象。到了公元370年，王猛在与慕容评的决战前夕，慕容暉召集李凤、乐嵩、梁深询问前秦帝国情况，李凤睁眼说瞎话，马屁拍得嗒嗒响，梁琛、乐嵩讲了实话，慕容暉大为不悦（见本书第十一章）。此时，曾为他担任副使一起到过秦国的侍辇（御车侍从）苟纯，见到皇帝慕容暉讨厌梁琛，来了个落井下石。两人出使长安期间，梁琛回答苻坚、王猛的问题，从来不与苟纯商量，把他当成了一个跟班，似乎忘了还有一位副使。对此，苟纯一直怀恨在心，现在他终于找到了报复的机会。他悄悄向皇帝慕容暉告密说：“梁琛在长安的时候，与王猛的关系十分亲密，说不准是王猛派他回来作内奸，耍阴谋的。”慕容暉一想，也对！梁琛经常赞扬苻坚、王猛如何如何，说前秦一定会发动侵略战争，让朝廷早作戒备。现在，王猛果然一举进攻，就跟他说的一模一样。这家伙肯定知道王猛的军事计划！于是龙颜大怒，将梁琛打入大狱。直至慕容暉逃跑被擒回来正式投降，梁先生还在铁窗之内。

苻坚给梁琛封了个中书著作部的官，与他开玩笑说：“你出使长安时，曾说慕容评、慕容垂都是担任宰相和元帅的奇才，可你说的奇才不但没有挽救国家，却让国家灭亡了。你现在还有什么大话可说？”

梁琛一本正经地答道：“孰兴孰亡，皆天意也。上天既已决定秦兴燕亡，人力岂可挽回，即使如上庸王（慕容评）、吴王（慕容垂）之类的奇才，亦回天无力也。”

梁琛的回答显然是一通屁话。如果说他出使长安时胡吹海吹，乃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那么现在再吹，只是为了维护自己可怜的面子，活脱一副冬烘先生的穷酸臭硬相。王猛听了险些失声大笑。苻坚摇头微笑一下，说道：“你这个梁琛呀！看起来读了不少书，但是不识时务。不顾事实，吹牛撒谎，说了许多赞美燕国如何美好的话。你虽然一片忠心，但不会明哲保身，招来杀身之祸，所以谈不上睿智。”

梁琛这位死要面子的人为自己辩解说：“只有圣贤才能通过一些微小的现象，预测到凶吉。像我这样愚昧的人，实在没有看出（燕国）有什么灭亡的先兆。不过，最好的臣子是忠臣，最好的儿子是孝子，只有始终如一地全心全意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才能算得上忠孝。所以，古之烈士在生死存亡时不改变节操，不苟且偷生，心甘情愿地为君王献出生命。相反，那些事先看得出预光来的人，早就看出了安危之道，而置国家安危于不顾，一心为自己打算去了。我即使看出了凶吉，也不会做对不起君王的事，何况我确实没有看出什么预兆来呢？”

梁琛这一番高论，有意无意混淆了新生与腐朽的区别，一味强调愚忠，把为腐朽的无道君王殉葬当作最美好的事来歌颂。但是，如果苻坚再追问他一句：“那你现在为什么不慕容暉去死呢？”梁琛有可能无言以对，也有

可能为了面子而自杀。

苻坚当然不会让他尴尬，给他个中书著作郎，他不拒绝，已经说明了他并不会真的为慕容暉殉葬。

至于那位陷害梁琛的苟纯，史书上没有交待他的下场。但似乎只有一种可能，即在慕容暉逃出邺城后，他抛弃主子，自己逃命去了。因为在慕容暉的逃亡过程中，始终没有这个人出现；与慕容暉一起被俘的人员中，也没有苟纯其人。爱吃马屁的人，最后都会被马屁精出卖。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规律。

四位曾经作为使使出使长安的官员，除了马屁精李凤之外，其余三位，乐嵩、郝晷、梁琛，都重新被启用。

在前燕帝国灭亡之前，申胤的儿子申绍曾给慕容暉上书，以图进行政治改革，挽救岌岌可危的国家（参见本书第十一章）。皇帝慕容暉非但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反而将他从尚书左丞外放到常山（河北正定县）当了郡守。苻坚、王猛早闻申绍之名，现在又从档案中看到申绍的奏章，深感此人乃难得之人才，任命其为散骑侍郎，绣衣使者。

对于6个州的刺史、157个郡的郡守，和1579个县的县令，苻坚和王猛只重新任命了其中两个，其余一个未动让他们坚守岗位，以免造成政权更迭时的混乱。

对于前燕皇帝慕容暉及其皇室成员，苻坚、王猛采取了十分宽大的政策，命令慕容暉和他的皇后、妃子、亲王公爵以及文武百官、鲜卑大户共4万余家（数10万人）全部迁到长安，听候发落。

苻坚根据王猛的建议，大封灭燕的功臣。第一号功臣当是王猛，苻坚加授王猛：“使持节”（原已有这一权力，此次又重新明确，拥有平时杀二千石以下的权力，二千石为三品官），都督关东六州诸军事（原前燕地区军队总司令）、车骑大将军（原为辅国大将军，大致同级，但车骑大将军排在正数第二位，辅国大将军排在倒数第一位）、开府仪同三司（相当宰相级）、冀州牧，晋封清河郡侯，镇守邺城。除了加官封侯之外，苻坚还让王猛发了一笔大财：将原前燕太傅、上庸王慕容评府中的所有金银财宝以及他的府第，全部赏给了王猛。慕容评贪得无厌，对下属和人民甚至兵士百般搜刮，不惜敲骨吸髓，聚敛了数不清的财富，未料到自己无意中为王猛当了管家，政权一灭，财富易主姓王了。慕容暉的皇宫中四千嫔妃，美女如云，苻坚让他带走的不过是在编制表上有正式名份的极小部分，剩下的得留下来犒赏功臣。苻坚赐予王猛美妾5名，上女妓12人，中女妓38人。王猛一下多了55个小老婆。此外，苻坚还赏给王猛良马100匹，车10乘。

王猛从一个叫花子一般的穷书生，在前秦位极人臣，正所谓天上地下，但他一贯为官清廉，现在突然一下子变得富甲天下，美妾成群，实在感到消受不了，惶恐之至。他当面只接受了官职，而拒绝接受一切赏赐。这等于不给天王苻坚的面子，苻坚有些扫兴他说：“剿灭贼寇，爱卿为功臣之首，理当重赏。若爱卿拒绝赏赐，欲让朕留无恩无爱之名耶？”

王猛叩首谢恩，答曰：“如今寇贼初平，关东（原前燕地区六州）人民翘首以盼陛下之恩也。蒙陛下不弃，留臣镇邺（河北临漳），臣理当为百官之表率。臣反复思考，窃以为寇贼所以灭亡，原因之一乃奢靡无度，致使民贫兵弱，民心涣散，终至腐朽不堪，一触即溃。而今中原易主，人民欲见一个廉洁政府，望眼欲穿，臣岂可敛钱财，好美色，着华服，乘丽车，以负陛下

之恩。”

苻坚答复道：“金银、美妾、车马非爱卿所索，乃朕所亲赐也。爱卿清坦然受之，勿复多言。”

王猛不再当面拒绝，但不遵旨搬进慕容评的府第，将美人、车马置之别馆，然后上表辞让。苻坚见王猛执意不肯，只得作罢。让他将所有赏赐，便宜处置。

对于其他功臣，苻坚也一一加封并给予赏赐，如杨安、邓羌、郭庆等，无一例外。值得一说的是那个险些与王猛闹翻的邓羌。当决战在即之时，邓羌向王猛要司隶校尉一职才肯出战。王猛许以安定太守和封万户侯，邓羌不于，王猛让步答应了他。可现在苻坚未按其意封赏，只给邓羌“使持节”、征虏将军、安定太守（地在甘肃泾川县），封真定郡侯。这一结果与王猛第一次的许诺几乎一摸一样。邓羌未得到司隶校尉一职，并非王猛言而无信，实在是已超越其权力之外。为了给邓羌还愿，王猛特地上疏，请苻坚任命他为司隶校尉。苻坚答复说：“司隶校尉（京畿卫戍总司令兼行政长官）一职，既要负责京师的社会治安，又要承担许多行政上的例行工作，负担十分沉重，不是一个可以用来礼遇名将的岗位。过去，东汉光武帝刘秀从不将冗繁政务交给功臣，并非对功臣不信任，实在是爱护功臣。邓羌其人，有廉颇、李牧的大将之才，我将把征伐大事，交付于他。北方平定匈奴（代国）、南方扫荡吴越（东晋），乃邓羌之责也。司隶校尉一职，岂可烦他？”不过，苻坚还是给了王猛和邓羌一个面子，晋升邓羌为“镇军将军”，加授“特进”（位仅次于三公）。如此加封之后，邓羌在军中的位置已几乎与王猛灭燕之前相同，大约不至于对王猛有怨气了。

苻坚在邺城（河北临漳）停留了约 20 天，将六州之事全权委托给王猛，从南线返长安。他来到了曾作为祖父苻洪根据地的枋头（河南浚县淇门渡），看望当地老乡，设宴款待父老。20 年前的公元 350 年，苻坚的祖父被麻秋用鸩酒毒死，伯父苻健和父亲苻雄从这里出发，鼓行而西，占领长安，建立了前秦帝国。对苻坚来说，枋头乃是苻氏起家的圣地。苻坚在大宴父老时宣布：“将枋头更名为永昌县，在朕有生之年，免除枋头人民的全部田赋捐税？”人民山呼万岁，不必细表。

苻坚离开枋头，沿着 20 年前父辈们进军关中的道路返长安，意在重走创业之路，不忘先辈创业的艰辛。回到长安，已是 12 月 14 日，新年在即。苻坚似乎是为了让原前燕君臣过一个好年，匆匆给他们任职加封。原前燕皇帝慕容暐被封为“新兴侯”，原前燕太傅慕容评（被高句丽王国抓获直接送到长安）被任命为“给事中”（宫廷官员，门下省属官，约为六品）。14 年后，苻坚在淝水之战中大败，慕容暐阴谋诛杀苻坚，事泄，被苻坚诛杀，享年 35 岁。此足后话，在此一并交待，不提。至于奸贼慕容评，苻坚不知出于什么考虑，硬是不听朝野一片要求杀他的呼声，让他得以苟且偷生。大多数人以为是在政治上犯了糊涂，但也许苻坚是想利用他监督前燕君臣。

在新年前被任命的原前燕官员中，有一个皇甫真也许值得一提。此公原是前燕太尉，名为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偏偏没有兵权。他有见解胆识，对前燕的危机看得一清二楚，可惜他的建议不仅得不到采纳，而且遭到慕容评的猜忌。王猛攻入邺城之后，皇甫真在王猛的马前下拜，但一脸愤怒。王猛早知其人，主动与他搭话，皇甫真爱理不理。但是到了第二天，皇甫真再见王猛时，态度却变得像老朋友见面一般。王猛好生奇怪，问他：“昨天你拜

我，一脸仇恨，今天你见我，似久别重逢。你的态度从傲慢到恭敬，一夜之间怎么变得如此之快？”皇甫真回答说：“你昨天还是贼，今天已是国士，我昨天是不得已而拜贼，今天是自愿来看老朋友。”意思是说，昨天我们各为其主，是敌人，而今天已是一家人了（前燕已灭亡）。王猛听了赞叹不已，认为皇甫真有大器，推荐给苻坚。不知苻坚为啥只给了他一个奉车都尉的官，只能管管皇帝坐的车马。皇甫真忧愤成疾，不几年便死了。

从对原前燕官员的安排上，可以看出，王猛与苻坚已有了不少分歧，只是未曾公开化而已，这些分歧，一直保留到王猛逝世。

巨说苻坚离开邺城之后，王猛便成了事实上的“关东王”。郡县官员，王猛有权直接任命而不必事先请示，只须事后报朝廷备案即可。这不能不说，苻坚给予了王猛超过他亲弟弟的信任。这显然与王猛进邺城之前，秘密到安阳迎驾并主动交出军事指挥权有关。既然王猛拥兵而不自重，何况将他手下的猛将都调走之后呢？王猛用他的机智，使苻坚对他愈加信任了。

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个几分迂腐的梁琛，被王猛留下当了自己的主簿（办公室主任、首席秘书）兼记室督（机要处长）。这一天，王猛请梁琛、乐嵩、郝晷等出使过长安的官员和一些僚属赴宴，谈起在长安接待梁琛等人的情形。王猛道：“几位使者，各不相同。梁琛到长安，只是一味吹嘘燕国如何美好，吹得无边无沿；乐嵩去借兵，拚命强调桓温的军力强大，大讲唇亡齿寒的道理；郝晷呢？还能多少给我透露一点本国的情况。”

王猛话犹未尽，参军冯诞问道：“您说的这三位，现在都成了政府官员。请问大将军，您在用人的时候，会优先考虑哪一位呢？”

王猛答道：“郝晷洞察秋毫，当优先考虑！”

冯诞道：“大将军若真是这样，那可是奖励丁固，而诛杀季布了！”

这里所说的丁固、季布都是项羽手下的将领。楚汉相争，季布多次陷刘邦于危险之中，刘邦险些被杀死。公元前202年，刘邦灭项羽之后，以千金悬赏捉拿季布，欲杀之以泄恨。后听人劝告，赦免季布元罪，且任命为郎中。丁固在一次战斗中已逼刘邦于绝境，本可杀之，但听了刘邦一句“两贤何必互相过不去呢”的话，引兵撤退，放了刘邦。刘邦胜项羽后，丁固来求见，刘邦说：“你作为项王的臣子而不忠，是使项王丢失天下的罪人！”下令将他斩首，指出：杀他是为了警示后人，为臣子绝不可向丁固学习！

王猛听了冯诞的话，未作回答，只是哈哈大笑而已。

他笑冯诞好不识时务，刘邦灭项羽之后已四海归一，杀敌国之叛臣而奖励敌国之忠臣，乃是为了教育臣属尽忠。而今天，前秦帝国西有凉国（前凉），北有代国（匈奴），南有晋国（东晋），虽已统一中原，但仍在敌国包围之中，若不问具体情况而学刘邦，那还有谁会为前秦所利用呢？岂不会增加前秦统一中国的困难，而鼓励敌国之臣顽固到底拼死与前秦为敌吗？

王猛胸怀统一中国的大志，但是当前，他必须尽快让关东六州实行大治，成为前秦巩固的国土。

第十三章 灿星落中天

（公元375年）六月，秦清河武侯王猛寝疾，秦王坚亲为之祈南、北部及宗庙、社稷，分遣侍臣偏祷河、岳诸神。猛疾少瘳，为之赦殊死以下，猛上疏曰：“不图陛下以臣之命而亏天地之德，开辟以来，来之有也。臣闻报德莫如尽言，谨以垂没之命，窃献遗款。伏惟陛下，威烈振乎八荒，声教光乎六合，九州百郡，十居其七，平燕定蜀，有如拾芥。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是以古先哲王，知功业之不易，战战兢兢，如临深谷。伏惟陛下，追踪前圣，天下幸甚。”坚览之悲恻。秋，七月，坚亲至猛第视疾，访以后事。猛曰：“晋虽僻处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没之后，愿勿以晋为图。鲜卑、西羌，我之仇敌，终为人患，宜渐除之，以便社稷。”言终而卒。

——《晋书卷一百十四·载记第十四·苻坚下》

关东六州庆升平，十分天下七归秦；
乱世哪得盛世出，功在史册第一人。
天命之年失天命，遗言苻坚履薄冰；
天才已随天宿去，空掩史书空涕零。

苻坚将关东六州原前燕版图，交付王猛全权治理。王猛精选官吏，劝课农桑，兴办学堂，减轻赋税，不及一年，六州大治，人民安居乐业，地方百业兴旺。

照说，王猛可以安安稳稳地当他的超级封疆大吏，事实上的“关东王”。但是，王猛感到如坐针毡，惶恐不已。在公元371年底，即灭燕后的一年，他给苻坚上了一则奏章，曰：“过去（即一年前），臣所以马上接受陛下的任命，都督关东六州，而不怕任务繁重，工作艰难，是因为六州刚刚收复，许多事情还没有走入正轨，军事上的事刻不容缓。因此，臣竭尽全力统领军队，心甘情愿地为陛下效犬马之劳，广布陛下的恩惠和权威，时刻不忘陛下交给我的重任，兢兢业业地履行陛下赋予的职责，正所谓受命于兵荒马乱之时，以治理出今日的太平盛世。现在，陛下的恩德已若天高，威名达于八荒，教化惠及四海，海内出现太平盛世。所以我想说几句心里话，让开这个极其重要的职位，请陛下派贤德的官员来代替我。朝廷选拔任用官吏，本来该有关部门管，应让他们各司其职，怎么可以让我一个人说了算呢？如果任用不当，岂不毁了陛下的名声？东边的各少数民族政权的事，不是我一个人的能力所可以办好的，请陛下派有才能的外交人才来办理，以弥补我的不足。如果陛下认为我还忠诚，还有那么一点点功劳，可以让我当一个州的刺史，我当竭力尽职，以报答陛下。徐州方向刚刚与我们接触，愿归顺陛下，江淮一带的防务也很重要，处理以上事务以及治理六州、选拔府尹郡守县令的权力，从现在起我应停止执行。而政务军务不可一日停顿，请陛下速作指示，臣期期以待。”

王猛的这篇奏章已讲出了他当时受命和现在要求辞职的理由。他以职责太重、权力过大要求辞职，似乎是为了表达对苻坚的忠心，使之不至于怀疑事实上的“关东王”。公元371年，前秦帝国的版图一共有八个州，苻坚直接管的只有秦、雍两州，剩下的都由王猛管理。诚如王猛在奏章中所言，在

六州刚刚收复时，委托一个人来收拾烂摊子是可以的，但一旦将摊子收拾利落了，再受信任的臣属也不敢再贪恋这个四分天下有其三的位置。无疑，这是王猛要求辞职的一个重要理由，从他要求只当一个州的刺史，可以看出他意在解除苻坚的疑心。

苻坚看到这折奏章，叹道：“王景略真乃大忠也！”他也将王猛的辞职信（奏章）当作了一种自我保护，一个向皇上表白忠心的方式，拿起朱笔，批复道：“朕与爱卿之间，从大义上讲是君臣关系，但从私人情感上讲比骨肉兄弟还要亲密，即使拿齐桓公有管仲、燕昭王有乐毅、刘玄德有孔明来比，朕认为比他们有过的而无不及。作为领袖人物，最辛苦的事是选拔人才，而得到人才之后便可以舒舒服服地休息休息。现在，我既然将六个州的治理全权委托给你，关东之事，朕就用不着再担心了。我这样做，并非对你特别尊崇，而是朕自求安逸享受也。有道是攻城掠地不容易，要守成也很困难，如果任用的人不当，祸害就会发生。这样，不仅是我的忧虑，也是你的责任。因此，我宁可将宰相的位置空着，而以陕城（河南省陕县）为界，把东部中国，分给你治理，可惜你没有理解我的一片诚意，让我感到有些失望。实行新政，亟需新的人才，应该选派的应该尽快选派。等到东方接受教化，社会安定之后，再请你身穿衷龙绣袍，荣耀地回到京师。”

苻坚写好批复，让一位高官——侍中梁说到邺城（河北临漳）宣旨。王猛只得继续履行“关东王”的职务。

其实，王猛所以要上疏辞职，并非真的只求当一个州的刺史，而是迫切地希望回到朝廷。他上疏的目的，固然是要消除苻坚可能产生的疑心，但更有一层没法讲出来的理由：在灭燕之后，苻坚一天一天地骄傲起来，变得相当固执主观，很多好的意见也一点听不进去，如此发展下去，国家将会出现危险。苻坚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但对王猛尚能言听计从。他觉得，如果他在长安，苻坚也许会少办一些错事。接到梁说送来的御旨之后，王猛感到，现在不是苻坚对他不放心，而是他不放心苻坚了。他自己见到的情形以及从长安传来种种消息，使他的心情十分沉重。

梁说作为钦差大臣前来传旨，王猛少不了要设宴招待。酒过三巡，王猛问起长安的情况，“陛下还打猎否？”

王猛所以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两个月前，即公元371年10月，苻坚到邺城视察时，打猎打上了瘾。当时，苻坚拉着王猛，跃马西山，带着数百名骑兵以及猎鹰猎犬，围猎野兽。苻坚亲自射杀飞禽，枪刺走兽，每有所获，必喜形于色，哈哈大笑。他与将士比试弓箭刀枪，兴之所至，流连忘返。晚上也不愿回城，与将士一起围着篝火，烧烤禽兽，喝酒吃肉，唱歌看戏，得意忘形，睡在帐棚之中。王猛多次想谏阻，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始终没有机会开口。苻坚每天打猎，连续达半月之久，把什么天下大事、国家社稷全抛在了九霄云外。这天又要出发，随行的戏剧演员王洛拦住苻坚的马头，跪下道：“天下人都把希望寄托在陛下身上，而陛下却忘了自己的职责，长期在野外打猎，乐而忘返，如果一旦有突发事件，皇太后和国家将如何是好？”苻坚听了王洛的话，开始吃了一惊，继而觉得他说得有理，赞许道：“一个戏剧演员，能有此见识，不一般也！”他听从劝告，下令结束打猎回宫。到了邺城原前燕皇帝的皇宫，王猛对苻坚说：“打猎确实不是什么重要的国家大事，王洛的话，请陛下不要忘记。”苻坚发誓说：“从此之后，朕再也不打猎了！”他下令赏给王洛绸缎100匹，提升他当“官箴左右”（格言官）。

梁说听了王猛的问题，明知王猛是想起了苻坚在邺城打猎的事，回答道：“自邺城还长安之后，近两个月中，陛下未曾打猎。”

王猛又问：“陛下心情愉快否？”

梁说答道：“朝堂之上，陛下神采飞扬，笑容满面，十分愉快。至于在宫中如何，我不大知道。”

王猛屏去侍从，小声问道：“长安可曾有什么传闻？”

梁说道：“你还记得熊邈这个人吗？”

王猛道：“不就是原来赵国（后赵）一个将作功曹（负责建筑工程的官员）吗？石氏灭亡后，他又为燕国（前燕）慕容氏效劳，去年随慕容陈到了长安。此人不过一个奇巧匠人，难道会有什么政治作为吗？”

梁说道：“听说陛下被他迷住了心窍，成了皇宫内的座上客。”

王猛催促道：“请细细讲来。”

梁说道：“这个熊邈，常常给陛下讲石虎宫室如何富丽堂皇，器玩如何奇巧繁多，讲得陛下心痒痒的。听说还准备任命他当官，分管皇宫的建筑和布置。”说到这里，梁说不党长叹一声。

王猛喝下一口闷酒，半天没有说话，冷场许久，他才又请梁说接着讲。梁说见王猛忧心忡忡，也不再开口言政治，只说一些无关紧要的闲话。

聊了一会闲天，王猛突然问道：“慕容垂现在怎样？”

梁说道：“陛下对他的信任，超过了老臣。”

王猛问：“群臣对此有何反映？”

梁说于是讲起了苻融等劝谏苻坚的事。“朝中有识之士，无不认为鲜卑慕容氏家族遍布朝中，一旦有变，将危及国家社稷，可惜陛下不以为然，对慕容氏的信任，超过从前。”

王猛问道：“慕容氏有反象么？”

梁说为他举了一个例子：“慕容桓的儿子慕容凤，不过小小 11 岁的年纪，就胸怀为父报仇的大志。在长安执意结交鲜卑、丁零等胡族（北方少数民族）的豪杰，结党盟誓，以待时机。尚书左仆射权翼（原姚襄手下谋士、苻坚最信任的大臣之一）发现后，劝他不要学他老爹，不识时务，而要效忠天王，建功立业。小家伙竟然瞪着眼睛训了权翼一顿，立志要效忠故国，以全人臣节操。权翼将此事报告给了陛下，但陛下一笑置之。”

梁说道：“连鲜卑的黄口稚儿都想报仇，何况那些王公贵族？而且，故燕国的一些臣属，经常利用天象、占卜之类，神秘地传播燕将复秦当灭的预言。可惜，陛下一概置之不理。”

王猛忍不住问道：“竟有这种事？”

梁说道：“大将军镇邺城一年，长安的许多事不知道。故燕国太史（天文台长）黄泓，是个头发胡子全白了的老家伙，夜观天象之后，得出燕国必然中兴的结论，并且说希望就在慕容垂的身上。自称年龄太老，他是不会亲眼看到了。还有一个叫赵秋的家伙，预言燕兴秦灭不会超过 15 年。”

王猛道：“这些人都应该按秦国的法律斩首。为什么还让他们活着？”

梁说道：“天王陛下不说杀，谁敢杀？”

王猛嘘叹不已，又喝了两杯闷酒，问道：“慕容垂自己有什么活动吗？”

梁说摇了摇头，说：“大将军听了可别生气。慕容垂的夫人段氏可是了了不起的人物，不仅人长得美丽，而且工于心计，陛下居然被她迷住了！”

王猛不觉“呵”了一声，问道：“此事当真？”

梁说道：“千真万确！陛下经常召段氏进宫，一同饮酒游玩，说不准还同裳共枕哩！”

王猛的脸色马上变得十分沉重，这个慕容垂既可忍受爱妻受辱，也许不仅是迫不得已，更说明胸有远大目标，难道苻坚的江山，真的要毁在慕容垂之手么？

两人边饮边谈，直至深夜。王猛泪水汪汪地对梁说说：“我远离长安，不能在陛下身边进言。你官居侍中，是陛下的高级顾问，应该恪尽职守，多多进谏才是。”

梁说也不觉泪水横流，说道：“大将军身在邺城而心系朝廷，忠心可为百官之表，可惜，我虽官居侍中，然而许多建议不为陛下采纳。盼大将军早日奉旨还朝，也许你的话陛下尚能听进去吧！”

送走梁说，王猛继续当他的“关东王”。他将主要精力放在人才的发现和任用上。一些适合朝廷任职的人才，他推荐给苻坚；将官吏中《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不通一经，《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不晓一艺者，一律削官为民；选拔通经晓艺、德才兼备者充实到郡县各级岗位上。

在人才的选拔任用上，苻坚已赋予王猛全权。但是，有一个人王猛却做不了主。此人便是在潞川败在王猛手下的，故前燕的太傅慕容评。如前所说，慕容评逃到高句丽之后，被高句丽缚之押送长安，苻坚不仅没有杀了这个乱臣贼子，反而封他当了门下省的给事中。对此，满朝文武议论纷纷。公元372年，连慕容垂也看不过去了，对苻坚建议说：“臣之叔父慕容评，是个像商纣王手下的恶来一般的家伙，他蒙蔽君王，嫉妒忠臣，专门打小报告挑拨离间，是灭亡国家的罪魁祸首。陛下怎么可以让他当官，污染圣明的朝堂呢？请陛下为燕国报仇、为民除害，将他诛死。”苻坚听了当作了耳旁风，认为慕容评、慕容垂叔侄一贯不和，积怨很深：慕容垂不过是泄私愤而已。但是，再留他在朝廷，君臣议论不已，便将慕容评放到范阳（河北涿州市）当郡守，正好到了王猛手下。

对这个慕容评，王猛可谓知之深矣。像这号贪官污吏，战时尚敢喝士卒之血，盘剥敲骨吸髓，让他在朝中当个散官，虽然不合情理，但他也捞不到贪污的机会，现在让他当一郡太守，岂不是为他贪污创造了机会吗？想到这里，他给苻坚上了一折奏章：

“陛下消灭贼寇（指前燕），中原人民不仅不为贼首亡国而哀痛，反而欢欣鼓舞，奔走相告，为什么呢？因为陛下为他们消灭了营私舞弊、贪污受贿、鱼肉百姓的统治集团。像慕容评之流的贼首，只知蒙蔽主上，争权于朝，争利于市，贪赃在法，毒害功臣，猜忌贤能，阴谋阳谋无所不用其极，是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此类无耻之徒将国家社稷葬送之后，毫无悔恨之心，反而厚颜无耻地苟且偷生。只有杀了这号乱臣贼子，人民才能一目了然地看到陛下的爱憎，从而心悦诚服地追随陛下。现在，陛下不但不杀之以平民愤，反而委之以一郡之任，臣恐人民的议论，将不止于范阳一郡也。愿陛下收回成命，将慕容评下廷尉治罪，以惩恶扬善。”

可惜，苻坚虽然在别的方面对王猛言听计从，而在对原前燕帝国慕容氏家族降君降臣的处理上一句也听不进去。王猛无奈，只得接受这位贪官污吏。他有一种愈来愈沉重的忧虑：苻坚，还是那个十多年前的天王吗？还是灭燕之前的天王吗？天王在变！确实实在变！在某些方面，甚至已经变得有些

敌我不分，是非不辩了！造成他变化的原因，是一种许多帝王难以摆脱的虚荣心。他难道真的不知道慕容评这号人该杀吗？应该知道，但是他认为不杀之而用之，可以表明他的所谓宽厚仁爱，维护他仁慈的面子。他难道真的不知道前燕的降君降臣人还在，心不死吗？应该知道，但是他认为只要有他在，他们即使有野心也翻不了天。他难道不知道骄奢有害国家吗？应该知道，但是他认为现在的前秦已今非昔比，十分天下有其七，骄奢一下也没有什么关系了。种种迹象表明，前秦帝国潜伏着巨大的危险，这一危险首先表现在天王苻坚的身上。

王猛精心治理着关外六州，又忧心忡忡地望着长安。他渴望着早些回到长安，辅佐苻坚。公元372年6月12日，苻坚终于决定征调王猛进京。宰相的位置虚席已待历经三年，现在等着他回去坐。此外，苻坚同时任命他为中书监（立法院副院长）、尚书令（国务院首长）、太子太傅（太子的老师）、司隶校尉（京畿卫戍总司令）。他原有的官职和爵位：特进、散骑常侍、“使持节”、车骑大将军、清河郡侯等继续保留，只是将治理关东六州的职责移交给了苻坚的弟弟、阳平公爵苻融。

王猛移交了六州事务，告别苻融，离开邺城向长安进发。一路上看到人民安居乐业，田野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心中感到十分欣慰，但一想到长安，心情马上沉重起来。他与苻坚已经有近10个月没有见面了，总感到今日的天王已非昨日之天王。但是，他到长安的时候，苻坚仍像往常一样，亲率文武百官来迎接他，一见面就说：“朕早就盼着爱卿归来，只要你回来了，我就可以享清福了。”

让王猛想不到的是，他刚回到长安，苻坚又给他封了一个全军总司令的官职（都督中外诸军事）。这实在让王猛消受不起，赶紧上疏辞让。他说：“丞相责任重大，太子太傅地位尊贵，尚书令事务繁多，司隶校尉工作沉重，三军总司令掌握国家命脉，中书监、散骑侍郎负责上情下达。下情上报。陛下让我同时兼任如此众多的文武两种职责，管理大大小小的各项事务，即使是古代的贤才伊尹、姜子牙、萧何、邓禹，一个人也难以承担如此众多的责任，何况我的能力又远远地不如他们呢？”

王猛一连上了四道奏章辞让，苻坚死活不准，最后干脆答复说：“我正是要统一天下，除了你，我找不到第二个人可以倚靠。你不能辞宰相，就像我不能辞天子一样。”

苻坚的一番话关上了辞让的门，王猛只得身兼十多职（重要的实职8个以上、荣誉职务、爵位3个），如牛负重地为苻坚效劳。苻坚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享开了清福，在政务上当起了甩手掌柜。

先说王猛宛若“二皇帝”，文武百官无不俯首听命。无论国内国外、内政外交、军事政治，事无巨细无不由王猛决定。关于他当宰相的政绩，正史给予这样的评价：“王猛刚烈英明，正真果断，清廉严肃。对善恶是非，分辨得十分清楚；免除无能的官员，提拔没有后台而被埋没的低层人才；督促人民耕田种地、种桑养蚕；加强军队训练；每个官员对他所担负的职务都能胜任愉快；每项刑罚，一定都有犯罪证据，依法办事，没有冤案。因此，国家富裕，武力强大，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前秦大治。”

在公元四世纪的70年代，王猛治理下的前秦帝国宛如沙漠中的一片绿洲。苻坚对王猛的信任达到了顶峰，他对太子苻宏和弟弟苻丕说：“你们事王猛先生，应该跟事我一样。”

但是，前秦帝国富裕强大的外表下，潜伏着深刻的危机。当时的长安，恰似一个“联合国”。苻坚每征服一个民族，便将这些民族的统治者和豪门大户迁至长安，因此长安几乎聚集了当时中国所有民族的人。势力最大的少数民族集团除了苻坚所在的氏族之外，当数故前燕的鲜卑统治集团。慕容氏家族虽然丢掉了国家社稷，但中坚力量几乎未曾受到伤害。苻坚“仁慈”到一个不杀的地步，让慕容氏家族的人员充斥中央和地方政府。这些人明里暗里以慕容垂为中心，等待时机，阴谋复辟。此外，羌族势力也较大，姚萇作为羌族代表人物，也绝非一个善主，也在伺机而动以谋独立发展。与对鲜卑一样，苻坚对羌族也没有任何戒心。

苻坚将政事完全交给王猛，自己无所事事，高高在上，生活一天比一天骄奢。原后赵帝国的将作功曹熊邈整天弄一些奇巧玩艺让苻坚开心，还制定了大兴宫室的计划，只因王猛顶着，未敢大兴土木。这天，苻坚又想起了慕容垂的夫人段氏，便将她召进宫来。两人肩挨肩、手牵手地坐在御车上，在后花园中赏花游玩，谈笑风声。秘书侍郎赵整，是一个宦官。此人博闻强记，写得一手好文章，快人快语，直来直去，当面或上书劝谏，前后有50余件事情。看到天王苻坚与段氏同坐一车，卿卿我我，有失身份，不成体统，不敢当面坏了他们的好事，便引吭高声唱道：“不见雀来入燕室，但见浮云蔽白日。”苻坚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但还是下令停车，掀开帘子，向赵整表示感谢，并让段氏下车。

赵整将这件事报告给王猛，王猛说：“我整日忙于政事，昼夜不得息，你在宫中伺候大王，应多多劝谏才是。”赵整点头称是，说道：“不过，我的话主上也不是每一件事都能听的，有些事还得请宰相说话才行。”

王猛道：“见你一片忠心，我便实话告诉你。从表面上看，我的话，陛下几乎句句都听，但在有些问题上，我说了也不顶用。比如对鲜卑的处置，陛下就不听我的劝告。”

的确，关于杀鲜卑的事，王猛前后讲了不下十次，苻坚总是置若罔闻。他曾让李威给苻坚进言，通过苟太后来做苻坚的工作，仍然没有效果。李威已年老多病，在这个问题上一气，竟至卧床不起。

赵整灵机一动，给王猛出了一个鬼点子：陛下过去在你的建议下，从不相信所谓天象预言，但自你统兵出征镇邺之后，开始相信这些玩艺了。你回朝之后，太史令（天文台长）魏延曾对陛下说他观察天象，有大风从西南来，刮得天昏地暗，但是天上的星星却看得清清楚楚，西南天空中出现了一颗赤星。根据上述天象分析，说明蜀汉必将灭亡。于是他建议向蜀汉（四川）用兵。还有，你从邺城返京任宰相，苻融去接替你。苻融离开长安屯兵灊上，魏延对陛下说，他夜观天象，发现天市南门屏内后妃星失明，左右阉寺不见，此乃是后妃移动之象。苻坚派人清查后宫情况，果然发现其母苟太后私自出宫达三四次。因为苻融是她的小儿子，特别宠爱，舍不得他离开长安，便私自到灊上去探望，那天晚上又到灊上去了。事实证明了魏延的“预测”，陛下便说，天道反应人世间的事，是这样的准确！从此，陛下对所谓天象预测之类，信得发冷发热。既然如此，何不利用这一点，让陛下杀鲜卑呢？

王猛沉思良久，说道：“对所谓天象占卜之类的神秘预言，我是不仅不信而且主张杀掉妖言惑众之人的。不过，为了国家社稷的长治久安，借用一下也无妨。”

于是王猛与赵整定下了两条计策。

正好天上出现了彗星。如何解释这一自然现象，各有说头。前面说的那个魏延是个专检苻坚爱听的话来解释大象的人，明知苻坚不愿听杀鲜卑的话，当然不会得出鲜卑危险的结论。另一位太史令张孟与魏延不一样，趁机对苻坚说：“臣夜观大象，彗起尾箕，长十余丈，名蚩尤旗，经太微，扫东井，此乃燕灭秦之象。”照说，苻坚已对天象坚信不疑，张孟的解释应该引起他的足够重视。谁知苻坚只听魏延的，而不听张孟的。似乎是要与张孟赌气似的，不但没有对慕容氏动手，反而更加宠信。

王猛与赵整没辙了，再用第二条办法。

有一天，突然有人闯进皇宫明光殿大声呼喊：“长安三秦，鱼羊吃人，可怜可怜，一个不剩！”苻坚听说后下令搜捕，哪里会捕捉得到，早已通过赵整的安排逃之夭夭了。赵整以及秘书监朱彤等人以此“征兆”劝苻坚杀慕容氏，王猛也从中进言，遭到苻坚坚决拒绝。

苻坚对藏在内部的鲜卑和羌族完全丧失警惕，对外却连年用兵。继灭燕之后，先是灭了仇池（西北小国），接着逼凉王张天锡俯首称臣。对这些，王猛未有异议，且参与了筹划，并亲自写信给张天锡，威逼利诱，迫其就犯。公元373年冬，苻坚又发兵进攻梁、益二州（今四川），从东晋手中夺取了西南大片国土。西南一些少数民族国家如邛都、苻都、夜郎等皆纷纷归顺。但不到半年，四川便爆发了巴獠族张育、杨光的叛乱，前秦军平息了叛乱，并击败了东晋派来的援军。至此，王猛建议苻坚停止用兵，与民休息。

公元374年3月，前秦帝国的太尉（军队总司令）、建宁公爵李威逝世。李威和吕婆楼都是王猛的大恩人，正是他们向苻坚推荐了王猛，王猛才有今日。所以，尽管政事繁忙，王猛在李威患病期间曾不止一次地前去探视。两人促膝长谈，常常谈得泣不成声。

王猛道：“恩公一生辅佐陛下，废苻生，诛苻法，斩苻幼，辅监国（太子），功在史册，流芳百世。不知恩公对愚弟有何见教？”

李威长嘘一阵，说道：“为兄痴长几岁，从邺城、枋头，到长安，亲眼见到陛下长大。陛下胸有大志，大肚能容，但对潜在危险，常常视而不见，仁爱之心往往及于仇人。以德报怨故是美德，但若丧失警惕，将反受其害。吾所虑者，唯此为大也。”

李威作为苻坚之母苟太后的情人，对苻坚可谓了如指掌。当年苻生的刀已搁在他的脖子上了，李威、吕婆楼、权翼、薛瓚、王猛元不劝他当机立断，他却迟疑不决，在其庶兄苻法动手之后，他才不得不带兵继进。苻法固然属无罪而诛，但作为帝王，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最后苟太后下了决断，他才不得已而为之。苻生的五个弟弟（五公爵）之叛，早有征候，王猛、李威多次劝其逐步除之，苻坚就是不听。最后，终至养虎为患。苻腾首先叛乱，被诛杀；苻幼接着叛变，被李威所斩。剩下的几个公爵本已与苻幼结盟一起叛乱，虽未起兵但证据确凿，苻坚又来了一次妇人之仁，故意装聋作哑，终于酿成了四公爵的联合叛乱，其中一个苻双还是他的同胞弟弟。这么多亲身经历的教训，按理他应铭心刻骨，但一轮到慕容暐、慕容垂，他又变得犹豫起来，不！何止是犹豫，简直是认敌为友。

王猛完全明白李威的心思，说道：“鲜卑慕容氏和羌族姚氏（姚萇），依弟之见，终将为陛下之大患，而陛下不以为然，为兄你的劝谏陛下尚且不听，何况他人耶？”

李威痛哭失声，说道：“吾苻氏江山将毁于鲜卑呵！吾死之后，你应

全力辅佐，不可掉以轻心才是。”

王猛不觉也泪水横流，悲切他说道：“自灭燕归朝之后，弟身兼文武，夙夜在公，身体日渐其衰，吾恐灯油将尽也。”

王猛说的是大实话，苻坚将国家大事几乎全部交给他处理，已将他累得半死。不到 50 岁的年纪，他的头发已经全白，脸上皱纹纵横，两眼昏花，浑身瘦得像一把干柴，稍一运动便气喘吁吁。若不休养，他将被活活累死。

李威听到王猛的不祥预感，以将死之人来安慰他：“为弟正当中年，不可言死，愿以江山社稷为重，保重自己，若为弟有甚不测，苻氏江山危矣！”

王猛道：“我也明白，若我不在，长安也许会出乱子，但人的生命是上天注定的，怕是难以违背。为兄以为，若我不在，谁可堪大任？”

王猛本来是来看临终的李威，却无意中问起了自己的后事。过去，王猛和李威像一对黄金搭档，常常一个主内、一个主外。苻坚征匈奴时，两人曾一起留守长安，后来王猛每次出征，李威都留守长安辅佐太子。李威若死，王猛就会孤掌难鸣。而独木支大厦，折断的可能性很大。

李威道：“为兄思去想来，朝中竟无人来代替老弟啊！”

王猛问道：“阳平公爵苻融如何？”

李威道：“阳平公爵聪明能干，但经验不足。”

王猛道：“不过，他起码是大事不糊涂！至于经验，现在已比过去成熟多了。”

王猛给李威讲了苻融最近办的两件事。第一件，苻融在邺城大兴学校，被有关部门以擅修学堂而弹劾，便派主任秘书（主簿）李纂到长安来说明情况，李纂害怕，在半路上就吓死了。于是，他请了一个高人来当使者。此人名叫高泰，原是慕容垂手下的从事中郎（办公室主任），慕容垂逃亡后被削官为民，后来慕容评听了申绍的劝告，将他升为尚书郎（国务院长官助理）。燕灭之后，他没有随亡国皇帝慕容暐一起到长安，而逃到民间。王猛在镇守邺城，治理关东六州时，多次请高泰出来做官，高泰死活不肯出山。苻融代替王猛镇邺后，又派人去请他，他仍然不从。这一次，苻融以“君子救人急难”为由，居然将他搬出了山。高泰到长安，干净利索地将问题解决了。王猛也不得不承认，有关方面弹劾苻融是搞错了，兴办学堂不仅不应弹劾，而且应该奖励。王猛让他转达他对苻融的歉意，并报告苻坚，要留高泰在长安做官。高泰坚决推辞，回邺城去了。

王猛说：“从这一件事，说明苻融已相当老练，他选择高泰当使者并能说服他成行，甚至比我还要高明。”

李威道：“不过，高泰死活不愿入朝为官，也许不止是清高吧？”

王猛道：“这正是他的聪明过人之处。他若留在长安，实在是两头为难。他要忠心耿耿为陛下效劳，必然要伤害老主子慕容垂，这是不义，因为他深知慕容垂不会俯首贴耳久为人臣；反过来，他若明为朝廷官员、暗为慕容垂卖力，就会感到对不起天王陛下，这是不忠。为了不使自己陷于不忠不义之中，他只有溜之大吉。我正是体会到他的处境，才放他走的。”

李威道：“要用高泰，只有杀慕容氏。可惜陛下鱼龙兼收，空有仁爱容人之名，却网罗不住真正的人才。如高泰者，岂肯与慕容评之流同朝为官呢？”

王猛道：“苻融的看法，与为兄不谋而合。”他接着讲了要告诉李威的第二件事。在高泰回邺城之后，苻融很快上疏，劝陛下警惕鲜卑。他说，“鲜

卑曾占有六州之地，南面称帝，陛下劳师动众，多少年才将其平定。他们向我们投降，并非仰慕仁义，不得已而降之也。如今，陛下对他们亲信宠爱，使他们父子兄弟充塞朝廷和地方政府，权力和威势，远远超过了旧臣。依我愚见，有虎狼之心的人怎么也不会成为善良的朋友，请陛下千万注意。”可惜陛下一点没有听进去，反而宣称要将天下四方混为一家，将夷狄变成怀抱中的婴儿。天王的胸怀不谓不大，理想不谓不高，但丧失对虎狼的警惕，不仅理想不能实现，而且会将自己埋进去。

李威听了叹息道：“看来，秦国（前秦）的人才，除了老弟就是苻融了。”

李威逝世以后，苻坚亲自前往悼念。在悼念仪式上，王猛拍棺痛哭，昏倒在灵堂。

从此，王猛身体每况愈下，一天不如一天，至公元 375 年 6 月，终于病倒了。

王猛病倒的消息让苻坚如听晴天霹雳，他本想自己安享清福，让王猛替他治国，想不到将中年的王猛累垮了！“朕之罪也！朕之罪也！”苻坚除延请名医为王猛治病之外，还求助于神灵。他亲自到长安南郊、北郊以及皇家祭庙，天神、农神祭坛，焚香祷告，祈求神灵保佑王猛痊愈康复；还分派使者到黄河、华山祭拜河神、山神，请求现形显灵，佑我王猛。总之一句话，为了王猛康复，苻坚把能用的法子都用上了。王猛病情稍有好转，苻坚大喜过望，下令大赦，将斩刑以下囚犯全部赦免，欲以此善行来换取王猛的生命。但王猛十分清楚，他不过是临死前的回光返照而已，于是赶紧抱病上了一折奏章，曰：

“我从没有想到，陛下为了拯救我的生命，竟去干预天地万物的运行规律。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君王对一个臣属如此重情，闻所未闻也。臣闻报答恩德，没有比说实话更好的了。现在我愿将残生化作几条建议供陛下参考。陛下威望震于八荒，教化遍及四海，声名达于宇宙，东平燕国（前燕），西击巴蜀，如拾草芥。然而善创业者未必会守成，善始者未必能善终，因此，古之贤明君王念念不忘创业之艰难，总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伏唯陛下追先王之德，继圣贤之风，如此则天下幸甚，人民幸甚！”

不知王猛为何未在这篇文字遗嘱中言及鲜卑之事，而只是强调苻坚应注意“守成”，是否意在警戒苻坚的骄傲，告诫其不可四面用兵？

王猛病了一月之久，苻坚经常去探望。在最后一次探望时，苻坚请教身后大事。王猛已奄奄一息，但头脑仍然清醒，打起精神对苻坚说：“晋国（东晋）虽处长江之南，偏安一隅，但司马氏仍保持中国之正统，一脉相承，上下和睦。我死之后，望陛下不要图谋晋国。而鲜卑（指慕容氏）、西羌（指姚萇），素有虎狼之心，他们才是我们的仇敌，终有一天会酿出灾难，陛下应逐渐除之，如此对帝国有益。

对于王猛临终的肺腑之言，苻坚似乎未曾听进去。在问及王猛对儿子的安排时，王猛说：“请陛下赐其每人 10 头牛、50 亩地，使其自耕自食，无冻饿之忧，足矣！”

将国事、家事交待之后，王猛溘然长逝，享年 50 岁。苻坚与王猛家人一起痛哭失声。

从王猛逝世至遗体人殓，苻坚三次前往吊唁。他哭着对太子苻宏说：“难道上天不让我混一四海，统一中国吗？为什么这么快便夺去我的王猛？！”

天王如此哀痛，群臣无不泣不成声，只有鲜卑慕容氏家族和羌族姚氏家族的人，脸上在流泪，心里在暗笑。

苻坚给了王猛以臣属的最高规格的葬礼，一切按照公元前 68 年汉宣帝葬大将军霍光的成例办事，在长安为王猛设立了庄严肃穆的灵堂，天王苻坚、太子苻宏、皇太后苟氏以及文武百官均前去悼念；钦赐棺木、葬具及陪葬器物，与皇帝御用的一模一样；赐王猛谥号为“武侯”；任命一位二品官员（中二千石）为王猛治丧委员会主任；在今华阴县东北四十公里处的一块风水宝地为王猛修墓，墓穴由军队挖成，用军礼安葬，修起高高的坟茔；墓地周围的 300 户人家的赋税用于维护墓园的日常开支；专门设置王猛陵园管理处，由长、丞（正副处长）负责管理事务。同时，苻坚还下令永远免除王猛子孙后代的赋税、徭役。只有一点没有按照霍光故例办理：汉宣帝让霍光的子孙继承了老子的爵位和食邑，让其世代相袭，而苻坚按王猛遗嘱，未让其子王永、王皮继承爵位，赐其各 10 头牛、50 亩地，当个小地主（后来此二人均当了官，王永先为扶风太守，后为幽州刺史；王皮为散骑侍郎，此二人情况将在后记中交待）。

后 记

虎死猴称王

（苻）坚至五将山，姚萇遣将军吴忠围之。坚众奔散，独侍御十数人而已。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进食。俄而忠至，执坚以归新平，幽之于别室。萇求传国玺于坚曰：“萇次膺苻历，可以为惠。”坚瞋目叱之曰：“小羌乃敢于逼天子，岂以传国玺授汝羌也。国纬苻命，何所依据？五胡次序，无汝羌名。这天不祥，其能久乎！玺已送晋，不可得也。”萇又遣尹纬说坚，求为尧舜禅代之事。坚责诋曰：“禅代者，圣贤之事，姚萇叛贱，奈何拟古之人！”坚既不许萇以禅代，骂而求死，萇乃缢坚于新平佛寺中，时年四十八。中山公说及张夫人并自杀。是岁，太元十年也（公元385年）。

——《晋书卷一百十四·载记第十四·苻坚下》

好大喜功伐江南，
草木皆兵八公山；
一战败绩毁社稷，
四方烽火乱中原；
欲哭无泪苻坚死，
只悔有违王猛言；
光明已伴光明去，
黑暗又随黑暗来。

在王猛逝世前，中国事实上已形成前秦、东晋两个大国南北对峙的局面。前秦灭燕之后，又灭仇池，降前凉，夺巴蜀，远在内蒙古的代国亦俯首称臣。王猛逝世后的一年，即公元376年，苻坚又兴兵灭掉前凉，凉王张天锡自缚而降。苻坚封张天锡为归义侯。接着，苻坚又遣兵攻代国，将其一分为二而治之。自此，中国北方和西南已尽归秦有，东晋只剩江南一块小地方。

再说偏安江南的东晋，自桓温第三次北伐（公元369年）惨败之后，便一蹶不振。桓温丧师辱国，不仅不能自省，反而加罪于人，弄得冤狱遍于国中。这位东晋事实上的“皇帝”自枋头之败后，除了保住了寿春（安徽寿县）之外，可以说没有办过一件好事，晚年罪行，罄竹难书，这里只讲一件最大逆不道的事。公元371年，也就是王猛镇邺、治理关东六州时，这位苦恼的大司马桓温先生正在大生闷气。他本想北伐灭燕之后耀武扬威地回朝，让朝廷授其“九锡”。“九锡”也者，古代帝国尊礼大臣所给的九种器物也。九件器物为：衣服、朱户、纳陛（登金銮殿的阶梯）、舆马、乐则、虎贲、斧钺、弓矢、秬鬯（一种芬芳的黄酒，祭祀时灌地所用）。这是皇上给大臣的最高礼遇。正史上记载的接受过“九锡”之礼的人，在晋朝之前仅曹操与王莽二人。他们无不先加“九锡”，然后夺取政权。桓温欲加“九锡”，篡位夺权之心，昭然若揭。但是他老人家偏偏不争气，第三次北伐损兵折将，狼狈而回，因此不好意思开口要“九锡”。桓温气不打一处出，躺在床上，拍打枕头，叹息说：“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也当遗臭万年！”听说法术师杜灵能够预测人的贵贱，桓温便请他来算命。这位杜灵先生虽然是个骗子，但

似乎还剩一点良心，不想让桓温篡位，装模作样地看了半天，得出了“事业大如宇宙，为官位极人臣”的结论。魔术师等于明说他当不了皇帝，桓温气得将他赶走了。还是郗超最了解桓温的心，于是给他出了一个大逆不道的歪点子，对他说：“若不行废立大事，难洗北伐失败之耻。”桓温这个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人听了深以为然。两人商量半天，决定设计将皇帝司马奕搞臭搞垮，另立一位新皇帝。桓温派人到处造谣，说皇上司马奕是个阳痿患者，不能行房事，让他喜欢的男子相龙、计好、朱灵宝等人负责打扫寝宫卫生，与美人苟合，田美人、孟美人生的三个儿子都是相龙等人下的种。他们先让皇帝将儿子封为亲王，准备将来名正言顺地悄悄将司马氏的江山夺到手里。就靠这个谣言，桓温将皇帝司马奕废了，封为海西公（谥为废帝），另立会稽王司马昱为帝（简文帝）。司马昱当了一年皇帝，由于一大到晚担惊受怕，害怕桓温像废司马奕一样废了他，忧郁成病，呜呼哀哉。公元372年，司马曜（昌明）这个黄口稚儿（10岁）继承老父当了皇帝（孝武帝）。桓温本已将朝中异己全都排除，本想让司马昱临死时立遗诏将皇位禅让给自己，事实上司马昱已准备这样并写好了遗诏，偏偏有个侍中王坦之冒死将这份遗诏撕得粉碎，另外起草了一份遗诏，让桓温学习诸葛亮和王导辅佐幼子。桓温气得要死，又没有胆量政变篡位，不得已上书求“九锡”。此时桓温已经患病，朝中吏部尚书谢安和侍中王坦之听说后，故意拖延不发授其“九锡”的诏书。一拖三四个月，至公元372年7月，桓温拖不过去，死了，终年62岁。

桓温行废立大事时，前秦天王苻坚曾有一个评价，说：“桓温从前在灊上吃了败仗（公元354年第一次北伐），后来又在枋头吃了败仗（公元369年第三次北伐），不能自我反省，向国人请罪，反而变本加厉，废黜君王，以图自我辩解。60多岁的老家伙，举动这般幼稚，怎么能包容四海？俗话说：‘受了老婆的气，却板起面孔向老爹发脾气’，说的就是桓温这号人。”

但是，桓温之死对东晋是福不是祸，对前秦是祸不是福，这一点苻坚没有能看明白。桓温死时，王猛尚健在。对于这件大事，王猛进行了认真研究。桓温在世时，东晋的军政大权几乎完全掌握在他一个人的手中。权力集中本是办大事的必要条件，但桓温将权力用在了争权夺利上，勇于内斗而怯于外战，因而这只大老虎反而难以形成对邻国的真正威胁。桓温一死，情况将为之变。第一种可能是发生内乱，但出大乱子的可能性不大；第二种可能是权力继续保留在桓氏家族的手中，但桓氏家族中没有像桓温这样有权威的人；第三种可能是权力由桓氏家庭与以谢安为首的朝廷大臣分担，造成一种平衡，但主要由谢安说了算。王猛感到第三种可能性最大。如果这样，桓温之死对前秦并非福音。

国与国之间的争斗说到底人才的智斗。东晋所以始终无所作为，在于桓温不是一流人才，不如前燕的慕容恪、慕容垂，更不如前秦的王猛。而新继桓温而掌权的谢安却不是一个等闲之辈。此人文韬武略，高瞻远瞩，忠心耿耿，临危不乱，王猛认为绝不可轻视。不过，趁桓温新逝、东晋权力转换之机，前秦是可以有一番作为的。前秦攻占东晋的梁、益二州（四川），就是钻了东晋权力转换的空子。这场战争结束时，东晋的权力交换已平稳完成。权力落在谢安、桓冲手中。桓冲不似他的哥哥桓温那么野心勃勃，是个难得的战将，谢安可以驾驭得了他。因此，王猛在遗嘱中说东晋“上下和睦”，劝诫苻坚不要图谋东晋。

然而，苻坚将王猛的遗嘱当成了耳边风。为王猛治丧他哭得如丧考妣，

对王猛金玉良言却抛在脑后，从这一点足可见苻坚的为人：重表面而轻实质。他哭王猛只是做给群臣百姓看的，为了证明自己尊重人才，而并非真正重视了王猛的意见。

王猛的墓上刚刚长出青草，苻坚便开始四面用兵。公元376年，苻坚派兵攻灭了前凉，俘虏了凉王张天锡，接着便筹划向东晋用兵。公元378年，苻坚兵分两路东西对进攻击东晋。西路军由其子苻丕挂帅，率慕容暉（原前燕皇帝，被苻坚任命为尚书）、慕容垂、姚萇等共17万大军攻襄阳；东路由兖州刺史彭越挂帅，率将军俱难、毛盛等共近10万大军攻淮南、苏北。战争整整打了近一年，西路军勉强获胜，东路军大败而回。如此战争结局本应让苻坚猛醒，重新审视王猛在临终遗嘱中关于晋不可攻的预见。

先说东路军，彭越曾向苻坚吹牛说，只要批准他进攻，攻克淮南不在话下，结果谢安派谢石、谢玄水陆同时反击，一举击败彭越。苻坚应该好好研究一下谢石、谢玄了，但是他并没有当一回事。

再说西路军，17万人马攻一座小小襄阳，守将也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朱序，苻丕居然屡战屡败。从378年攻到379年，襄阳仍稳如泰山，苻坚气得令苻丕不顾一切地进攻，如春天不破襄阳，赐其自杀。苻丕亲自督战，仍然败下阵来。最后，由于朱序的部将李伯护贪图重赏，叛晋为苻丕作内应，苻丕才破了襄阳。17万大军取一座城池尚且如此费力，何况渡江作战？苻坚只看到这一仗终于打胜，却没有看到从这一战中暴露出的危机。以前秦军队的战斗力，攻襄阳本不应成为问题，为什么如此之难呢？苻丕手下的大将们一个个心怀鬼胎也。慕容暉、慕容垂、姚萇都是王猛告诫苻坚要警惕的仇人，苻坚却让他们手握重兵，他们心里盘算着如何用这些兵马重整旗鼓，复国为王，哪里还会卖力与东晋作战？万一把家当拚掉了，靠什么来复国？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教训不在军事上而在政治上。王猛在临终嘱咐中讲，东晋仍是中国的正统。这话可谓讲到了根上。过去，你苻坚要人民与自己一齐消灭残暴的鲜卑族统治者，汉族人民会衷心拥护，积极参战，现在你要人民与你一齐来消灭“正统”的东晋，汉族人民不但不会拥护，而且会造反。

苻坚不但没有从攻襄阳和淮南中吸取教训，反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公元380年，苻坚为了镇住各族人民的不满，将自己本族——氏族的15户从关中迁到各州，由苻姓或亲戚带领前往。且不说小小的氏族镇不住各州，单说氏族迁出关中后，长安及其周围便成了鲜卑族和羌族的天下。连前面我们提到的宦官赵整也看出了这万万不可，作歌讽谏：“远徙种人（氏族）留鲜卑，一旦缓急（紧急关头）语阿谁（依靠谁）？”苻坚听了置之一笑。

苻坚的错误正是鲜卑慕容氏和羌族姚氏所求之不得的。他们充分利用苻坚的错误，策划于密室，串连于朝野，羽翼日益丰满，而自大起来的苻坚或一无所知，或视而不见。

早在苻坚灭张天锡之后，原前燕太宰慕容恪的两个儿子（慕容垂侄子）慕容绍、慕容楷就密议说：“秦国（前秦）恃其强大，好大喜功，兵伐不休，北边要戍守云中，南边要防守蜀汉（四川），粮食和物资转运万里，死在运输线上的人一路上都是，隔不多远就可见到一个，军队连年在外作战，已十分疲劳，而国内的人民十分困苦，离灭亡的时间已经不远了。我们的叔叔冠军将军慕容垂有仁有智，能够掌握时机，聚集英才，必然能够让燕国（前燕）复辟。我们要爱惜身体，积累本钱，等待时机到来。”至于慕容垂，连自己

的爱妻都舍得奉献给苻坚，对苻坚竭尽拍马之能事，表面上对慕容氏家族成员对苻坚将亡的议论不以为然，行动上却时刻准备着复辟燕国。

苻坚在政治上愈来愈敌我不分，生活上也越来越奢侈。前面我们讲到的那个原后赵帝国的将作令熊逸，在王猛死后，便受到苻坚的重用，被任命为将作长史、领将作丞（工程副总监兼办公厅主任）。熊逸为苻坚大修宫室，还制作了许多奇巧玩物，诸如舟舰、兵器等等，上面饰以金银珠宝，极尽奢华。对这些玩物，苻坚赞不绝口，爱不释手，对熊逸更加宠信。苻坚对这些似乎还不过瘾，听从熊逸的建议，派人到邺城（河北临漳）把原后赵暴君石虎当年铸造的铜驼、铜马之类，统统迁到长安宫中。

在苻坚极尽奢华之时，前秦帝国接连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公元380年全国大旱，公元382年又发生大面积蝗灾，人民生活极其困苦。王猛在世所积攒的国库底子已消耗殆尽。对此，鲜卑慕容氏家族看得一清二楚，慕容农对慕容垂说：“自王猛死后，秦国的法制日益颓废，苻坚又日渐奢侈腐化，灾祸就要到来了。过去有人根据天象预言秦国将亡，看来是十分灵验的。大王应该结纳英雄豪杰以承天意，时不可失！”慕容垂深以为然，但装得若无其事，笑着说：“天下事不是你们说得清楚的。”

对前秦帝国内部的危险，苻坚竟浑然不觉。公元382年，苻坚大会群臣，征求对伐晋的意见。苻坚说，我当皇帝已将近30年，四方大体上已经统一，只有东南一角还剩一个东晋。计算我的兵力，足有97万，我想御驾亲征，一举灭晋，大家意见如何？

秘书监（国家图书馆馆长）朱彤是个马屁精，抢着发言表示拥护，说，陛下是代表上天来惩罚罪人，讨伐东晋肯定会有征无战，晋主（指东晋皇帝司马曜）不是跪在军门投降，就是向江海逃亡。灭晋之后，陛下让从北方迁移到江南的知识分子和老百姓回到家乡，重新安居乐业，然后巡视东方，到泰山行封禅大礼。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呀！

苻坚听了十分高兴，说，你讲的正是我的志向，讲到我的心坎上了！

尽管苻坚如此赞赏朱彤的意见，但群臣绝大多数反对伐晋，认为时机不成熟。尚书左仆射（国务院副长官）权翼引用历史事实进行规劝。他说：过去，商纣王虽然无道，但因为有三个仁人（指微子、箕子、比干）还在朝廷，周武王在八百诸侯前来会师的情况下尚且撤回了军队。又等了两年，纣王杀了比干，囚禁了箕子，微子投奔了周国，武王才兴兵灭商。而今晋国（东晋）虽然微弱，但没有什么大的罪行，而且谢安、桓冲是江东的伟大人物，君臣之间、上下之间团结一心，在我看来，晋不可伐。”

苻坚听了很不高兴。太子左禁军长官石越又摆了两条理由反对伐晋：“今年木星、土星守斗，福在吴越，伐之必有祸；东晋据长江之险，人民能够听从调遣（指人民齐心反侵略），不可伐也！”苻坚与石越争论起来，说：“过去周武王伐纣，分析天象和占卜的结果都说不利，但武王照样伐纣不误，天道幽远，不是随便可以知道的。吴王夫差、东吴孙皓都凭江湖之险以死守，但并未逃脱灭亡的命运。而今我有这么众多的军队，把马鞭子投到长江中，也足以让它断流，东晋虽然据守长江，又谈得上是什么险关？”石越不服，说：“陛下所说的被消灭的三个国家都淫虐无道，所以敌国夺取它，就像在路上捡别人丢下的东西一般，而现在晋国虽然无德，但没有大罪，愿陛下不要发兵，积累粮食物资，等到他们内部出现分裂的时候再讨伐不迟。”

苻坚无言以对，但仍然死死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让群臣散朝，独将老弟

苻融留下商议。说：“自古决定大事的，不过一两个大臣而已。现在众说纷坛，只能使我心烦意乱，我现在要和你一起作出决定。苻融坚决反对伐晋，除了强调了大臣们已讲过的之外，又提出了久战兵疲、民有畏战之心等诸多反对理由，告诉苻坚，反对伐晋的人都是忠臣，愿陛下听他们的意见。苻坚非但不听，而且大发脾气，苻融哭着劝谏说：“晋不可灭，昭然甚明！今劳师大举，恐怕没有成功的希望，而且让我忧虑的还不止是伐晋的胜败。陛下宠信鲜卑、羌、羯等胡族，让他们羽翼丰满，布满了京畿地区，他们都与我们有深仇。陛下大军出征之后，太子（苻宏）单独与几万名老弱之兵留守长安，我害怕有不测之变在心腹发生，到时候后悔也来不及了。就算我愚顽无知，说的话陛下用不着听，但王猛是一世英杰，陛下把他比做诸葛亮，难道陛下忘了他的临终遗言吗？”

话说到这个份上，苻坚仍然固执己见。由此可见，苻坚虽然十分信任王猛，但自认为比王猛要高一筹。即使王猛在世，或许苻坚也会不听他的。

苻坚的决定遭到了普遍反对。太子苻宏、爱子苻洗，宠妾张夫人皆劝苻坚不可伐晋，而苻坚一概不听。群臣没法，只得请名僧道安和尚出面劝说。王猛在时，前秦独尊儒学，释道皆在严禁之列。王猛死后，苻坚像石虎一样，突然信开了佛教。苻丕攻襄阳，将在襄阳说法的名僧道安请到长安。从此长安佛教盛行，苻坚与道安成了好朋友。平时苻坚十分相信道安的话，可惜这一次却听不进去。道安先是劝苻坚不可伐晋，苻坚不听，不得已而求其次，劝苻坚坐镇洛阳指挥，不必御驾亲征，苻坚也不接受。最后，苻融不得不说出了苻坚最不爱听的话：我们虽然强大，但毕竟是戎狄之国，不是中华正统，中华正统在晋，上天不会灭亡它。苻坚一概置之不理。说：“帝王历数，哪有什么常规？唯有有德行者称帝王。三国时的刘禅难道不是汉的正统吗？最终不是被魏国消灭了吗？你所以不如我，就在这个地方，只知认死理，而不知变通。”

赞成苻坚伐晋的，除了上面讲到的佞臣朱彤之外，还有两个被王猛、苻融等视为仇人的将军，即鲜卑族慕容垂和羌族姚萇。慕容垂给苻坚讲了一通强盗理论，马屁拍得苻坚忘乎所以。他说：“以强并弱，以大并小，这是势所必然的道理，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陛下英明神武，高瞻远瞩，权威遍及海内，拥有像猛虎一样的百万大军，像韩信、白起一样的战将满朝都是，如果放弃讨伐江南，违反上天的旨意，难道还要把这个历史任务留给子孙去完成吗？诗云，谋士多了反而不顶用，因为不知听谁的好。陛下圣心独断就行，何必听朝臣们嚷嚷！晋武帝当年灭东吴，所依靠的不过是张华、杜预两三个大臣而已。如果听朝臣们议论纷纷，哪里会有统一中国的功劳！”苻坚听了大喜，说：“与我共定天下者，独有你而已。”赏赐慕容垂帛500匹。苻坚哪里知道，他的狂妄自大和刚愎自用正被敌人所利用，乖乖地钻进了慕容垂和姚萇的圈套。慕容垂和姚萇正等着他伐晋的失败，然后趁乱火中取栗。

苻坚只见胜而不见败，只见外而不见内，将招致失败的一切都布置好了之后，亲自领兵伐晋。公元333年，苻坚让每十丁出一兵，富家20岁以下的从军子弟，全部封给羽林郎的官号。伐晋的具体部署为：苻融率慕容垂诸将共25万大军为前锋，姚萇率巴蜀大军顺流而下，自己亲率步兵60万、骑兵25万作本队。前秦大军共100余万，首尾相连，共1000余里。苻坚离开长安时，还狂妄地为东晋君臣封了官，任命皇帝司马昌明（曜）为尚书左仆射，谢安为吏部尚书，桓冲为侍中。让人先在长安为他们造府第，说：我很快就

会胜利归来，得先为俘虏准备房子。

从表面上看，苻坚大军真有点气吞万里如虎的气势，消灭东晋宛若大虎扑小羊，不成问题。但是，战争的胜负从来不是以人数多少来决定的。

东晋朝廷得知苻坚大举入侵的消息，开始曾一片恐慌，但谢安很快让大家镇定自若。苻坚徒有百万大军，但统帅傲慢，军无斗志，将领如慕容垂、姚萇等各怀鬼胎，只要击破其前锋，百万大军将不战自溃。他派将军谢石、谢玄、谢琰、桓伊等率军 8 万以拒苻坚。

苻坚派被俘的原东晋襄阳守将朱序前去劝谢石投降，朱序不但不劝降，而且给谢石讲了前秦军队的情况，建议派精兵挫其前锋。谢石依计而行，派猛将刘牢之率精兵 5000 攻洛涧（安徽怀远县境），秦军一触即溃，抢渡淮河逃命，淹死 15000 余人。谢石督师前进，与秦军在淝水对峙。谢玄让人给秦军前锋统帅苻融送信，要他将部队略向后撤，让晋军渡过淝水，然后决一死战。苻融想趁晋军半渡而击之，便下令后撤。谁知一撤而不可收拾，部队争相后逃，互相践踏，朱序在阵后大声叫喊：“秦兵败了！秦兵败了！”听了朱序的喊声，士卒逃命唯恐不及，部队乱上加乱，完全失去控制。晋军渡过淝水穷追猛打，秦军拼死狂逃。苻融在撤退中马倒被杀，苻坚也被流矢所伤。秦军逃至黄昏，见到八公山上的树木，也误以为是晋兵，听到风刮的声音和鹤的叫声，也以为是东晋追兵到了。这就是“八公山上，草木皆兵”和“风声鹤唳”两个成语的来历。秦军昼夜不息地逃跑，部队大多溃散，等退到洛阳，苻坚收拾残兵，只剩十多人。苻坚灰溜溜地回到长安。

一蹶不振的苻坚这才后悔违背王猛遗嘱，造成了丧师辱国的严重后果。他未曾想到，王猛遗嘱中的预言还会一点一点地变为他难以接受的现实。淝水之败后仅仅一年，慕容垂便在中山（河北定县）自称燕帝（史称后燕），恢复了燕祚；姚萇盘据北地（陕西富平县）自称秦王（史称后秦），公开与他分庭抗礼。

苻坚生气，但已没有力量来对付慕容垂和姚萇了；苻坚后悔，想念王猛，但王猛已没法帮他的忙了。

苻坚不听王猛生前的多次劝谏和临终遗言，不杀慕容垂和姚萇，认敌为友，现在原本冻僵了的蛇已被仁慈的农夫救活，该张开大口咬向农夫了，公元 384 年，慕容冲率兵攻长安，苻坚送给慕容冲锦袍一件，想让他退兵，慕容冲过去最受苻坚宠爱，现在却说：“孤（慕容冲于翌年自称西燕皇帝，提前称孤。）今心在天下，哪里看得上一件锦袍！你要知趣，君臣束手投降，交出皇帝玉玺，我可以对你宽大处理，善待苻氏。”苻坚气得发抖，说：“我不听王猛、苻融的话，使白虏（指鲜卑）猖狂到如此地步！”

慕容冲在外面攻城，原前燕皇帝慕容暉等在城中准备作内应。慕容暉设计请苻坚到府上赴宴，趁机杀之，只因当天大雨，苻坚未去，才幸免一死。慕容暉阴谋暴露，被杀。

长安城中，粮食匮乏，大饥。大臣们在朝中吃饭时，拼命死撑，最后还要在口中猛揣一口饭，回到家中再吐出来给妻儿吃。战斗中杀死的敌人，尸体被抢着吃光。一片惨不忍睹的景象。与王猛在世时粮积如山、府库充盈的情况形成天壤之别。这时，苻坚一反过去认敌为友的态度，又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对鲜卑、西羌恨之入骨。在公元 385 年的一次战斗中，被前秦俘虏的鲜卑族一万余士兵，全部被活埋。

前秦与后燕、西燕战斗一年有余，互有胜负，双方都已精疲力尽。慕容

垂统治下的后燕大饥，只得杀人充饥，与长安一样惨不忍睹。最后，苻坚留太子苻宏守长安，自己率兵至五将山。长安失守，苻宏率妻室子女逃亡，百官离散，司隶校尉权翼本是故姚襄手下的参军，便率兵投奔后秦皇帝姚萇去了。苻宏几经曲折。最后逃到东晋投降，被东晋朝廷安置在江州（九江），受尽屈辱。

秦燕相争，让姚萇捡了便宜。苻坚在五将山被姚萇的骁骑将军吴忠俘虏。被俘之前，苻坚的军队全部丢下他逃走，身边只剩下侍御十几个人。苻坚明知大局已不可挽回，神色自若，与周围的老百姓一起吃了一顿饭，坐在那里等待后秦姚萇的军队到来。吴忠到来之后，将苻坚打入囚车，送往姚萇所在的新平县。一路上苻坚仍然气宇轩昂，毫无惧色。到新平后，苻坚被囚禁在一间屋子里。

姚萇亲自来到囚室，对苻坚说：“由我姚萇接替你们苻氏坐天下，是天下百姓的福份，你应把传国玉玺交给我！”羌人姚萇，正是王猛所说的仇人，但苻坚一直不以为然，现在他果然成了姚萇的俎上之肉。不过苻坚仍摆着帝王派头，他不惧死，但要面子。苻坚瞪大眼睛叱责姚萇说：“你这个小小的羌人，居然敢来威逼我堂堂天子！哪有将传国玉玺交给你的道理！你说由你来继承苻氏，有什么根据？五胡的次序上，还排不上你羌族的名。即使你违背天命当上了皇帝，能够持久吗？传国玉玺早已送到晋国（非苻坚所送，因苻坚无此玺。公元352年，东晋趁冉魏帝国灭亡时，派戴施从冉魏大将军蒋干手中骗出玉玺，送回建邺。此前，东晋皇帝被人称为“白版天子”。玉玺先落入匈奴刘氏手中，再落于羯族石氏手中，再被冉闵所有，至重新归晋，历时半个世纪），你不可能得到了！”

姚萇得不到玉玺，又派他的右司马（军队副总司令）尹纬来劝说苻坚仿效古代禅让故事，像尧将帝位让给舜一样，宣布由姚萇继承帝位。苻坚训斥尹纬说：“古时所谓禅代，是圣贤之间的事，姚萇是一个叛贼，有什么资格仿效古人？”

苻坚破口大骂姚萇，只求速死。姚萇见达不到目的，在新平县的庙宇中将苻坚吊死。正是，欲哭无泪苻坚死，只悔有违王猛言。有趣的是，王猛让禁佛，他偏要信佛，现在死在佛寺之中，也算一种报应。

与苻坚一起被俘的还有他的小儿子苻诜及张夫人。在家庭中，这是他最宠爱的两个人，所以带在身边。这两个人在淝水之战前，无不劝阻苻坚伐晋，让他牢记王猛遗言，但苻坚骂儿子“小孩子知道什么？”骂夫人“妇道人家懂得什么国事？”现在他不但葬送了自己，连这两个最心爱的人也葬送了。苻坚被吊死后，苻诜和张夫人双双自杀殉葬了。史官对这位张夫人似乎情有独钟，让他在《晋书》列女传中占有一席。

至此，王猛的临终遗言全部兑现。

前秦的余脉由苻坚族孙苻登所继承，苻登于公元386年在陇东（甘肃平凉县）称帝，与羌族姚氏苦战了8年，最后被姚萇之子姚兴所杀，苻氏政权从此（公元394年）断了烟火。

虎死猴称王。自淝水之战苻坚大败后，中国北方又重新陷入大分裂之中，先后建立的小国有后燕（慕容垂）、西燕（慕容冲）、南燕（慕容德）、北燕（冯跋）、后秦（姚萇）、西秦（乞伏国仁）等等十多个。这些国家中，除了北燕和西凉是汉族政权外，其余均为少数民族政权。值得一提的是王猛的恩人吕婆楼之子吕光在前秦灭亡后，在姑臧（甘肃武威）建立了后凉政权，

当了十多年的小皇帝。北方人民，除了在姚氏统治下的后秦过了近 30 年太平日子外，其他无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王猛死后天下大乱，光明已伴光明去，黑暗又随黑暗来。至公元 420 年，“五胡十六国”时代结束，中国进入南北朝时代，因东晋灭亡而朝代改了，但大分裂的实质依然如故。

最后，我们也许应该将王猛的几个儿子交代一下。其长子王永，公元 384 年时任幽州刺史。慕容垂在河北定县建立后燕之后，王永虽孤悬敌后，但仍然忠于苻坚，多次击败慕容垂的进攻。实在独木难支后，放弃蓟南到达壶关。此时苻坚已死，王永便派人招来苻坚之子苻丕，立苻丕即帝位，定都晋阳（太原）。苻丕封王永为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大将军，386 年又封为左丞相、太尉。王永力撑危局，企图维持秦法，在襄陵县与西燕慕容永的大战中牺牲。不久，苻丕亦战败被杀。

王猛的次子王皮在王猛逝世后不久，官为散骑侍郎，与苻法之

子苻阳一起谋反。被抓住后，苻坚问他谋反的原因，他说：“我的父亲当丞相，有佐命之勋，但是我不免贫寒，是个穷光蛋，谋反不过是为了贪图富贵而已。”苻坚指责他说：“丞相临终前，让我给你 10 头牛耕田，自给自足，并没有为你求官请爵。真是知子莫如父，他的话是多么灵验呵！”但是苻坚虚好仁义之名的毛病使他作出了赦免王皮的决定，将他外放到边远的略阳当太守。公元 336 年，王皮投降姚萇，当了后秦的臣子。

王猛还有一个儿子叫王休，在前秦灭亡时为河东太守，下落不详。但王休的儿子王镇恶是个历史上著名的人物，其经历颇有戏剧性。

王镇恶生于公元 373 年，即王猛逝世的前两年。他出生在阴历 5 月 5 日，北方民俗认为这一天出生犯忌不吉利，家人准备将他过继给家族中没有儿子的家庭。祖父王猛见到新来人间的孙子，十分高兴，力排众议说：“这不是一般的孩子。从前，孟尝君生于恶月，后来却成了齐国的宰相，说不定我这个孙子会兴旺我王家的门庭。”于是王猛亲自为之取名曰“镇恶”，既有避讳的意思，又有警示为人处事的作用。王镇恶两岁时祖父逝世，13 岁时前秦灭亡。关中战乱四起，王镇恶跟随叔父王曜从河南流落到今湖北荆州，在荆州苦读兵书，学得满腹经纶、文韬武略。与他的祖父王猛一样，骑马射箭，舞枪弄刀并不出色，但奇谋无穷，办事果断。

后来王镇恶当上了一个小县的县令，被人推荐给后来成为南朝宋武帝的刘裕。刘裕慧眼识珠，留他彻夜长谈，第二天对僚属们说：“王镇恶乃王猛之孙，真乃将门有将也！”从此王镇恶受到重用，步步高升。他领兵作战，屡出奇兵，战功累累，指挥最出色的战役要数夺荆州、克洛阳和复长安。这里只讲他收复长安之一例。王镇恶指挥水军从黄河进入渭水，一直冲到渭桥。晋军所乘之船有装甲防护，吨位不大，十分便捷，北方人见了不知其为何物，以为有神明相助，恐怖不已。王镇恶冲到渭桥后，让士兵饱食一顿，然后弃舟登岸。船只均被河水冲走，王镇恶动员说：我们已没有撤退的船只了，后面就是渭河，只有拼死攻进城去，才有一条生路。说罢，身先士卒，带头向长安城冲去。是役，王镇恶彻底消灭了由姚萇建立后秦帝国，俘虏了姚萇的孙子皇帝姚泓。姚萇吊死了苻坚，王镇恶现在算是为苻坚报了大仇。

但是王镇恶其人贪财好色。东晋克复长安之后，刘裕留次子桂阳公刘义真镇长安，令王镇恶以龙骧将军领安西司马、冯翊太守，辅佐刘义真。他在长安大量搜集宫中的金银珠宝和金钱美女，多至不可数计，连后秦皇帝姚泓

的御车也据为己有。这就犯了想当皇帝的大忌。王镇恶被人弹劾，刘裕派人追查。追查的结果令人啼笑皆非，原来王镇恶只把御车上镶的金银珠宝抠了下来，而将车扔在了垃圾堆里。

王镇恶与另一位北伐将领沈田子不和。只因几句言语冲突，沈田子趁王镇恶率兵至北地时将其谋杀（享年 46 岁），还将他身边的 7 个兄弟、从弟一并杀死。沈田子后来被朝廷正法。刘裕当上皇帝后，追赠王镇恶为龙阳县侯，食邑 1500 户，谥号“壮侯”。刘裕死后，王镇恶配食其庙庭。

一代英才王猛就这样走了。灿星落中天，长安一片哀。当世人怀念他，后人纪念他。两个半世纪之后，唐太宗在贞观 10 年（公元 636 年）还派人去祭扫王猛之墓，明令保护，禁止砍伐陵园树木和在陵园放牧。

